

無憂公子（盤龍刀故事集） 雲劍飛・新著

無憂公子樂無憂先遭截殺，繼之失踪，再現江湖却變成一位冷血殺手……刀中龍燕仲行爲了追查眞相，被捲入旋渦 中，差點命喪鳳凰谷中……

$4.00

1160

編者話

「盤龍刀」這個故事，我們很久以前曾經刋過，今期的巨型小說繼續刋出該故事之二：「無憂公子」。題材新穎，曲折離奇。描述一個性情爽朗、瀟洒非凡的絕世佳公子在一夜之間突然失踪，之後竟然連續殺害了幾個武林前輩及自己的盟伯，摯友們為查眞相，四出追踪，相見之下，如同陌路！究竟為了怎麼一回事呢？耐人尋味，欲知其詳，請參閱本刋內文第叁頁。

＊＊　　＊＊　　＊＊

地球上弍零零壹年的人類生活到底是怎樣的？很久以前，科學家們對這一點已經有所預料，今期的「月球掘金」報導有關今後二百年內，必有一天，整個世界的能源必會耗盡，屆時將會向月球打主意。但又相信，今後十年之內，必然有人駕駛飛行物體到月球掘金，而且還會在月球上面展開一場激烈的龍虎鬥！是耶？否耶？本文有詳盡的交代。

＊＊　　＊＊　　＊＊

「第二夫人」及「大俠傳奇」今期完結，下期開始連載另一新篇「粉盒」，故事相當精采。巨型小說刋出是獵刀奇俠故事「獅吼神兵」，請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達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達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棟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達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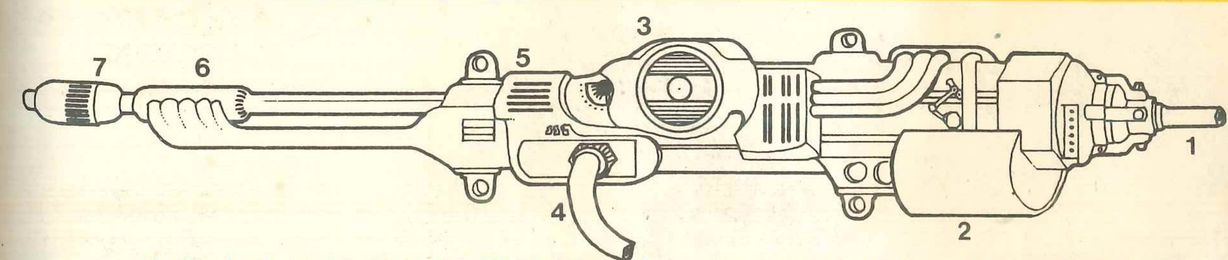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1160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隕石如雨，從外太空飛來，在虹影石陣當中出現的飛行怪物，形如大白鯊，突然降落月球，企圖控制月球上每一個角落。



此條大白鯊的基層結構分析，（一）噴火推進器。（二）穩定器。（三）蝸輪。（四）側面線噴火推進器。（五）調整速度控制室。（六）太空艙。（七）毒烟噴射輪。

無憂公子

盤龍刀故事之二／

雲劍飛・著
黃耀基・圖



公子本無憂

天高雲淡，秋陽艷艷。

金風吹爽中，大道旁，樹梢中露出一角酒旗，被吹得獵獵作响。

是午後時份。

這酒旗招展的野店，只有寥寥可數的三數個客人。

他們都在喝着酒。

由於生意清淡，那野店老板乾脆在門口，向路上打量，看有沒有過路的旅人走過，好招呼他們進店歇脚喝酒。

但是大路上空蕩蕩的，只有艷艷的陽光。

本來，秋高氣爽的天氣，是出門趕路的好時光，路上應該有很多人行走才是，但却一個路人也沒有，這令到野店老板感到有點奇怪。

野店現殺手

他正在望得眼也累了的時候，大路上的一頭傳來一陣馬鈴聲，雜着得得的馬蹄聲。

野店老板立時精神一振，眨了眨眼，轉望向蹄聲鈴聲傳來的那頭。

蹄聲得得中，那有規律地响起的清脆鈴聲份外悅耳。終於，大路那頭緩緩出現一人一騎。

野店老板目中一亮，立刻迎出去。

他只一眼，就看出來的是個闊客。

單是那匹通體純白，沒有一根雜毛，高大神駿的駿馬，就令人對馬上的騎者另眼相看。

看眞了，更加不得了。

金鞍銀蹬，七彩絲轠，名貴華麗。

野店老板開業十五年來，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裝飾名貴華麗的神駿坐騎。

他差點被駿馬金鞍上折射出的金光耀得眼也睜不開。

額鑲明珠，彩轠金鞍銀蹬的駿馬一路踩着碎步，來到了野店前。

酒鋪老板也看清楚了鞍上的騎者。

那騎者年紀很輕，約莫只有二十五六，修眉朗目，懸胆鼻，朱丹唇，束髮金冠，穿一襲紫藍碎花錦緞長衫，腰懸明珠寶劍，端的是俊朗華貴非凡。

野店老板瞧得眼也有點直了，差點忘了招呼這錦衣公子下馬歇一歇。

直到那錦衣公子甩蹬下馬，他才猛然驚覺，哈着腰一迭聲道：「公子爺請到敝店歇歇脚，喝杯酒解解渴。」

錦衣公子沒有時下公子哥兒的傲慢習氣，朝着野店老板溫和一笑。將七彩絲轠遞給他。「老板，相煩你將牠拴好並料理一下。」

野店老板伸手接過轠繩，一迭聲應是，將馬牽到一棵濃蔭匝地的大樹下，拴好了，然後提來一桶水，讓馬匹喝個飽。

他則趕着回去招呼那位錦衣公子。

無憂公子樂無憂

那位錦衣公子沒有進入野店內，就在店門外樹蔭下的一副座頭坐下來。

老板趕回去招呼時，店小二已招呼妥當。

錦衣公子要了兩壺酒，沒有要下酒菜，優雅閑適道地淺斟慢嚐起來。

野店老板很識趣，沒有上前巴結囉嗦，因爲他知道這反而討不了好只會惹厭。

錦衣公子邊喝酒，邊瀏覽着四周的景物，對於野店內幾個在喝酒的漢子，望也不望一眼。

但那幾個青衣漢子却對錦衣公子甚爲注意，自他人馬一到，就偷偷地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

並不時竊竊低議。

酒店老板雖然覺得這幾個漢子擧動有點可疑，但他只是個生意人，不欲多管閒事。

而事實上，他也管不了。

× × ×

那幾個漢子雖然分坐在三張桌子旁，但行動却很整齊，只不過是野店老板霎眼間的時間，那七名漢子已躍出店外，圍站在錦衣公子四周。

野店老板還以爲自己眼花，揉揉眼，瞧瞧店堂，瞧瞧外面，才知道是眞的。

他不禁臉也白了。

但那錦衣公子對於七名青衣漢子霎間將他圍住，表現得從容自若，沒有一點驚慌，依舊擧杯啜飮。

那七名青衣漢子却暴燥了。

其中一個吊眉突眼的青衣漢子嘿一聲喝道：「閣下別再裝了，咱兄弟一眼就認出你是金陵無憂公子樂無憂！」

無憂公子樂無憂在江湖上名頭响亮，風頭很勁，是武林公認，年青一輩中的傑出人物。

而這位錦衣公子，原來就是樂無憂！

靑冥七煞

錦衣公子酒杯沒有離開唇邊，漫不經意地道：「你們是誰？」

七名青衣漢子傲然挺胸齊道：「青冥七煞！」

錦衣公子樂無憂將酒杯放下，眼色微微一變，冷冷道：「原來是惡名昭著，殺人無算的青冥七煞。」

吊眉突眼漢子惡聲道：「咱兄弟既然殺人無算，也不介意多殺你一個。」

無憂公子樂無憂神色不變，語聲却很冷：「說穿了，你們等在這裏，就是想截殺本公子，是不是？」

塌鼻的漢子呼呼地大喝道：「是又如何？」

樂無憂淡笑道：「哦？那你們是承認了？」

腦門有塊青記的漢子暴聲道：「咱兄

弟要殺就殺，有什麼不敢承認的！」

樂無憂又一笑，道：「本公子與你們有過節嗎？」

七人一怔，繼之搖搖頭：「沒有。」

「那，到底是什麼人指使你們來截殺本公子的？」樂無憂語氣突然一變。

「咱兄弟一向獨來獨往，誰也指使不了咱們！」咀角有顆大黑痣，其上長了一撮毛的漢子睜眼粗聲說。

樂無憂好整以暇地舉杯喝了一口酒，才冷聲道：「廢話！」

七人臉色同時一變。

樂無憂一緩，道：「本公子既與你們沒有過節，而你們又否認受人指使收買，那麼，你們不至於手癢到無端端要殺本公子吧？」

青冥七煞無言以對，面面相覷。

「能夠指使你們七人截殺本公子的，相信也不是泛泛之輩！」樂無憂依然端坐不動。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那人是誰？」馬臉漢子陰聲問。

「難道你們會對本公子說？」樂無憂又喝了一口酒。

「咱們不會對你說，但你可以去問一個人。」臉頰上長了一顆拳大的肉瘤的漢子奸笑着說。

「問誰？」樂無憂話出口，才知道這是白問。

「閻王老五！」鬥鷄眼漢子雙目一凝道。

「殺——」吊眉漢子緊接一聲暴喝。

× × ×

青冥七煞在殺聲中，各自出手，攻擊樂無憂！

樂無憂坐着不動，握杯手一揮，接張口一噴。

酒杯與酒箭散射疾擊向青冥七煞。

青冥七煞撲擊的身形被逼得硬生生頓住，擋避那蓬酒箭。

「嗖！」的端坐着的樂無憂已離座縱起。

青冥七煞暴喝厲叱聲中，身形亦拔起，七件不同的兵器，追擊樂無憂。

樂無憂伸臂舒掌一抄，抄住一條枝椏，接一縮腿，七件兵器同時在他脚下擊了個空。

接一個半翻，雙脚踏在枝椏上，藉着一彈之力，人像彈丸般向外彈射出。

「嘩拉噗勒」聲中，那根枝椏被青冥七煞的七件兵器擊得粉碎。

樂無憂一彈四丈，身形落地，這才拔出了腰間的明珠寶劍。

七煞怪叫聲中，身形在空中翻閃旋縱，撲擊樂無憂。

樂無憂仗劍不動。

直到七煞之一的馬臉漢最先縱掠到，才勁如脫兔般，人劍如虹，撲迎上去。

但聽一聲金鐵大震，接响起馬臉漢一聲慘叫聲，樂無憂一進又退。

劍尖却有血滴落。

那馬臉漢「砰」地一聲從空中墮跌落地，胸腹處有一個血洞，湧噴出一股血泉，在地上滾動了幾下，便寂然不動。

七煞在眨眼間變成了六煞。

其餘六煞一見到同伴被殺死，個個神色獰厲，吼喝有如獸嗥，兇猛地撲向樂無憂。

樂無憂清嘯一聲，劍化流紅，迎向七人。

乒乒乓乓一連串數响聲中，樂無憂硬接了六人一擊。

他藉着震擊之力，身形一個倒翻，向後倒躍出二丈過外。

——剛才那一擊，他已試出了六煞功力不弱，若單劍與他們鬥下去，很可能會死在他們的手下，所以他決定採取個別擊破的辦法。

好在這裏附近有很多樹木，他可以加以利用。

× × ×

青冥七煞剩下來的六煞一擊將樂無憂震退，信心大增，兇性大發，吼喝着猛撲向樂無憂。

樂無憂閃身在一棵樹後。

撲在前頭的青記漢子手中板斧一揮，刷地將那棵樹攔腰斬斷，另一柄板斧從中劈落。

板斧將齊腰高的樹幹一劈爲二，直劈向地。

——因爲樂無憂就蹲貼在樹後。

驀地樹幹裂隙中一道白光閃刺出，噗地刺入了他的小腹。

劍光一入即出！

那腦門有青記的漢子勁道一洩，那一斧再也無力劈下去，狂吼一聲，仰跌在地上，小腸傷口中射出的血箭濺，得一地皆是。

樂無憂一劍抽回，一脚蹬在樹根上，向後彈射出！

那截樹幹立刻給四五樣兵刄刺劈斬砸得粉碎。

樂無憂一擊得手，又刺殺了一煞，七煞如今只剩五煞。

× × ×

剩下來的五煞一見死了兩煞，狂怒不已，像五頭兇殘的餓狼般，吼聲連連，追殺過去。

樂無憂長笑聲中，身形一翻，騰拔上樹。

五煞接撲到，餓豹一樣騰躍起。

嘩拉拉聲中，樹上即飄墮下漫天的枝葉。

這是樂無憂急中生智想出來的。

枝葉紛紛飄墮，洒落在躍起的五煞頭上身上，自然亦將他們視綫遮擋了。

五煞猛地袖揮掌撥，但樹葉却繼續落下。

五煞一口氣已盡，只好瀉墮向地上。

但一道劍光却隱在飄墮的枝葉上，如星河倒瀉般，向着五煞閃擊下去。

但聽五聲慘叫幾乎是同時响起，枝葉一散，五煞同時躺倒在地上，頂門上各有一個血洞。

樂無憂仗劍站在一旁，劍尖上血漬殷然。

剛才，他是以一招「天星倒瀉」，一劍化五，擊殺五煞的！

「本公子早就想除去你們，想不到你們却送上來，殺之不枉。」樂無憂劍一震，嗡然聲中，將劍尖的血漬抖脫，回劍入鞘。

黑風老怪常山陰

野店老板與店小二在七煞圍着樂無憂時，早已嚇得脚軟，及至他們動手，兩人嚇得抖顫着軟倒在地，連褲襠也尿濕了。

但當他們看到一個忽然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怪人時，終於給嚇昏過去。

× × ×

樂無憂轉身行回野店時，在他坐着喝酒的椅子上，亦看到了那個怪人。

他的胆子很大，所以沒有像野店老板及小二那樣給嚇昏過去。

但他也心頭劇烈震動了一下。

因爲他認出了這個怪人是誰。

× × ×

這怪人穿一身繡滿了白骷髏的黑色長袍，頭髮竟然是黃色的，眼眶大而深陷，半截鼻子不是給狗咬掉或是被人削掉，總之只得半截鼻子，朝天露出兩個氣孔，上唇爆裂，露出一排黃黃黑黑的大板牙，一對招風耳，臉色白慘慘的，像白堊一樣，沒一絲一毫血色，令人看了爲之毛骨聳然，以爲是從墓穴內走出來的殭屍鬼怪。

這黑袍怪人一見樂無憂，深陷的眼眶中那兩顆骨碌轉着的眼珠子，竟放射出暗綠的光芒。

「無憂公子果然身手不凡，一下子就解決了青冥七煞。」黑袍怪人由於語聲又粗又沙，說話像老鴉刮噪，難聽得很。

樂無憂沉緩道：「若本公子沒看走眼，你就是當年人稱黑風老怪的常山陰。」

黑袍怪人桀桀怪笑道：「不是老夫，會是誰？」

樂無憂暗吸了口氣，語聲有點澀澀地道：「想不到你仍未死。」

黑風老怪常山陰目中暗綠光芒連閃，嘎聲道：「老夫命大，而且是屬貓的，命有九條，怎會輕易死去！」

接又粗厲地道：「但也令到老夫足足隱居了三十年，才能再出江湖。」

樂無憂心頭一動：「當年南聖北帝兩位前輩奇人，在燕子磯頭，將你當場擊斃了的嗎？」

常山陰桀桀厲笑道：「不錯，當時老夫表面上看起來是死了，實則却還有一口氣，可笑那兩個老不死的對自己的掌力太過自信了，將老夫擊倒後，也不加細察，就離開了，讓老夫得以死裏逃生。」

一頓，接又怨毒地道：「但也害得老夫潛居在深山中，醫治劍傷，受了二十年痛苦，再以十年時間苦練，才恢復了一身功力，如今，老夫又可以橫行江湖了。」

樂無憂暗自驚慄不已。「你再世爲人，難道仍不知悔改？」

常山陰裂唇發出一陣難聽極了的怪笑聲：「老夫受苦三十年，等的就是可以重出江湖，爲所欲爲。」

雙眼中綠芒陡盛，得意地道：「那兩個老不死的已埋骨黃土，放眼武林，又有那個制服得了老夫？老夫再無忌憚了！」

樂無憂吸口氣道：「江湖上臥虎藏龍，奇人異士盡多，本公子就不信沒有人制服得了你。」

常山陰桀桀一笑，陰怪地說道：「樂無憂，老夫已說够了，老夫要拿你來開殺戒。」

樂無憂挺立不動，冷冷道：「只怕你殺不了本公子。」

常山陰嘿地一笑，人已像一陣風般颸地欺到樂無憂身前一丈不到處。

樂無憂被常山陰這一猝然進逼，不由微退了半步。

而事實上常山陰表現出的這一手，也實在高明，竟然能够坐在椅上，毫不作勢就飄掠到樂無憂面前。

「嘿嘿，老夫這一手還不錯吧，你是否感到吃驚？」常山陰伸出鳥爪也似的五指，虛空舒抓。

樂無憂一退之後，立刻毫不示弱地踏進一步，凜聲道：「本公子何懼之有，就算是死，也絕不皺一皺眉頭！」

「好，老夫就要你死！」說着五指箕張，疾抓向樂無憂咽喉。

樂無憂偏身半旋，避開一爪。

「常山陰，且慢動手！」

「小子，你怕了？」常山陰隨勢抓出的五指一窒。

「本公子不是怕，是想問清楚你一件事。」樂無憂卓然而立。

「有話快說，老夫耐性有限！」常山陰兩個朝天的氣孔在嘘嘘呼氣。

「你爲何要殺本公子？」樂無憂疑惑地直視着常山陰。

「老夫本不想告訴你，爲了讓你死得瞑目，就告訴你吧！」常山陰一指那邊青冥七煞的屍體，「因爲老夫是與他們一道的！」

樂無憂目光一凝。「你是要爲他們報仇？」

常山陰搖手道：「你錯了，老夫與他們非親非故，爲什麼要替他們報仇？」

樂無憂詫訝地道：「那你爲何要殺本公子？」

「因爲老夫與他們一樣，目的是要殺你！」常山陰怪聲怪氣地道：「他們殺不了你，倒下了，老夫只好出手！」

樂無憂這才明白了常山陰的意思。「原來你與他們皆是受人指使的！」

「小子，你說得太多了！」常陰山目中綠芒陡盛，一爪抓向樂無憂左胸。

樂無憂這一次不再閃避，一掌切向常山陰手腕。

「好小子！」常山陰怪叫聲中，縮臂撤爪，左手一掌拍向樂無憂面門。

掌未到，一股陰寒至極的掌風迎面襲向樂無憂。

樂無憂一眼已看到常山陰左掌烏黑如墨，心中一慄。

他不由脫口驚呼：「陰風掌！」一拗腰，仰首避過那股怪異的掌力。

「小子居然識貨！」常山陰裂開的上唇一掀，雙臂疾探，十指如鈎，分抓樂無憂雙臂。

樂無憂輕哼聲中，雙足力蹬，仰身倒竄而出。

常山陰怪叫一聲：「那裏躲！」身形一掠，追抓樂無憂雙肩。

樂無憂身形倒竄中，明珠寶劍已脫鞘抽出，腰身一挺，劍光如輪，削斬常山陰鬼爪也似的十指。

常山陰料不到樂無憂在倒竄中身形仍能挺起，當時去勢又猛，猝然之下，差點

被劍鋒削個正着。

幸虧他應變得快，去勢不變，十指一攀，嗖的一聲，劍鋒貼着他指節削過。

倏地左拳一舒，五指疾抓向樂無憂的寶劍。

右拳則直擊向樂無憂下頷。

樂無憂一劍削斬空，劍尖點地，倒掠出的身形去勢更快，颼地脫出了常山陰的抓擊範圍。

常山陰自然不肯放鬆，雙袖一搧，前掠之勢更急！

樂無憂一旦脫出了常山陰的攻擊範圍，馬上凌空一個翻躍，陡地騰高了二丈有多。

常山陰身形激矢一樣從樂無憂脚下掠射而過，撲了個空。

樂無憂這一着大出常山陰意料之外，由於去勢太急，一下子煞停不下來，身形直向一棵樹掠射過去。

常山陰也懶得閃避，雙掌一劈，將那棵合抱粗的樹喀勒一聲劈斷。

身形亦藉那一劈之力，猝然煞停了下來。

樂無憂人劍已如星螢流瀉般自空中擊落。

常山陰雙掌一幻，烏雲蓋頂般護住了頭頂。

剎那星螢與烏雲混纏交雜。

樂無憂那一招威力無倫的「星河倒瀉」，竟然透射不進常山陰雙掌幻起的那片烏雲中，被吞沒捲去。

樂無憂驚懍不已。

也才深切體會到常山陰在雙掌上的造詣確實高深奧妙。

驀地，交纏中的星螢與烏雲中，一縷寒風勁氣如氣衝牛斗般，衝射而起，撞擊向樂無憂。

樂無憂閃避不了，被那股淡黑的氣勁撞擊在左肩頭上。

他立時機伶伶打了個寒顫，人亦被撞擊得倒翻後滾開去。

勉强提氣飄墮落地，樂無憂禁不住又打了個寒顫，同時覺得左半邊身陰寒澈骨，血氣凝結，有點僵木。

他不由大驚，忙吸口氣，運行全身，想驅出體內的陰寒之氣。

但一口眞氣運行到身體左邊，却阻滯不前。

他在心裏暗嘆一口氣，知道除非奇跡出現，否則，今日難逃一死。

但他却不想束手待斃。

常山陰却沒有乘機出手，站在原地，一雙綠芒閃亮的怪眼，盯視着樂無憂，詭笑不已。

樂無憂看在眼內，一顆心寒透了，在他眼中，此刻的常山陰有如地獄中走出來的索命無常。

「樂無憂，你已中了老夫一記黑風掌，寒毒之氣如今在你體內慢慢流竄，半個時辰之後，寒毒遍佈全身，你將會全身血脈凝結，僵木而死！」常山陰粗嘎的語聲聽來有如鬼叫。

樂無憂對於常山陰說的話深信不疑，因爲他已感覺到一絲寒氣已游竄向身體右邊。

咬咬牙，樂無憂沉凝地道：「常老怪，本公子就算死，亦不會白死！」

語聲中，右足一蹬，身形側射，人劍如一道驚虹般閃射向常山陰。

「自速其死！」常山陰怪嘿一聲，身形陡地拔起，空中腰一折，墨黑的手掌向下一探，印向樂無憂背心。

樂無憂由於半邊身已僵木，一劍刺空，已是有去無回，身形變動不了，自然也無法閃避常山陰那一掌。

眼看着那一掌就要印在樂無憂的背心上。

常山陰已發出一陣令人聽了毛骨悚然的怪笑聲。

盤龍刀燕仲行

那野店老板與小二從昏厥中醒過來，張開眼，第一眼就看到惡鬼一樣的常山陰，正自一掌印向樂無憂背心。

兩人不禁同時驚呼出聲，將雙眼閉上。

也所以他們看不到有道匹練也似的刀芒，如天外飛龍般，閃飛向常山陰那只墨黑的手掌。

亦因此救了樂無憂一命。

因爲常山陰右掌齊腕斷去，所以只好撤掌。

× × ×

掌山陰從來未見過如此快疾凌厲的一刀，怪叫聲中，身形如蝙蝠般倒衝落地。

那邊刀光亦一閃而沒。

那野店老板與小二聽不見有慘叫聲响起，心中覺得奇怪，遂睜開眼看個究竟。

他們恰好看到常山陰張臂倒衝落地，亦看到樂無憂沒有死，正被一個身軀偉岸，相貌堂堂的葛衣漢子扶住。

這葛衣漢子的年紀比樂無憂大不了多少，三十不到。

老板小二見樂無憂沒有喪命在那惡鬼一樣的常山陰掌下，俱不由舒了口氣。

他們都對樂無憂有好感，而且認爲他是好人。

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的感情，有時候是很簡單直接的。

野店老板與小二的感情，此時正是這樣。

常山陰在站穩身形後，亦看到了及時出手、從他掌上救了樂無憂一命的葛衣漢子。

但他却不認識這位半路殺出的「程咬金」。

一雙綠芒閃動的目光，恨毒他打量着這葛衣漢子。

葛衣漢子一手將樂無憂輕輕扶起，看也不看黑風老怪常山陰，關切地望着樂無憂。「樂兄，你沒事吧？」

常山陰這才知道他們是認識的。

樂無憂勉强站穩身形，驚喜無限地道：「燕兄，原來是你！」

倏地又打了個寒顫，身形也幌擺着站不穩了。

葛衣漢子手一緊，扶穩了樂無憂。「你受了傷？」

樂無憂苦笑笑。「中了那老怪物的一記黑風掌！」

葛衣漢子聞言一驚，脫口道：「他就是失踪了三十年，武林人都以爲已經死了

的黑風老怪常山陰？」

說時疑信參半地打量着黑風老怪。

樂無憂連打着寒顫，呻吟也似地道：「武林中，除了這老怪物，有誰練成了這種歹毒邪惡的掌力？」

葛衣漢子默言不語。

一會才沉沉地道：「想不到這老怪物竟然還沒有死！」

目光一回，落在樂無憂臉上，「樂兄，快坐下，待我助你一臂之力，將寒毒迫出體外。」

「那是白費氣力，中了老夫的黑風掌，除非服下老夫的秘製解藥，不然的話，大羅神仙也救不了！」常山陰陰殘地嘿嘿笑着。

葛衣漢子目光一抬，凜凜地望着常山陰。「快將解藥拿出來！」

葛衣漢子神態在這剎那凜然生威。

常山陰亦被葛衣漢子的威態震懾得心頭一怯。

「小子，你是誰？竟敢用這樣的口氣與老夫說話？」常山陰兇厲地怪吼。

這時樂無憂已站不住，坐在地上，打坐調息，運氣抗阻那股在體內蔓延的陰寒之氣。

葛衣漢子站在樂無憂身前，豪聲道：「在下燕仲行，你若再不將解藥交出來，莫怪燕某不客氣！」

常山陰一聽「燕仲行」三個字，綠芒閃動的瞳孔暴縮。「原來你小子就是仗着一柄盤龍刀，於黃海之濱，斬殺七蛟的燕仲行！怪不得這樣狂，敢用這種語氣與老夫說話！」

燕仲行神威凜凜地踏前一步。「老怪物，你到底交不交出解藥？」

常山陰陰聲地怪笑道：「老夫不但不將解藥交出，還要殺了你這小子！」

燕仲行一手搭在腰間那柄刀鞘鐫刻着九條栩栩如生的銅龍的刀柄上，氣勢懾人。「那燕某也不多說，動手吧。」

× × ×

野店老板與小二一見燕仲行與常山陰對峙着，劍拔弩張，兩人嚇得急忙閉上了眼睛，不敢看那搏殺時的兇險場面。

常山陰雙手十指舒抓中，雙掌如墨。

他已將黑風掌力提聚到八成。

對於燕仲行，不知怎的，他不敢掉以輕心。

燕仲行「嗆」然一聲將盤龍刀抽出。

盤龍刀在手，燕仲行神態更加威武。

常山陰沒來由地氣勢一怯。

也就在這時，燕仲行一刀劈出！

一刀就是一刀，絕無花巧，但刀勢却如天雷乍發，驚電裂空。

這一刀其勢端的驚人。

連常山陰這樣功力深厚的老怪物，也不敢輕攖其鋒。

怪嘯一聲，常山陰身形疾旋，避過那一刀，左爪右掌，爪抓燕仲行雙眼，掌劈其肩頭！

燕仲行却半途中刀勢一沉一迴，攔腰揮斬向常山陰。

這是拚命的打法。

常山陰當然不想將命拚掉，所以只好爪掌一撤，斜縱出丈外。

燕仲行身形隨着刀勢疾旋，身形與刀光有如一道光輪般、旋風般斬向常山陰。

常山陰雙爪幻舞，竟然無法封擋得了，怪叫着連連後退。

燕仲行人刀如輪，疾旋追斬常山陰。

常山陰鬼叫聲中，後退不止，無法破解燕仲行這一招。

倏地，常山陰發覺已退到一棵樹前，背脊已抵在樹身上，退無可退。

而燕仲行已追斬到。

常山陰身形刷地貼着樹身騰拔起。

「唰唰唰」聲中，燕仲行刀輪貼着常山陰脚板將樹幹斬削成三截！

常山陰也出了一身冷汗。

燕仲行刀鋒斷樹，旋斬的刀勢不停，如龍捲風般自地上旋升起，追斬常山陰腿脚。

常山陰雙腿曲縮，接一蹬，蹬在傾倒的樹幹上，身形藉那一蹬之力，橫射出五丈過外。

燕仲行空中刀光一歛，伸臂一抄，抓住一條橫椏，身形接一蕩，手一鬆，蕩掠向常山陰射出的方向。

也就在燕仲行鬆開橫枝的剎那，斷樹蓬然倒地，枝折葉碎，塵揚土飛。

× × ×

常山陰雙脚才落地，一口氣還未換過，燕仲行人刀已追掠到！

「好一個不知進退的小子！」常山陰吼一聲。這一次竟然不再閃避，騰身撲向燕仲行。

兩下裏的勢子皆快速絕倫，爪影與刀光纏擊在一起。

倏地，兩條身形各自翻掠開，落在地上。

兩人皆無恙。

看來，剛才那一下快速的接觸，誰也沒有傷了誰。

常山陰身形落地，雙目中暗綠光芒大盛。黃髮蓬長，裂唇缺鼻子的臉上更加醜惡，陰厲地哼哼道：「小子，果然有兩下子！」

燕仲行偉岸的身軀如岳峙淵停般，神態凜肅。「老怪物，你若不將解藥交出，教你血濺五步！」

「好狂妄的小子！」常山陰怪嘯一聲，身形撲掠中，雙掌一連劈出十五六掌！

陰寒的掌勁如狂濤般，自他雙掌中吐湧出，撞擊向燕仲行。

燕仲行知道這種掌力沾不得，疾忙偏身橫移，盤龍刀化作一道虹芒，截斬常山陰雙臂。

常山陰雙臂一曲，化掌爲爪，攫拿燕仲行的盤龍刀。

燕仲行刀勢一翻，鋒芒映目，倒削常山陰鬼爪也似的十指！

常山陰知道盤龍刀不是凡品，鋒利無比，可斷金切玉，不敢與之碰觸，縮指爲拳，手腕一沉，擊向燕仲行小腹！

燕仲行刀身疾翻，向下截斬！

常山陰只好收拳。

兩人就這樣兇險絕倫地拚殺起來。

× × ×

時間在兩人激烈的拚鬥中一點一滴地流逝，樂無憂體內的寒毒之氣，亦逐漸蔓延全身。

他本來是坐着的，但這時已躺臥在地

上，一臉痛苦之色，身軀不停地抖顫着，上下齒交戰，咯咯有聲。

看來，他快挺不住了。

因爲現在已差不多半個時辰。

也就是說，寒毒將侵佈他全身。

激鬥中的燕仲行也知道再這樣鬥下去，樂無憂一定會喪命，所以他心內焦急萬分。

但常山陰不是豆腐做的，而是三十年前縱橫一時的頂尖高手，想殺他，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若要救樂無憂，則非殺常山陰不可。

爲了能擊殺常山陰，燕仲行決定行險求勝。

他故意露出一個破綻。讓常山陰在左臂上擊了一掌。

但他也一刀將常山陰的右手三指削斷了。

他已中了常山陰的黑風掌力，所以他左臂感到冰寒僵木。

常山陰雖然斷了三指，但他却毫不感到痛苦，只感到高興不已。

因爲只要他能在這時抽身溜走，燕仲行與樂無憂就會先後身亡。

但燕仲行怎會讓他溜跑？

刀光暴漲中，燕仲行驀然一矮身，將常山陰的雙足斬斷！

常山陰之所以會被燕仲行斬斷雙足，一是由於斷指之痛，令他反應慢了，二是他擊了燕仲行一記黑風掌，高興之下，警覺稍懈，加上燕仲行那一刀詭變迅疾，致令到他閃避不及。

雙足一斷，常山陰如一只斷了腿的蚱蜢，蹦也蹦不起來，身形一栽，倒在地上，斷口處血如噴泉。

慘厲地狂吼一聲，常山陰痛得在地上亂滾，形狀比厲鬼還要恐怖。

他如今走不了，自忖必死，遂狠下心，於滿地亂滾中乘機掏出盛載解藥的瓷瓶，企圖吞入肚子裏，死也拉兩個墊背的。

燕仲行之所以沒有再出手斬殺常山陰，一是欲從他手上拿到解藥，二是左臂所中的一記黑風掌，其陰寒之毒已流佈整條手臂，冰寒澈骨，僵木不靈，令到他不敢妄動，恐怕寒毒加速流竄。

但當他一眼瞥見到常山陰掏出一個白玉瓷瓶，正欲塞入口中，遂毫不遲疑地脫口將盤龍刀急擲出！

唰地刀光飛旋，將常山陰那只拿着白玉瓷瓶的手腕斬斷。

那只斷手仍緊緊抓着瓷瓶，被帶飛出老遠！

常山陰手腕再斷，狂叫一聲，再也抵受不住，痛昏過去。

燕仲行在盤龍刀旋飛出的時候，人亦脫弦箭般，向前標掠！

所以，他不但將去勢已弱的盤龍刀抄接回，而且亦將那只握着瓷瓶的斷手撈握在手中。

也顧不了血污，身形一折，疾掠向樂無憂。

× × ×

樂無憂這時已像個死人般，雙眼緊閉，身體四肢僵木，觸手冰雪般寒凍，氣息微弱。

燕仲行急忙自斷手中取出那瓷瓶，自身忍着澈骨冰寒的煎熬，用牙齒咬開那個瓶塞，捏開常無憂的牙關，將瓶中的藥粉傾倒入他口內。

他將大半瓶藥倒在樂無憂口內，他自己吞下了小半瓶。

對症之藥，果然靈驗，燕仲行但覺體內有一股灼熱的氣流迅速地流竄全身，熱流所到之處，寒氣盡驅，那條僵木冰寒的左手臂，亦恢復了知覺，不再感到冰寒。

他連忙坐下來，運氣調息三周天。

運氣三周天之後，他整個人感到血脈流暢，渾身舒泰。

他連忙將情況已有好轉的樂無憂扶坐起來，將一掌抵在他背心上，將內力輸入他體內，助他加速藥力的運行。

大約一盞茶時間，樂無憂才恢復過來，全身毛孔滲淌出冰水也似的汗水。

燕仲行由於輸出內力，也出了一身大汗。

見樂無憂已無大碍，長吐了口氣，燕仲行與樂無憂各自運氣調息起來。

× × ×

野店老板與小二再次睜開眼時，見他們心目中的好人活生生站在他們面前，不禁大喜。

但當他們看到黑風老怪常山陰死狀之慘時，嚇得急忙將目光收回，不敢再看。

——常山陰不用燕仲行出手殺他，流血過多而死！

自他咽氣開始，他才眞的死了。從此不能再爲害江湖武林！

像常山陰這種怙惡不改的大惡人死得如此慘酷，足爲天下所有惡人之戒。

野店老板與小二殷勤地爲燕仲行與樂無憂重整杯筷，送上最好的酒菜。

樂無憂死裏逃生，眞有再世爲人之感，他生性本就豁達，舉杯向燕仲行邀飲道：「燕兄，且先乾三大杯！」

燕仲行豪爽地舉杯道：「樂兄請！」

兩人一口氣連乾三杯。

三杯之後，樂無憂才像想起了什麼，從懷中掏出一錠十兩重的金錠，遞給一旁侍候的老板與小二。「老板，小二哥，相煩你們動手掘個坑，將那些人的屍體埋了。這錠金子就當酒資與使費吧！」

野店老板連聲應是，接過那錠金子，與小二大着胆子清理外面地上的屍體。

待那老板與小二離開後，燕仲行才問樂無憂；「樂兄，那老怪怎會殺你的？」

樂無憂苦笑道：「小弟也一頭霧水，不明所以，若小弟眞的死了，可說死得不明不白。」

「青冥七煞是樂兄你殺的？」燕仲行望着樂無憂。

樂無憂攤攤手道：「青冥七煞小弟久聞其名，但見面還是第一次，何來仇怨過節，只從他們口中得知，他們是受人指使來殺小弟的。」

燕仲行目光一亮。「那麼，黑風老怪與青冥七煞是一道的了？」

「這一點黑風老怪也承認，」樂無憂吐口氣。「以黑風老怪的輩份與名望，燕兄，以你看，當今江湖武林中，有哪一位能指使得了他？」

「近百年來，江湖武林中，除了南聖北帝兩位前輩奇人輩份名望比黑風老怪尊崇外，愚兄也想不出還有哪一個比他輩份更高，名聲更響。」燕仲行邊想邊說：「但有一種可能，能够指使得了像黑風老怪這樣的人！」

樂無憂不解地問：「哪一種可能？」

「那就是可能有人用錢收買了黑風老怪，指使他來殺你。」

「燕兄這一說，小弟也認爲只有這種可能，黑風老怪隱居三十年，再出江湖，非錢不能，被人用錢收買，也不出奇。」

「假定是有人用錢收買了黑風老怪與青冥七煞來殺你，價錢一定很鉅，這人必定是個資財豐厚的人。」燕仲行加以分析。「樂兄，你的仇家中，可有擁資千萬的武林人？」

樂無憂仔細想了。搖搖道：「沒有，小弟的仇家全部是黑道上幹沒本錢買賣的盜賊。」

「這就傷腦筋了，只有等指使黑風老怪的人有進一步的行動，或許查出對方是何許人物。」燕仲行舉杯道：「且先乾一杯。」

樂無憂舉杯一飲而盡。

「燕兄，你怎會這樣巧，經過這裏，及時出手救了小弟？」樂無憂放下酒杯。

「愚兄有一位朋友在離此五十多里外的楓林鎭居住，應他之邀，順道去探訪他，經過這野店，想歇歇脚，恰巧就遇上了……」燕仲行爲樂無憂斟了杯酒，「樂兄意欲何往？」

樂無憂洒脫地一笑道：「小弟隨遇而安，走到哪裏算那裏。」

「既如此，何不隨愚兄到楓林鎭走一走，與愚兄那位朋友結交一番。」燕仲行望着樂無憂。

樂無憂欣然道：「燕兄，小弟就陪你走一趟。」

燕仲行站起來。「那就動身吧，到了那位朋友處，再喝個痛快。」

樂無憂道：「燕兄可有騎馬？」

燕仲行搖搖頭。「沒有。」

「那咱們合乘一騎吧。」樂無憂走向那匹栓在樹下的健馬。

辭別過老板，樂無憂與燕仲行兩人一騎，往楓林鎭催騎而去。

夜半人踪渺　初涉風凰谷

楓林鎭外有一座楓林山莊。

山莊主人是秋楓。秋楓雖然年紀很輕，但在江湖上，名頭却很响亮。

提起「紅葉公子」，江湖上不聞其名者，少之又少。

他在行走江湖時，以火紅的楓葉爲標記，所以江湖上就稱之爲紅葉公子。

如今莊外楓林正紅似火，艷如晚霞。

也就在晚霞與楓林染爲一色的時候，燕仲行樂無憂一騎來到楓林山莊前。

兩人一騎穿行在火海也似的楓林中，恍如置身於火海中。

「楓葉紅於二月花，小弟現在體會到了。」樂無憂白皙的臉被楓葉映紅了，讚賞不已。

燕仲行微笑不語。

「燕兄，你這位朋友是否就是江湖上人稱紅葉公子的秋楓兄？」樂無憂一見這偌大的楓林，就猜到幾分。

「不錯，正是他。」燕仲行笑着說：「他的年紀比你還輕。」

「小弟聞其名久矣，一直無緣結識……看，前面有人來了。」樂無憂遙指楓林深處。

燕仲行翹首前望，果然望到一個身穿雪白長衫，襟頭綉了一片火也似紅楓葉的年青人，正行雲流水般向他們迎上來。

「楓弟。」燕仲行叫了一聲，自馬背上躍下來，急行幾步，迎向那白衣青年。

樂無憂亦急忙滾鞍下馬。

他從燕仲行的那一句「楓弟」，猜出了來人正是楓林山莊的主人，紅葉公子秋楓。

「燕大哥！」那白衣青年歡叫一聲，急奔向燕仲行。

兩人很快就迎在一起，執手互相打量着對方，臉上盡是笑意。

樂無憂靜靜地站着，望着兩人欣喜激動的樣子，心頭熱乎乎的。

兩人問候過後，燕仲行一手拉着白衣青年來到樂無憂面前。「楓弟，愚兄爲你介紹介紹，這位是……」

白衣青年已驚喜地道：「燕大哥，且讓小弟猜一猜。」

微一凝眸，接道：「這位兄台必是江湖上人稱無憂公子的樂無憂了。」

樂無憂連忙抱拳道：「不敢，正是在下。」

接又道：「在下不用燕兄介紹，也猜到兄台必是這山莊主人，人稱紅葉公子的秋楓。」

秋楓抱拳道：「不敢，正是在下，有失遠迎，萬祈見諒。」

樂無憂笑道：「秋兄太客氣了，倒是在下冒昧造訪，打擾兄台了。」

燕仲行在旁豪放地道：「你兩人這樣客氣，如何才有個完？」

說得秋楓樂無憂不好意思地笑起來。

燕仲行也高興地大笑起來。

歡笑聲中，三人手執手，步向楓林深處。

無憂失踪

楓林很大，但山莊却很小。

在楓林深處的一塊空地上，建了十數間房舍，如此而已。

但每間房皆建造得雅緻好看，紅牆紅瓦，與火紅的楓林渾爲一色，溶在其中。

樂無憂讚賞不已，對紅葉公子秋楓一見如故。

秋楓亦很樂意結交樂無憂，在三人坐下來喝酒時，已像老朋友一樣，無拘無束，暢飲歡談。

「燕大哥，怎的這樣晚才來到？害得小弟望眼欲穿。」秋楓提壺爲燕仲行斟了杯酒。「要罰你乾一杯。」

燕仲行爽快地舉杯一飲而盡。「楓弟，路上遇到一點事故，所以來遲了。」

「發生了什麼事故？」秋楓焦急好奇地望着燕仲行。

「秋兄，發生事故的是在下，要不是燕兄援手，在下已魂遊地府了。」樂無憂一想起那生死一髮的情形，仍心有餘悸。

「樂兄，鷩死小弟了，快將事情說出來吧。」秋楓望望燕仲行又望着樂無憂。

樂無憂喝口酒，將野店外無端遭到黑風老怪，青冥七煞截殺，及燕仲行恰巧路過，出手相救的情形，述說了一遍。

秋楓聽得動容不已，待樂無憂說完，有點驚訝道：「小弟聽先父說過，黑風老怪確是被南聖北帝聯手擊殺，想不到他竟死不了，三十年後又再出來爲害武林！」

接欽佩地望着燕仲行。「燕大哥果然刀法無雙，斬殺了那老怪物，爲江湖除一害。」

燕仲行謙笑道：「愚兄只不過勉力而爲，替天行道。」

樂無憂舉杯道：「人生得意須盡歡，燕兄秋兄，來，莫使金樽空對月，喝！」

這時一輪明月正斜掛空中，清冷的銀輝自窗櫺透射入，照得一室光明。

燕仲行秋楓豪情勃發，一齊舉杯。

×　×　×

這一頓酒，三個人直喝到月移西天，才罷飲歇息。

三個人皆有了七八分酒意。

燕仲行躺在床上，雖然酒意矇矓，但却一點睡意也沒有，閉着雙眼，思索着日間野店外發生的事故。

雖然想不出個所以然，但他已隱隱感到，此事必有下文，而對方來頭可能很大。他不禁爲樂無憂担憂起來。

×　×　×

樂無憂躺在床上，亦是睡不着，而且酒意全消。

瞪着一雙眼，望着西窗外的清輝冷月，思潮起伏。

他也在想着日間遭到青冥七煞，黑風老怪截殺的事情。

但他却百思不得其解，江湖上有那一號人物必欲殺他而後快的。

他雖然在江湖上到處游蕩，風流自賞，但很少管閑事或出風頭，亦很少與一般武林人打交道，所以，也不可能得罪什麼人。

只有在一年前，在冀東地面，他曾經路見不平，拔劍斬殺了六名橫行冀東的大盗，解救了一家鏢局鏢銀被刦之危。

莫非是那走脫的幾名大盗向他報復不成?他在心中自問。

但他却否定了。因爲憑那幾個走脫的大盗的身份名頭，不要說黑風老怪，連青冥七煞也請不動。

青冥七煞的名頭，比那幾名大盗，响亮不止十倍。

正當他圍繞着這個想不出結果的難題時，驀地，他偶然瞥到窗外有一條淡如水的黑影在窗外一棵楓樹旁一閃而沒。

他心頭一動，一滾身躍落床，穿回外衣，取出壓在枕下的明珠寶劍，輕捷地穿窗而出。

脚點地，身形半旋，目光往那黑影閃沒處打量了一下，身形一展，飛掠過去。

也就在他身形急掠當中，近面一棵楓樹後，「嗤嗤嗤」一連三响，三點寒星成品字形向他電射而至。

樂無憂去勢不變，長劍迎着那三點寒星一絞，叮叮叮聲中，三點暗器被他擊墮落地。

樂無憂猛一聲清嘯，劍光如秋水暴發，撲擊向那棵楓樹。

楓樹應劍截斷。

也就在楓樹斷倒的刹那，樹後標竄出一條人影，銀光燦閃中刺向樂無憂胸膛。

樂無憂早有防備，左手曲指一彈，錚一响，硬生生將那道銀光彈開。

那黑影見一招不能得手，悶聲不响，左手一揚，又是三點寒星向樂無憂面門射去。

距離這樣近，又是意料之外，樂無憂不禁大吃一驚，尙幸他身手敏捷，反應快速，身形在空中一偏一擰。

好險！那三點寒星就貼着他額際鬢邊擦掠過。

那黑影見暗算不得手，身形一個倒折，翻掠入楓林中。

恰在這時，有衣袂飄風聲傳來。

樂無憂不用看，也知道必是燕仲行秋楓其中之一聞嘯趕來了。

他爲了追截那條掠入楓林中的黑影，等不及燕仲行或秋楓趕到，身形一彈，追掠入楓林中。

×　×　×

衣袂聲中，兩條人影如飛掠至。

在斷折的楓樹前停下，兩條人影在月光照射下，一身白衣的正是秋楓，另一人身軀偉岸，不用說，當然是燕仲行了。

兩人是在聽聞樂無憂那一聲清嘯聲，匆忙起床趕來察看的。

但兩人趕到來，只見斷樹，却不見了樂無憂的人影。

怔怔地望着斷口整齊的樹樁，秋楓焦急地道：「樂兄不知如何了?」

燕仲行打量一眼楓林，決斷地道：「楓弟你繞莊察看，愚兄入林搜探一下。」

說完一掠入林。

秋楓遂轉身，在房舍之間搜查起來。

嘯聲也驚動了幾名莊漢與僕婦，紛紛走出來察看。

秋楓在莊內發現不到什麼，遂吩咐那些莊漢僕婦回房安歇，他自己則仗劍立在庭前，靜候燕仲行樂無憂歸來。

×　×　×

差不多天亮，燕仲行才隻身自楓林中掠出，來到秋楓面前。

秋楓一見只得燕仲行一人，不禁有點焦急地道：「燕大哥，找不到樂兄?」

燕仲行沉重地點點頭。「莊內沒有事發生吧?」

「沒有。」秋楓答。「樂兄忽然失了踪，會不會有事?」

「這可說不定。」燕仲行不敢樂觀。

「但願他平安無事。」

「今晚發生的事，會不會與日間的事有關連?」秋楓目光閃閃。

「應該有。」燕仲行斷然道：「想不到對方這樣快就有行動，這一來，只怕連你也牽連在內了。」

秋楓道：「燕大哥，小弟不怕。」

「不怕最好，但必須要作最壞的打算。」燕仲行沉思着說：「爲了楓林山莊，咱們明天最好離開，打探樂兄的下落。」

「現在天已亮了，小弟去收拾一下，立刻離莊。」秋楓說做就做，返身入屋，收拾隨身衣物，並吩咐那些莊漢一聲。

燕仲行亦入房內取回他隨身攜帶的包裹。

當曙光將楓林「點燃」了的時候，燕仲行與秋楓相偕離開了楓林山莊。

×　×　×

無憂公子樂無憂像在這世界上消失了般，踪影全無，消息杳然。

燕仲行秋楓都爲樂無憂的生死安危憂急如焚。

兩個人在江湖上到處探查，但却如大海撈針，毫無發現。

兩人却不氣餒，繼續追查不輟。

黃鶯與烏鴉

清風鎮上，有一座清風樓。

清風樓是一座酒樓，所以每日進出的人很多。

燕仲行與秋楓來到了清風鎮。

他們自然來到清風樓上吃喝一頓，塡飽肚子。

兩人就坐在樓上店堂正中的一副座頭上。

兩人要的酒菜吃喝不到一半，忽然被兩個正自樓梯走上來的人吸引住了。

能夠吸引兩人的人，自然不是平常的人。

而這兩個人也很特別。

這兩個人不是男人，而是兩個很觸目的女人。

這兩個女人的年紀都很輕，不超過二十歲。

這兩位女郎一個貌美如花，身材成熟豐滿，就像一個水蜜桃，令男人見了垂涎欲滴。

但另一個女郎却容貌醜陋，身材瘦削，像一根枯枝，看了令人反胃。

這兩個女人走在一起，一妍一媸，形成强烈的對比，份外引人觸目。

所以，樓上的食客——包括燕仲行秋楓，全將目光投注在這兩個女郎身上。

不過絕大部份的目光都集中在那美麗迷人的女郎身上。只有燕仲行秋楓例外，目光緊盯在醜小鴨似的女郎身上。

愛美惡醜，人之天性，然則，何以燕仲行秋楓兩人只注意那醜女郎，而不屑一顧那美女呢?

那是因爲那醜女郎身上的一樣物件，將他們的目光吸引了。

×　×　×

吸引兩人目光的，是醜女郎身上的一把劍。

那是一把鑲嵌着明珠的寶劍。

燕仲行秋楓曾經見過樂無憂的明珠寶劍，所以一眼就認出，那醜女郎腰間的長劍，正是樂無憂的明珠寶劍。

這就是兩人注視那醜女郎的原因了。

那醜女郎一眼流盼到燕仲行秋楓正注視着她，向着兩人扭揑作態起來。

那模樣更令人反胃，秋楓忍不住差點將吃進肚子裏的酒菜吐出來。

燕仲行皺眉苦臉。

那醜女郎竟向着兩人飛了個媚眼。

秋楓忍不住呻吟出聲，急忙將目光收回。

燕仲行雖然感到肉麻，但雙目却死死盯着那女郎。

那醜女郎在衆多酒客的期待目光中，那一張桌子也不走去，竟扯着那美麗迷人的女郎，弱不禁風般，嬌嬈地走向燕仲行那張桌子。

秋楓暗叫一聲：「苦也。」忙將頭低下。

燕仲行却目光烱烱，注視着那走過來的醜女郎。

那美麗迷人的女郎一邊婀娜多姿地輕移蓮步，一邊不斷風騷入骨地向四座的酒客飛着媚眼，令到那些酒客個個暈其大浿，起了一陣騷動。

「公子，可否容賤妾兩人共桌而坐?」那醜女子向燕仲行有禮地說。

燕仲行望着那醜女，不由怔呆了一下，沒有回答。

「公子，你聽到賤妾的話嗎?」其聲清婉悅耳，有如出谷黃鶯，却竟然出自這醜女之口！

燕仲行就是爲了這點，才呆怔了一下的。

他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以爲那黃鶯囀唱般的悅耳聲音，不是出自那醜女之口，而是那美麗女子說的。

直到那醜女再說，他才驚覺到自己沒有聽錯，千眞萬確，那比黃鶯歌唱還要悅耳的聲音，確是那醜女發出的。

他連忙點頭道：「兩位姑娘若不嫌偪促，但坐無妨。」

「如此多謝兩位公子。」這一次是那風騷迷人的女子說的。

但却令燕仲行聽着難受死了。

因爲，這美女的聲音有如瓦片刮地，又有如老鴉刮噪，聽得人毛骨聳然，頭皮發炸。

若不是親耳聽聞，親眼所見，任誰也不相信，這種難聽粗嘎的語聲，是發自容貌身材這樣艷麗迷人的女子口中。

樓上所有的人聽到了，俱不由怔了怔，不大相信。

但那女郎再一次說話，令到他們不能不信。

「兩位公子，還未請教高姓大名。」聲音粗糙刮噪，有如老鴉刮叫。

這一來，令到各人興緻大減，暗嘆造物之弄人，生就一副美好迷人軀壳的，聲音却如此難聽，像醜小鴨的女子，却聲如出谷黃鶯。

若是兩女的聲音調換，那就十全十美了。

衆人都在心裏慨嘆。

而如此一來，美的美到十足，醜的也何妨醜到底。

低着頭的秋楓因爲看不到兩女說話，還以爲那嬌甜悅耳的語聲是發自那美女之口，及至聞聲抬頭，才知道自己弄錯了。一時間錯愕地望望那醜女，又望望美女。

燕仲行答道：「區區燕仲行。」

「原來是一刀屠七蛟的『刀中龍』燕大俠，賤妾有幸拜識。」那醜女嬌聲說。

「這位是敝友秋楓。」燕仲行一指秋楓。

「紅葉公子秋楓。賤妾仰慕久矣。」美女笑盈盈地，語聲如老鴉叫。

秋楓抱拳道：「請教兩位姑娘……」

美女已搶先道：「賤妾烏鴉，她叫黃鶯。」

所有聽見的人雖然都感到有點錯愕，但若以聲取名，倒是再貼切不過。

燕仲行秋楓却從未聽說過這兩個女子的名字，但兩人身佩兵刃，顯然是武林中人，以燕仲行之見識廣博，竟不知二女是何來路。

這時小二已爲二女擺好杯筷，二女也點了酒菜。

燕仲行雖然不認識二女，但却感到二女來歷定不簡單，特別是醜女身上竟佩着樂無憂的明珠寶劍。

醜女作態地掩咀一笑，嬌聲道：「燕大俠是否有位朋友叫樂無憂？」

燕仲行秋楓同時心頭一動，想不到這醜女竟直截了當地向他們提出這個令人思疑欲究的問題。

「不錯，若燕某沒有看錯，姑娘身上佩着的劍，就是敝友樂無憂隨身携帶的明珠寶劍。」燕仲行亦直截說出來。

「燕大俠沒有看錯，黃鶯身上佩着的長劍，確是樂無憂的明珠寶劍。」烏鴉直認不諱。

「姑娘，樂兄怎樣了？」秋楓忍不住緊張地問。

燕仲行却毫不動容，神色依舊。

媚笑着，烏鴉語聲粗嘎地道：「公子是聰明人，不用賤妾說明吧？」

秋楓吸了口氣。已想像到樂無憂的處境但仍然問：「樂兄落在了你們手上？」

「不要說得那樣難聽。」黃鶯嬌聲說：「樂無憂不過被咱們主人請去了。」

「兩位姑娘到底是什麼人？」燕仲行突然沉聲問，雙目中精光大盛。

「賤妾不是對兩位說明了嗎？」黃鶯嬌語如珠。「賤妾黃鶯，她是烏鴉。」

「燕某是問妳們的眞正身份來歷。」

燕仲行凜聲說。

「說出來兩位也不會知道。」烏鴉甜甜一笑，語聲却令人汗毛倒豎。「兩位只不過想知道樂無憂的情形，是不是？」

秋楓不禁點頭。「不錯。」

「兩位若夠胆量，請隨賤妾到一個地方，自然清楚樂無憂的一切。」醜小鴨一樣的黃鶯說着站起來。

風騷迷人的烏鴉亦站起來，移步走向樓梯口。

燕仲行與秋楓相顧一眼，默不作聲，丟下一塊足有五兩重的碎銀在桌子上，跟着烏鴉黃鶯步下樓梯。

鳳凰谷

黃鶯烏鴉在路上不聲不響，走在前頭，一路急趕。

燕仲行秋楓也沒有問她們到什麼地方，悶聲不響地跟在後面。

爲了欲知樂無憂的生死下落，就算是龍潭虎穴，燕仲行與秋楓兩人也義無反顧，照闖可也。

走了大半日，黃鶯烏鴉仍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究竟她們帶燕仲行秋楓到什麼地方？

燕仲行秋楓却依然默不出聲，雖然他們很想知道去的是什麼地方。

最後還是黃鶯烏鴉忍受不住沉默，先開聲說話。「兩位難道不想知道賤妾姊妹帶你們到什麼地方嗎？」

說話的是醜小鴨黃鶯。

「當然很想知道，但若兩位姑娘不肯說，問也是白問。」燕仲行淡然說。

「兩位不問，又怎知賤妾不肯說呢？」黃鶯回首瞥了燕仲行一眼。

「姑娘若是肯說，也不用燕某問，早就說了。」燕仲行語氣仍是那樣淡然。

「賤妾很想告訴兩位，但主人吩咐，不得對兩位說，兩位到了那裏，自然知道。」黃鶯語聲如珠。

「兩位的主人是誰？可否見告？」秋楓忍不住問。

「公子何必急於知道，忍耐一下，見到了自會知道。」這一次是語聲難聽如老鴉，容貌艷麗的烏鴉說話。

秋楓聽着那令人打寒顫的聲音，趕緊閉口不言。

「樂無憂是生是死？」燕仲行問。

「你以爲呢？」黃鶯故意賣個關子。

「燕某就是不清楚，才問妳。」燕仲行冷然說。

「賤妾出來的時候，他是活人一個，現在就不清楚了。」黃鶯將脚步放慢了。

「這話何解？」秋楓心頭一跳。

「那就是說，他隨時會被殺死！」烏鴉難聽的語聲又响起。

看來，他是看上了秋楓。

秋楓趕緊閉上咀巴，暗暗發誓在烏鴉面前，再不說話。

× × ×

後來的一段路程四個人又沉默下來，悶聲不出，埋頭趕路。

燕仲行秋楓終於隨着黃鶯烏鴉進入一個隱蔽險絕的山谷中。

兩人才進谷差點以爲身在女兒國中。

因爲兩人眼見的，盡是女人。却看不到一個男人，除了他們兩個之外。

那些女人有老有少，有醜有美，有高有矮，有肥有瘦，各種形態，應有盡有，看得兩人眼花繚亂。

而那些女人在看到兩人後，無不貪婪興奮地望着兩人，就像貪色的男人，看到了裸女的神情那樣。

燕仲行秋楓不由起了一身鷄皮疙瘩。

這個山谷很深，亦很寬廣，越往內走，地勢越開闊平坦，建了不少房舍。

穿過一片空地，燕仲行秋楓跟着黃鶯烏鴉來到一座兩層高的樓閣前。

這一座樓閣建造得美侖美奐，金碧輝煌。

兩人站在樓閣前，猜測這必是黃鶯烏鴉口中那位主人的居所。黃鶯烏鴉示意燕仲行秋楓站住，兩人步進樓閣中，身形立刻被數重珠簾遮蔽了。

百鳥之凰

珠簾掀揚聲中，黃鶯與烏鴉又出現在燕仲行秋楓面前。

「兩位請隨賤妾入內，主人有請。」黃鶯烏鴉同時作了個肅客狀。

這一次兩人一同說話，語聲滲雜，沒有那樣難聽。

燕仲行秋楓相顧一眼，一聲：「有勞兩位姑娘帶路。」步上石階，隨在二女身後，越過數重珠帘，直往內行去。

過前廳，穿曲廊，兩人隨着二女來到一個精雅的敞廳前。

兩人還未踏入敞廳，已聽到一把非常甜笑悅耳，充滿了誘惑力的磁性話聲傳出來：「燕大俠，秋公子，快請進。」

兩人不禁被那甜美富有磁力的語聲吸引住，一齊擧步進入廳內。

黃鶯烏鴉則垂手倚立在廳門外。

燕仲行秋楓才入廳，立刻被一位風華絕世，儀態高貴的中年艷婦吸引住了。

兩人甚至忘了行禮。

此刻他們的心中，只有驚艷，讚美。

這件事之後，燕仲行秋楓也不得不承認，這位艷婦，是他們看過的無數女人中，最具魅力的一個女人。

「兩位請坐。」中年美婦那含有無比魅力的甜美語聲像催魂曲般在兩人身邊响起。

燕仲行秋風這才大夢初覺般，猛省過來。

兩人有點尷尬地笑笑，在兩張錦櫈上坐下來。

兩人也才徹底瞧清楚了坐在一張形如孔雀開屏般的敞椅上的美婦人。

兩人被那美婦人的絕世容色弄得目眩神迷，有點痴呆了。

這中年美婦人的美艷，簡至非筆墨所能形容萬一。

× × ×

燕仲行首先收攝心神，暗暗吸了口氣，目光盡量不瞧那美婦人。

他感覺到這美婦人艷麗雍華中，帶有淫邪，有一種令人於不知不覺中迷失自己的妖異魅力。

「芳駕是誰？這裏是什麼地方？可否賜告？」燕仲行故意凜聲宏說，將迷惘中的秋楓震醒過來。

燕仲行的語聲有如醍醐灌頂，冷水淋身，令神情迷惘的秋楓悚然驚醒過來。

暗自叫了一聲「慚愧」，秋楓感激地望了燕仲行一眼。

「本后乃百鳥之凰，這裏是鳳凰谷。」美婦人的語聲更具令人迷失的魅力。

但燕仲行却不爲所惑，正氣凜然地道：「區區燕仲行有幸得識芳駕。」

秋楓的內力及定力不及燕仲行，先是聽聞美婦人魅人的語聲，心頭迷蕩，及後聽了燕仲行的威凜語聲，才靈台清明，忙自吸口長氣，鎮定心神。「在下秋楓，見過芳駕。」

秋楓一字字吐出，音清氣沛。

「兩位果然是年青一輩中的佼佼者。」美婦人一笑一語，一擧手一投足，任何微小的動作，皆極具誘惑吸引之魅力。

燕仲行冷冷地道：「芳駕謬讚了，燕某這次來，是爲了敝友樂無憂的，請芳駕讓咱們見見敝友。」

美婦人嬌笑如花盛開般道：「兩位何必心急，樂無憂確實在本谷中，且已樂不思蜀，的的確確是無憂無慮，只怕他不肯來見兩位了。」

燕仲行不禁心頭一沉，暗自思忖：「莫非樂無憂竟然迷失了自己？」

秋楓雖與樂無憂相交不深，但見過面畢竟是朋友，遂關切地急道：「芳駕何不將樂公子請出來，讓咱們見一見，若他親口對咱們說不肯離開，咱們立刻離開。」

美婦人目光有如磁石吸鐵般，深注在秋楓臉上，「讓樂無憂與兩位相見可以，但兩位要答應本后一個條件。」

秋楓在美婦人的目光深注下，差點將自己迷失了，幸得燕仲行一時及時重重一哼，將他的神志自迷失中拉回來。

「若不是强人所難。芳駕請將條件說出來，看能否答應。」燕仲行不敢貿然答應，以免被對方套住。

「燕大俠好精明！」美婦人目中光彩一閃，「其實也不是什麼條件，只要兩位答應本后，在離開本谷後，對外間緘口不提在本谷的所見所聞，不洩漏本谷的秘密，就讓兩位見見樂無憂。」

燕仲行想了想，毅然點頭道：「咱們答應妳。」

美婦人淺淺一笑。「既然兩位答應了，本后就讓你們見見樂無憂吧。」

接揚聲朝廳外喚道：「黃鶯，去將樂無憂帶來。」

醜小鴨黃鶯脆應了一聲，向外急步而去。

× × ×

在等待中，燕仲行秋楓像老僧入定般，微垂着頭，眼觀鼻，鼻觀心，澄神濾智，抱元守一。

兩人這樣子，是恐防一個把持不定，在不知不覺中爲美婦人的音容所惑，迷失了自己。

那自稱百鳥之凰的美婦人，亦沒有再與他們說話，倚坐在孔雀椅上，微閉着雙目，似在養神。

大約一盞茶時分，廳外的曲廊中有脚步聲傳來。

燕仲行一聽，就聽出來的是兩個人，一男一女。

因爲脚步聲有兩種，一種細碎，一種沉實。

脚步聲迅即來到廳門口。

燕仲行與秋楓不由緊張地將目光移注向廳門口。

× × ×

「稟主人，樂公子帶到。」是黃鶯的聲音。

而燕仲行秋楓不但看到了去而復返的黃鶯，也看到了無憂公子樂無憂。

兩人連忙從錦櫈上站起來。

「請他進來！」美婦人張開一雙美目，嬌慵地挺直嬌軀。

「樂兄！」燕仲行秋楓迎着擧步入廳的樂無憂。

但樂無憂竟像不認識兩人般，冷冷地掃了兩人一眼。從兩人身邊走過，逕自來到美婦人面前，低頭垂手道：「谷主何事召喚在下？」

美婦人伸出春葱也似的五指，指着燕仲行秋楓道：「樂無憂，你現在是否無憂無慮，很快樂？」

樂無憂看來一切無恙，語聲也很正常。「回谷主，在下很快樂。」

美婦人又道：「你認識他們嗎？」

樂無憂順着美婦人玉手所指，回身望向燕仲行秋楓。

「回谷主，在下認識，一位是燕仲行

，一位是秋楓。」

樂無憂的神態與語聲絲毫沒有任何不正常之處。

秋楓張口欲叫，却給瞬也不瞬注視着樂無憂一舉一動的燕仲行暗中示意阻止。

美婦人滿意地微笑着，對燕仲行秋楓道：「兩位看清楚了，他可是無憂公子樂無憂？」

燕仲行秋楓事實看不出眼前這樂無憂是假的而不是眞的，所以他們只有承認道：「不錯，他確是樂無憂。」

美婦人笑容閃爍道：「樂無憂，本后現在問你，你願意跟他們兩位離開嗎？」

樂無憂毫不考慮地道：「在下情願留在谷中，決不與他們離開鳳凰谷。」

美婦人得意萬分地說道：「兩位親耳聽到了樂無憂的答覆，要不要親自再問一次？」

秋楓惶促地道：「燕兄……」

但却給燕仲行搖手阻止他說下去。

「芳駕，既然樂無憂不願離開這裏，咱們不敢勉强，咱們可以離開貴谷吧？」

「當然可以，」美婦人露齒一笑，「不過，現在巳天黑了，對兩位恐怕不方便吧？」

「咱們走慣了夜路，沒關係，請芳駕派人送咱們出谷。」燕仲行毫不領情。

而事實上他不欲在這鳳凰谷多作停留，恐怕一個不愼，會像樂無憂一樣迷失了自己。

「既然兩位堅持要現在離開，本后不敢挽留。」美婦人語聲略高。「黃鶯烏鴉，送燕大俠秋公子出谷。」

黃鶯烏鴉同時應了一聲。

「告辭。」燕仲行秋楓同時一抱拳。

美婦人鳳凰谷主向兩人一欠身，算是答禮。

燕仲行與秋楓一側身，對着樂無憂道：「樂兄，你可有說話要咱們帶給你的親人？」

樂無憂搖頭：「沒有。」

燕仲行深注樂無憂一眼，轉身大步朝廳門口走去。

秋楓遲疑了一下，瞧着樂無憂欲言又止，嘆口氣，跟在燕仲行身後。

樂無憂站着，看着兩人步出廳外，沒有說一句話。

那位鳳凰谷主則一直將目光盯在樂無憂臉上，臉上流露出一抹滿意的笑容。

那抹笑容包含着些什麼，則只有她自己才明白了。

× × ×

夜色蒼茫中，燕仲行秋楓在黃鶯烏鴉的陪送下離開了這充滿神秘感的鳳凰谷。

× × ×

「燕大哥，以你之觀察，樂兄是自願留在鳳凰谷的嗎？」秋楓直視着燕仲行。

——他們在離開鳳凰谷後，一逕趕回楓林山莊，此時他們正坐在庭前，對着一林火也似紅的楓樹。

「表面上看起來，他確是自願留下的。」燕仲行目光遙望着一片像流焰般飄落的楓葉。

「樂兄雖然看來很淸醒，舉動皆沒有任何特異之處，與平常一樣，但小弟總覺得，有些地方不對勁。」秋楓苦笑着。

「愚兄也有你這種感覺。」燕仲行將目光收回。「楓弟，你覺不覺得樂兄的眼神有點異樣？」

「小弟倒沒有留意。」

「愚兄在臨離開那座大廳時，發現樂兄的眼神有些微的呆滯，與平常比較起來，顯得有些空洞。」燕仲行臉上微現憂慮之色。

「這是說，樂兄巳迷失了自己，他不是自願留下來的了？」秋楓失聲說。

「這個可能性最大，樂兄平日的爲人愚兄很淸楚，以他的性情爲人，決不會自願留在那種地方。」燕仲行目光忽然有點惘然。「楓弟，你覺不覺得那個鳳凰谷主很神秘？具有一種妖異的魅力？」

秋楓目光也有點迷離。「小弟也有這種感覺，若不是大哥你及時將小弟震醒，小弟差點迷失在那位谷主的妖魅的音容笑貌中。」

說時，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楓弟，這座鳳凰谷，你可有聽聞？」燕仲行的語氣有點深沉。

「沒有，大哥你呢？」

「愚兄也沒有，這之前，從沒有聽聞江湖上有座鳳凰谷，有位鳳凰谷主。」

「但這位鳳凰谷主，肯定身手很高。」秋楓目光一遠，恰巧看到有幾片楓葉被秋風吹飄落地。

「江湖上出現了一座鳳凰谷，竟然無人知曉，這巳很奇怪，但也證明了，這座鳳凰谷對外一直很神秘，其用心就値得思疑了。」燕仲行眼前彷彿又出現了那位鳳凰谷主妖魅的臉龐。

「燕大哥，依你之見，咱們是否將這座鳳凰谷公諸武林？」秋楓神色一動，「咱們雖然有承諾，但爲了萬一起見，也只好不守諾了。」

燕仲行搖搖頭道：「在還未知道這座鳳凰谷是正是邪之前，咱們不宜毀諾。」

「如若鳳凰谷包藏禍心，她們遲早有所行動，那時，才將之公諸武林，讓同道有所警惕也不遲。」燕仲行一伸掌，接下一片飄落的楓葉。

那片楓葉在他掌中有如一片燃燒的火焰，但不知爲什麼，燕仲行却覺得像一團鮮血！

一絲不祥的感覺這刹那掠過燕仲行的心頭。

他不由五指一收，將那片楓葉握碎在掌中。

接一舒掌，粉碎的楓葉自他指隙中瀉落地，像點點鮮血。

秋楓有點奇怪地注視着燕仲行的這一舉動。

——他很清楚知道燕仲行喜愛楓葉，來他這裏不下十數次，連一片飄落地上的楓葉也從未踐踏過，更別說握碎它了。

「燕大哥……」秋楓忍不住輕叫了一聲。

燕仲行忽然從椅上站起來。「愚兄感到有點倦，想回房歇息一下。」

說完逕自舉步走向他的房間。

秋楓一怔，不明白燕仲行何以忽然如此，無言望着他的背景消失在房門後，接目光一展。

一陣急勁的秋風恰在這時吹掠過，吹

得他衣袂飄飛。更得吹一林紅艷艷的楓葉簌簌飄飛落地。

望着那飄飛的片片楓葉，不知怎的，秋楓竟覺得像一朵朵飛濺的血花！

而一絲恐懼之意亦同時襲上他心頭，他不由將雙眼閉上……

× × ×

樂無憂又重新在江湖上出現。

樂無憂仍是樂無憂，輕裘駿馬，飄逸不凡。

公子變殺手　冷血又無情

時令初冬。

樂無憂來到了杭州。

但他却沒有像以前那樣風流自賞，游西子，登雷峯，而是一逕策騎奔向西城外的五柳莊。

× × ×

燕仲行秋楓也離開了楓林山莊。

他們是在聽說樂無憂在江湖重現，並且人在杭州，才急急起程的。

他們匆忙趕往杭州。

他們要見一見樂無憂。

看看他是否變了，還是以前的無憂公子樂無憂。

大開殺戒

樂無憂仍是以前的樂無憂，不過却變了。他這次到五柳莊，並不是去拜訪楊逸隱！而是殺他！

楊逸隱就是五柳莊的主人。

而且與樂無憂是世交。

楊逸隱年紀比樂無憂大了一大截，今年巳足有六十歲。

而他亦準備爲自己的六十大壽，大事慶賀一番，在賓客的名單中，也列入了樂無憂的名字。

他與樂無憂巳經逝世的父親是知交好友。

所以，他邀請了樂無憂這位世侄。

當他知道樂無憂巳來到莊前時，他很高興地迎出去。

但當他知道樂無憂不是來探訪他，而是來殺他後，不禁又驚又怒。

若非親耳聽聞，他眞不敢相信，自己視之如子姪的樂無憂，竟然要殺他！

他雖然又驚又怒，但仍然絲毫不動氣地問：「無憂，你爲何要殺老夫？」

樂無憂的神情刹那露出短暫的迷惘之色，但很快又回復過來，冷冷地道：「因爲我要殺你！」

這是天下最荒唐無理的理由。

但亦是最直截了當的藉口。

所以楊逸隱被弄得怔了怔，目中巳有怒意。「無憂，你是否神經有問題？你是否瘋了？」

樂無憂目中忽然露出一種跡近瘋狂的光芒，仍然是重複着那一句話：「我要殺你！」

這一來，無論楊逸隱修養功夫如何好，也動了氣。

「無憂，你幾時變得這樣目無尊長，邪惡可怕的？」

樂無憂聽而不聞，驀然向楊逸隱刺出了一劍！

這一劍快速絕倫，兇險歹毒，且大出楊達隱意料之外。

驚呼一聲，楊逸隱急忙閃避。

避開了心胸要害，肩頭仍然被樂無憂的長劍刺中。

劍入肉二寸。

一入即出，劍光再閃，毒蛇一樣刺向楊逸隱咽喉。

楊逸隱肩頭受創，劇痛難當，身形亦受了影响，應變得沒有那樣快，再加上樂無憂那一劍迅急凌厲，竟然閃避不了那一劍。

楊逸隱雙眼暴睜，盡是驚惶憤怒之色，手亦巳握在劍把上，但却再也抽不出。

因爲樂無憂的長劍巳刺入了他的咽喉內。

短促地嘶叫了一聲，楊逸隱的身軀隨着喉頭劍洞噴濺出的鮮血，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般，癱倒在地上。

他雖然巳斷了氣，但雙眼仍睜得大大的，右手也緊握在劍把上。

× × ×

樂無憂對於殺死了楊逸隱，毫不動容，臉上却露出一抹怪異的笑容，目中那種瘋狂之色更濃。

劍一震，抖落劍尖上的血漬，回劍入鞘。

接一聲長嘯，躍身上馬，策騎急馳而去。

五柳莊前，就只有一具死得不明所以的楊逸隱屍體，及一個驚呆了的莊丁。

× × ×

燕仲行秋楓就騎着樂無憂那匹遺留在楓林山莊內的白馬，一路馬不停蹄，趕到了杭州。

但他們却找不到樂無憂，只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

——五柳莊莊主被無憂公子樂無憂殺了！

兩人震驚不巳。

爲了證實這個消息的眞實性，兩人直奔五柳莊。

他們看到了楊逸隱的屍體，也詳細地聽完了那莊丁的述說。

這不由他們不信了。

兩人雖然震驚，感到樂無憂殺死楊逸隱，必有原因。說不定就是受了那鳳凰谷主的擺佈主使，才會一改以往的作風。

據他們所知，樂無憂不是個嗜殺的人，而他與楊逸隱的關係又是世交，不可能有仇怨，那麼，他這一次殺死楊逸隱，就耐人尋味了。

要知道樂無憂殺楊逸隱的原因，必須找到樂無憂。

但樂無憂巳離開杭州，不知何往。

× × ×

樂無憂離開杭州後，一路策騎飛馳，二日後，來到了金陵附近的石頭城。

石頭城住了一位武林名宿。

這位武林名宿就是昔年以一桿鈎槍飮譽江湖的「奪命鈎槍」池尙斌。

池尙斌於十五年前，巳經隱居在石頭城。

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會忽然歸隱。

江湖上亦很少有人知道他隱居在此。

只有極少數幾個關係密切的人知道。

樂無憂就是其中一人。

樂無憂之所以知道，是因爲他父親樂如天的關係。

池尙斌與樂如天是知交，並且是拜把兄弟。

樂無憂在他父親死後，曾經先後三次去見過池尙斌。

池尙斌對這位子姪亦極爲賞識。

但他又怎想到，這位他極爲欣賞的子姪樂無憂這一次來，是要殺他這位盟叔。

× × ×

池尙斌在他隱居的草屋前，一臉不相信地看着樂無憂，彷彿在看着一個毫不相識的陌生人。

而事實上當他第一眼看到樂無憂，就有一種陌生的感覺。

眼前的樂無憂仍是以前見過的樂無憂，但神韻氣質，却不像以前的樂無憂。

以前的樂無憂瀟洒超脫，現在的樂無憂却冷峻陰狠，令人望而生畏。

當池尙斌知道樂無憂是來殺他的時候，他驚詫多於憤怒。

「賢姪，爲何好端端的，胡說八道？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以前，當樂無憂還是個少年時，很喜歡與池尙斌開玩笑。

但當他問出了這句話後，不用樂無憂回答，從樂無憂那雙充滿了殺機的目光中，他已知道這位盟姪不是開玩笑！

「我要殺你！」樂無憂冷酷無比地說道。

「你怎會變成這樣的？」池尙斌皺着眉，沒有因爲樂無憂那句話而動氣，忽然振聲道：「看清楚了，我是你的盟叔！」

樂無憂確是在看着池尙斌，不過眼中的殺機更濃，驀地一劍刺出！

這一劍迅疾如電閃，刺的是池尙斌眉心。

幸虧池尙斌早已看出樂無憂神態有異，暗中提防，一拗腰，仰臉避過那一劍！

「賢姪，你不是瘋了吧？」池尙斌問道。

「我要殺你。」樂無憂仍是那句話。

而他刺向池尙斌的那一劍，原來是虛招，半途中劍勢倏變，改刺爲削。

削到池尙斌的胸腹！

池尙斌若是閃避不了，勢必被開膛剖腹！

好個池尙斌，後仰的身形猝然鐵板一樣向後就倒，於身形貼地的刹那，雙足一蹬，倒射向屋內。

——他想取出昔年仗以成名的兵刄倒鈎金槍。

但他却永遠也取不到手上。

樂無憂於一劍劃空後，猝然抖腕，長劍脫手飛射向池尙斌心窩！

池尙斌鬚眉俱動，一臉驚怒之色，大叫一聲，被那枝長劍刺中小腹，透背而出，釘在地上。

但他仍沒有死，瞪目大呼：「爲什麼，爲什麼要殺——」倏地一口血自他喉嚨湧噴出，身軀猛一搐，頭一歪，帶着至死也不明究竟的表情，含恨死去。

樂無憂上前拔出長劍，在池尙斌身上將劍鋒上的血跡抹去，上馬離去。

× × ×

燕仲行秋楓站在池尙斌僵硬的屍體前，心情沉重，默然不語。

良久，秋楓忍不住開口道：「燕大哥，池前輩隱居在此已有十五年，與世無爭，樂無憂爲何要殺他？」

燕仲行仰首望天，好一會才吁口氣道：「這一點，愚兄也不清楚，只有問樂無憂本人，才明究竟。」

「莫非池前輩與他有很深的仇怨？」秋楓惑然望着燕仲行。

燕仲行沉重地搖搖頭。「樂無憂不但與池前輩沒有仇怨，且還是他的盟姪！」

「盟姪？」秋楓詫聲問道：「這是眞的？」

「一點不假！」燕仲行認眞道：「樂無憂親口對愚兄說的。」

「這就令人費解了。」秋楓嘟喃：「難道他已變了，走入了邪途？」

燕仲行忽然道：「這些問題在未找到樂無憂前，無法找到明確的答案，先不要去想它，現在最要緊是盡速找到他。」

「大哥可是恐怕他繼續殺人？」秋楓反應很快。

「正是！」燕仲行一面凝重之色，「無論他是眞的變了，或是受人擺佈，咱們都要阻止他繼續殺人，否則他越陷越深，就救不了他！」

「依小弟所見，樂兄一定是受了那妖婦的迷惑，才會接連殺人，做出令人不可思議的舉動。」秋楓氣憤憤的。

「或許是，或許不是，這事先不要理會，且先將池前輩埋葬了，爭取時間，找到樂無憂才是要緊！」燕仲行說完示意秋楓幫他搬移池尙斌的屍體。

× × ×

樂無憂這一次來到了山西大同府。

他沒有進城，策馬向北門十里外的金家莊奔去。

馬快路程短，樂無憂很快來到金家莊前。

他勒停坐騎，飄身下馬，挺立在莊門前，不聲不响。

足足站了有半個時辰，他仍然挺立不動，也不上前拍門。

直到一個莊丁從莊內行出，才發現原來有人站在莊門前。

而樂無憂亦冷冷地盯着那莊丁。

那莊丁瞧着這神態冷峻得有如雪峯也似的錦裘公子，心中一寒，像是有股寒風吹來，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他害怕地再瞧了樂無憂一眼，急忙收回目光，返身急步奔回莊門。

他去報告莊主金天賜。

但却在前院遇見了莊主的大弟子任俊杰。

任俊杰見莊丁慌急急的樣子，張口將他喝住。

「什麼事這樣慌急？」

莊丁被喝，只好停下來。「莊門外忽然來了一位怪人，好可怕，所以小的去通報給莊主知道。」

「知道那人是何來路嗎？」任俊杰盯着那莊丁。

那莊丁在他的注視下，囁嚅地道：「不知道，那人很年輕，一身錦裘，像個貴公子。」

「不用去通報莊主，這點小事，由我來處理。」任俊杰朝那莊丁揮揮手。

那莊丁不敢不從，返身跟在任俊杰身後，走向莊門。

× × ×

那莊丁不認識樂無憂，但任俊杰却認識他。

因爲樂無憂在三年前曾來過一次。

他是來拜望金家莊主金天賜的。

所以任俊杰見過樂無憂。

而且他亦知道，他的師父與樂無憂的父親樂如天是生死之交。

「樂兄，久違了，有失迎迓，請恕失禮，快請進莊。」任俊杰還以爲樂無憂是來拜望他師父的高興地抱拳迎向樂無憂。

樂無憂却站着不動，目中殺機一湧，倏地拔劍疾刺向毫無戒備的任俊杰咽喉。

樂無憂這一劍既突然又迅厲，是任俊杰萬料不到的。

所以，他無法閃避這一劍！

連一聲也叫不出，笑容却凝結在臉上，目中却盡是訝異驚怖之色，咽喉中了樂無憂一劍，倒地死去。

在他咽氣前，他仍不明白樂無憂爲何會殺他。

這，恐怕連樂無憂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却殺了任俊杰。

於是乎，任俊杰做了糊塗鬼。

那莊丁被這突然的慘變驚得雙腿發軟臉色死白，驚叫一聲，返身狂奔入莊內。

樂無憂依然握劍挺站着，沒有追殺那莊丁。

但劍尖上點滴的鮮血，却將泥土染紅了。

× × ×

莊丁的驚呼聲將金天賜驚動了。

他匆匆由內堂趕出來探視。

那莊丁大概是嚇呆了，結結巴巴，語無倫次，話說得不明不白。

金天賜耐着性子，總算聽明白了莊丁的大半話意。

但也只知道他的大弟子被一個站立在莊門外的錦裘公子猝然刺殺了。

這已够了，雖然不知那人是誰，但只要出莊一看，不就知了。

他吩咐莊丁將他的獨門兵刄金劍杖取來，然後向莊門外大踏步行去。

× × ×

金天賜一生只收了兩個徒弟。

一個就是被樂無憂殺於門外，伏屍地上的任俊杰，另一個是黎禹生。

黎禹生不在莊內，半年前已回家探望病重的娘親。

金天賜無妻無兒女，將兩個徒弟視作子姪。

而任俊杰已盡得他所傳。

他看出這徒兒將來必定青出於藍。

但現在却給人殺死了。

他悲痛驚怒。

他發誓要爲死去的大弟子報仇。

也恨死了那殺死任俊杰的兇徒。

可是，當他悲怒塡胸地大踏步跨出莊門外，看到樂無憂後，整個人震驚得怔呆了。

樂無憂，他的世姪，竟然是殺死任俊杰的兇手，這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不能接受的事實。

但事實擺在眼前，不由他不相信。

他以驚疑悲怒的目光望着冷峻陰沉的樂無憂，沙啞地道：「賢姪，俊杰是你殺的？」

樂無憂依然挺立不動，也不向他行禮，只是冷峻地道：「是我殺的！」

金天賜聞言，不由愕了愕，憤然道：「爲何殺他？他與你有仇怨？」

樂無憂冷冷道：「我只是要殺他。」

金天賜被這句話氣得差點沒有昏厥過去，身軀輕顫着，悲怒地道：「你到底是否瘋了？你目中還有老夫嗎？」

樂無憂峻聲地道：「我知道你是金天賜。」

金天賜忽然冷靜下來。「你雖然是樂無憂，但你殺了老夫的徒兒，老夫不得不殺你爲徒弟報仇。」

「我也要殺你！」樂無憂說話中，一劍飛刺金天賜左胸！

「反了！」金天賜怒叫一聲，金劍杖一磕，將樂無憂長劍擊歪。

樂無憂沉臂反腕，劍光連閃，一刺六劍。

六劍恍如一劍，刺向金天賜脅門。

「混帳小子！」金天賜罵了一聲，身形扭閃，斜閃出五尺之外。

劍杖揮擊，金光閃燦中，反擊樂無憂十五杖。

他不想殺死樂無憂，畢竟他是他的世叔伯，且人死不能復生，他只想去擒他，問個明白。

所以他一連攻出的十六杖，皆不是攻向樂無憂的要害。

但樂無憂却劍劍毒辣兇險，只要金天賜隨便中上一劍，不死也必重傷。

樂無憂臉上煞氣瀰佈，偏身回劍，連接十六杖。

接劍走偏鋒，倏地刺向金天賜的太陽穴。

悶哼一聲，金天賜半轉身，頭一側，避過一劍，金杖一挺，閃刺樂無憂大腿。

金天賜的金劍杖形式特異，杖頭鑄成劍狀，長一尺，鋒利無匹，既可當杖用，又可施出劍招，是一件罕見的犀利兵器。

由於杖長八尺，加上一尺長的劍身，加起來共有九尺長，這一刺，逼得樂無憂閃避不迭。

金天賜杖勢不變，追刺樂無憂。

樂無憂一退再退，在金天賜第三杖追刺時，驀地身形一拔，倏地躍立在金天賜的杖身上。

接將劍一送，疾刺金天賜咽喉！

「去！」金天賜一聲喝，金杖一震。

樂無憂被金杖一震之力，震得倒翻而起，從金天賜的頭頂翻掠過。

金天賜身形急轉，金杖迴舞，欲將向他身後翻掠的樂無憂自空中擊落。

但他的身形才動，倏地身軀猛然一震，所有的動作一齊停頓下來。

迴舞的金戈猝然沉墮，「噗」地倒插入地下，金天賜劇烈震顫的身形也才得以穩住。他一雙眼怒瞪着，臉上却因爲痛苦憤怒而扭曲着，瞪視着樂無憂。

樂無憂側背對着金天賜，看也不看金天賜，神態冷肅，手上長劍已不在掌中。

他的長劍已在翻掠至金天賜背後的剎那，脫手倒擲向金天賜的背心。

而他的長劍還插在金天賜的背心上，劍尖透空而出！

金天賜却還未斷氣，咀皮嗡動着，但却說不出聲，被不斷流出的血漿將他的喉嚨堵塞了。

金天賜雖然死不甘心，但還是倒下去了。

× × ×

樂無憂爲何接二連三地殺死與他關係密切的父執輩，這是個秘密，也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畢竟又殺了金天賜。

金天賜是倒在他劍下的第三人。

究竟他還要殺多少人？殺的又是些什麼人？

× × ×

當燕仲行秋楓趕到金家莊時，他們只能見到死了的金天賜！

——他們是一路跟踪樂無憂的行踪，趕到金家莊的。

在金家莊內出來，燕仲行秋楓却難過得誰也不想說話。

「到底他還要殺多少人？」秋楓焦急地嘟喃自語。

燕仲行默然不語，一路急馳。

「燕大哥，你爲何不說話？」秋楓急趕兩步，與燕仲行並肩急馳。

燕仲行嘆口氣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說話於事情無助，目前最緊要是追上樂無憂，最好能將他截住，否則，只怕咱們趕到去，又會看到多一具屍體。」

「能夠知道樂無憂下一個要殺的是什麼人就好了。」秋楓不由又嘟喃一句。

燕仲行不答，脚下去勢更急。

秋楓只好閉上咀巴，提氣趕上燕仲行，埋頭趕路。

× × ×

樂無憂的行踪，在洛陽附近出現。

這一次，他直入洛陽城中。

因爲他要找的人，就在洛陽城中。

而他所要找的人，就是洛陽大豪封於陽。

千鈞一髮

封於陽在洛陽是個大闊人。

洛陽城中，不論男女老少，可說無人不知曉。

而他在武林中，更是名頭響亮。

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財富驚人。

他的財富之多，是全洛陽城公認第一的財主。

他雖然是個大財主，但却不是個守財奴。

他爲人豪爽，樂善好施，洛陽城得他好處的人，沒有一萬也有幾千，如果是武林人求助於他，更是有求必應。

不論是武林人或平民百姓，皆稱呼他爲封大官人而不名。

他財雄勢也大，在洛陽城，只要他跺跺脚，半座城也會震動。

別看他財雄勢大，但他却自奉很儉，居住的屋宇，不是華厦廣宅，而是一座兩進的小院宅。

這與他的身份財富實在不相稱。

但沒有人知道他爲何擁有偌大的財產而只住一座小小的兩進宅院。

就連他的兒子也不知道。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怪人」。

× × ×

樂無憂一進洛陽城，立刻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而樂無憂却毫不察覺。

他策騎緩緩來到封於陽的小宅院前。

出乎他意料之外，封宅外早就有一大羣人在恭候着他。

封於陽就站在那羣人的前面，冷冷地盯着緩騎而來的樂無憂。

樂無憂看到這一大羣人皆怒視着他，臉上却一點驚異的表情也沒有，冷冷地掃視了那羣人一眼，目光隨即落在封大官人的臉上。

封大官人亦注視着他。

樂無憂勒騎，落馬。

那羣人皆默然不語，但却含着敵意地注視着挺立在地上的樂無憂。

樂無憂却只望着封於陽。

封於陽年紀有五十多歲，但由於保養得好，看來只有四十許。

「樂賢姪，你終於找上老夫了。」封於陽的語氣出奇地平靜。

樂無憂却只一句話：「我要殺你！」

這句話立時像火藥一樣，引起了封於陽身後那羣人的憤怒。

他們都是武林人，是封於陽的朋友。

「這小子眞是喪心病狂，居然連他的父執輩也要殺，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小子不是人，俺以前瞎了眼，錯認他爲好人，他却連殺五柳莊楊莊主，『奪命鈎槍』池前輩，金家莊的金天賜。如今又想來殺封大官人，待俺去宰了他！」

「眞不知樂如天生前作了什麼孽，生了這麼一個狼心狗肺的孽子，封大官人，您且退下，咱代您教訓這不知天高地厚，喪盡人性的畜牲。」

羣情洶湧，個個義憤塡膺，磨拳擦掌，爭着要動手教訓樂無憂。

樂無憂却恍如不聞不見，對於那羣人的憤怒無動於衷，只是冷峻陰沉地注視着封於陽。

封於陽好不容易將洶湧的羣情平息下來。

「樂賢姪，你要殺老夫可以，只要你將我該死的原因說出來。」

樂無憂却只是重複那句話：「我要殺你！」

封於陽深注着樂無憂。「樂賢姪，你是否有難言之隱，或是受人挾迫，不得不這樣做？」

樂無憂的目中殺機陡盛。「我要殺了你——」

「你」字聲中，人劍如矢，飛刺封於陽。

叱喝怒罵聲中，有兩條人影電疾撲掠出，替封於陽接下了樂無憂那一劍。

而封於陽早被數位武林人閃身擋遮在他身前。

「兩位手下留情，別傷了他性命，老夫有話要問他。」封於陽想從樂無憂的口中，問個清楚明白。

而且他在樂無憂動手前的注視中，窺

察到樂無憂似乎神態有點特異之處。

這也是他不欲殺死樂無憂的原因。

他是考慮到樂無憂之所以這樣做，是身不由己。

× × ×

封於陽雖然要那兩位朋友手下留情，不要殺傷樂無憂，但樂無憂却對兩人痛下殺手。

這兩個人是江湖上薄有名頭之輩。

使一柄熟銅棍，穿灰衣的是人稱「一棍定江山」的尤勇夫。

使一把斬馬刀的是人稱「小金剛」的孟千山。

這兩個人若是全力聯手合擊樂無憂，雖然未必殺得了他，但也不至於不敵。

但兩人聽了封於陽的話後，自然出手不敢放盡，留有餘地，這一來，却爲兩人帶來殺身之禍。

樂無憂一劍蕩開尤勇夫的熟銅棍，接一個旋身，避開孟千山從側面揮斬到的斬馬長刀。

但他在旋身的剎那，已一劍刺在尤勇夫的脇門中。

尤勇夫立時慘叫了一聲，棄棍倒地死去。

衆人眼見，齊皆變色驚呼出聲。

就是封於陽，也驚怒悲痛不已。

他張口欲招呼孟千山退下，但已經遲了。

孟千山一刀斬空，被尤勇夫的慘叫聲震得心頭一怯，一個疏神，被樂無憂乘機出手，劍隨身旋，劍光如輪中，將孟千山攔腰斬爲兩截。

這一次，那羣人眼見孟千山死狀之慘，俱不由暴怒起來。

呼喝叫罵聲中，二三十條血性漢子一湧而至，撲向樂無憂。

樂無憂竟毅然不懼，仗劍挺立。

封於陽知道無法阻止這羣憤激的武林朋友，只好嘆口氣，將頭別轉。

——雖然樂無憂殺了兩個朋友，之前又殺了他的兩位知交好友——楊逸隱與池尙斌，罪有應得，但他仍不忍心眼看着知交好友——樂如天的唯一血脈被擊殺。

× × ×

就算樂無憂的武功有多高，今次也非死不可。

因爲以他一人之力，根本無法與這羣憤怒的武林人一搏。

俗語謂雙拳難敵四手，以恨地無環的楚霸王項羽，尙且被迫烏江自刎，試問樂無憂一雙手，一把劍，又怎敵得了這二三十位武林好漢。

樂無憂這一次無疑是死定了。

但世事奇幻莫測，往往出乎人意料之外。

而這一次，眼看必死的樂無憂，却沒有死在憤怒的武林好漢手下。

× × ×

樂無憂之所以沒有死，是因爲有兩個人及時趕至。

這兩個人合騎一匹馬，直衝而至，將憤怒的武林好漢與樂無憂阻隔了。

而樂無憂一見到這兩人，神情似受到震動，就像貓見老鼠一樣，立刻一個箭步躍上馬背，策馬飛馳而去。

叫罵怒喝聲中，有七八條人影飛掠而起，但却無一個追趕得上樂無憂。

但更多的人將馬上的兩位騎者圍堵住，喝罵不休。

白馬上兩位騎者進退不得，欲分辯又敵不過那些人的聲音，只好苦笑着，歉然望着這羣憤激的好漢。

尤於喝罵責難聲中，不知那一位朋友眼尖，認出了馬上其中一位騎者的身份，高聲尖呼起來。「盤龍刀！他就是刀中龍燕仲行！」

眞是「人的名，樹的皮」，那位朋友才呼叫出聲，喧嘈憤激的人羣立刻停止呼喝叱罵。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馬上前面那位身軀修偉、氣宇軒昂、穿葛衣、腰佩一柄刀鞘鐫刻有九條盤龍長刀的年輕漢子身上。

「果然是盤龍刀！」衆人目光一亮，脫口呼叫出聲。

而馬上兩人，正是燕仲行與秋楓。

兩人自馬背上躍落地上。

在場所有人的目光，皆欽羨地望着燕仲行。

× × ×

燕仲行抱拳向衆好漢環揖。「燕某剛才孟浪，請各位包涵見諒。」

「燕大俠，咱們現在不怪你了，因爲你斷不會故意讓那小子逃逸的！」一個相貌粗豪的漢子首先大聲嚷嚷。

「對，咱們怎會怪燕大俠你！」衆好漢七咀八舌，喧嘈不已。

「各位靜一靜。」封於陽有機會說話了。

衆好漢立時靜下來。

封於陽打量了一眼燕仲行，暗暗點了點頭。「老夫封於陽，燕少兄，你於黃海之濱，斬殺七蛟的事跡，老夫早已聽聞，心儀不已，今日一見，果然英風神武。」

燕仲行抱拳行禮，謙恭地道：「原來是封前輩當面，晚輩惶恐，不敢當前輩謬讚。」

「這一位是……」封於陽目光落在秋楓身上。

「這位是楓林山莊主人，人稱紅葉公子的秋楓。」燕仲行忙代秋楓介紹。

秋楓忙亦抱拳向封於陽行禮。「晚輩秋楓，見過封前輩。」

封於陽讚聲道：「原來是紅葉公子秋少兄，請恕老夫眼拙。」

秋楓連稱不敢。

× × ×

在封於陽與燕仲行秋楓的對答中，早有人將地上的兩具屍體移去，並將地上的血漬清洗乾淨。

× × ×

「燕少兄，兩位單騎匆匆趕來，有何貴幹？」封於陽含笑望着兩人。

他實在很欣賞這兩個年輕人，特別是燕仲行。

燕仲行忙答道：「晚輩兩人是趕來欲阻止樂無憂殺人的！」

此語一出，衆人皆動容，以爲燕仲行與樂無憂是一道的。

封於陽疾聲問：「兩位怎會知道樂無憂來殺人？」

他亦以爲燕仲行與樂無憂是一道的，否則，怎會知道樂無憂來殺人。

燕仲行連忙加以解釋：「晚輩兩人與樂無憂是朋友，晚輩亦曾經出手救了他一命，這件事，從頭到尾，晚輩兩人可說是最清楚這件事的人，晚輩兩人是猜想他來殺人的，所以急急趕來。」

「難道也有人要殺樂無憂？」封於陽忍不住問。

「不錯，」燕仲行點頭。「對方是什麼人則不清楚，但却能指使青冥七煞，以及失踪了三十年的黑風老怪常山陰，截殺樂無憂於一家路邊野店外！」

衆人在聽見「黑風老怪」常山陰這個名字後，莫不駭然失色，驚呼出聲。

他們雖然不曾見過黑風老怪其人，但對他當年爲禍江湖武林，殺人無算的殘暴行徑，却聽聞不少。對黑風老怪這人甚爲熟悉。

「黑風老怪當年不是被南聖北帝聯手擊斃於燕子磯頭的嗎？他怎會未死？」封於陽亦動容。

燕仲雲只好費些唇舌，將黑風老怪沒有死去的原因，及再出江湖的野心，與其兇險一戰的經過，從頭到尾，細說一遍。

每個人皆屏息靜氣，聽着燕仲行的述說，無不色變動容，心驚魄動。

衆人聽完後，皆長長地吁了口氣，欽佩地望着燕仲行。

「燕少兄，如此說來，樂賢姪之所以性情大變，還是被黑風老怪截殺後才開始的了？」封於陽深注着燕仲行。

「前輩，這事說來話長，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可否坐下來再詳細談論？」燕仲行覺得這多人站在街上說話，相當不便。

封於陽恍然道：「燕少兄說得對，是老夫想不到，簡慢了兩位，如不嫌寒舍侷促簡陋，請進去坐下再談。」

燕仲行秋楓連聲稱好。

× × ×

在一間明靜的書房內，封於陽與燕仲行秋楓相對而坐。

「燕少兄，聽你剛才的話意，是否那次截殺之後，又發生了事？」封於陽迫不及待地開了口。

燕仲行沉重地點點頭。「樂無憂在楓林山莊離奇失踪。」

「就是秋少兄的楓林山莊？」封於陽急聲問。

「一點不錯。」秋楓點頭。「那晚咱們喝完酒，各自就寢，却被樂無憂的一聲長嘯驚起，匆忙循聲察看，却失了他的影踪，但却有打鬥的痕跡留下。」

「後來發生的事更奇怪。」燕仲行接口說。

封於陽神色微顯焦急地注視着燕仲行，沒有說話。

「前輩可曾聽聞鳳凰谷這個地名？」燕仲行眼中閃着異光。

「鳳凰谷？」封於陽重復一遍，凝眸想了一下，搖搖頭，「沒有聽過。」

秋楓神情有點怪異地道：「樂兄失踪後，咱們遍尋不獲，但却被兩個奇怪的女子引到鳳凰谷，而樂兄就在谷中！」

「那兩個女子一個奇醜，却聲如出谷黃鶯，一個美艷，却聲如鴉叫，兩女的名字就叫黃鶯烏鴉，前輩見多識廣，可知道江湖上哪帮那派，有這樣奇異的女子？」

封於陽已聽出興趣來，想了想，說：「以老夫所知所聞，却不知道江湖上有這樣奇異的女子。」

「前輩，那兩個女子是鳳凰谷的人，在那神秘的谷中，所見的全部是女人，就像傳說的女兒國，晚輩兩人不但見到樂兄，之前還見到那位谷主。」燕仲行道。

「那位谷主是何許人？」封於陽緊張地問。

「一位中年美婦。」燕仲行目光忽然變得迷離，「一位既雍容華貴，美艷不可方物，又充滿了令人很難抗拒，妖異迷人的魅力的婦人。」

「這一位谷主好可怕。」秋楓想起來仍心有餘悸，「她的聲音像有催眠功效，她的一顰一笑可令人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迷失，晚輩若非燕大哥及時示警，只怕晚輩可能會像樂兄一樣。」

說完，不自禁打了個寒噤。

封於陽却聽得神情劇震，近乎呻吟地道：「可知道這位谷主的姓名？」

「她自稱百鳥之凰，姓名則沒有聽她說。」燕仲行看出封於陽神色有異。

「但願不是她，否則，眞是報應。」封於陽神情激動，但語聲却很微弱。

「前輩，樂兄在見到咱們後，竟像變了個人般，對晚輩兩人很冷淡，亦表明態度，不願隨咱倆離開鳳凰谷，聲聲說自願留下來，晚輩兩人無奈，只好離開鳳凰谷。」秋楓雖然看到封於陽的神態有異，但又不便動問，只好繼續說下去，「但據燕大哥觀察，發現樂兄當時神態有點呆滯，眼神亦有點空洞，大異於往日的他。」

「所以晚輩認爲，樂兄忽然會變成一個毫無人性的殺人兇手，可能是受到迷惑，身不由己，完全不是他自己意願的。」燕仲行頓一頓接說下去。「所以晚輩一聽樂兄再現江湖，馬上去找他，那知都遲了一步，無法制止他殺人，這一次，終於追上他，却又讓他逃了。」

封於陽這時已平靜下來。「也幸虧兩位及時趕到，否則，樂賢姪必死，這件事也隨着他的死去，告一段落，但却令人不明所以。」

嘆口氣，注視着燕仲行秋楓。「兩位可否將進入鳳凰谷的所見所聞，從頭到尾，對老夫詳細說一遍？」

「當然可以。」燕仲行望一眼秋楓。「楓弟，你說吧。」

於是秋楓將怎樣進入鳳凰谷，到離開鳳凰谷，從頭到尾，將所見所聞，詳細說了一遍。

封於陽聽得很仔細，有些地方還問了幾次。

特別是關於那美婦人的，問得更加詳細。

燕仲行坐着不語，心裏却在奇怪封於陽爲何對這女人這樣關心。

「兩位請想一想，那位自稱百鳥之凰的谷主，眉心偏左處是否有一顆像針尖般細的紅痣？」封於陽神色極爲凝重緊張。

燕仲行秋楓閉目思想，努力將那位美婦人的容貌再重現在腦海中。

「前輩，晚輩由於定力不够，不敢注視她，所以看不大清楚她的容貌。」

燕仲行亦吁了口氣，說：「前輩，晚輩也沒看清楚。」

封於陽半失望半欣慰地嘟喃自語：「但願不是她……」

燕仲行秋楓看在眼內，覺得很納悶，却碍於禮貌，不便動問。

× × ×

「前輩，爲了將這件事情弄個清楚明白，咱們必須盡快找到樂無憂。」燕仲行提議。

「老夫也是這樣認爲。」封於陽眉頭一皺，「但不知怎樣才能找到他？」

「前輩，樂無憂除了已死的楊莊主，池前輩，金莊主外還有誰是他的父執輩？」燕仲行忽然問。

「除了老夫，只得一位居住在五台的辛正言。」封於陽失聲道：「燕少兄是否認爲，樂賢姪會去殺他？」

「一定會！」燕仲行肯定地道：「從他接連殺害的幾位前輩。都是他的父執輩這一點推斷，他這次殺前輩不成，匆忙飛逸，必是去殺辛前輩無疑！」

「也就是說，咱們現在應該立刻趕到五台，既可以阻止他殺害辛前輩，又可找到他！」秋楓已推椅而起。

「兩位說得對，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動身起程。」封於陽已急不及待。

× × ×

三騎三人，在出了洛陽城後，立刻催策坐騎，如飛疾馳而去。

這三人也就是燕仲行，封於陽和秋楓三個。

他們全速趕往五台。

搶先一步

辛正言居住在五台山脚下的一座草舍中。他的年紀比封於陽稍大，性情活躍，好靜喜雅，所以退出江湖後，就隱居在這松繞竹傍，環境幽靜的草舍中。

他日常大部份時間以垂釣下棋爲樂。

今日，他照常提着一根釣竿，一個魚簍，來到一條小河邊去垂釣。

他走出草舍還不到十丈，驀然一陣急驟如擂鼓般的蹄聲向着他這面傳來。

他雖然退隱多年，不問江湖事，但他却聽出這陣急驟的蹄聲有異，決定停下來，看個究竟。

轉眼間，塵霧飛揚，蹄聲更响，三騎人馬出現在他眼簾內。

「於陽——」他銳利的目光一眼就看清楚三騎人馬當中！一騎領先的正是他的知交好友封於陽。

他立刻高興萬分地迎上前去。

「辛兄！」封於陽在馬上也看到辛正言，見他無恙，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喜極而呼。將奔馬勒停，接從馬鞍上凌空躍飛起，飄落在辛正言面前。

兩人立刻忘形地手握着手，笑容滿臉，互相打量着。

燕仲行秋楓亦已下馬，看着兩人親切感人的樣子，心內感動不已。

「於陽，算起來咱們已有七年不見面，你還是老樣子，一點也沒有變，我却更加蒼老了！」辛正言有點感慨地說。

「辛兄，小弟却覺得你越來越健朗，小弟眞羨慕你這種無憂無慮，無牽無掛的生活。」

辛正言哈哈笑道：「怎比得上你那種高朋滿座，熱鬧刺激的生活。」

「辛兄，小弟差點高興得忘記爲你介紹兩位武林後起的一輩中，極爲傑出的人物。」

辛正言聽封於陽一說，才猛省起與他同來的還有兩人，忙將目光移注在燕仲行秋楓身上。

他一見兩人的氣度相貌，不由在心裏暗讚一聲：「果然英爽神勇。」

燕仲行不等封於陽介紹說，已上前抱拳道：「晚輩燕仲行，見過辛前輩。」

辛正言目光一亮，脫口道：「你就是那位於黃海之濱，一刀屠七蛟的『刀中龍』燕仲行？」

「不敢當！正是晚輩。」燕仲行謙遜道。

「果然英雄出少年。」辛正言抱拳還了一禮。

「晚輩秋楓，見過前輩。」秋楓亦上前抱拳行禮。

「他就是人稱紅葉公子的秋少莊主。」封於陽加上一句。

辛正言亦抱拳還禮。「老夫雖然退隱於此，紅葉公子的大名，亦聞名久矣。」

秋楓忙自謙幾句。

封於陽目光落在辛正言手提的漁簍上，笑笑道：「今天不用去釣魚了。」

辛正言大笑。「一下子來了三位稀客，愚兄怎能簡慢，不釣了，不釣了，來，到蝸居再說。」

× × ×

在簡潔的草堂內，四人分賓主落座。

說了一些客氣話之後，辛正言目注封於陽，含笑道：「於陽，你這位大忙人不會無事來找愚兄的，請道來意吧！」

封於陽含笑的臉上，立刻沉下來，露出悲痛之色。「辛兄，小弟這次來，確是有緊要的事。」

辛正言看封於陽臉色驟變，臉上笑容也一下子斂退。「於陽，發生了事故？」

封於陽沉重地點點頭。「楊兄，池兄，金兄已先後被人殺死了！」

「他們被人殺死？」辛正言雙眼暴睜，臉色驟變：「這是什麼時候的事？誰人下的毒手？」

「是最近發生的事，」封於陽目含淚光，「殺死他們的兇手是樂如天大哥的兒子樂無憂。」

「怎會是他？」辛正言錯愕得聲音提高，「於陽，是眞的？」

封於陽沉痛地點點頭。「當然是眞的，他在三日前，曾到洛陽找小弟，說要將小弟殺死！」

「後來怎樣？」這回辛正言不能不相信了。

「他殺了小弟兩位朋友，却被小弟的一班朋友圍起來，眼看着就要死在那批好漢之手，却被燕少兄兩人一騎衝倒，將他與衆好漢分隔開，而他亦乘亂逸去。」封於陽接將當日的情形對辛正言詳說一遍。

辛正言聽得動容不已，目注燕、秋兩人，道：「如此說來，兩位是樂賢姪的朋友了？」

燕、秋兩人點頭道：「正是。」

辛正言將目光轉對封於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怎會無緣無故對他的父執輩痛下殺手的？」

封於陽苦笑道：「這一點，小弟也莫明其妙，或許由燕少兄兩位將樂賢姪開始殺人之前的遭遇，向你詳細說一遍，可以找出原因。」

辛正言轉對燕、秋兩人道：「兩位請道其詳。」

於是，燕、秋兩人將樂無憂如何在野店被截殺，到半夜失踪，在鳳凰谷見到他，最後聽聞他出現江湖，接連殺人，兩人欲阻止之，却遲了一步，種種經過，一一對辛正言詳說一遍。

辛正言邊聽邊訝異不已。

待燕、秋兩人述說完，他才目注兩人說道：「這個鳳凰谷，老夫還是第一次聽到。」

接轉對封於陽道：「於陽，你朋友衆多，身在江湖，可有聽說過鳳凰谷這個地名。」

封於陽搖頭道：「小弟也從來沒有聽說過。」

「那位自稱鳳凰谷主，百鳥之凰的美婦人，到底是何許人物？」辛正言掃視着三人。

三人皆搖頭表示不知道。

辛正言正欲想說什麼，一陣輕快的馬蹄聲倏然在這時傳來。

封、燕、秋三人蹄聲入耳，不由同時神色一動，脫口道：「果然沒有猜錯，他果然來了。」

辛正言也意會到三人說的「他」是誰，望了三人一眼。「你們是說他亦要殺老夫？」

封於陽頷首道：「小弟與燕少兄兩位正是猜測到他會來殺辛兄你！才日夜不停，快馬趕來知會你，好有個準備，果然被猜中了。」

辛正言推椅而起。「走，看看來的是不是他？」

封、燕、秋三人同時站起來，與辛正言一同步出草堂。

× × ×

一騎疾馳而來的，果然是樂無憂。

樂無憂神色木然在辛正言四人二丈外勒停奔馬，躍身下馬。

他一眼看到燕仲行秋楓，目光似乎閃泛起一抹懼意。

但他沒有離開，神情冷峻略顯呆木地注視着辛正言，封於陽兩人。

四人亦注視着他。

剎那的對視後，樂無憂一手按在劍柄上，一步步向四人迫過來。

四人亦迎上兩步，燕仲行對秋楓示意，往左右兩側散開。

辛正言封於陽正面對着樂無憂。

樂無憂似乎毫無所懼，在辛正言對面一丈外停下來。

辛正言目光緊緊盯注着樂無憂。「樂賢姪，還認得老夫嗎？」

樂無憂目光殺機畢露，不過却有點空洞。「你是辛正言。」

「難得你還認得老夫，」辛正言忽然一笑，「賢姪來幹什麼？」

樂無憂陰冷地道：「殺你！」

辛正言那抹微笑剎那消逝。「為何要殺老夫？」

樂無憂却不答他這個問題。「我要殺你！」

辛正言不禁怒氣陡升。「那你就動手吧！」

封於陽却在他耳邊悄聲道：「等會動手，不可傷了他，一切問題的答案皆在他身上，務要將他擒下。」

辛正言何嘗沒有察看出樂無憂的神態有異，他剛才那一句是氣話，氣他目無尊長。

樂無憂將長劍拔出。

而燕仲行秋楓自左右包抄，將樂無憂的退路封死。

樂無憂却視而不理。

看來，他此刻心中只有一個意念——殺辛正言封於陽。

× × ×

動手的是辛正言。

封於陽為他掠陣。

樂無憂一出手，就是殺着毒招，恍似辛正言與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必欲殺之而後甘心。

辛正言用一雙肉掌，連接樂無憂七八招。

但樂無憂像瘋了般，劍如飛星暴雨般，狂攻辛正言。

辛正言吃虧在一雙肉掌不敢與他的劍鋒相觸，只有封拒閃避，剎那被迫得連連後退。

封於陽看得皺眉不已。

樂無憂的攻勢更凌厲兇暴。

辛正言被迫得險象環生。驀地，樂無憂於劍影縱橫中，一劍從中斬入。

這一劍辛正言無論如何也閃避封拒不了。

封於陽臉色一變，身形一動，欲加援手，倏然間一道金光耀烈的光芒如彩虹飛渡般，橫截向樂無憂的長劍。

「噹」然激響聲中，樂無憂被震得退倒了一步！

一步之後，他渾身一震，整個人有如木偶般，僵立不動。

而秋楓就站在他背後。

他是配合燕仲行那橫截向樂無憂長劍的一刀，悄然欺掩到樂無憂背後，出指點了他的麻穴。

而燕仲行那一刀亦及時解了辛正言之厄。

辛正言目注着燕仲行回刀入鞘，讚聲道：「好一把盤龍刀！」

燕仲行一笑道：「前輩沒事吧！」

辛正言笑道：「若非少兄剛才及時一刀橫截，老夫不躺下才怪。」

接目光一轉，落在呆若木鷄的樂無憂身上！嘆口氣道：「他怎會變成這樣兇狠的？」

燕仲行亦注視着樂無憂。「若晚輩沒有看錯，樂兄的神智有點問題。」

「這一點老夫也早就看出了，他的目光有點空洞，神態有點呆木。」辛正言舉步向前走去。

「這下可好了，」封於陽雙眉一展，「咱們可以問他個清楚明白了。」

玄幻迷魂術

四個人雖然制住了樂無憂，但却拿他毫無辦法。

因為從他口中，問不出什麼。

無論四人問他什麼，他只會說：「你是燕仲行，他是封於陽。」

再就是說：「我要殺你。」

這幾句話他一直重覆着。

四人見問不出什麼，只好不問。

封於陽動手為樂無憂檢查全身。

但却發現不到他有何不妥之處，亦沒有任何穴道受制的跡象，除了秋楓點了他的麻穴外。四個人對着一問三不知，全身又無任何異狀的樂無憂，苦笑不已。

「他會不會被藥物所迷？」燕仲行忽然提出。

「待老夫看看他的眼睛。」辛正言說着動手翻開樂無憂一雙眼瞼，察看起來。

他對於藥物素有研究，但他看不出樂無憂有被藥物所迷的痕跡。

倏地，他却神色驟變，促聲道：「於陽，咱們怎麼想不起了，西天竺有一種迷魂術，不需用藥物，就能將受術之人的神智控制，主使他去做任何事。」

封於陽亦是臉色大變，脫口驚聲道：「辛兄說的可是玄幻迷魂術？」

辛正言點頭道：「於陽，你看他的樣子像不像中了玄幻迷魂術？」

封於陽上前察看了一會，凝聲道：「很像！」

但接又驚疑地道：「具有玄幻迷魂術的人，只得一人。據云她已死了多年，怎會流傳下來？」

「這件事不簡單，樂賢姪是在鳳凰谷逗留之後，才變成這樣的，而燕少兄兩人曾說過，那位百鳥之凰，具有令人神情恍惚、迷失的妖異魅力，這與具有玄幻迷魂術的情狀差不多！」

封於陽失聲道：「你是說那位百鳥之凰的婦人，具有玄幻迷魂術。」

辛正言表情有點怪異地道：「不無可能。」

一直默不出聲的秋楓忍不住問：「兩位前輩，玄幻迷魂術可是一種邪術？」

「一種可怕的邪術！」辛正言加重了語氣，表情變得有點奇怪，語聲也變得深沉了，「這種邪術源自西天竺一個邪惡的教派，二十多年前，曾有一人挾此邪術來到中原，武林差點被這人攪得天翻地覆，幸得有人及時出手，在這人還未發展其勢力，根基未穩時，將他除去，」辛正言接嘆口氣道：「但也有幾個當時武功高強的高手，被這種邪術所迷，迷失了神智，受那人控制，殘害了不少武林同道。」

燕仲行秋楓還是第一次聽說這種可怕的邪術，驚異得睜大了雙眼。

「這種邪術可怕之處，不但被迷之人神智迷失，其武功却沒有失去，並且還有簡單的記憶，只要那施術之人對他說殺誰，就算那人是他的父母妻子兒女，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去殺，絕不留情，」封於陽望着僵木的樂無憂，「而他現在的情形，與中了那種邪術很相同。」

燕仲行好奇地問：「當年殺死那會邪術的人是誰？」

辛正言與封於陽對望一眼，沉默了片刻，辛正言才道：「於陽，你說吧！」

封於陽目光遙遙地道：「殺死那天竺妖女的人共有六個。」

秋楓急聲道：「是女的？」

封於陽點點頭。「是個美艷得足可以迷倒世間一切男人的女子。」

「那麼，出手擊殺那天竺妖女的六人，都是誰？」

封於陽順口氣道：「他們就是樂如天——樂無憂的父親！還有楊逸隱，池尚斌，金天賜與以及辛兄還有老夫！」

燕仲行秋楓讚佩地望着辛正言封於陽。「兩位前輩與死去的四位前輩，為中原武林除害，俠義可嘉。」

辛正言插口道：「當年咱們六人志同道合，交稱莫逆，為了武林同道，才不計生死，聯手將其擊殺。」

封於陽對着樂無憂道：「賢侄，你終於找上老夫了。」

「想不到事隔二十多年，這種邪術又重現了，而且是利用咱們關係最密切的人，逐一殺死咱們！」辛正言唏噓不已。

「爲了證實這件事，咱們必須去一趟鳳凰谷。」燕仲行深感事態嚴重。

「當然要去，若是樂賢姪中了那種邪術，要解除這種邪術，別無他法，只有殺了那施術的人，才可以解除！」辛正言深望了樂無憂一眼，「只是，樂賢姪已成了個罪孽深重的人，沒有人會原諒他，這人好惡毒的用心。」

「人雖然是樂兄殺的，但其咎不在他，只要兩位前輩在事情弄個清楚明白後，能夠原諒他，相信別的人也會原諒他。」燕仲行諒解地望着神態呆木的樂無憂。

「若老夫兩人不原諒他，早就殺了他。」封於陽沉聲道：「無論如何，他亦是樂如天的唯一血脈，老夫又怎忍心讓樂大哥從此斷了後。」

「這件事怎樣說也只是猜測，爲了證實咱們的猜測，老夫同意到鳳凰谷一行，」辛正言已有點急不及待了，「兩位可還記得到鳳凰谷的路徑？」

「大概還記得，」燕仲行想了想道：「咱們去鳳凰谷，樂兄怎樣處置。」

「這倒有點頭痛，帶着他不大方便，留下他，又無人照料？」封於陽拿眼望着辛正言，「辛兄，你有什麼好辦法？」

「辦法倒有一個，就是將他交給老夫一位方外之交，山上普濟寺的方丈慈恩大師照料，你們認爲怎樣？」辛正言掃了三人一眼。

「既然有人照料他，如何不好，就這樣決定吧。」封於陽表示讚成。

燕、秋兩人自然沒有異議。

× × ×

四人將樂無憂安置好後，再買了一匹馬，四人四騎，兼程趕往鳳凰谷。

再闖鳳凰谷　了斷昔年仇

燕仲行秋楓憑着記憶，帶領着辛正言封於陽接近來到了鳳凰谷。

爲了恢復精力，在辛正言的提議下，四人在一處崗丘下下馬歇息一會。

正當四人坐下來運氣的時候，驀然間，一陣喧嘈的雀鳥鳴叫聲驟然响起。

四個人被這陣喧嘈的雀鳥聲擾得耳噪心煩，再也調息不下去，從地上一躍站起，游目往四處打量觀看。

好奇怪，四人不但看不到一只雀鳥，而那陣喧嘈的雀鳥聲也倏然沉寂下來。

四人不覺感到十分怪異。

但又看不出四處有何可疑之處。

四人互相看了一眼，重新坐下來。

但喧嘈的雀鳥聲又大作，這一次聲浪更大。四人身形同時躍挺起，四道目光向四個方向掃視，依然看不到一只雀鳥，而那陣雀鳥聲又刹時沉靜下來。

「會不會是鳳凰谷的把戲？」秋楓首先提出疑問。

「這裏很接近鳳凰谷，很有可能。」燕仲行目光仍然向四外掃視。

「咱們分頭往四外搜搜看。」封於陽提議。

「好，一人搜一面。」辛正言說完身形立動。

但他却很快就將身形停下來。

因爲不用他去搜，那些「雀鳥」已從藏身的地方現出來。

計破羣鳥陣

簡直像從空氣中幻現般，四外忽然現出了一羣五光十色彩色斑斕的「雀鳥」。

正確點來說，那是一羣穿着各種雀鳥顏色衣裳的女孩子。

驟眼看來，確實像一羣雀鳥。

這羣「雀鳥」不下六七十人。

她們在現身的時候，各自發出不同種類的雀鳥鳴叫聲。

這陣喧嘈的雀鳥聲，令到四人爲之心煩意亂，氣浮心躁。

封於陽舌綻春雷，發出一聲如獅虎般的吼叫聲。

吼聲震動山野，迴响不絕，將那些喧嘈刺耳的雀叫鳥鳴聲掩蓋。

而這羣「雀鳥」亦在吼聲中停止了鳴叫。這羣「雀鳥」停止了鳴叫後，跳躍着向四人圍攏前來。

在這羣雀鳥的前面，走着一個身穿黑色衣裙，另一個穿艷黃衣裳的女子。

這兩個女子穿黑的樣子艷麗，穿黃衣的如醜小鴨般，奇醜無比。

燕仲行秋楓目光落在那兩個女子身上，同時脫口呼道：「黃鶯、烏鴉！」

辛正言封於陽聞聲急往那兩個女子望過去。「她兩個就是引兩位到鳳凰谷的黃鶯烏鴉？」

燕仲行道：「正是她們兩個。」

這時黃鶯烏鴉已看到燕仲行秋楓。

「燕大俠，秋公子，你們來幹甚麼？」一聲如出谷黃鶯，清脆悅耳，但却容貌奇醜，正是黃鶯。

由於辛正言封於陽聽燕仲行秋楓描述過黃鶯烏鴉聲音與容貌大異，故此沒有感到驚奇。

「燕某這次到來，是專誠來找貴谷主的。」

「本谷從不容許外人踏入半步，而且你們全是男人，更加不能進入本谷！」語聲難聽得有如鴉刮鴨叫，令人毛骨聳然，簡直是耳朵受難。

而這難聽的語聲，出之容貌艷麗的烏鴉之櫻桃小咀。

「但你們爲何上次又讓我與燕大俠進谷？」秋楓朗聲問。

「那次是因爲迫不得已，所以容許你們進入。」烏鴉似乎特別喜歡與秋楓說話，總是搶着答話。

「既然開了例，這一次亦應該讓咱們進谷。」燕仲逼視着黃鶯烏鴉。

黃鶯烏鴉在燕仲行的逼視下，將目光移開。

「上次與這一次不同，本谷無論如何不會讓你們進谷。」黃鶯的態度却毫不退讓。

「姑娘，咱們這一次來，一定要找到貴谷主，有緊要的事當面問她個清楚明白。」辛正言不怒自威。

「谷主不會見你們，你們回去吧。」黃鶯答。

「那麼，咱們想見見樂無憂，可以嗎

？」燕仲行使了個詐。

黃鶯聲音悅耳地道：「樂公子已不在谷內，你們若想見他，可到江湖上去找一找。」

封於陽不耐煩了。「咱們既已來到，無論妳們許不許可也要進谷見貴谷主。」

這一次輪到烏鴉講說話了。「你們膽敢強闖，管教你們全都不能活着離開！」

封於陽宏聲道：「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老夫倒要看看妳們有何手段，能夠將老夫永遠留在此地。」

他說完，一個淩空翻躍，像老鷹抓小鷄般，掠撲向黃鶯。

黃鶯如受驚的鳥兒般，身形靈巧地向後飄掠入那羣「雀鳥」中。

烏鴉亦刮叫一聲，姿勢難看但却輕捷地「飛」入「雀鳥」羣中。

燕、辛、秋三人見封於陽行動，恐怕他有失，急展動身形，隨後撲掠向那羣「雀鳥」。

× × ×

那羣「雀鳥」在四人還未撲掠到之前，一齊發出各種鳴叫聲，展動身形，翩若飛鳥，形成一個奇妙的「鳥雀」大陣。

四個人立刻被陷入這個陣勢中。

而一陣接一陣的雀鳥叫聲，像海浪一樣湧襲入四人的耳鼓，令到四人心中煩燥不安。

四個人無論向那一個方向衝突，皆被巧妙移動的陣勢所阻，無法破圍而出。

四個人皆焦躁起來。

而雀鳥聲大噪。

四人的心神大受干擾。

封於陽只好再作獅虎之吼。

這一聲獅虎之吼果然管用，又將那些刮噪的雀鳥聲壓下去。

耳根清靜，自然心境寧明。

四人經過一番觀察之後，終於想出了一個破陣之法。

四個人分成兩組，分別撲擊向黃鶯烏鴉。

因爲他們發現，黃鶯是這羣「雀鳥」的「頭」。而陣勢之發動，全是兩人在發動指揮。那麼，若將她兩人制住，那就等於蛇無頭一樣，整個陣勢就會癱瘓下來。

這是擒打出頭鳥的辦法。

這一個辦法果然靈驗，分別撲擊向黃鶯烏鴉的燕仲行秋楓。及封於陽辛正言，只不過幾個照面，就將兩人制服。

由於黃鶯烏鴉皆是女孩子，又無惡跡，所以四人沒有下殺手，只是制住了她們的穴道，令她們不能行動。

而這個「雀鳥」大陣在黃鶯與烏鴉被制住後，陣勢大亂，再也困不住四人。

被四人衝突之下，立時四散驚「飛」，四人破陣而出。

燕仲行，辛正言，封於陽，秋楓四人挾着黃鶯烏鴉，闖到了鳳凰谷口。

而鳳凰谷中「百鳥」齊集谷口，嚴陣以待。

四人只好停下來，並將不能動彈的黃鶯烏鴉放在地上。

四人接打量谷口的「百鳥」。

他們一看之下，只覺眼花撩亂，目迷七彩。

谷口羣集的「百鳥」全部是女的，不下二百人，每一個人的衣裳皆不同顏色，有的七彩斑爛，有的純白或純黑，或青紅互間，或紅黃白混雜，眞是色彩繽紛。

而高矮肥瘦各異，更是各具形態。

四人雖然看過不少女人，但却從未一下子看過這樣多的女孩子集中在一起，令四人有如進入衆香國的感覺。

四個人站着正想發問，忽然「百鳥」齊鳴，婉囀妙唱，自成曲韻，聞之令人心醉迷離，神思飄飄。

四人眼看着就被「百鳥」齊鳴得迷失了自己，却幸得燕仲行驚覺得快，疾忙擊出了一掌。

掌聲雖然不大响亮，但却如鍾敲門，震得辛正言三人慄然一驚，神志一清。

燕仲行立刻振聲，對三人道：「意守丹田，抱元守一！」

三人知道厲害，忙自收歛心神，意守丹田，運氣調息，物我兩忘。

鳳凰谷主百鳥之凰

四個人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被一把極之富有磁性，甜美迷人的悅耳聲音引得張開了雙眼。

「想不到本后悉心訓練出來的『百鳥齊鳴曲』，竟然迷不到四位。」

四人循聲望去，只見八個身穿孔雀彩衣的少女，抬着一張孔雀展屏的錦緞做椅，做椅上坐着一個雍容華貴，美艷不可方物，顛倒衆生，令人迷醉的中年美婦人，飄飄而來。

燕仲行目光一接觸到那美婦人，立時吸口氣，將目光偏開，悄聲對封於陽辛正言道：「兩位前輩。小心了，這女人邪得很，她就是自稱百鳥之凰的鳳凰谷主。」

兩人經燕仲行提醒，忙提高警覺，打量着那美婦人。

秋楓在美婦人一出現在他眼簾內，立刻將視綫移到別處，以免一個把持不住，被其迷惑，迷失了神智。

辛正言封於陽在看清楚了美婦人的容貌後，已是臉色大變，再發現美婦人眉心偏左有一粒針尖大小的紅痣，更是心神俱震，呻吟出聲。

——這眼前的美婦人，無論容貌神態，及眉心那顆紅痣，皆與他們二十多年前六人聯手擊殺的天竺婦人十分酷肖，只是年紀差了一小截。

當年那西天竺妖女若不死，如今足有六十歲。而眼前的美婦人，却只有三十五歲左右。

兩人於驚異中，不知不覺，神智有點痴迷。

燕仲行一見兩人神色有異，知道兩人着了道兒，遂伸手在兩人背心各輕拍了一掌。

兩人心神一震，悚然驚覺，忙吸口清氣，收懾心神，暗道了一聲：「慚愧。」

仇人相見

「燕仲行，秋楓，爲何帶人擅闖本谷？」美婦人的語聲雖然微含怒意，依然讓聽的人感到如喝醇醪。

幸而燕仲行四人這一次早有戒備，沒有迷醉。

「芳駕，這是情非得已，爲了證實一

件事，燕某只好來找妳。」燕仲行語聲鏗鏘。

「你忘了曾經對本后許下的諾言了？」美婦人目光一轉，落在秋楓身上，「還有你！」

秋楓忙將目光垂下，不敢與之相觸。

「燕某本想守諾，但這事太嚴重了，燕某不得不毀諾！」燕仲行語聲激越。

他之所以語聲鏗鏘激越，是抗拒美婦人那令人迷醉語聲的有效辦法。

果然，秋楓在聽了他那如暮鼓晨鐘般發人昏瞶的語聲後，神清智明。

「你既然毀諾，那只有死！」美婦人這句話說得柔柔的，絲毫沒有半點兇煞之氣，就像唱着一支搖籃曲。

燕仲行疾忙振聲道：「只要妳有能力殺得了燕某，死而無怨！」

美婦人絲毫沒是氣怒之意，甜甜地說道：「本后自有殺你的能力，不過不是現在。」

目光接一轉，落在辛正言封於陽的身上。「這兩個老頭兒是誰？」

封於陽宏聲道：「老夫封於陽。」

辛正言沉靜地道：「老夫辛正言。」

美婦人目光深注着兩人，充滿妖魅的目光中隱含着殺機。「原來是你兩個老東西。」

「妳又是誰？」封於陽聲如獅吼。

「本后乃本谷之主，百鳥之凰！」美婦人傲然說。

「妳不是中原人氏！」辛正言突然厲聲道。

美婦人臉色微變，瞬又容色光艷地甜笑道：「老東西，你憑甚麼說本后不是中原人氏？」

「因爲妳像極了一個不是中土人氏的人！」封於陽聲如金鐵相擊。

美婦人這一次神色大變，目中殺機充盈，「像誰？」她的語聲雖然冷凝，但聽在四人耳中，仍然悅耳受用。

「妳像二十多年前妄想毀滅中原武林的西天竺妖女薩娃娜！」辛正言一字字吐出。

燕仲行秋楓聽着三人的對答，暗中却戒備着，一發覺情況不對，立刻動手。

美婦人靜靜地聽完後，美艷臉龐輕輕抽搐着——却不損她的美艷，雙目中露出怨毒之色，恨聲道：「不錯，本后的確不是中土人氏！」

接仰首一陣尖笑。

「妖婦，有甚麼好笑！」封於陽舌綻春雷，沉喝一聲。

他是用喝聲來抗拒美婦人的笑聲。

因爲美婦人的狂笑聲，依然具有蕩魂散魄的魔力。

「薩娃娜已死，而妳的容貌又酷似她，連眉心偏左也有一顆紅痣，若老夫猜得不錯，妳這年紀，應該是她的女兒！」辛正言字字如錘擊鼓。

美婦人還未答他，他又自語般道：「奇怪，薩娃娜那妖女當年隻身來到中原，又沒有結婚，何來一個女兒？」

美婦人笑聲倏止，沉聲道：「本后不錯確是薩娃娜之女！而我母在來中原之前，已懷有身孕，之後不久即秘密生下本后，托人撫養，所以無人知道這個秘密。」

封於陽辛正言呻吟般道：「薩娃娜這妖女好深沉的心智，她可能早已料到遲早不容於中原武林，所以預作安排，好讓她眞的被殺死後，有人爲她報仇！」

美婦人冷笑道：「本后娘親正是早已預料到此，才將本后秘密托人撫養。」

「那麼，妳的母親必定傳授了妳西天竺玄幻迷魂邪術了？」辛正言目中神光湛然。

「本后娘親既然有此安排，自然將她的本領悉數傳授給本后，並錄成秘籍，交付本后。」美婦人驕傲地說。

「那麼，樂無憂是中了妳的玄幻迷魂術了？」燕仲行這次直視着美婦人。

美婦人陰毒地道：「那只是怪他定力不够，才被本后的玄幻迷魂術所迷。」

「然則，妳爲何要這樣做？」封於陽是明知故問。

美婦人仰天長笑幾聲。「本后本來想殺了他，但他命大，被姓燕的及時出手救了，本后之後改變主意，將他引入本谷，令他神智迷失，受本后控制，然後派他出谷，用他之手，一個個將當年擊殺本后娘親的仇人殺死，報却血仇！」

「好陰狠的妖婦！」封於陽已怒罵出聲。

「哈哈，難道你們當年出手擊殺本后之母，不心狠手辣嗎？正是一報還一報！」美婦人狂笑不已。「樂如天早死，本后不能找他報仇，只好找他兒子，這不是很公平嗎？」

頓一頓又道：「你們中原人不是常說『殺人者死』的嗎？那麼，當年你們殺了本后的母親，你們不應該死嗎？」

「但你却用卑劣陰毒的手段！」辛正言再也忍不住，戟指怒聲道：「你好陰毒，不但要殺咱們，還要將樂無憂毀了！」

美婦人神情激烈地道：「樂如天是殺本后娘親的兇手，父債子償，樂無憂當然要死！本后不再殺他，已是網開一面！」

「但這樣一來，你雖然沒有殺他，他却被妳徹底毀了！」秋楓亦忍不住憤然出聲。

而事實上亦確是如此，這美婦人將樂無憂的神智迷惑，令他去殺他父親當年的生死之交，將來樂無憂神志恢復之後，不但不容於江湖武林，而他自己也不會原諒自己，無顏再活下去，那不是比直接殺了他還殘忍！

這美婦人的容貌美極，但是心腸也毒極！

燕仲行四人想到這一點時，俱不由心頭發寒，暗暗爲樂無憂的處境感到憂慮。

破陣闖谷

「燕某請教芳駕一個問題：青冥七煞與黑風老怪，是否妳指使他們去殺樂公子的？」燕仲行雖然猜料到，但仍要弄個清楚明白。

「除了本后之外，放眼武林，還有誰有本領控制得了黑風老怪這樣的人物？」美婦人卽答道。

接將目光凝注在燕仲行身上，有點後悔地道：「本后眞後悔當初沒有將你與姓秋的殺了！」

「只要妳有這本領，現在亦可以殺我

！」燕仲行毫不示弱。

「今日不但要殺你與姓秋的，這兩個當年參與殺害本后之母的老東西，亦要殺！」美婦人語氣肅殺，却一點也無損她的美艷儀容。

忽然像想起了甚麼，尖聲道：「樂無憂是否落在你們手上？」

辛正言哂笑道：「若不落在咱們手上，老夫現在還有命來找妳嗎？」

「這一定又是姓燕的所爲！」美婦人恨恨地望着燕仲行。「本后低估了你！」

燕仲行淡淡道：「芳駕也低估了中原武林道！」

「本后今日若不殺你，難洩心頭之恨！」美婦人口中忽然發出一聲嘹亮的鳳鳴聲！

× × ×

鳳鳴聲在空中迴蕩，而羣集在谷口兩旁的「百鳥」，亦和鳴起來。

利那，百鳥和鳴之聲，响徹谷野。

四個人剎時就像孫悟空聽到了唐三藏唸的緊箍咒般，耳鼓嗡鳴，如有百千尖針刺入腦袋般，疼痛欲裂。

而更厲害的是在百鳥和鳴聲中，那一聲接一聲的嘹亮高吭的鳳鳴聲。

聲聲如無形的利刀，砍刺向四人的心房。

四人這刹那，痛苦無比，整個人差點崩潰了。

× × ×

驀地，一聲透天徹地的龍吟長嘯聲自燕仲行口中發出，迅速擴散開來，將鳳鳴鳥唱聲壓了下去！

燕仲行這一聲龍吟長嘯，及時至極，若再遲一步，不但秋楓，連辛正言封於陽具有深厚內力的高手，也抵受不住那如刀刺斧砍的鳳鳴鳥和聲，神智崩潰，血管爆裂而亡。

三個人得到這一個喘息的機會，急忙自吸了一口清氣，同時發出了獅吼虎嘯之聲。

一剎時，獅吼虎嘯豹哮聲震動谷野，風雲變色，草搖樹動，將鳳鳴鳥唱之聲徹底鎭壓下去。

而燕仲行拚盡丹田之氣發出那一聲龍吟後，整個人虛脫得很，忙自坐下來，運氣調息一番。

辛正言、封於陽、秋楓三人護衛在他身前。

× × ×

「連本后的『鳳鳴百鳥和』摧心曲也破了，本后不殺你們，誓不罷休！」美婦人鐵青着臉，恨怒地掃視着四人。

「妖婦，還有什麼鬼蜮技倆，只管施展出來！」封於陽聲如洪鐘。

美婦人狠毒地道：「本后管教你們死得慘酷無比！」

「妖婦，老夫今日不殺你，誓不生離此谷！」封於陽瞋目呼叫。

「孩兒們，去殺了他們！」美婦人又發出一聲鳳鳴。

那百多二百名女孩子口中發出百鳥的鳴叫聲，人影閃動中，恍如一天飛鳥般，蜂擁飛撲向燕仲行四人。

燕仲行恰在這時運氣調息完畢，霍地從地上躍挺站起。

眼看着七彩繽紛的「百鳥」向他們飛撲過來，四人一時間感到有點手足無措。

他們是感到不知怎樣出手才好。

她們都是女孩子，只是受美婦人指揮才攻擊他們，這之前，她們足不出鳳凰谷半步，沒有殺害過任何人，在江湖上亦沒有惡行，罪不致死，驟下殺手，他們於心何忍？

但這些女孩子却來勢兇兇，聲勢浩大，若一個應付不好，他們就會躺在這裏。

還是燕仲行機靈，開聲道：「點她們的穴道！」

說話間，雙手疾揚，指點掌拍，封了幾個撲臨他身前，出手撲擊他的女孩子穴道。眞是一言提醒夢中人，辛、封、秋三人立刻各自指掌齊飛，十五六個女孩子立刻軟倒在地，被他們封了軟痲穴。

但那些女孩子像那燈蛾撲火般，不斷向他們湧撲進擊，令到他們窮於應付。

最少，秋楓身上已負傷兩處，而封於陽辛正言亦被撕破了袍袖。

只有燕仲行暫時仍未有損傷。

四人一面封拒「百鳥」的進攻，一面在苦思脫身之法。

那位百鳥之凰在谷口內看到燕仲行四人狠狽的樣子，禁不住發出陣陣陰笑聲。

若情形再這樣繼續下去，她估計不出盞茶時分，四人將會被「百鳥」所吞噬。

× × ×

四人雖然全力應付，但已險象環生。

連燕仲行也被一隻「鳥」將他的臉龐抓出一條血痕。

雖然他們已接連點倒了五六十隻「鳥」，但仍有百多隻「鳥」，憑他們四人之力，只怕很難再應付下去。

若他們痛下殺手，則情形將會改觀，但他們又怎下得了殺手呢？

他們不忍也決不會濫殺無辜。

但若這樣下去，他們將會被殺！

他們既不想殺害「百鳥」，又不想被殺，就要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他們終於想到了。

這辦法是燕仲行首先想出來的。

辛、封、秋三人隨後也想到了。

於點倒三個女孩子的瞬間，他將辦法向三人大聲說出來。

三人完全同意。

於是乎，四人在擊退了「百鳥」的一次撲擊後，倏地氣納丹田，同時發出一聲獅子吼！

這一聲聚合了四人內力發出的獅子吼，如同天雷霹靂乍發，地動山搖，山迴谷應，天地爲之變色。

「百鳥」如何禁受得了，如遭雷殛般，全部被震得血氣翻湧，昏迷在地。

百鳥羣攻之危雖解，但四人亦已疲累不堪，內力不繼。

若是這時候那美婦人向他們出手攻擊施展玄幻迷魂邪術，後果不堪設想。

但不知爲什麼，那美婦人竟沒有向他們出手攻擊或施術，被那聲吼聲震得怔了怔之後，竟棄轎返身向谷內飛掠。

× × ×

燕仲行四人一見美婦人返身入谷，心裏不禁起疑，忙吸口氣，身形如飛躍掠向谷口。

封於陽三人雖然疲累，却恐防燕仲行有失，忙自提氣向谷口追掠過去。

就在他們掠入谷口內。急掠百十丈後，谷口外一陣地動山搖，轟轟發發之聲扣人心絃。

四人不知谷口外發生了什麼事，急停身回首往外望去，不禁大驚失色，心神大震。

谷外，地陷石崩，樹倒塵漫，恍如世界末日。

四人不禁目瞪口呆，睜眼張口，久久仍未回復過來。

那轟轟發發之聲持續了足有一盞茶時份，仍未停歇，但塵霧已稍散，四人也看清了谷口的情形。

谷口已變得面目全非，被崩倒的山石泥土堵塞了，看不到谷外的情形。

四個人看得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這到底怎麼發生的？」秋楓臉露驚懼之色。「不知那些女孩子怎樣了？」

「九成是那妖婦做的手脚！」封於陽亦是臉色大變，「只怕那些女孩子已全部葬身地下！」

燕仲行悲哀地道：「只可憐那些無辜的女孩子，白白犧牲了。」

辛正言咬牙切齒道：「這妖婦與乃母一樣，貌如天仙，却心腸惡毒如蛇蝎，若不將她除去，咱們固然永無寧日，只怕江湖也從此多事了！」

由於谷口已被堵塞，四人不能出谷看個究竟。

他們於是懷着沉重憤怒的心情，繼續向谷內掠去。

× × ×

由於燕仲行秋楓曾來過一次，所以對谷內的情形還算熟悉，兩人在前帶路，很輕易就找到那座樓閣。

樓閣珠簾低垂，寂無聲息。

四人就在樓閣前停下來，不敢貿進，恐防樓閣內設有陷阱。

一陣風吹來，珠簾揚動，瑯瑯有聲。

一陣尖銳的狂笑聲，亦在這時從閣樓內透過珠簾傳出來。

四人目光透不過數重珠簾，但從笑語，已知道那自稱為百鳥之凰的美婦人發出的。四人互望一眼，同時點點頭。

燕仲行盤龍刀出鞘，刀鋒金芒閃射，刀在身前，箭一樣掠射向珠簾數重的樓閣門口。

辛、封、秋三人亦同時暴掠向前。

金光閃射中，數重珠簾被削斷斬落，燕仲行人刀在珠串飛射激散中，掠入了樓閣內。

辛正言三人袍袖捲揚中，緊跟在燕仲行身後，並掠入了樓閣內。

燕仲行駕輕就熟，過偏廳，穿曲廊，飛鳥一樣掠到那座敞廳前。

狂笑聲是從這敞廳內傳出來的，笑聲也在燕仲行來到門口時倏然停止。

「誰？」廳內傳出那美婦人甜悅疑詫的語聲。

燕仲行沒有答，猝然橫身一站，站在敞廳門口正中。

迷魂天魔舞

敞廳內，正是那位鳳凰谷主，百鳥之凰。

當她一眼看到燕仲行出現在廳門口，驚駭得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驚詫欲絕地道：「你……怎會是你？」

燕仲行凜然道：「妳以為是誰？」

美婦人驚疑不信地說道：「你們沒有死？」

燕仲行目光痛恨地直視着美婦人。「妳好惡毒，為了殺死咱們，竟然狠心將那些無辜的女孩子也殺死了！」

美婦人咬牙切齒道：「只要能殺死你們，本后什麼手段也不惜使用！」

接又嘶聲道：「她們是本后一手養大的，本后殺了她們，干你甚事？」

「妖婦，妳剛才到底弄了什麼手脚？」封於陽在門口出現。

「本后不過將一個機關樞鈕扳動了，如此而已。」美婦人絲毫沒有不安之色。

「妳這個蛇蝎婦人！」辛正言切齒怒罵。

美婦人却毫不動氣，甜笑道：「本后只恨殺不死你們。」

「但妳却必定會死在咱們手下！」封於陽烈聲呼喝。

美婦人忽然像瘋了般狂笑起來。

狂笑中的美婦人，身體顫動得有如一枝在風中搖曳的鮮花。

封於陽已忍不住胸中怒火，欲衝進廳內動手殺了美婦人。

但燕仲行却示意他等一等。

妙景也就在這等一等之中發生了。

狂笑聲中，美婦人搖曳的身軀加劇了搖動，其動作像極了埃及的肚皮舞，充滿了無比的誘惑。

緊接着，她的一身彩色鮮艷的紗衣，隨着搖動的嬌軀，忽然自身上卸脫落地，露出一具完美無暇，晶瑩雪白，豐滿成熟的迷人軀體。

燕仲行，封於陽，辛正言俱不由目光一直，貪婪地注視着那具充滿了誘惑力的肉體。

秋楓因為站在曲廊中，沒有看到那具妙相畢呈的肉體，是他的幸運。

美婦人雖然年紀已三十五六，但一身肌膚光滑如緞，雙乳挺聳，蜂腰盛臀，雙腿修長，確是一個絕世尤物。

三人的目光像鐵遇磁般，被緊緊吸引着，氣息逐漸急促起來。

美婦人赤裸着身體，輕靈曼妙，腰肢顫動地舞起來。

這一舞，乳波臀浪，妙相紛呈，令到看到的人，連靈魂也墮入地獄中。

隨着逐漸急劇的舞姿，燕仲行三人目光如火，額上青筋暴現，臉色脹紅，喉間發出陣陣獸嘷聲。

他們已瘋狂了，慾火將他們的理智燒毀，人性迷失，他們現在只像野獸。

美婦人赤裸的身體舞動間更加狂野淫蕩，燕仲行三人終於再也忍受不了焚身的慾火，發出一聲獸吼，搶撲向那妙曼急舞的美婦人。

美婦人却腰肢急搖，肚皮劇顫，一扭一閃，飄飄閃出三人的撲抱。

三個人像搶撲一塊美食的餓狼般，撞在一起。

美婦人在一旁急舞不休。

但三人在相撲之後，竟然像野獸一樣互相厮打起來。

× × ×

站在曲廊中的秋楓於聽到了三人發出的怪嘷後，不知敞廳內發生了什麼事，繼之聽到厮打聲，急忙掠向敞廳。

但這時三人已厮打得難分難解。

那美婦人赤裸誘惑的身體舞得更急。臉上亦現出妖異的笑容。

燕仲行被封於陽一脚踢飛，正撞向牆壁。

而辛正言却正雙手揑住了封於陽的咽喉。

封於陽拳打脚踢，却怎也掙不脫辛正言的雙手。

手抓脚踢中，封於陽亦揑住了辛正言的咽喉。

兩人就那樣互相緊揑着對方的脖子。

美婦人依然狂舞。

秋楓却在這時掠到廳門口，看到了像野獸一樣互相厮纏着，舌頭吐出，雙眼翻白的封於陽辛正言兩人。

當然他亦看到了裸體妙曼狂舞的美婦人。

他却看不到撞跌在牆脚下，狀似昏迷的燕仲行。

他大驚，正想衝進去分開封於陽辛正言兩人，目光忽然一直，被急舞到他面前的美婦人吸引住了。

他的神態在美婦人誘惑的舞姿中，迅速起了變化，氣息急促，咻咻有聲，雙目噴火，迷離而狂野，終於躍身撲向狂舞不休的美婦人。

× × ×

眼看着秋楓將會變成一隻沒有人性的野獸，被徹底毀滅的時候。驀地，一道金芒迅疾如電，乍然閃現。

一聲如雷的吼聲亦同時乍响。

吼聲將陷入瘋狂狀態的秋楓震得悚然回復了神智。

那道乍然閃射起的金芒却將那美婦人攔腰斬為兩截！

那美婦人發出一聲痛苦的慘叫聲，上下兩截身軀各自旋飛向一方，那剎那的情形，怪異極了。

血雨噴洩飛洒中，那美婦人的兩截身軀終於倒在地上。

秋楓雖然迷失了的神智已復，但神態依然有點呆怔，目光有點茫然。

那金芒一閃即逝，燕仲行拄刀站在地上。

× × ×

燕仲行能够不死，實賴封於陽的那一脚。

他被封於陽一脚踢飛，撞在牆壁上，腦袋也受到震盪，昏迷了一會。

也因此，他的神智自迷失的瘋狂狀態下回復過來。

他一睜眼，恰好看到秋楓已被美婦人的艷舞迷失了自己，大驚之下，暴吼一聲，同時一刀向那美婦人揮斬出去！

他及時救了秋楓一命，也結束了那邪惡美艷的鳳凰谷主百鳥之凰的妖婦生命。

但他却救不了辛正言封於陽兩人的生命。

兩人互相揑着對方的脖子，同時氣絕身亡。

樂無憂無憂

燕仲行秋楓死裏逃生，於掩埋了封於陽辛正言的屍體後，立刻離開鳳凰谷，策馬趕向五台山。

由於鳳凰山谷口已倒塌封閉，所以兩人費了一番勁，攀上一面峭壁，然後從山上落回谷外的。

由於兩人心懸留在五台山普濟寺的樂無憂，所以飛騎趕往。

× × ×

樂無憂的情形很好，在燕仲行一刀斬殺那鳳凰谷主後，正如封於陽辛正言兩人所說，他中的玄幻迷魂邪術亦告解除，神智回復正常。

但他却對中了邪術後所做的事，一無記憶，空白一片，茫無所知。

由於神智迷失了那樣一段長的時間，所以樂無憂的精神很差，只好留在寺內，養息養息。

也因此燕仲行秋楓趕回五台山普濟寺，能够見到樂無憂。

× × ×

樂無憂一見兩人，神情欣悅。

但燕仲行秋楓兩人却心頭沉重，不知如何對他說才好。

樂無憂經過幾日的調息後，精神已很好。

但他對於自己何以會身在普濟寺內，却感到莫明其妙——慈恩大師兄對他說他是病倒在寺內的，所以他急急問：「燕兄，秋兄，小弟怎會在五台山上的？你們又怎會找到這裏來的？」

燕仲行長嘆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你真的對這段時期所做的一切，一無所知？」

樂無憂狐疑地望了燕仲行一眼。「小弟只是記得那晚在秋兄的楓林山莊內，被一個幪面人引到一個隱秘的山谷中，以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只知道小弟病倒在這寺內。」

他看出燕仲行神色有異，急聲問：「燕兄，難道發生了什麼事？」

秋楓衝口欲說，却被燕仲行搶截說：「樂兄，你的身體沒有大碍了吧？」

樂無憂一笑道：「什麼事也沒有，好得很。」

燕仲行接說道：「那咱們立刻離五台山，到楓弟的楓林山莊再說。」

「小弟好久沒有喝酒了，正好去喝個痛快。」樂無憂急不及待，忽然道：「慢，小弟記得有位辛世伯隱居在這山脚下的草舍中，小弟想先去探訪他，然後再到楓兄處。」

「你那位世伯已去了別處遊玩，以後再去探訪他吧。」燕仲行只好撒個謊。

「你怎會知道的？」樂無憂有點訝異地望着燕仲行。「燕兄認識小弟那位辛世伯？」

燕仲行只好再撒個謊。「愚兄當然認識他，上山找你之前，與楓弟順道去探訪過他，但他已出門去了。」

秋楓在旁連連點頭。

樂無憂不得不信他們所說。

（以下轉入六十六頁）

賊兄盜弟

民初拳擊鬥智故事／

黃龍·文
黃耀基·圖





狐狸用狐計　鬥智不鬥力

獄中協議

德州雖然不是個大地方，不過地處河北及山東的交界處，地位倒頗爲重要。

德州沒有什麼土產著名，却有兩件東西名聞方圓百里。第一件是德州大牢，牢中囚禁的犯人不但多，而且頗多是窮兇極惡的，大牢四周高大堅實的石牆，使得那些囚犯，有進沒出——除非是刑滿獲釋！

第二件是一個人——偵緝大隊長池一夏。

提起池一夏，周圍百里的百姓無不豎起拇指讚好，這個令周圍百里的盜賊聞名喪胆的偵緝隊長在任之內的確功績彪炳。

這天一早，池一夏帶着兩個手下，走入了大牢裏，他望一望六七個大倉禁不住發出一聲得意的笑聲，這裏面住了數百個囚犯，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他親手捉拿回來的。

當他經過一排監倉時，自鐵欄裏投出來的種種目光，使他腰板子挺得更直。

他一直走到一號倉，最裏面那個鐵籠，用巨大的鎖匙敲一敲粗壯的鐵枝，陰着聲叫：「蕭卅，出來！」

一個二十六七歲滿臉鬍鬚，頭髮長及披肩，身子高瘦的漢子懶懶地走了過來，說道：「隊長大駕親臨，咳，不知有什麼指教！」

池一夏嘴角露出一絲笑意。「看樣子你好像住得很舒服，是不是不想出去？」

「咱在這裏出出入入也有多次啦，早就慣了！」

「你今日已經刑滿，可以離開了！」

「咱早算好啦，不用你提也知道！」

池一夏將臉一沉，聲音更加難聽。「那你爲什麼沒一點高興的樣子？」

「這裏有飯吃，實在不想出去！」

「好小子，嘴上倒挺硬的，告訴你，下次再撞到我手中，便沒有這般待遇了！」池一夏說罷示意手下把鎖打開。

蕭卅艱辛地邁着步子走出鐵柵外，回頭說：「兄弟，咱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原來靠內牆角還蹲着一個高大的漢子，那漢子伸一伸手脚，淡淡地說：「不去的是烏龜王八蛋！」

池一夏臉色又是一沉：「戴稻，你們又打什麼鬼主意？在這德州府內有我池一夏在一天，便輪不到你們呼風喚雨，你給我放明白點！」

那大漢打了個呵欠，淡淡地說：「俺清楚得很，你有個外號叫做什麼『如來掌』嘛！」

「你知道就好！」池一夏回頭對蕭卅說：「我以後也不想再見到你，你給我滾回河北去！」

池一夏的手下替蕭卅解去了手上及脚上的鐵鐐，蕭卅揉揉手腕，笑嘻嘻地說：「隊長，咱這副德性怎回河北去？」

池一夏又向手下說：「拿塊肥皂，一把剃刀給他修修容！」

倉門口旁有張桌子，是讓獄卒用的，門後掛了一塊破鏡兒，蕭卅剃了鬍鬚，喃喃地說：「臉上沒了囚犯樣兒，身上還是一副賊味！」摸一摸口袋：「哎呀，說不定還未走到河北，就又得回來了！」

他伸手在一個獄卒肩上拍了一下。「老兄，咱再見！」

「娘的屁！蕭卅，你不用敲邊鼓，老子索性送佛送到西！」池一夏在身上摸出一個大洋，交給蕭卅。「你替老子記清楚，要不然你可要後悔！」

蕭卅拾起大洋，拿到嘴邊親了一下。「眞好，不用偷也有錢，大隊長，再見！啊不，永不再見！」他突然也板起臉來：「咱也要告訴你一件事，咱不准你派人跟着老子，否則，哼哼！」

說罷他望也不望池一夏一眼，便揚長而去。他四處跟犯人打招呼，那裏像是個犯人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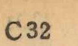
這一切池一夏都看在眼中，他手下忍不住要上前干涉一下，却讓池一夏止住。

「劉老頭，咱再見！啊不，以後見不着了，咱要回河北老家啦！」

一個老犯人自鐵柵中伸出半個腦袋，笑說：「蕭卅呀，你回去好先討個老婆啦，要不然將來會斷子絕孫的！」

蕭卅嘻嘻一笑：「咱是決定不再來吃『公飯』的了，怎會斷子絕孫？你人老心却黑！」他拍拍手走向大門，還回頭瞥了池一夏一眼。

池一夏的目光忽地一亮，輕輕說：「



他這話是故意說給我聽的！小狐狸，你那裏是我這頭老狐狸的對手？」他略停了一下，也向大門走去。

× × ×

蕭卅出大牢，果然向西而去，不一會便出了城。

城邊兒有個麵攤子，他狠吞虎嚥吃了三大碗，這才再起程。

賣麵的老頭有個小孫女，瞪大眼珠子望了蕭卅後背一眼，說：「爺爺，這人臭死啦，像個乞丐，乞丐却沒他的神氣！」

老頭輕聲說：「小聲一點，說不定是剛從大牢出來的！」

沒想到這話叫蕭卅聽見了，回頭朝那女孩扮了個鬼臉，拍拍屁股走了。

他走了小半里路，只見麵攤上一個低頭吃麵的漢子也跟着走了，他拄着一根枴杖，把那頂破毯帽拉低，一脚高一脚低地望着蕭卅走過路走去。

城外有幾個光秃秃的山包，蕭卅的身形剛隱沒在山後，這人的行動突然快了起來，一口氣奔至山角，冷不防跟一個人碰了個滿懷。

他定睛一看，這人不正是蕭卅？只見他笑嘻嘻地向他賠禮。「對不起對不起，嘻，你不是城內那個偵緝隊的小金嗎？啊，失禮失禮！」

小金尷尬地笑笑，乾咳了一陣才板起臉喝問：「剛才你藏到那裏去了！」

「報告，咱剛才正在，正在……嘻嘻，正在大解，失禮失禮，沒先向您申請，請原諒請原諒！」

「大解怎會跑出來撞人？」

「咱正在要緊關頭，聽見聲音，以爲是來了頭野狗，所以連忙抽起褲子跑出來，沒想到來的竟是您老人家！」

小金朝地上吐了一口痰。「放你娘的屁，你不用繞着彎罵人！你這小子給我小心一點，要不然打斷你的狗腿！」

蕭卅又笑嘻嘻地說：「您老人家不用生氣嘛，咱又不是不讓你跟着！啊哈，咱該上路啦！」

小金「咳吐」一聲又朝地上吐了一口濃痰。「他媽的，倒霉！你給老子滾得遠遠的！」

× × ×

蕭卅走了半里路，回頭不見小金跟來，也朝地上吐了一口痰。「他媽的，倒霉！今天一開市只賺了三個大洋！」他右手在褲襠裏一掏，手掌攤開，果見三個大洋在日頭下發着光亮。

「咳吐！小金小金，你他媽的眞的沒改錯名，身上眞的沒啥金！他奶奶的，老狐狸派了個大飯桶來跟梢老子，操他娘的皮，老子也不是今日才出來混的！」

罵着罵着他又神氣起來了，一直朝河北那方走去。

蕭卅走到河北省境內的故城便停下來了，他先找一個澡室把身上的污垢洗淨，換上了新買的衣服，梳好了頭這才離開。

人說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眞的沒錯，一二個鐘頭後他蕭卅已全然改了個樣子，現在他走在路上誰敢說他是個小賊？

蕭卅在弄堂裏慢慢地走着，迎面來了個胖子，一看這人的衣服便知道他身上的財產必定不少。蕭卅抽出斜插在衣領後的

摺扇，刷的一聲把它打開，輕搧幾下，迎面走去。

胖子好像喝了點酒，走得很慢，蕭册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他的腰包掏了下來，摺扇一捲，他左手伸入袋中摸了個幾大洋，便又回頭走去。

他用扇輕輕敲一敲胖子的肩頭，道：「老兄，借問一句，這城子裏可有什麼窰子嗎？」

那胖子瞪大了一雙細眼，看了他一眼：「你要找妞兒？扭一個彎，去找柳三姨吧！」

「謝謝！」蕭册又把腰包塞回他的腰帶上，這才踏着輕鬆的步子出街去了。

他只取了胖子的十分之一，相信胖子在酒醒之後也不致發覺，便依址去找那個柳三姨。

柳三姨在城中的名頭實在不好，不過那些光棍兒却當她是活菩薩般，每隔一段日子便得來孝敬她。

她在家裏養了六個還算漂亮的妞兒，操起醜業來，由於沒有競爭的對手，生意倒也滔滔不絕。

蕭册要了一個合眼緣的，也不講價錢，便入房了，他在德州大牢蹲了一年多，久未嘗聞過肉味兒，這一次就像久饞的貓兒見到死魚，也當作是鮮猛活跳的吃個不亦樂乎。

累了，瞌了一陣醒來時，日頭經已是偏西了，那妞兒問他：「大爺，你今晚兒是不是歇在這裏？」

蕭册撩開蚊帳，看了她一眼，登時倒抽了一口冷氣，心中暗罵自己：「許是餓昏了頭，竟連毋夜叉也分不出來。」便冷冷地說：「大爺吃飽啦，沒胃口，叫你娘來算帳吧！」

出了窰子，上了一趟館子，好好地吃了一頓，反正這些錢又不是自己的，花得狠也不心痛。

月亮兒升上了牆頭，他才哼着小調找了家旅館歇下。他把鞋子一甩，歪身躺在床上，心想「累」了半天，也該好好睡一覺，可是，却偏偏睡不下。

一闔上眼，便好像看到那堵高大堅實的石牆，他自己也窩火了。「去他媽的蛋，我蕭册又非沒種，怎會盡想些喪氣的事兒！」

腦子裏又泛起了他同倉的難友，戴稻的臉龐來，戴稻比他早幾個月住進德州大牢，因為他比蕭册多判了半年，所以還未出來，他還清楚地記得他見面時的情景。

× × ×

蕭册剛走入鐵籠，背後便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鐵欄關閉聲，他心頭一沉，雙眼不由仔細打量起來，咳，這兒地方，他可要跟它相處足足一年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又咳了一聲，索性歪身倒在地上的稻草上。

只聽一個淡淡的語調說：「你叫什麼名？」

蕭册一怔，霍地自地上滾了起來，這才發覺靠裏牆角蹲着一個滿臉鬍鬚的漢子，他哦了一聲：「原來咱還有個伴兒，好，好，好得很！喂，我叫蕭册，你呢，老兄？」

「蕭册？蕭册……」那人突然淡淡地笑了起來：「原來你是小賊！」

蕭册聳聳肩，說：「我是小賊，難道你是大盜？」

「正是，我的名字便叫戴稻！」

「戴稻？大盜？哈哈……」蕭册又再睡下，「有什麼好得意的，大盜就比小賊强麼？」

「當然，不說盜賊的分別，單只這大小已有很大的不同了！」

蕭册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你的意思說大盜比小賊强？」

戴稻傲然說：「這還用說？」

「可惜大盜跟小賊的命運却是一般！」蕭册揚聲說：「咱不說你也許不知，其實小賊也一向看不起大盜！」

戴稻怒聲道：「你敢看不起俺？俺只消一拳，便可把你打扁！」

蕭册口中嘖嘖有聲地說：「這不是了？大盜比小賊只是多了幾斤蠻力，你有讀過書沒有？」

戴稻一呆。「讀過兩年，這跟大盜有什麼關係？」

「嘖嘖，你之所以淪為大盜便是書讀得太少！」

「哼哼……這樣說來你讀過很多年書了？」

「也不多，只讀了四年。」

戴稻哈哈大笑，那些手銬脚鐐「叮叮」亂响，料是笑得十分厲害的原故。「那你為什麼又會當上小賊？」

「咱書讀得比你多所以做賊，豈不聞大丈夫鬥智不鬥力？做賊是用智賺來的，做强盜却是用力，自然不是大丈夫了！」

戴稻大怒，自牆角爬了出來。「鬥智有個屁用，俺一拳搗去你便翹辮子了！」

蕭册左脚一豎，右脚架在左脚大腿上，雙手放在腦後當枕頭。「你不服氣，咱問你，你賺了很多錢？」

戴稻登時語塞。「難道你又腸滿肚肥了！」

「咱只是運氣不好。」

戴稻「噗」的一拳擊在地上，手銬又「噹」地响了一聲，他又笑起來了。

「哎呀，原來個是光頭的，晦氣晦氣，難怪咱今日肚子一直不舒服。」

「放你娘的狗臭屁！你肚子不舒服關俺光頭什麼事？俺又不是和尚，俺是嫌熱才叫人剃光的！」

「哦？原來你怕和尚？」

「和尚晦氣，老子便是讓一個和尚害了才讓老狐狸給捉住的，他奶奶的，說眞的你一天能賺到多少錢？」

「這可要看運氣了，運氣好的時候，遇着肥羊打上他娘的一票，便夠吃喝三幾年。」

「喂！我問你是最多那一天得過多少錢？」

「一百零七個大洋。」

「眞是個小賊！老子最大趟那一次，不算那些首飾，單只現金也超過二百個大洋！」

「不過，咱日子却過得很逍遙！手頭緊的時候，隨便伸手一摸，便，哈哈……怎樣你們，為了下一趟手，還得跟了好幾天！」

「小賊，你假如不服氣，咱便來倆比

賽如何？」

「比賽，什麼比賽？」

「你若有胆量就答應，反正咱也只比你遲出去十五天，總有機會碰頭！」

蕭册自地上滾了起來。「好，一言為定！老子最多等你半個月！」

「很好！」戴稻又倚在牆角假寐。

「喂，你的拳頭很硬？」

「俺曾經空手一口氣打死七個大漢！俺的身手可是經過名師指點的！像你這種人十個也抵不住老子一拳！」

「喂！老狐狸池一夏呢？他抵得你幾拳呢？」

戴稻哼了一聲。「一年之內，你替俺規矩點，否則老子便揍得你爬不起來！」

蕭册不吭聲了，他不是怕，是在想着心事，想以後怎樣逃避老狐狸的追捕。

比賽

蕭册在故城住了幾天，這才兜了一圈返回山東，他不到德州，却在舊城歇了下來。

這是他跟戴稻約定的見面地點，這幾天他可規矩得很，一步不離旅館，靜候戴稻依約而來。

過了幾天，戴稻尚未前來會合，他計算一下日子及行程，估計應該早到了，心想莫非他胆怯了？便決定再等三天，假如戴稻還不來，他便離開舊城到別處發財去啦。

一直到第三天的夜裏，旅館的大門突然被人用力敲拍起來，蕭册已被驚醒，他披了件外衣，向窗外探頭望下去，只見店外一個老頭的模樣，騎着匹青毛驢子，手上拿了條長長的烟桿兒，驢背上掛着一個水囊，一個包袱，一頂竹笠子把他的頭臉全蓋住。

他怔了一會兒，忖思：「這人活像是長在山內的山東老鄉的模樣，怎地半夜拍門拍得這般急？莫非是老狐狸裝扮的？」回心一想，又覺不對，池一夏長得高高瘦瘦，一向都弄得十分整齊，豈會是……

正在胡思亂想中，房門忽然被人敲打起來，他心頭一跳，沉聲發問：「誰？三更半夜吵人的！」

外面傳來那個小流子的跑堂的聲音：「大爺，請您開開門，有人要找您！」

蕭册沉吟了一下，霍地把門閂托起，接着把房門拉開，只見小流子後面站着那個戴竹笠的鄉巴佬。「打擾大爺不好意思，嗯，這位大爺說是要找你的！」

戴竹笠的突然把小流子推開，一步跨入房內，順手把門關上。「怎樣啦？連俺也認不出來？」

蕭册心頭一鬆，却故意裝作沒事人般和衣躺在床上。「咱還以為你沒胆子應戰呢！大盜本就不如小賊嘛！」

戴稻提起桌上的茶壺，把咀含着壺口骨嘟骨嘟地把一壺子茶全灌下肚子裏去！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狀似極為愜意，伸手在咀上一抹，說：「你以為池一夏那老狐狸是這般容易撇掉的嗎？咳，若非老子道行高，哼哼……」

「現在他到底被你撇掉了沒有？」

「現在他大概還在河北的邊界兒打轉呢！」

「好，你說吧，咱怎樣比法？」

「明天再說！」戴稻身子一歪，便在蕭册身傍躺下。

× × ×

次日，蕭册帶着戴稻到一家飯館吃飯，戴稻老實不客氣地叫了一大堆菜，又叫了兩斤高粱。

蕭册雙眼一翻。「你請客呀？」

「他奶奶的，別小家子氣，你老子出來到現在還未開過市！這幾天都是啃窩窩頭！」

「哎呀，眞可憐！大盜竟然不如一個小賊！好吧，咱便樂得暫且做個東道！」蕭册眼珠子一轉，「不過，以後咱可要把你『吃』回來！」

「你奶奶的，小賊小氣的！老子有了錢，任你吃喝！」他仰頭喝了口高粱，抬眼一看又說：「咱難兄難弟乾一杯吧！」

蕭册笑說：「咱是賊兄盜弟，好，乾一杯！」他只喝了一小口，便把酒杯放下，挾了一塊鷄肉放入咀內。「現在該說了吧？」

「屁話！現在咀巴是用來吃飯的！」戴稻狠吞虎嚥，把酒菜全吃個精光，連酒瓶兒也歪倒一旁，這才揉揉肚子，打了個酒呃，說：「十五日後俺們重來此地，看誰賺得多！」

「就這樣簡單？」

戴稻拿起竹笠往頭上一放。「不叫簡單，叫乾脆！走吧！」說罷便出了店子。

蕭册冷哼了一聲，結賬出店，又見戴稻迎面走來。「喂，夥計，先拿幾個大洋使使！」

「嘻嘻，這不大像樣吧？未曾比賽已經輸了！」

戴稻臉色一沉。「別廢話，五個還十個，拿來！」

蕭册數了五個大洋給他。「話可是你說的。咱可沒說！要不然又說咱小賊小氣！好吧大家走着瞧，十五日後見眞章！」

× × ×

十五日後，蕭册先回來了，他仍在那家旅館開了個房子，睡了一覺，又出去吃了晚飯，回來時還不見戴稻回來，他不禁暗暗得意。「哼，那大個人一味胡說，九成踩不上肥羊，哼哼，只怕連那筆債也還不了！」

想到高興他不禁笑了起來。回心一想：「不好，他若找不到肥羊，那筆債還是小事，只怕還得養他！」

他把這十五天的收穫倒了出來，收穫實在不錯，計算一下，金銀首飾，玉佩珠簪不算，單那些大洋便足足有二百多個。

二百多個大洋，窮苦人家已是夠吃上好幾年了。「大個子即使打上了票，他能有這許多麼？」他又得意地說了一下，然後躺在床上。

「格格，格格格！」蕭册立即跳了起來，這是他跟戴稻事先約定的暗號，他懶懶地把房門拉開，出現在他眼前的果是那個戴竹笠的大個子戴稻。

戴稻一下便閃入房中，粗着聲說：「把窗布拉上，點燈！」他自個回身把門上門了。

蕭册聽他聲音有點不對，慌忙問他：「啥不對啦！別是讓人擾上了？」

「你奶奶的！你說話盡像個妞兒，別嘮叨快把燈亮上！」戴稻摸黑走了上來。

蕭册只好劃了根火柴把燈照亮。「哦，你掛彩啦！」

「他媽的！霉氣！」戴稻把外衣脫了下來，露出那件半黃不灰的白襯衣，靠肩處却染滿了血跡！「你奶奶的！別站着看猴戲，帮一把，拿點藥來！」

「啊哈，這時候去那裏買藥？對不起，這咱可外行？你沒傷着筋骨，總不會死吧！」

「操你娘的蛋！藥放在我背簍裏！」戴稻又把襯衣脫了下來，雙手一分，撕了幾條布條下來。

蕭册一邊替他上藥一邊說：「咱看你背簍沉甸甸的，似乎打上了頭肥羊！」

「那還用說！」戴稻語氣透着幾分得意，用力把布條紮緊，擦了一把汗，又骨嘟骨嘟地灌了半壺子茶，便把背簍上的「財帛」全都倒了出來。

只見白的黃的綠的，花花綠綠地堆滿了一桌，蕭册一雙眼睛忽地睜得像鴿蛋般大。「這，這都是你一人幹的？」

「屁話！俺是有名的獨行盜，當然是一個人幹的！」戴稻自腰上摸出一塊窩窩頭，啃了一口，又呼地一聲把它吐了出來！「他奶奶的，這半個月都是吃這種東西，幾乎淡出鳥來！」

蕭册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你是光頭嘛，當然得吃素！」

戴稻拋了十個大洋給他。「咱的債先清一下！你去叫夥計替咱買幾碗麵吧！」

吃了麵，戴稻伸了一下懶腰。「小賊，你這半個月收入共有多少？」

「大洋二百三十二個，珠寶首飾一批！」蕭册沒好氣地說。

「哈，就是那一堆呀？咱也別算了，這叫做瞎子吃餛飩，都有個底吧！」戴稻得意地說：「大盜與小賊之分不是清清楚楚的嗎？」

「不過咱身上却沒有帶一點彩！也用不着天天吃素！」

「哼哼，那是因爲日子太短，老子沒有時間踩清道子，才會掛彩的！」

「喂，你到底怎會掛彩的？你不是說赤手空拳可以一口氣打死七個壯漢麼？」

戴稻憤憤不平地說：「沒想到那隊馬帮有幾個練家子！」

「哦？這就難怪！說來聽聽嘛，反正又睡不着！」

戴稻掏出烟袋，裝了一鍋烟，就着燈點燃烟絲，滋巴滋巴地抽了起來，模樣兒就像個五六十歲的糟老頭。

×　×　×

戴稻出了城，騎着毛驢四處蕩，碰着了單身的商旅也沒興趣打他主意，這樣子過了七八天，便遇着了一隊馬帮，細數一下，這隊馬帮人數竟在四五十個之多，他自忖「吃」不下，只有又去別處。

到了第九天才找上一隊小馬帮，這隊馬帮只有八九個人，馬匹却有二十匹，他暗暗掇上了，跟了一天，總算摸到了一點內情。

這隊馬帮是由一個姓焦的老頭帶領的，他帶着一個孫女兒，看年紀大概十七八歲，用方巾裹着頭髮，一看她的行動便知是個練家子，不過戴稻自忖有把握制住她，便想了一計，催驢在前頭等他們。

不料那隊馬帮在日落之前便停下了，戴稻等了好一陣不見馬帮到來，便決定上前查看，他在這道上已浸淫了好幾年，十八歲那年便開始吃這行飯，因此行動十分仔細，先用厚布稻草包住了驢蹄，然後才由原路趕回去。

到他找着了馬帮的住紮地，月牙兒已掛在半天。營外有兩個大漢持棒看守，他不敢硬攻，便找了個隱蔽的地方伏下來。

等了好一陣，正在逐漸不耐，忽見營裏走出一個人來，却是那個以方巾包髮的少女，少女輕輕跟那兩個大漢說了幾句，便朝戴稻所藏之處走過來。

那兩個漢子只以眼看她，雙脚沒有稍動，戴稻心頭狂跳，心知少女必是找地方解手，不由暗暗高興！「嘿！他奶奶的！這雌兒自個送上門來啦！」

他不敢稍動，那少女四處看看沒人，便解下腰帶，背着他蹲了下來。

戴稻藏在一塊大石之下，月光照不住，那少女也因爲此處月光照不到，故此才湊上來。

戴稻心頭狂喜，耳中只聽得一陣沙沙的水聲，連倒霉之話兒也不罵了，悄悄抽出藏在紮脚綳帶上的刺刀，虎地一聲撲了出來。

沒料，姑娘的背後有棵小樹子，戴稻撲得急，脚尖踢着小樹，不由發出一陣聲音，那少女也十分機靈，霍地向前一伏，讓過戴稻。

戴稻立即壓了下去，冷不防那妞兒就地一滾，臉向夜空，左脚飛踢戴稻的手腕，右脚猛蹴他下盤！

戴稻吃了一驚，想不到那妞兒反應竟不輸于一個男子漢。只得躍高避過她右脚，手腕一翻一劈，反切在她小腿上！

那妞兒右脚又向上一蹴，半空踢着戴稻的脚，戴稻摔下時站立不穩跌倒地上！

此時那妞兒大叫一聲：「有賊！」

那兩個巡夜的漢子早已聽見聲音，慌忙奔了過來。那妞兒見戴稻摔倒，急忙爬了上來，剛跑了幾步，沒想到匆急間忘了拉回褲子，讓褲脚絆倒了！

戴稻忙向她滾過去，手掌向她抓去！哧！入手彷彿抓着團棉花般，又似抓着一條活魚般，滑不溜丢的，敢情是摸着那妞兒肥白的屁股兒！

他罵了聲：「霉氣！」一翻上來便想騎上妞兒身上！

那妞兒罵了聲：「下流胚子！」抓起地上一團泥沙向他撒去！

戴稻怪叫一聲閃退開去！一個持棒的漢子已然趕到，吆喝一聲，棒棍望他背後擊去！

好個戴稻果然有幾分眞實的本領，背後好似長了眼睛的向旁跳開，左手看也不看地抓住棒子！

那漢子用力一拉拉不動，妞兒回頭望見，三撥兩下弄好褲子向他撲來！

戴稻左手倏地鬆開，那漢子猝然失去重心，仰天摔了個大跤！

戴稻反向妞兒迎去！那妞兒雙脚飛踢，他喊了聲：「好個鴛鴦腿！」身子一讓，仍向前欺去！

那妞兒腿上的功夫着實厲害，眼看那右腿是直蹬，見被他閃過，忽地擰腰來了個橫掃！

戴稻左手忽地搭落，準確無比地抓住她的足踝，接着向高一拉，那妞兒站不穩登時跌倒！

就在這時候，戴稻忽感肩頭一陣疼痛，心知要糟，連忙乘勢跪下，以膝壓住妞兒，刺刀立即架在她喉頭上！

原來是另一個巡夜的漢子追來，用刺刀刺傷了戴稻，他一刀得手正在暗暗得意，冷不防，妞兒已被制住，隨即見他把她拉了起來。左手把她的手臂屈在後背，刺刀繞過脖子抵在她喉上。

「兄弟只是爲了發財，請各位不要亂動，以免刀子無眼，傷着了這樣花不溜丢的姑娘！」

那兩個漢子登時不敢亂動，只見一陣急亂的脚步聲傳來，那焦老頭及幾個漢子聞聲趕了過來，他一見自己的孫女被人制住，忙說：「好漢有話慢慢商量，千萬不要動刀子！」

戴稻哈哈一笑。「大爺只想發財，只要你們肯把財物分一半與咱，咱自然會放過她！」他手上用勁把妞兒拉退，佔了個有利的地位。

那幾個漢子臉上都是大怒，一個漢子說：「你就算拿了錢便能逃得掉麼？」

「這是大爺自己的事，不用你担心！」戴稻臉色像鍋底一般。「老頭，爽快點！這些年來你可也發了不少財啦，分一點給俺，也用不着心疼！要不然俺便把你孫女抓回去做老婆啦！反正剛才她前後都讓俺瞧見啦！」

那妞兒心頭一酸，嗚咽地叫了聲爺爺，便抽抽泣泣起來。

老頭亂了手脚，忙說：「你要錢便請拿去，千萬別起歹心！」回頭對一個漢子說，「小虎子，去把我那個虎皮袋子拿過來！」

那漢子又狠狠地望了他一眼才老大不願地走了。

不一會兒便見他提了一口虎皮袋子走來，老頭把袋子裏的東西全倒了出來，戴稻忙說：「大爺只要你一半，留一半讓你們下次做本錢！」

老頭果然把東西分成兩堆，又拿了一口蔴包袋子把其中一堆裝入袋子裏。

戴稻見弄好了一切，撮唇一吹，發出一個尖銳之極的嘯聲，不久便見那頭粗壯的青驢子跑來。「請你把袋子紮在驢背上，可千萬別動歪念頭，否則休怪大爺心狠手辣哩！」

老頭依言把袋子紮在驢背上，戴稻又拉妞兒後退幾步。「你們也退後十步！」

老頭連忙吩咐手下退開，戴稻見一切妥當，這才收了刀子，脚底在妞兒的屁股上一蹬，把她踢掉，然後翻上驢背，向驢子狠踢了一脚，那驢子吃痛，嗚地叫了一聲，使勁奔去！

戴稻哈哈大笑，他怕那些馬帮會騎馬追來，便在身上摸出一把鐵釘，沿途洒下，並專挑小路而行，一路向山上奔去！

這是他的經驗，因爲驢子善跑山路，馬匹却須走平路才能展其所長。

翻過了山，他才望着舊城奔來。他怕過了時日，路過小鎭也只買了些傷藥及窩窩頭便再趕路，終于在半夜前趕到。

合伙

蕭册聽完了戴稻的話後，臉上露出羨慕之色。「原來大盜兄不但拳脚厲害，連智謀也不差！」

「你服是不服？」戴稻抓下臉上的化粧，露出那張精悍的臉孔來。「這次比賽是不是俺贏了？」

蕭册聳聳肩說：「他媽的！當然是你贏了！」

「好吧，俺跟你的債也清還了，咱們明天便各走各的吧！」

蕭册躺下床，喃喃地說：「其實大盜跟小賊也未嘗不能合作的！」

「盜與賊不同行有啥好合作的？」

「假如盜能借賊之技，賊能借盜之力，豈不是可以打更大的票子？」

「阿哈！你想來跟俺分贓？」

「比喻咱們合作吧，由咱來負責去踩道以及安排撤退路綫，由你出手，這不是很好嗎？」

「好，好！」戴稻也躺了下來。「你挑輕的，省力的、冒險的却由俺去幹，你說俺是不是傻子！傻子才會答應你！」

「咱做賊的一雙賊眼可比你們强盜厲害，只要讓咱看一眼，便知道這人有沒有油水！而且，咱把贓欵分作五份，你佔三份，咱佔兩份，你道如何？」

蕭册見戴稻不答，又說：「何況你下手時，咱也可以作照應啊！勝過你單人匹馬去冒險啊！」

「不過你能做的俺却做得來！俺爲啥要分五份之二給你？」

蕭册聽這話便知他已有點意動，忙又說：「多了一個人便可以向一些較大的馬帮下手，對你來說可沒有損失！而且多個人商量總好過一個人瞎摸！」

「俺答應你！」戴稻故意頓了一頓，才說：「咱先試做一單，以後再說，而且一切都得聽俺指揮！」

蕭册沒口的答應。「這個當然，這個當然！」

「好，現在好好睡一覺，有話明天再說！」

×　×　×

三日後，他們兩個便出發，戴稻依然騎着那頭青毛驢，不過却換了裝束，蕭册也騎了頭毛驢，却扮成一個商人的模樣。

他們兩人一直向東走去。走了兩日，便看見前頭有隊馬帮，十來個人的模樣，幾輛車子自地上走過即留下深深的輪印。

戴稻向蕭册打了個眼色，便慢慢超前，蕭册却遠遠吊在馬帮之後。

他們一連換三次裝束，總算打探到一些消息，這個馬帮是從保定運一批絲綢到邯鄲，又再由邯鄲運一批瓷器到濟南。

照情況看來，這隊馬帮是長期行走河北及山東的了，這是最後的一站，身上油水必不少。

這隊馬帮的老大姓姚，是個精壯的中年漢子，他們的錢都放在那個姓姚的馬背上，甚至連睡覺的時候也把袋子放在枕頭下，看情況這顆果子不容易吃，何況馬帮裏的人個個都長得虎背熊腰。

第五天，仍然找不到下手的機會，看腳程再二天便到了地頭濟南了，到了那裏再想下手可更困難，戴稻于是決定放棄，因爲他不做沒把握的事。

蕭册却冷冷地說：「你怕了？你若怕了何不向那些單身的旅商下手？」

「誰不知道？這年頭單身的旅商身上都沒有啥油水，假如是肥羊，他也不會是單身啦，起碼也會請幾個保鏢！」

「對啊，既然如此，這一票爲什麼不敢打下？」

戴稻怒聲說：「你沒見他們防得很嚴麼？」

蕭册嘻嘻一笑。「你沒聽見人說賊公計狀元才麼？」

「哦？這倒是俺小看了你，且說來聽聽！他奶奶的！」

蕭册便在他耳邊說了一陣子話。只聽戴稻「他奶奶的」之聲不絕于耳。

次日一早，戴稻便公然在馬帮的前後出現，來回奔了幾次才離開。

馬帮的人都發現了，更加小心戒備。入夜前他們過了齊河，便在齊河邊歇下。預算第二天便可以過黃河了，過了黃河便是濟南地界，那就不怕了。

那個姓姚的老大心思頗愼密，便把車輛安放在河邊，分了一半人馬當值，其他的便睡在車上。

到了半夜，忽聽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一干睡覺的人也都醒了，連忙抽出棍棒大刀一字橫開地守在車前。

前頭樹林中，忽然「嗚」地一聲，射來了一枝響箭，「噗」插在地上。

可是過了好一陣，仍不見有人來，姚老大心頭打了一個轉，便對手下說：「依然全力戒備，不可鬆懈！嗯，對，多點幾根火把吧！反正已給人摋上了，也用不着顧忌露出目標！」

隔了一會兒，又一陣馬嘶響起，可是依然不見有人衝殺過來，衆人都是心頭忐忑，不知這批响馬攪什麼鬼。

第三次馬嘶聲過後，姚老大再也忍不住，便對一個精壯的漢子說：「林七，葉成你倆悄悄過去瞧瞧！」

黑暗中只聞二個腳步聲逐漸遠去，不一陣那二個腳步又傳了過來，那個林七回來報告：「老大，前頭那座樹林中被人縛了三匹馬，却不見有人！」

姚老大「哦」了一聲，想了一會，冷笑一聲：「大家照原訂計劃，一半人上半夜休息，一半人當值！這批响馬不會在這裏下手！」

林七說：「老大怎知他們不在這裏下手？」

「他們是擺空城計，讓咱沒一覺好睡，明天好在黃河上動手！」姚老大輕聲一笑，「總之當值的小心一點便是，有事便喝一聲，火把熄去，別讓他們知道咱在休息！」

火把登時熄去，四周立即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姚老大翻身躍上車裏躺下，夜裏，夏虫蛙聲，叫成了一片，他很快便睡着了。

過了好一陣，上半夜當值的人紛紛叫醒睡着的人，姚老大醒來，習慣性地伸手向腰際摸了一下。一摸之下，不由叫了起來，「俺的錢袋呢？」伸手在車上一摸，入手全是粗糙的麻袋，便喝說：「快點火把！」

那個林七立即亮了一根火把走過來，火光下只見篷車裏，堆滿了裝着瓷器的麻包袋子，那裏有錢袋的踪影，密密的麻袋子裝滿了一車，留下一個小小的空位，只够姚老大曲身睡下，這巴掌大的地方一眼便能看盡，林七忙說：「老大，要不要把貨物搬下來找一找？」

姚老大臉色雪白，他把腰帶解下。只見腰帶上有一根細繩子，是用來縛住錢袋的，此刻只留下短短的一根，湊在火光下一望，斷口十分整齊，分明是讓人用利刀切斷的。他嘆了一口氣。「不要找了，讓人摘走啦！」

衆人都是一怔，林七大着胆子問道：「老大你沒發覺麼？咳，咱們六個人可沒有一個偷懶，但是却也未曾見有人走過來啊！」

「俺若發覺還會讓人摘走？這不是廢話？」他失了錢袋，數月辛苦變成泡影，心情十分煩燥，粗着聲說：「大伙兒找一找，看看有沒有什麼綫索！」

林七等人咀上應着，心中却是想道：「找到綫索又如何？難道去追他？哼哼，財物讓强盜搶去，還有歸還之理麼？」

不過，姚老大素有威信，此刻又在盛怒之下，衆人都不敢說出口來。

過了一陣，只聽葉成驚呼一聲：「車下面有水！」

姚老大接過林七手上的火把，向車下一照，果然地上一片水漬，他想了一下，不禁罵了起來：「操他娘的！原來剛才馬叫時，另外有人由河上爬上來，咱只顧前面，忘了後面，諒是讓他藏在車下，待老子睡着了才偷偷動手！」

林七也罵說：「他娘的皮！這干响馬倒十分狡猾呀！咱怎會想到响馬會自水裏爬上來！」

×　×　×

樹林裏，一棵大樹下生了一堆火，戴稻及蕭册正在分贓！

戴稻用手指彈着一枚大洋，放在耳邊兒聽，臉上露出笑容。

蕭册笑嘻嘻地說：「怎樣，咱這個小賊還有點用處吧！」

「對，是有點用處，不過沒有老子一個人也幹得了！」戴稻聲音立即變冷。

「咱怎敢說你幹不了？不過要是你一個人，大概要花不少氣力吧，說不定又要讓人在什麼地方砍上一刀！」蕭册却笑容不改。

戴稻把錢收了起來，淡淡地說道：「所以俺說你有點用處！嘿嘿，假如這些人不是靠河歇宿的話，你又如何能把銀子弄到手？」

「那只有再等機會了，也許在他們過黃河時動手；只要那個姓姚的是隻旱鴨子，咱便有辦法！」蕭册笑嘻嘻地說：「不過那總得費點手脚，咱兩人一合作，運氣便好起來了！」

「再打上三兩票，俺便想洗手不幹了，拿了本錢討個老婆，做點生意也該够的了！」

「你想做什麼生意？」

「當然是正當的生意啦！」戴稻白了他一眼：「難道你想一生做賊？」

「哈，幹沒本錢的生意的人也想做正當生意？老弟，不是咱看輕你，只怕你連算盤珠子有幾顆也不知道！三撥兩下虧了本，還不是要再吃回頭草？」

「依你說俺便得一生爲盜了？」

「這又未必！」

戴稻挺一挺腰。「你奶奶的，這又不是，那也不是，你到底想說些什麼，怎不爽爽快快說出來？」

「只要打上一票狠的，足够咱吃喝半生，還做什麼生意？買些田地收租豈不安穩些？」

「你這個騙賊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足够咱吃半生的要多少才够？」

「你說呢？儉一點使用，二三千個大洋够不够？」

「不大够，不過也可以了！」戴稻忽地跳了起來：「這麼大筆錢憑你我兩個可以拿到手？你不是痴人說夢話吧！」

「所以，咱說賊比盗高明，便在這裏了！」

「你且說來聽聽，高明在那裏？」

「盗者從來只是强盗，賊者却有偸賊，騙賊，竊賊，奸賊，反賊等等之分！證明賊比盗多門路！」

「說這些有個屁用！」

「咱假如一直向這些馬帮下手，自然沒個屁用，而且危險得很，像今夜這般好運的事，終也不會經常發生。」蕭册故意頓了一頓，又說道：「咱若改個對象，說不定每人撈個三兩千大洋便不是太難的事了！」

「你奶奶的，怎樣說了一半便不說下去了？」

「咱的意思便是向那些坐在家中納福的財主下手！這種人怕死得很，起碼比對付馬帮安全得多，只要咱制住他，就不怕他家人不乖乖拿錢來贖！」

戴稻目光一亮。「你倒說來聽聽，如何制得住他？」

「現在十劃還沒有一撇，怎麼能說得出？」

戴稻說：「你找到對象了沒有？」

「找到一個人，家產沒個五萬也有四萬五千，咱敲他五千也不算黑心！」

戴稻哼了一聲，回頭躺下。「既然你已找到了，怎麼不自己賺，却邀俺同去？反正也用不着俺的拳脚功夫！」

「只因爲沒有你便辦不成！咱是看你還眞有兩下子，而且做了一年隣居，大家都了解嘛！」

「放你娘的屁！誰跟你做了一年的隣居？」

「哈？你忘了在德州大牢……」

戴稻臉色一變。「你那個對象在那裏？不是在德州府吧？」

「你放心，在河北那頭，蕭册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那隻老狐狸！這人實在比鬼還精，自然避得他越遠越好！」

戴稻大喜。「那麼咱這便去吧！」

「明天。」蕭册說罷用泥沙把火掩熄，也躺了下去。「不過，咱先說清楚，這趟你要聽咱的，絕對不能有異議！否則便算拉倒！我也不『吃』你，贓銀跟你一人一半！」

戴稻想了一下，說：「便依你就是，你奶奶的！」

黃宅造屋

河北南宮是個小地方，不過却出了個大財主，這財主良田千頃，房產無數，却是個一毛不拔的人，因此鄉人背後便叫他「一毛不拔」，因爲很多人不是租他的田，便是賃他的屋子，所以當面便叫他「黃財主」，久而久之，這黃財主到底到叫啥名字，也給忘了。

入秋後，天氣便逐漸冷了，現在是農閑時候，今年年份好，看來收成也不錯，村民都十分高興，而黃財主也十分高興。

他錢雖然多，女兒也生了不少個，就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自小身體便十分孱弱，樣子跟他又不大相像，因此背後別人都是說這是黃財主的小妾跟某長工的私生子，只是黃財主想生兒子想得瘋了，明知做了烏龜，也只好認了。

他一直想生個眞正的兒子，因此每年都到附近大小廟宇去上香，只是都未能如願。

今年夏天，天氣比往常熱得多，有一天黃財主實在受不了，便叫人把涼椅移到庭院的大樹下，他解開衣扣，挺着大肚子躺在涼椅上乘涼。

衆僕把大門洞開，好讓南風能吹進來，不久有個瘦得像根竹竿的道士經過，在大門口探頭探腦，黃財主一怒之下便叫僕人把他抓住。

那道士豈是這些惡僕的對手，也不過三兩下便被揪到黃財主跟前。

黃財主看了他一眼便「咳吐」一聲，吐了一口濃痰。「看你賊頭賊腦也不是好東西，你到底想打些什麼壞主意！來人，把他揪下去賞二十棍！」

那道士殺豬般叫了起來。「老道是化外高人，不是賊，剛才經過貴宅，覺得有點奇怪，所以多看了幾眼！」

「有什麼奇怪要你來看！」

「貴宅的風水實在，實在有點那個，從對面山岡上衝來的煞氣好重啊！」

黃財主登時坐直了身子。「你且說來聽聽，如何個重法？」

一個僕人說：「老爺您別聽他胡謅，什麼煞氣重的！假如眞的話，老爺的錢怎會一天比一天多？」

「對啊，你且說來聽聽，要是說錯了，便要了你的命！」黃財主的一把蒲扇幾乎敲在道人的鼻頭上。

「施主有所不知了，這種煞氣說兒也可以，說好也可以，反正你們也聽不懂，老道只能長話短說，總之貴宅旺財便不旺丁，旺丁便不旺財！施主既然滿臉紅光，財氣顯露，便是旺財不旺丁，施主你還沒有後代吧！」

「胡說！」一個惡僕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老爺的兒子已有七歲了！」

老道身子一震，又轉頭向大門望出去，搖頭幌腦地看了一會，喃喃自語：「不錯啊，這山岡必有寃鬼，咳……莫非老道走了眼，施主旺財又旺丁？沒錯的沒錯的！即使有了兒子也是不安穩的，遲早不是破產必是死了兒子，兩者必有一靈驗！」

黃財主臉色一變，滿臉的紅光登時換成青氣。「你怎知道山岡上有寃鬼？」

「老道便是告訴你，你也不懂，而且寃鬼還不止一兩個！」

黃財主身子一抖，聲音忽然緩了下來：「你可有辦法把這煞氣擋住？」

老道沉吟了好一陣，才說：「施主先告訴老道那山岡上是不是葬了什麼人？」

黃財主乾咳了幾聲。「是有葬了幾個人！」

老道看了他幾眼，「啊」地叫了一聲：「是了，是了，這些人大概便是施主叫人殺死的了！所以報應便在你身上！這沒後嘛，是在你身上，不在你夫人身上；咳，說明白點，便是你再娶幾個老婆也沒用，假如令夫人是嫁給別人的，則又必定子孫滿堂！」

黃財主臉色又是一變，心想：「這賊道人果然靈驗，娘的皮，對面山岡葬的人便是早些年那幾個不交租的佃農讓咱叫人打死的……」想到這裏他不由打了一個冷顫，暗想：「老子做了開眼烏龜，他又怎會知道？咳，無論如何得把他留下來，說個分曉！」

老道說：「施主，老道不是胡謅，請施主放老道離開！」

黃財主連忙說道：「俺正要你留下來，咳，吃頓便飯！俺還有話要向你請教一下！」

老道受寵若驚地說：「這如何使得，老道還要趕去八十里外做一場功德！」

「這樣吧，請道長指點俺一二，要怎樣把那股煞氣擋住！」黃財主轉頭對僕人說：「你們都退下去！啊不，留下一個人來！」

老道說：「老道倒有一個方法，嗯，你們得在大門外建一座屋子，這樣那股煞氣便衝向那屋子了！只不過，那間屋子，你千萬不可搬進去！」

「就這樣簡單？」黃財主難以置信地說。

「當然啦，那座屋子要是建築，可大有學問了，雖然不可住人，但一應傢俱等等可不能免！」

「既然如此，俺便建一座屋子，還得請道長來此主持一切，不過建好之後是不是便可以擋住煞氣，而俺也可以有了個傳宗接代的人？」

老道正色地說道：「這個自然啦，老道豈會打誑？不過，建一座屋子可得花費不少時日，老道的……」

「只要俺能有個兒子，俺又豈會吝嗇一點錢，咳，俺送你五十個大洋吧！」

老道心中暗罵，口上却說：「多謝多謝，不過老道十日後才能來，嗯，這十日老道便會替你策劃一切，但現在老道想到貴宅各處仔細觀察一下，不知方便嗎？」

黃財主忙說：「可以可以，俺這就親自帶你去看看！」

× × ×

老道出了小鎮，便騎上一頭毛驢離開了，一路上這老道幾乎笑破肚皮，暗讚自己演技出色。不用說這人便是蕭册所扮的了！

他找到了戴稻之後，便把和黃財主交談的經過轉述了一次。戴稻悶了一肚子，陪着他乾笑兩聲：「你叫俺做什麼？你去做管工，難道俺一直坐在這裏等？」

「你也扮作一個道士跟着咱去，這件事三四個月便可解決！到了那裏一切聽咱的吩咐，那筆錢到手後，咱都可以過一個肥年！」蕭册便把黃財主住宅的地圖在地上劃了出來，又一一對他解釋清楚。

戴稻用舌頭潤一潤被秋風吹乾的嘴唇：「他奶奶的，原來這黃財主是頭大大的肥羊，咱可得多敲一筆哪！」

「這還用說！」蕭册也笑了起來，臉上充滿狡猾之色。

× × ×

十日之後，蕭册便帶着戴稻到黃宅去了，他對黃財主說戴稻是他的助手，黃財主一張臉登時沉了下來。「這個這個，你當日可沒……」

蕭册忙說：「施主那五十塊大洋已包括他在內了！」

黃財主登時換上一副笑容，蕭册把屋子的圖則拿給他看。「這屋子只是用作擋煞，所以老道把它的廳房一字橫排，這樣也可省下不少錢！」

黃財主對這句話更加讚賞，反而連聲多謝。「這件事便由你主持一切！嗯，建屋的錢由俺的管家負責，判工俺也有個相熟的！」

蕭册忙說：「如此最好！省得老道四處張羅！」

於是黃財主建屋擋煞之謠便傳了出去，鎮上的人以及附近的鄉人都交頭接耳起來。有人說：「這一毛不拔的刻薄兇毒成性，早該讓他斷子絕孫，偏來了個什麼屁妖道！」

又有人說：「一毛不拔這一來豈非承認他那個寶貝兒子是個野種！」

閑話歸閑話，那判頭是鎮上的人，請的小工都是本地人，總算對那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多了一條出路！

那道人日夜督工，一間紅磚屋便雛具模型了。眼看冬天已至，夜裏經常下雪，進度便逐漸慢了，但看情形，無論如何這屋子在臘月都將能全部完工。

這些日子來，蕭册跟黃財主也混熟了，黃財主對他一言一動無不言聽計從，特地在內室撥出一間暖房，讓蕭册及戴稻居住，每日大魚大肉招呼他們。

蕭册肚子內到底行什麼詭計，戴稻一點都不知道，窩了一肚子火，又答應了蕭册說這件事由他做頭，只好每天飲酒解悶。而蕭册却整天笑笑嘻嘻的，彷似沒事人般，整天穿宅過堂，跟黃宅一家大小都混熟了，尤其是黃財主那個寶貝野子小寶更是道長叔叔長叔叔短的叫個不停！

蕭册一有空便跟他講些捉鬼收妖的故事，聽得那孩子茶飯不思。

黃財主這天正在暖閣裏圍爐取暖，蕭册直接走去找他，黃財主見他上來不覺一怔。「道長有事找俺？」

「施主，眼看那座屋子也將建好，老道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可是那五十塊大洋麼？」黃財主放下手上的酒杯，「明天俺便叫管家先算給你。」

蕭册微微一笑。「不是這個問題，咱這幾個月吃喝都是用施主的，也用不着花錢，那五十塊大洋慢慢才算未遲。」

「那麼道長是……」

「大概過五六天便可完成了，不知施主是要隆重其事，還是胡亂拼湊一下？」

「隆重其事又如何，胡亂拼湊又如何呢？」

「胡亂拼湊嘛，便把舊傢俱搬過去，隆重其事便得備三牲拜祭一番，這法事要做一日一夜。」

黃財主皺眉說：「俺什麼也不懂，依道長之見呢？」

「當然是隆重其事，偌大一間屋子都建成了，還在乎一場法事。」

「這也有理，這場法事你師徒要收多少錢？」

「法事要做一日一夜，嗯，五塊大洋吧？」

黃財主心頭疼痛，咀上却說：「不貴不貴，便都依你，日子什麼的都由你主持吧！」

過了幾天，蕭册便來對黃財主說：「施主，吉日便在三日之後，日間做法事時，你來一下，便可以回去，晚上施主跟夫人們却一定要在場，老道順便多做一道手脚，替你向大仙求賜你麟兒？」

黃財主大喜，急問：「那幾個姨太太也要去麼？」

「全部都來，生兒子不會嫌多的。」

「對對，一切聽道長的吩咐！」

蕭册辭別了黃財主，回到房裏才一把將戴稻自床上拉了上來。「你不是整天磨着咱把計劃告訴你麼？」

「咀巴在你臉上，說不說由得你！」

「現在咱便告訴你，這件事三日後便可開始進行了。」

這句話也真靈，戴稻立即精神一振，蕭册便在他耳邊說了一番話，戴稻聽了，忍不住拍了一下大腿。「你奶奶的，想不到你倒有點鬼主意！」

「明天你去辦三牲時，順便辦些應用的東西。」

「這個自然由俺去辦。」戴稻喜孜孜地說。

蕭册輕輕一笑，臉上又露出那狡猾的神色，他推開了房門又去找那小寶講捉鬼的故事。

求子反失

三日之後，大清晨，蕭册及戴稻便捧着一切應用之物走入新屋。

新屋大廳中早已設了個法堂，蕭册及戴稻穿上簇新道袍，點了香燭，唸了一段教人聽不懂的經文，便喝道：「各路魔鬼聽着，本大師在此，今後你們可不得胡亂到黃宅興風作浪，否則休怪本大師桃木劍下無情！」又喝了聲疾，含了一口白酒，使力噴出，那道白酒着地却化成了火。

黃財主及其妻妾都是吃了一驚，又暗暗佩服道人法術高强。

只見蕭册又拿住打魂鈴亂搖一頓，戴稻把金紙放入一個火盆，蕭册桃木劍一掠，又喝了聲疾，那盆金紙突然冒起了烟，隨即焚燒。

黃財主等心中更是佩服，暗罵一聲：「他奶奶的，怎地讓俺至今才碰上他，否則豈非已抱孫了？」

蕭册放下桃木劍，對黃財主說：「施主可以叫他們把傢俱搬入來了。」

黃財主連忙吩咐下人把宅裏那些舊傢俱搬到新屋來。床桌椅櫃，臉盆碗筷一應俱全。

傢俱搬好之後，蕭册叫黃財主等人跪下禱告。「現在你們可以去休息了，今夜戌時開始便得再來，千萬勿誤。以免白費一場功德。」

黃財主唯唯喏喏率着妻妾離開。

這一天，蕭册和戴稻忙了一天，直至晚飯前才稍為休息了一下。

晚飯之後，他兩人入了房內，大概是去休息一下吧，不一會兒，蕭册又派戴稻去請黃財主他們過來。

蕭册及戴稻一做便做了一個小時，才稍停。黃財主等又跪又拜又是枯等，早累得直不起腰來了，禁不住問：「道長，好了沒有？」

「大概再過兩個鐘頭便可以了，千萬不要千年道行毀于一旦呀！」

「是是，俺知道！」

蕭册一回頭，皺眉說：「你做什麼捂住肚子？」

「師父，俺做了一天功德，還沒停，現在實在急得快忍不住啦！」

「那麼快去快來！」

不一會兒，戴稻揉着肚子走回來，蕭册問他：「都解決了沒有？」

戴稻向他笑笑：「解決啦，師父咱再來吧！」

這一次他們唸經唸得更加起勁，這場功課又做了一個鐘頭，才叫做大功告成。

蕭册及戴稻把門鎖了上來，跟着黃財主回去舊屋。只聽黃財主對看門的說：「把門關上，晚上可不能大意！」

那兩個彪形大漢齊聲說：「小的一刻都不敢偷懶，老爺放心，今夜至今都沒有人出入！」

黃財主回頭對蕭册說：「多謝道長，明天咱便把錢算與你。」

「多謝多謝！施主，你記着今夜便得趁熱打鐵啊！」

「今夜？」黃財主嘻嘻一笑，他朝妻子及兩個小妾的背後一指，「道長看那一個比較好？」

「這個由施主自個決定，老道教你的法子你可記住？」

「記着了，俺已做了七日和尙啦……今夜……嘻嘻，當然要找那小的快活一番！」說罷黃財主便晃動着大肚子快步走入內堂。

蕭册及戴稻相視而笑，兩人也快步走回自己的房間。入了房兩人又談了一陣，這才躺在床上發出如雷的鼾聲。

過了一陣，只聽一個急促的脚步聲傳來，接着房門被人拍得震天價响。

蕭册含含糊糊地問了一聲：「誰？」

「道長……」黃財主喘着氣喊：「道長不好啦，一切都完啦！」

蕭册及戴稻只得起床把門打開，蕭册輕聲說：「施主這麼快便完事啦，恭喜恭喜，你靜候佳音好啦，令夫人一定……」

「哼！恭喜你奶奶的屁，我兒子不見啦！」

「什麼兒子？一夜之間便想有孩子？

咦，莫非我施主浪費了......那個那個......嘻嘻......」

「娘的皮，俺是說小寶不見啦！」

「嗄？小寶不見啦，他可沒來老道這裏。」

「俺沒說你藏起他，是是......」

「那還不快去找？」蕭册回頭說：「徒兒，快與施主找一找！」

冬夜寒風呼呼，吹到臉上好似刀割般疼痛。

黃宅內到處都是燈籠及僕人，夜風吹不散呼喊小寶的聲音。

蕭册看那滿頭大汗的黃財主一眼，問他：「小寶今夜跟誰睡的？」

黃財主哭喪着臉說：「俺見他娘要去看大師做法事，所以叫他跟他奶媽睡。」

「那麼奶媽呢？」

黃財主拉着他的手說去找奶媽，奶媽坐在房中痛哭，哭得比死了自己的兒子還凄慘，失了這個小寶可比她死了兒子更嚴重，死了兒子可再生一個，失了小寶她死一萬次也不行。

想到黃財主手段之毒辣，她那麼能不哭呢。

黃財主尚未出手，小寶她娘已用指甲抓得奶媽臉上滿是血痕了。

黃財主指着奶媽罵了起來：「就是這婊子，他娘的皮抱着小寶睡也會不見。」

蕭册喝了一聲：「你們都給我靜靜一下，道兒，拿個香爐過來。」

戴稻連忙捧了個香爐回來，把它放在桌上，蕭册插了香，拜了幾拜，然後揑指算了起來。

黃財主搓着手，急問：「道長，到底如何？」

蕭册目光一落，咦了一聲：「桌上怎地有一杯茶？」

奶媽抽抽泣泣地說：「是我臨睡之前喝的。」

蕭册故作神秘地說：「大仙剛才有指示，說是外賊把小寶弄走的，這件事可大可小，不過大概沒有性命之危！」

「道長，你快說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蕭册一抬頭，怒聲說：「老道若果什麼事都知道，豈不是活神仙？」財主又注視在茶杯上，他鼻子湊上去聞了一下，「咦，這茶好像有點不對？」

「怎麼不對？」

「叫個人來試試！」

黃財主回頭喝了聲來人，立即有個打手走了入來，蕭册說：「你家老爺請你喝杯茶。」

那打手疑惑地望了黃財主一眼，黃財主喝道：「快喝快喝！」

那個打手喝後竟沒異狀，他正要回去，蕭册却把他叫住，叫他坐下來，那打手一坐了一忽，便伏在桌上睡着了。

蕭册拍了一下大腿，說：「對啦，茶裏讓人下了藥，奶媽不知喝了便睡着了，小寶便讓人抱走。」沉吟了一下，又說：「幸而我師徒今天一早至晚都在新屋那裏，否則難免要令人生疑了。」

黃財主忙說：「俺信得過你，你不用......咳咳，道長請替俺想個辦法，無論如何也得把小寶找了回來！」

「這得先問問看門的，大概他們偷懶，讓人跑了進來！」

× × ×

擾攘了一整夜，幾乎連每一寸地方都翻過了，仍然找不到小寶，黃財主更是心急。

蕭册輕聲在他耳邊說道：「施主何必太傷心，反正昨夜施主已經......咳咳，老道覺得你一年之內，便有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黃財主哭喪着臉說：「可惜，俺，俺鼈得太久......」

「那怎樣啦？」

黃財主拍了一下大腿：「他娘的皮，給浪費掉啦，屁也沒放進一點，怎會生兒子，他奶奶的！」

「怎會如此，」蕭册目中閃過兩絲狡猾的笑意。「老道可是開了一帖大補劑讓你吃過的呀！」

「娘的皮，俺正要爬上去，沒防聽見奶媽的大叫，俺一驚，就完蛋啦。」

「原來如此，這可麻煩啦，你可知道，這一等又要等一年才有第二次機會。」

「你不是說有了那間屋子，便能擋住那股煞氣麼？」黃財主一急，雙手緊抓着他的道袍。

蕭册嘆了一口氣，說：「施主你聽老道解釋，那座屋子沒錯能擋住煞氣，不過這屋子內本來的煞氣尚在，老道一算，要五年時間才能全部散去，本來想讓施主早點......咳咳，沒想一場功德是白費了！」

「娘的皮，俺已五十二歲啦，再五年也不知道還行不行？」黃財主放下手，嘆氣說：「俺一定要把小寶找回來！嗯，對！快去報官府！」

就在此時，一個看門的跑來說：「老爺，門上發現被人貼了一張紙。」

黃財主拿來一看，臉色登時變了，紙上寫着幾行字：「小寶在咱們手裏，快備六千大洋，要四海錢莊的銀票兩張，明日黃昏派人送到亂葬崗，不可報官府，否則咱便把小寶殺了！」

黃財主不禁哭了起來。「天殺的要六千塊大洋，不是要了咱的命麼？」

「是啊，不如報官吧？」蕭册說。

「不行，」小寶他娘叫了起來：「你們要害死小寶麼？」

正鬧着，一個僕人又走入來報告：「老爺，花園牆上一個窗花讓人弄鬆了。」

「他奶奶的，那些天殺的大概便是由那裏入來的了！」黃財主拉着蕭册說：「道長，你一定要幫俺出出主意！」

蕭册嘆了一口氣，說：「誰叫俺剛巧碰到這件事！好吧，爲了洗嫌，老道便幫你想想辦法。」

戴稻突然說：「師傅，咱還得去清河做法事，訂金已拿了。」

蕭册看了黃財主一眼。「現在施主有難，我豈能就這樣離開？」

「對對，娘的皮，你這個小道眞沒良心。」

「這樣吧，老道留下來，清河那件法事你去主持吧，你也跟我不少年啦，也該有點長進啦，試試單獨一個人主持吧，做好了後再來這裏找我。」

「對對，娘的皮，這樣最好。」

亂葬崗

蕭册跟黃財主在暖閣內圍爐傾談。「施主，依老道看還是不要去報官府，不過，咱可派一些人先去亂葬崗那裏埋伏着，一待賊人來接贓時便把他抓下。」

「對對，那就多派幾個人去吧。」

「這也不可，人太多，便容易暴露目標了，而且還要顧及小寶！」

「啊，俺幾乎忘記啦，這件事便由你決定吧！」

× × ×

黃昏，亂葬崗上，宿鳥歸飛，呱呱亂叫。

老天不作美，今日早上到下午都下着雪，直到現在才雪霽。

蕭册拿着兩張銀票佝着腰向山上走去，到了山巔前，他停了下來。

只聽戴稻在一塊石頭後叫了起來：「喂，錢到手了沒有，快跑，小寶便在石後呢！」

蕭册也叫了起來：「賊子只有一個人，你們快上來！」他叫了便向橫跑去！

那幾個打手自雪中跳了出來衝了上前，戴稻剛想站起來，便一拳讓一個打手打倒！

幸而他身手十分敏捷，立即自地上竄了起來，反手一肘擊在一個打手肚子上，那個打手啊地叫了一聲，捂着肚子踏了下去。

另一個打手自身上抽出一把利刀，向戴稻刺去，戴稻單足一擰，左脚倏地飛起。剛好踢在那個打手的手腕上，刺刀立即跌在雪地上。

戴稻一個伏身，抓起地上的刺刀，剛站好身子，一根棒子已狠狠擊在他腰上！

這一棍十分重，痛得他大叫起來，這時候，另一個打手已一脚踢至，戴稻刺刀一切，那打手立即收脚！

他一個轉身迫退另一個打手，眼光一瞥，只見蕭册已跳上山背後他預先準備的兩匹馬的其中一匹上，接着拍馬跑了。

他大叫一聲：「蕭册，你奶奶的獨吞贓金，老子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放過你！」

話音未落，背後一陣疼痛，却是又吃了一棍，這一棍把他打得踣倒地上！

剎那，另一個打手躍起跟着向他踩下！他連忙一滾，刺刀向上一撩，只見那人哎呀地叫了一聲，這剎那，他突然覺得自己身子不斷向下滑下去，心頭一動，趁勢滾下去！

原來他已退到山背，此刻山上滿是積雪，他便一直滑下山去，到得山下，忍痛躍起，跳上馬背，一掌擊在馬臀上。那匹馬吃痛，洒開四蹄向前奔去！

× × ×

戴稻一邊趕馬一邊回憶，他雖然吃了一記「悶棍」讓蕭册獨吞了贓金，但此刻一想起來，他還是不由佩服蕭册的心思。

所有的過程都是由蕭册設計策劃的。他在取得了黃家一家大小的信任之後，便問小寶要不要看他捉妖，小寶平日聽見他講捉妖驅鬼的故事，早就想親眼看看，所以一口答應。蕭册便拿了一包麻藥給小寶，叫他臨睡之時把它倒入茶壺，奶媽一喝便睡着了。

自然奶媽臨睡之前有喝茶的習慣，他早就打探清楚。然後他又教小寶自花園的疏窗離開，兜了半個圈子，自新屋的後門，進入新屋，藏在房子裏。當然他也沒有忘記叮嚀他絕對不能出聲，否則妖怪便會逃掉了！

算算時間差不多，戴稻便假裝便急，跑入房拿了個面具要給小寶戴，說是這樣妖怪才不會認出他，小寶覺得好玩便戴了它，一戴之後，便被迷倒了。

蕭册早就寫了一封信藏在道袍中，待跟在黃財主等人返回黃宅時，趁機把它貼在門板上，黑暗中沒人發覺，待得次日發覺，大家都以爲賊人是在外面，豈會想到他們兩人？

戴稻離開了黃宅後，便去買了兩匹馬，待到晚上才翻入新屋，把小寶帶走。

最後才在黃昏前爬上山崗伏着......

想到這裏他回頭一望，背後那裏有人？大概那些黃府的打手在石後找到小寶，忙不迭扶他回去領賞。

黃雀

雪雖然停了，地上積雪未融，馬匹走過，蹄印宛然，戴稻走了好一陣，忽然失去了蹄印，他想了一會，知道蕭册必在附近消失。

可是四下只有疏落的樹木，蕭册那裏去了？那匹馬又去了那裏？

對于馬匹戴稻可十分熟悉，他霍地跳下馬匹，彎腰細看。

冷月照在雪地上，泛着銀光。兩行蹄印清清楚楚，一行是蕭册的，另一行便是他自己的坐騎。

他低頭看了一看，臉上突然露出一絲笑容，因爲蹄印不對！如何不對？第一，馬蹄之間的距離不對。第二，蹄印太深！

他暗罵一聲：他奶奶的，你想騙俺，還沒那麼容易！這些蹄印特別深，豈不是被蹄子踏過兩遍？咦，那匹馬大概是被他殺掉，葬在某一處，他割下兩隻後蹄紮在脚上而行！」

想到這裏，他心頭一熱，跑到馬匹處，一刀刺在馬臀上，那匹馬高叫一聲向前急奔而去，戴稻即佝着身向來路走去！

他身上穿着一件銀狐毛裘，在夜裏雪地上不易讓人發現，走了好一段路，到了一棵樹旁，見以後的蹄印都較淺了，便四處打量起來，這樹之後還有連續幾棵大樹，他哼了一聲，伸手在雪地上掏挖起來，只幾下，便見到血跡了。「娘的皮，他把馬葬在這裏，穿着蹄子走了一段路又返回來，由樹上逃走！」

他立即爬上樹，果見樹椏處放着兩隻馬脚，他想了一會，躍下雪地上，向樹後的方向奔去。

跑了一段路，便沒有樹了，四處光秃秃，果見雪地上有一行清楚的鞋印子！

「你奶奶的！看你飛得上天！」抽出刺刀，沿鞋印走去。走了一陣，鞋印又不見了，原來那裏有幾塊尖銳的岩石露了出來，積雪不够高未能掩蓋得住。

戴稻聽了一會，耳中忽然聽了一個「畢畢剝剝」的聲音，便輕手輕脚地掩了過去。

前頭有一塊大石，背着風，石後露出

火光。戴稻又暗罵了一聲：「你奶奶，你小子倒自在啊，坐在這裏吃烤馬肉！」

隔了一會，只聽蕭册輕聲說：「他媽的，咱一向都說大盜不如小賊啦！大丈夫鬥智不鬥力嘛！」

戴稻幾乎被氣炸了胸膛，忍不住自石後跳了出來，破口大罵：「放你娘的屁！老子看你現在還怎樣鬬智！」刺刀向蕭册刺去！

蕭册一跤摔倒地上，揮動那條串着馬肉的鐵綫，把戴稻迫退一步，他立即翻身坐了起來。「別動！」

「你還敢惡！他奶奶的，黑吃黑！」

「誰說咱要黑吃黑？咱只是想到老子立功最大却要與你對分贓金，你豈不是太佔便宜了！」

戴稻向蕭册走前兩步。

蕭册喝了一聲：「別走過來，俺還有一句話要說！」他把那兩張銀票拿了出來，「你再走過來，咱便把它拋在火上！」

「你奶奶的！六千塊大洋啊，燒掉不是成了竹籃提水，一場空！」戴稻冷哼一聲：「！你想怎樣，爽快說出來！」

「咱四千，你二千！」

「不幹，最多俺二千四你三千六！」

「你還有臉跟我爭你出過什麼力？」

「條件是你自己提出來的，俺只是照規矩做而已。其實假如你剛才不跑，俺說不定眞的只拿三千便算了，哼哼，現在却沒這般便宜了！」

「那你想怎樣？咱最多把它拋到火上……」

戴稻左脚一踢，把地上的積雪踢飛，緊接着向他撲了過去！

蕭册眼前一花，慌忙向後一退，不料被脚後的一塊石頭勾了一下，登時仰天跌倒，手上一鬆，那兩張銀票便脫手飛出！

火光下，戴稻已持刀撲下，蕭册脚一踢，叫了起來：「銀票被風吹走啦！」

戴稻一怔，果然不見蕭册手上那兩張銀票，這是命根子，他也顧不得找蕭册的霉氣，便向前奔去！却見一個青衣漢子低頭把那兩張銀票拾起！

戴稻怒吼一聲，飛起一脚向他踢去。

「他奶奶的，你想檢便宜！」

那漢子愴然一退，倏地抬起頭來，目光下，戴稻一看，不由叫了起來。「是你！老狐狸！」心中實在又驚又怒，刺刀急返向他刺去！

蕭册也聽見什麼，吃了一驚，心知今日若不把老狐狸池一夏解決，今後可沒有好日子過，也飛撲過去！

臨至池一夏面前，他腦中靈光一閃，突然停住了脚，哈哈笑了起來：「老狐狸，你也受騙了，你拾到的那兩張是假的，眞的在這裏！」他伸手去腰上掏拿。

戴稻哈哈大笑。「老狐狸你這次可眞是遲一下啦！啊哈，你有證據說明這錢是騙來的麼？」

「沒有證據！咳咳，老子這次眞的是遲一下啦！不過，就算有證據我也不想去找！這六千塊大洋是你們的！我相信，也可以爲你們作證！而且這裏是河北地段，老子也不想管。」

「那你追咱們幹什麼？」戴稻及蕭册都不由一怔。

池一夏左脚倏地飛起把戴稻踢翻，蕭册忙說：「且慢，咱來做個交易如何？」

池一夏冷冷一笑。「老子知道你想說些什麼，你想提議要六千塊三人平分麼？對不起，老子一個人要定了！」

「你好毒！」戴稻自地上爬了上來，用袖拭去嘴邊的血絲。

「嘿嘿，錢在我蕭册腰帶上，你如何獨吞？」

「哈哈，假如我身上的那兩張紙是假的，你何不等老子跟戴稻打了起來，才偷偷跑掉！」池一夏冷冷地說：「說到計智，你還是翻不出老子如來掌心，這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哈哈！」這次他却向蕭册撲了過去！「對不起，錢老子要，人老子也要！」

戴稻大怒。「老子跟你拚了！」刺刀向池一夏後背刺去！

池一夏一個翻身，只聽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响起，戴稻眼前一黑，却原來池一夏自身子抽出條鐵鍊，向他掃來！

戴稻連忙後退，池一夏右手又有一條鐵鍊倏地向轉身欲逃的蕭册的後脚捲去！

蕭册「噗」地一聲跌倒，池一夏一脚踩在他背上，回身又再向戴稻掃出！

戴稻見蕭册跌倒，大吃一驚，登時生了逃跑的念頭，冷不防，池一夏說：「站住，你一離開！老子的手下便會開槍！」

戴稻登時站住。「拋下刀子！」池一夏猛喝一聲，戴稻好像中了法術般，把刺刀急急拋去。

池一夏聲音轉緩。「咱也算是老相識了，你們乖乖跟老子回去，老子便代你們向縣長求情，輕判你們！」說着便用鐵鍊子把他們兩個的手脚鎖住，就在雪地拖拉起來。走了一陣，只見前頭停了一匹馬，池一夏又自馬上拿下一條繩子把他們兩個縛住，然後躍上馬背。

戴稻一怔，問道：「你的手下呢？」

「老子那裏有手下？哈哈！」

「既然如此，你拿了錢爲何又要捉咱們回去！姓池的莫做得太絕！」

池一夏回過頭來，嘆了口氣：「老子也不想如此，只是老子跟了你們幾個月，若抓不到人回去，如何向縣長交待！」

蕭册忍不住說：「你不是說遲來了一步，找不到咱們的證據麼？」

「這件事，老子的確不知道，不過，你們偷了一隊馬幫的錢却由頭到尾都讓老子看到！」

戴稻不由叫起來。「俺沒擺脫你？」

「擺脫了，不過又讓老子追上了，剛好看到那一幕，所以跟了下來！」

蕭册不禁破口大罵起來：「你這個老狐狸假公濟私……」

池一夏臉色一沉。「是又怎樣，你奈得我何？老子不這樣單靠那份隊長的薪水够吃飯還是够喝酒！委屈一下吧，下次老子不再跟你們便是，這也是一種交換，你們發達的機會也不少嘛！」

「他媽的！人人都以爲你是個正人君子，原來是個僞君子！」

「他奶奶的！……」

「呀！」池一夏一挾馬腹，那匹馬登時奔前，蕭册及戴稻登時摔倒地上，讓馬匹拖着，馬匹一直向山東馳去……（完）

千門點將錄

鴛鴦手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師傅山帶了四名大漢到小雪樓，找着霍老大，要與對方一博，經霍老大同意後，雙方便議定賭的種類、方法和賭注。他們賭的是「小小牌九」，每人拿一隻牌，以點數小的爲贏，輸了的人須速離開上海。結果霍老大拿了一隻「地」牌，是最小的點數，但由於師傅山施展「鐵指神功」揑碎半截牌，只剩一點。霍老大應贏反爲要輸，只好願賭服輸。師傅山離去後，霍老大望着那半截牌發怔。就在這當兒，殺手邊中破來了，三招兩式便把霍老大解決。邊中破得手後，喝得酩酊大醉，但當他醒來時，竟發覺伏在杜小丹的艷屍上，不禁洒淚如雨……

南北兩賭王　準備大搏殺

年青賭業鉅子

（一）

雖然醉後初醒，但邊中破已知道，杜小丹死了。

她是被勒死的。

一條紅的絲巾，緊緊地纏在她的脖子上。

邊中破自十三歲以後，從未爲任何人流淚。

這是第一次。

× × ×

雖然明知杜小丹死了，但他仍然貼在她的胸膛上。

他瞪大了眼睛，看着一個人。

這人就坐在他不遠處的一張高背靠椅上。

邊中破瞳孔露出了怨毒之意。

「是你！」

「不錯，是我。」

「你好毒辣！」

「你也是一樣，你爲了這條母狗，竟然殺了霍老大。」

「霍老大是你的走狗！」

「這兩個字未免太不雅，我們是在互相合作。」

「你要爲他報仇，找我算帳也就是了，爲甚麼還要殺害無辜？」

「她無辜？」

「兇手是我！」

「主謀者却是她，所以，她必須得到應得的懲罰。」

「你幹得好絕！」

「無毒不丈夫。」

「我跟你拚了！」

「請！」

接着，一條人影飛撲而起。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六顆子彈同時穿過這人的胸膛。

× × ×

剛醒過來，又倒下去。

邊中破咬破了嘴唇，恨透了這個人。

貓有九命。

可惜他不是貓。

他若是貓，他會拚到第九條命，不殺此人誓不瞑目。

然而，他完了。

沒有人能中了這六槍還能活下去。

只是，他還有一口氣。

他這一口氣還可以幹甚麼？

拚命？

不成了。

他只能回頭，用盡最後一口氣的力量回頭，死也要投進杜小丹的懷裏。

赤裸着的胴體已冰冷。

邊中破的心也冷下去，終於漸漸停止跳動。

（二）

又是黎明。

沒有花香，沒有酒香。

這裏只有一種苦澀的氣味。

苦藥。

藥已煎好，而且已涼了。

× × ×

房子很寬闊，很華麗。

以往，這裏既有花香，也有酒香。

但現在，花不見了，酒香也已消失多時。

自從受了傷之後，他一直都不想看見鮮花，也不想看見醇酒。

這本是他最喜愛的兩種東西。

可是，他受傷後，幾乎變成了一個廢人。

他不能從花瓶裏摘下鮮花，也不能喝一滴酒。

既不能摘鮮花，也不能喝醇酒，又何必留在這裏？

他還年輕。

他姓沈，單名力，是個年青的賭業鉅子。

（三）

在沈力身邊日夜伺候的，是魯媽子。

魯媽子是個褓姆。

她很兇。

她身材肥胖，但身手不凡。

她父親是軍人，祖父是清朝的鎮關大元帥。

她有滿州人的血統。

沈力是她養大的。

× × ×

魯媽子雖然兇惡如犀牛，但對沈力却是千依百順。

他幼年時，很頑皮。

他甚至曾經在魯媽子的頭頂上撒尿。

但魯媽子沒有生氣，只是匆匆的去洗頭。

沈力却在她睡覺的時候，再撒一次。

魯媽子忍不住問：「你為甚麼總是把尿撒在我的頭頂上？」

沈力嘻嘻一笑。

「妳的頭髮太乾燥，就像是沒有淋水的草。」

魯媽子怔住。

第二天，沈力又想在她的頭頂上撒一泡尿，讓她的頭髮「營養營養」。

但他却忽然發覺，這泡尿不必撒了。

因為魯媽子已把頭髮全都刮掉。

這一招，大有名堂。

南方人謂之：「斬腳趾避沙蟲。」

（四）

藥已涼了。

魯媽子捧着瓷碗，小心翼翼的在餵沈力喝下去。

這時候，房子裏並非只有魯媽子和沈力，還有師傅山和田遜。

大清早，他們就來了。

他們不能不來，因為沈力仍然是羣龍之首。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們不能不騷擾他。

× × ×

藥很苦。

那種味道，好像是「貓尿」。

唉！

人，眞的最好不會傷病。

喝酒、喝甜品，喝雞湯，那多滋味，多寫意？

但喝藥呢？

慘了。

管他的味道像「貓尿」也好，像「牛尿」、「豬屁」也好，總之醫生、大夫把藥方開下來，你就得乖乖的把它喝下去。

當然，你有權不喝，因為你有權去找死嘛！

× × ×

沈力喜歡找刺激、找女人，但絕不想找死。

他現在還未曾達到「萬念俱灰」的地步。

所以，儘管藥很苦，他還是「咕嘟咕嘟」的喝下去。

喝完藥，魯媽子退下。

她雖然很兇惡，但却不是不識大體的人。

她知道，現在是男人談「正經事」的時候。

雖然，許多男人一碰頭，往往最喜歡大談風月，不正經得很，但這一點，她已無權理會，也不想去理會。

× × ×

「霍老大已死。」田遜第一句說話，是一項報告。

沈力似是有點意外。

「他死了？」

「千眞萬確。」

「誰幹的？」

「邊中破。」

「他在哪裏？」

「不知道。」

沈力長長的吐了口氣：「這惡魔終於死了，倒是上海市民之幸。」

田遜道：「但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他，而是鴛鴦手。」

沈力點頭道：「這人的確很可怕。」

「我看他一定會來找我們算帳。」

「你以為他會怎樣跟我們算帳？」

田遜道：「只有兩種可能性。」

沈力道：「你說。」

「第一種可能是以武力解決一切。」

「武力？」沈力的眼色微微一變。

「他不是一個獨行者，在上海，他早已暗中培植了一股勢力。」

「好深謀遠慮的傢伙。」

「連曾霍秋這種老奸巨猾的惡魔，都

在他指掌之中操縱自如，這人自然不可輕侮。」

沈力點點頭。

「當然，我從來都沒有小覷他。」

任何人在給敵人襲擊得重傷臥床之後，自然不會小覷對手。

田遜道：「還有第二種可能性，就是賭！」

「賭！」沈力苦笑：「我是個賭徒，甚至已有人叫我賭王！但眞正能在賭桌上和他交手的人，却不是我。」

他說到這裏，嘆了口氣又補充說：「就算我還沒受傷，也賭不過鴛鴦手。」

田遜淡淡道：「但師傅山已來了。」

沈力點頭，一雙疲倦的眼睛盯在師傅山的臉上：「現在，唯一能撼垮鴛鴦手的人，就只有你！」

師傅山默然半晌，終於開口說話：「說句老實話，鴛鴦手碰上了我，他絕對無法有十足把握可以取勝。」

沈力默然。

田遜也默然地在聽。

只聽師傅山又說：「我也是一樣，鴛鴦手的確是一個很厲害的對手。」

沈力皺了皺眉。

他忽然說：「陳師傅與鴛鴦手都是千門中人，以往可有甚麼交情，或者是甚麼仇怨？」

師傅山道：「我在南方，他在北方，天南地北，本是河水不犯井水。」

沈力道：「但你現在已站在我的一方了。」

師傅山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除非我不來上海，既已來了，就不能含糊了事。」

沈力目露感激之色。

「陳師傅恩德，在下沒齒難忘。」

師傅山道：「鴛鴦手一定會來，只要他來，咱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

沈力一笑。

「還有，賭來賭對！」

× × ×

鴛鴦手！

他一定會來。

他來的時候，局勢會變成怎樣？

師傅山遠道而來，就是為了對付他。

這一戰，無論是武鬥，還是賭桌上一決雌雄，都必定很惹人觸目。

（五）

同日黃昏，一列火車抵達上海車站。

一個老人，戴着一頂灰帽，穿着一身臃腫的衣服，來到了這個繁鬧的大都市。

下火車的人很多。

這老人太平凡，沒有人注意他。

但他却是廣州的第一號大亨。

他姓沈。

他是沈力的父親——沈亨！

鴛鴦手來了

（一）

夜色已臨。

上海之夜，是那麼輝煌，那麼令人迷惑。

在金華娛樂總會裏，花綠綠的鈔票和五光十色的籌碼，更是令人看得連眼都花了。

這是賭場。

沈力的賭場。

× × ×

大堂上衣香鬢影，人們賭得很熱鬧。

這裏是大賭場，大場面的地方。

沒有人會在這裏賭得寒酸。

那些「寒酸賭客」根本就不敢進入這座金碧輝煌，在天花板上連續吊着十二盞巨大水晶吊燈的賭場。

這裏是眞正賭錢的地方。

大堂上的賭注已不小。

但眞正賭注驚人的，却是在一間小廳裏的一桌牌九和一桌沙蟹。

在這裏，有人一夜之間變成鉅富。

但也有人在一兩個小時之內，傾家蕩產，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賭博，是個漩渦。

有人闖過去。

但却有人給捲下去，一沉到底，永不浮頭。

（二）

這一晚，丁家綢緞莊的大老闆丁大萬手風極旺。

今天陪他一起賭的，還有一個妙齡女郎。

她就是屠仁天抓回來的香筱筱。

香筱筱本來死也不肯和丁大萬在一起的。

但現在，她好像已看開了。

——和尚吃狗肉，一件穢兩件也穢。

丁大萬雖然嘴臉可憎，但花錢却從不皺眉。

以往，香筱筱是「身家淸白」的。

現在可不同了。

她的粉頸上，戴着一串又圓滑又光亮的珍珠項鍊。

她的兩隻手，幾乎給鑽戒、玉戒指遮住了。

雖然，這未免看來像個暴發戶，但暴發戶總比寒酸相好得多。

反正，人已給了丁大萬蹂躪了，她再也不像從前動輒就談甚麼「寧死不從」了。

丁大萬也眞够狠心。

他和香筱筱纏上後，就把糟糠之妻休了。

他的大舅子找上門，跟他理論，結果挨了一頓拳脚，腫着半邊臉龐回老鄉去。

香筱筱雖然心裏很為他們難過，但她也是身不由己。

唉，算了。

就當這是一場夢罷。

然而，她仍然活在夢中。

× × ×

就在丁大海手風最旺的時候，牌九桌旁來了一個中年人。

這人說高不高，說矮不矮，既不肥也不瘦，皮膚白淨，相貌端正。

丁大萬當莊。

他不可一世地在吼叫：「統殺！統統殺！押呀！押下去呀！」

那中年人押了。

他押下十枚籌碼。

丁大萬連看都不看，就接受下來。

他擲骰。

第一注牌，天門。

莊家拿了尾注牌。

直到牌分好了，丁大萬的臉色才變得一片煞白。

因爲這時候，他已看清楚那十枚籌碼的總値。

只有這間賭場，才會有這麼驚人的籌碼。

每一枚不多不少，都是個整數兒——一萬塊！

× × ×

十枚籌碼疊在一起，就是十萬。

在這張賭桌上，賭客都是闊客。

但一出手就兌現十萬籌碼的人，却還不多見。

丁大萬呆住了。

那中年人微笑：「是不是認爲在下押的不够重，不够刺激？」

這是「反話」。

每個人都聽得懂。

丁大萬當然也聽得懂。

他咬了咬牙：「連牌都已分好，你以爲我賭不起？」

中年人笑了笑。

「丁老闆言重了。」

丁大萬又怔住。

這傢伙原來早已知道自己的來歷。

「媽的！」他暗罵一聲，又是窮吼：「擺牌！」

中年人把四張天九牌隨便摸了摸，然後又漫不經心的擺好。

他居然連看也不看，好像對自己的指頭有極大的信心。

賭客無不相顧駭然。

這是十萬塊的一注牌九，而這人却像是小鬼頭在玩泥沙似的，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但這到底是人家的事。

就算是天皇老子，也一樣管不了。

（三）

人家輕鬆，但丁大萬却輕鬆不來。

雖然，他今天手風極佳，殺進不少，但點來算去，只是兩三萬進帳而已。

實在的說一句，他現在連本帶利，還沒有十萬塊在手上，但他却賭了。

他深悔一時忘形，居然沒把那十枚籌碼看清楚，就貿然大叫：「統統殺！」

當然，以丁大老闆的身份，就算眞的輸了，而手頭上又沒有這許多鈔票的話，賭場方面也一定會暫時爲自己結了這筆賭帳的。

但這已是糟透的局面。

十萬塊不是一個小數目。

現在，他是勢成騎虎了。

他只好暗中向蒼天祈禱：「這注牌一定要贏，千保祐，萬保祐！」

然後，他摸牌。

他的指頭有汗。

他的額上也有汗。

等到他摸完四張天九牌之後，他不由暗暗吐出口氣。

他輕鬆起來。

他面露笑容，心情不但輕鬆，簡直就是興奮。

他意氣風發，首先開牌。

這是大牌九。

這手牌，前道是地槓，尾道是雙鵝。

× × ×

牌一開，衆皆哄然。

甚至有人忍不住「媽啊」，「乖乖不得了」的叫了起來。

這的確是好牌。

倘若抓着這種牌還贏不了錢，那眞教人睡不着覺。

每個人都用羨慕的眼光瞧着丁大萬。

他今天眞是大大的走運，別人押得最重的一注牌，他居然又拿了一副地槓雙鵝。

每個人都拭目以待，看着那中年人能否抓住一對人，或者兩隻天，甚至是一雙至尊。

只有這三副寶子，才可以逃過不敗的厄運。

但這機會，恐怕是不大的了。

× × ×

荷官是人稱「石頭三」的午三叔。

午三叔的手很穩定，就像是風吹不動，雨打不移的石頭。

他爲天門揭牌。

他一揭兩張。

這兩張牌才一揭開，哄然之聲又再四起。

一張是丁三。

另一張是大鷄六。

這赫然竟是至尊寶！

丁大萬登時頓足。

他在徒呼荷荷。

這兩張牌一翻開，他就再也贏不了。

就算對方前道是蹩十，也只能算和。

當然，他是絕不相信，對方前道的牌，還能贏得了自己的地槓。

每個人都不相信。

人人都以爲這一注牌，必然是莊閒各咬一口，和定了。

午三叔很快又掀開另外兩張牌。

這兩張牌一掀開，丁大萬立刻就昏倒過去。

× × ×

一張天牌。

一張彎九。

天九王，够吃地槓有餘。

（四）

丁大萬輸了。

他曾贏了很多注。

但這一注，却輸掉了他的命。

丁大萬昏倒過去之後，氣息一直逐漸微弱。

不到五分鐘，他就「輸死」了。

× × ×

直到這時候，午三叔才接到一個秘密的報告。

他本是另一間賭場的荷官，直至五日前才在這裏任職。

他不認識這個中年人。

而這秘密的報告，只有三個字。

這三個字是「鴛鴦手。」

× × ×

午三叔的眼睛亮了。

他驀然驚覺，這個押注十萬塊，「賭死」丁大萬的中年人，他的兩隻手是不相稱的。

左手細小。

右手闊大。

兩者差距相當明顯。

這人眞的就是鴛鴦手！

千門兩雄初相遇

（一）

鴛鴦手終於來到了沈力的賭場。

在此同時，賭場的人發覺，今天有不少陌生人進入賭場之內。

而且，在賭場外，也有不少可疑的人，在巡來巡去。

顯然，這都是鴛鴦手的爪牙。

總管彭東知道事態嚴重，不敢輕舉妄動。

但到了這個時候，他也不能不理。

他只好面對鴛鴦手。

× × ×

彭東是個三十八歲的矮子。

他身材雖然矮小，但却頭腦靈活，而且令出如山。

他管理這個賭場，用的手法就像是軍官統治軍隊。

他奉行「軍法統治主義」。

他的確是個很有威嚴的人。

他眼睛大，嗓子更大。

但這時候，他的瞳孔瞇成一綫，他說話的聲音既溫和又細小。

他對鴛鴦手說：「在下彭東，是這裏的總管。」

鴛鴦手淡淡一笑。

「我知道，而閣下也不是第一次遇見我。」

——鴛鴦手曾到此賭場，把莊家殺得片甲不留，又在骰寶桌上贏了差不多二十萬。

這樣的一個人，彭東當然絕對不會忘記。

鴛鴦手也眞有本領，居然混進賭場裏，直至丁大萬「輸死」了，才被賭場的人發覺。

彭東微微一笑。

「在下有兩瓶儲藏多年的白蘭地，今天難得閣下光臨，不如先喝兩杯如何？」

鴛鴦手搖頭。

「對不起，我是來賭錢的，無論是誰想贏錢，最低限度必須保持頭腦清醒。」

彭東一笑。

「有理！有理！」

鴛鴦手淡淡道：「聽說彭總管精於牌九。」

「我不賭四張，只賭兩隻。」

「小牌九？」

「是的。」

「很好，這樣够刺激。」

「但你不會喜歡和我賭的。」

鴛鴦手淡淡道：「怎會不喜歡？只要是賭錢的玩意，我都很有興趣。」

彭東道：「正因爲我很窮，根本沒有錢可以跟你賭。」

鴛鴦手眉頭一皺。

「這倒是沒趣，不賭錢，賭甚麼？」

「不如就賭褲子。」

「褲子？」

「不錯，誰輸了，誰就把褲子當衆脫下，而且一定要脫得徹底，必須光着屁股才算！」

鴛鴦手一怔。

彭東冷笑：「你不敢？」

鴛鴦手嘆了一口氣：「我倒不怕，只是……」

「只是甚麼？」

鴛鴦手沒有說下去。

却有一人突然走過來，不由分說就給彭東賞了一記耳光。

（二）

好响亮的一巴掌！

彭東差點連耳朵都給打聾了。

他面色脹紅，瞪着這人。

那是田遜。

「田公子……」彭東又驚又疼。

田遜冷冷一笑：「這裏是甚麼地方，豈容你在這裏說這種下流的說話？」

鴛鴦手淡淡一笑，道：「彭總管的說話不算下流，只是與其輸掉褲子當衆出醜，倒不如挨一記耳光好得多了。」

他說的是實話。

但彭東却不認爲自己一定會輸。

然而，他今天再也無法證實這一些。

因爲田遜已立刻把他趕走，當衆辭退了他這賭場總管的職位。

（三）

彭東走了。

鴛鴦手的目光，不期然地凝注在田遜的臉上。

「田公子，你最喜歡賭甚麼？」

「甚麼都賭。」

「牌九怎樣？」

「不錯。」

「咱們賭一手，如何？」

「不好。」

「這倒奇怪。」鴛鴦手淡淡一笑。「連你也不賭牌九了？那麼，你想和我賭甚麼？」

田遜道：「甚麼都不賭。」

鴛鴦手道：「你豈非說過，甚麼都賭嗎？」

田遜道：「跟別人賭，我甚麼都賭，但和你賭，却是甚麼都不能賭。」

「不能賭？」

「不錯，」田遜眨着眼睛。「明知必輸，又怎能賭？」

鴛鴦手面露奇怪之色：「還沒有賭，怎知道自己一定會輸？」

田遜道：「很簡單，因爲你一定會贏，所以我就一定會輸。」

鴛鴦手悠然一笑：「你把我當作是神仙了？」

田遜道：「神仙也未必有你這種高明的手法。」

鴛鴦手嘆了口氣。

「這麼說來，今天我是找不着對手，可以痛痛快快賭一場了。」

田遜道：「那倒未必。」

鴛鴦手微微一笑：「莫非你又已改變了主意？」

田遜道：「我的主意不會改變，但却有一個人可以奉陪閣下，賭個痛快。」

鴛鴦手朗聲大笑：「那好極了，他是誰？他在哪裏？」

田遜淡淡道：「他是陳雅彥師傅，江湖上的朋友，都稱呼他師傅山！」

鴛鴦手點點頭。

「師傅山的大名，在下早已聽聞，只是，未知他老人家現在在哪裏？」

田遜沒有回答。

回答的人，就在鴛鴦手的背後。

這人說：「我在這裏。」

× × ×

這人當然就是師傅山。

師傅山不知何時，已經悄悄的站在這裏。

這裏很熱鬧。

賭客在看熱鬧，賭場職員在小心戒備，還有不知幾許喬裝賭客的外來殺手，也已混在其中。

局勢非但緊張，而且還極危險。

但師傅山却面露笑容，禮貌地向鴛鴦手打了個招呼。

鴛鴦手也是一樣。

兩人都似是同一類型的人。

這種人都同樣危險。

(四)

該碰頭的兩個人，終於碰頭。

衆皆拭目以待。

這兩個譽滿南北的千門高手，將會怎樣一決勝負？

有人揉了揉眼睛。

有人用手帕抹乾淨已矇朧了的眼鏡。

也有人用手指挖挖自己的耳朶，唯恐聽不清楚鴛鴦手和師傅山在說些甚麼。

甚至有人立刻吃兩顆藥丸，以保持鎮靜。

氣氛很緊張。

而最輕鬆的，却是鴛鴦手和師傅山兩人。

× × ×

「陳師傅此次遠道而來，未知有何收穫？」

「在下是爲了旅遊而來，能一睹上海繁鬧之姿，已是最大的收穫。」

「恐怕沒這麼簡單罷？」

「未知閣下是何所指？」

「最少，你已擊敗了『賭魔』。」

「那是取巧，雕虫小技，不值識者一哂！」

「能令『賭魔』敗得心服口服，這已不能以雕虫小技來形容。」

「閣下謬奬了。」

「然而，『賭魔』尚未離開上海，已死於邊中破刀下。」

「這與在下無關。」

「推得好乾淨。」

「事實如此，你不相信也沒辦法。」

「算了，往事休再提，只是今晚，似乎你我都有點手癢了。」

「手癢又如何？」

「就在這裏，賭個痛快！」

「這裏不好，今天更不能！」

「是何道理？」

「這裏太吵鬧，而且今天這裏殺氣太重。」

「那又該當如何？」

「另擇地點，三天後自當領教兄台高明賭術。」

「好！」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 × ×

拭目以待，抹乾淨眼鏡，先吞藥丸的人，全都失望。

今夜無戰事。

這一場賭博，他們是無緣目睹的了。

所以，這一天晚上，最倒楣的人就是丁大萬。

然後，就該數到彭東。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一)

翌日，晨。

沈力今天的面色似乎略有好轉。

他躺在床上，接見田遜和師傅山。

× × ×

田遜報告：「鴛鴦手深夜派人來催問賭博地點。」

沈力點點頭。

他凝視着師傅山：「陳師傅認爲該怎樣？」

師傅山說：「該在此地舉行。」

「沈公館？」

「不錯。」

「只怕鴛鴦手不會贊成，而且，即使在這裏一決高下，一旦他們要動武，仍然是流血的局面。」

「咱們的顧慮，也就是他們的顧慮。」田遜緩緩道：「他們若也有這種顧慮，就更加不會贊成在這裏決定勝負。」

師傅山道：「咱們可以找仲裁。」

「仲裁？」田遜一怔：「沈家與鴛鴦手之間的事，誰有資格和能力作仲裁？」

「五大帮！」師傅山緩緩說道：「金青帮、黑衣帮、血刀帮、飛斧帮和神魚帮，這五大帮的頭子，都可以作仲裁。」

田遜道：「他們願意嗎？」

師傅山道：「只要沈家與鴛鴦手聯名發帖邀請，這五大帮的頭子，最少有三位會親臨沈家，主持公正！」

田遜訝道：「這樣，對他們有甚麼好處？」

師傅山道：「咱們和鴛鴦手立下協定，無論賭注多大，必須抽取百分之十，作爲五大帮的仲裁費！」

田遜聽到這裏，眉頭一皺。

沈力却立刻同意。

田遜道：「只怕鴛鴦手不會同意。」

「對！這辦法很好！」

師傅山道：「他會同意的。』

沈力點點頭，對田遜說：「陳師傅的意見很好，就照他的說話去做，鴛鴦手方面，我也認爲他不會反對。」

師傅山道：「而且，有五大帮的人在場，鴛鴦手絕對無法賴帳，他若輸了，保證咱們可以說一句『多多益善』。」

田遜一笑：「陳師傅賭術高明，一定可以擊敗鴛鴦手的。」

師傅山默然。

他們總算有了這個決定。

(二)

又過了一天。

鴛鴦手的答覆已到。

他完全同意所有的辦法。

同日黃昏，五大帮也已先後有所答覆了。

他們全部應邀赴約，担任這一場大賭博的仲裁人。

× × ×

沈力又在接見田遜和師傅山。

沈力對事情的進展很滿意。

「在這裏進行賭博，對我們就算沒有甚麼利益，也絕對不會有半點壞處。

師傅山道：「最重要的，是五大帮的人都已答應了我們的邀請。」

「不錯，」沈力緩緩道：「這一場賭博，無論誰勝誰負，誰都不能賴帳。」

田遜道：「現在最主要的關鍵，就是咱們必須贏，這是只許勝不許敗的一場賭博。」

師傅山道：「我現在唯一能說的，就只有盡力而爲這四個字。」

他神色凝重，緩緩道：「天下間沒有眞正的必贏賭術，因爲千術再高明的人，也許會有一天遇上更强的對手。」

沈力點點頭。「陳師傅，這一切我都明白，那就像是武功一樣，世間上永遠沒有不敗的人。」

田遜道：「鴛鴦手在上海未嘗一敗，但這一次……」

「這一次他可能會敗在我手下，」師傅山截然道：「但這只是『可能』，因爲他也可能會再贏一次。」

田遜的臉色有點不好看。

沈力却大聲說：「無論是贏是輸，我全力支持陳師傅，人，總是有賭重注的時候，我不怕。」

師傅山神態莊重：「謝謝沈先生對我的信任和支持。」

沈力微笑。「我是個很幸運的人，自出娘胎就已經是個贏家，一直過着優悠自在，家境富裕的生活。」

師傅山默然。

他想起了沈力的親生父親——沈亨。

但他沒有說甚麼，因爲這是他們家族裏的事。

只聽得沈力又說：「勝負本乃兵家常事，正是勝固可喜，敗也不必憂傷，一切上天早已有所安排。」

他忽然閉上眼睛：「剛喝了藥，現在我想好好的睡一覺。」

師傅山、田遜立刻告辭。他們都在等待着與鴛鴦手進行的一場賭博。

× × ×

離開沈力臥室後，田遜忽然問師傅山：「陳師傅，難道你眞的沒有十足把握，可以擊敗鴛鴦手？」

師傅山嘆了口氣。

「你想知道眞相？」

「想，很想。」

「我也想說給你知道。」師傅山凝注着他，忽又嘆氣，「但我現在不能說。」

「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能說？」

「賭局完畢之後，到那時候，無論是贏是輸，我都會把事實說給你知道。」

「現在又怎樣？」

「現在是天機不可洩漏。」

田遜默然。他只好耐着性子，等待這一場決定性的賭局。

(三)

夜已深。

一個老人，拄着一根拐杖，來到了沈公館。他求見沈力，被門房拒絕。

於是，他改變了主意，又要見另一個人。他要見魯媽子。

× × ×

魯媽子要架上一副老花眼鏡，才能看清楚這個老人的臉。

當她看清楚的時候，她的臉色忽然變了。「是……是你？」

老人點點頭：「不錯，是我。」

魯媽子忙把他扶進大門。

「快來！快來！外面的風很冷。」

老人微笑：「魯媽子，妳還是像以前一樣關心我。」

魯媽子也笑了，眼睛裏居然還噙着淚：「你要吃點甚麼東西嗎？」

「不吃了。我不餓。」

「那麼喝點酒，驅掉寒氣。」

「不，給我一杯熱奶。」

× × ×

大廳裏，炭爐裏的火越燒越猛。

這裏很暖，溫暖如春。

魯媽子的臉龐也很溫暖。

老人喝了一杯熱奶，她立刻又拿過杯子：「再來一杯，奶很新鮮。」

老人搖頭。「我不是來喝奶的。」

魯媽子捧着杯子，緩緩放在一張大理石小几上。

她忽然紅着眼睛，說：「阿力的娘死了。」

老人嘆了口氣。「我知道。」

「他的養父也死了。」

「我也知道。」

「你想見阿力？」

「他受了傷，現在怎樣了？」

「已有起色，但現在還不能走路。」

老人嘆了口氣：「這些年以來，就只有妳最關心他。」

魯媽子的眼睛更紅了。「我是看着他出世的，你是不是還在恨他的娘？」

「不，我沒有恨過誰，她沒有錯，只是我的命運太差，和她沒緣份。」

媽魯子拉着老人的手：「我帶你去見阿力。」

老人猶豫了一會，忽然說：「算了，能够看見妳，我已很高興。」

魯媽子怔住。「你不想見他？」

老人搖搖頭：「不是不想，而是實在不想他知道得太多。」

魯媽子長長嘆了口氣。「他一直還以爲，沈倫聲是他的親生父親。」

老人點點頭：「這沒有甚麼不好，最少，沈倫聲是個正當的生意人。」

「雖然這樣，但我還是覺得，你比他好？」

「好也好，不好也好，我已老了。」

「你不老，你還是和以前一樣，」魯媽子忽然在他的面前跪下來，抱着他的兩條腿：「我跟着阿力的娘，是爲了要照顧你的骨肉。」

「我知道！」

「你現在既然已來了，就不要走，留下來，留下來！」魯媽子的聲音很激動。

老人搖頭。

「魯媽子，妳別難過，也不要讓我難過，現在還有很多事情將要發生，這件事，將來再談，將來再談。」

魯媽子怔住。

老人走了。

他走的時候，脚步比平時快，但也比平時更沉重。

(未完)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家莊莊主杜飛雲獲得情報，知悉黑貓與沈勝衣分頭由東西沿江而來，將在某處會合。杜飛雲認為這兩個人可能對該堡將有所圖。於是決然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隨即率領四名武士，分乘三艘小舟，順流而下，準備截擊黑貓。江流湍急，舟行甚速，不久到達預定地點，正待泊舟登岸，這時，黑貓突從水中冒出，飛掠登舟，苦鬥之下，先後將四名武士盡殲，最後與杜飛雲決戰，兩人由舟上打入水中，由於杜飛雲不諳水性，卒之被黑貓砍斷一足，黑貓乘勝追擊，騰空俯衝而下，一劍向杜飛雲刺去，但杜飛雲臨死掙扎，雙手疾插黑貓，結果……

重賞勵勇士　無奈蠹反戈

好像杜飛雲這種高手，即使只剩下三成功力，亦一定能夠發出致命的一擊。

黑貓好像已計算在內，一劍凌空未刺下，身形突然半空中一緩。

杜飛雲雙掌立時擊空，黑貓的劍這才落下來，正插在杜飛雲心胸之上。

「噗通」水花激濺中，杜飛雲與黑貓一齊沒進水裏，在白浪與血花中消失。

不過片刻，黑貓又從水裏冒出，脫出水面，一翻身，落在一塊破爛的木板上，然後攤開手腳，在木板上臥下來。

劍仍然在他手中，劍上的血已經被江水沖洗乾淨，閃動着寒芒。

杜飛雲却不見現身，這雄霸一方的大豪一着失誤，終於喪生在黑貓劍下激流之中。

黑貓也就那樣臥着，隨波逐流。

他的眼睛睜得很大，仰望着天空，好像在沉思着什麼，那一臉懶洋洋的笑容越來越濃。

大江上只有他一個人，是不是因為這樣，連動他也懶得再動，任由江流將他送到什麼地方？

×　×　×

破爛的木板終於被水流湧上岸，陽光已普照。

黑貓順勢滾落在沙灘上，這一動之後，他的手腳又攤開，回復方才那個姿勢，臥在那裏。

這一次，他甚至連眼睛也閉上。

也就在這時候，一陣風聲急响，沙灘前面不遠那個雜木林子中，突然掠出了一個老婦人。

那個老婦人一頭白髮如銀，陽光下閃閃生輝，一雙眼睛更閃亮，有如劍一樣，狠狠的盯着臥在沙灘上的黑貓。

她滿面皺紋，每一道皺紋，都像是刀刻在花崗石之上，異常的清楚，使她的相貌看來更顯得冷酷。

她的身上並沒有太多的飾物，但每一件都可以肯定是珍品，握在她手中那根綠玉杖，晶瑩通透，長及一丈，價值自然更就驚人。

周圍並無人烟，好像這樣的一個老婦人，突然出現在一個這樣荒僻的地方，是不是有些奇怪？

她的身材高而瘦，骨頭看來已有些發硬，但身形展開，却是靈巧非常，那看來已有些發硬的骨頭那刹那彷彿並不存在，整個身子就像是一團棉絮，落在地上，給人的，竟又是穩如泰山的感覺。

黑貓一些反應也沒有。

老婦人盯着黑貓一會，發出了一聲冷笑，舉步走過去。

黑貓臥在那裏，死人也似，始終一動也不一動。

老婦人在黑貓身前三丈之處停下，綠玉杖一沉，「奪」的入地逾尺，冷冷道：「站起來！」

黑貓沒有回答。

老婦人搖頭。「在我面前裝死，就是裝得再像也沒有用！」綠玉杖突然一拔一掄，擊在旁邊的一株樹木上。

碗口粗大的樹幹立時斷為兩截，凌空疾倒向黑貓，十四點寒芒同時向老婦人的雙袖射出！

樹幹倒下的聲音掩去了暗器的「嗤嗤」破空聲响，致命的却是這十四枚以機弩射出的銀針！

黑貓若是仍然躺在原地，這十四枚銀針一定會射進他的體內，他看似已昏迷過去，可是斷樹才倒下，立即就從地上彈起來，斜掠出半丈之外。

那截斷樹「蓬」的一聲，落在他身旁，十四枚銀針在斷樹落下之前，已然射進了砂內。

黑貓目光一落，搖搖頭。「好厲害的暗器，幸好我閃避得還是時候。」

老婦人冷笑。「好靈敏的耳朵。」

黑貓道：「來了一個這麼厲害的高手，不靈敏也不成。」

「你當然亦知道我是什麼人？」

「不知道的只是怎樣稱呼。」黑貓又露出那種懶洋洋的態度。

老婦人又是一聲冷笑。「你就是直呼我唐晶，也不要緊。」

這個老婦人也就是杜飛雲的母親，杜伯文杜仲武兄弟的祖母。

「不敢——」黑貓淡應。

唐晶「哦」一聲，接道：「你還有不敢的事？」

「有。」黑貓懶洋洋的道：「而且很多，正如開罪你老人家，我就已經不敢的了。」

唐晶沉聲斥道：「你却是敢殺我的兒子。」

「杜莊主若是不放舟江中，看見他，我亦只會遠遠的避開他。」黑貓說得很認眞。

「說得好，畜牲不聽我言，妄自渡江，咎由自取，給你殺了也是活該。」唐晶雖說活該，語聲仍不由自主的顫抖起來。

黑貓歎息道：「聽說杜家莊雖然是以杜老前輩為主，眞正能够作主却是老夫人你，其間難免有些衝突，所以兩位的感情並不怎樣好好，我殺了你口中那個畜牲，說不定你還很感激我。」

唐晶的瞳孔暴閃，握住綠玉杖的雙手亦同時一緊，吁了一口氣，忽然道：「你若是以為這樣說話就可以令我的情緒激動，可以乘機刺殺我？」

黑貓笑笑。「希望可以。」

唐晶再一問：「你忘了我出身什麼門派？」

「好像唐門！」黑貓說得並不怎樣肯定。

「唐門以什麼見長？」唐晶又問。

「好像暗器。」

「你知道怎樣才能够成為一個暗器高手？」

「反應要敏銳，出手要迅速，最重要的當然是要絕對的冷靜。」

唐晶冷冷道：「那你還對我動這些鬼心思？」

黑貓道：「這大概是因為我還不相信老夫人已冷靜到完全不動心的地步。」

唐晶道：「有一分可以令敵人分心的機會，你都絕不會錯過。」

「所以我能够活到現在。」

「也所以我除非活得不耐煩，否則就應該盡快出手！」唐晶一掄綠玉杖。

黑貓笑了笑。「無論你什麼時候出手都是一樣。」

「怎樣？」唐晶冷冷追問。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好，我倒要看你怎樣跟我拚命！」

唐晶身形一動，連人帶杖，撲了過去。

黑貓即時起右脚，將那截斷樹踢得飛了起來，飛撞向唐晶，左脚接一蹬，身形往後倒退！

唐晶看在眼內，冷笑揮杖，擊在撞來的斷樹上，借勢一個風車大轉，在江面撲落，擋住黑貓的去路。

黑貓原是準備退回江裏，看情形再出手，那知道風聲一响，唐晶竟然從他的頭上掠過，他當機立斷，身一凝，旋即一旁掠開。

數十點寒芒幾乎同時射向他方才置身的地方。

唐晶的輕功絕無疑問遠在黑貓之上，那身形凌空未落，綠玉杖已先插入水裏。

那裏水深不過六尺，唐晶也就以左手支杖，「倒豎蜻蜓」，右手同時飛出七七四十九枚銀針。

她的衣袖裏也不知藏着多少枚銀針，也不知她用什麼方法將這些銀針射出來，既勁且急，而且準確。

幸好黑貓的反應也很敏銳，他身形未穩，唐晶的人與杖已攻至，杖勢飛靈變幻，有如一道碧綠色的巨網凌空撒下來。

黑貓身形九變，刺出了十四劍，才脫出杖網之外，回頭一看，只見方才立過足的地方，銀光閃閃，也不知釘上了多少枚銀針。

——唐門的暗器手法果然名不虛傳。

黑貓倒抽了一口冷氣，手中劍劃處，「叮叮叮」三聲，接連擊落了三支飛刀。

那三支飛刀長只七寸，寬不到二指，藍汪汪的，竟然已淬上了毒藥。

唐晶三支飛刀射出，人與杖亦射前，她雙手掄杖，却不停有暗器射出來。

黑貓的眼睛也可謂尖銳的了，却竟然瞧不出唐晶如何發出那些暗器，但總算都能及時發現暗器射來，及時閃開去。

他一步也不敢停留，急急後退，直退往那邊的雜木林子。

二三十個白衣漢子正從那邊雜木林子裏現身出來。

黑貓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唐晶杖勢無懈可擊，暗器更封住了他左右的去路。

若是他的內臟沒有被震傷，憑他的內力，配合他輕盈的身法，絕不難在左右闖出另一條出路，但他現在，眞氣渙散，根本不能够凝聚起來，躺在木板上隨波逐流，也根本就是迫於無奈，這一陣急動，內腑更已經開始作痛。

唐晶是必已經看出來，黑貓有這種感覺，也看到了唐晶眼瞳中露出來的那股譏諷。

他居然還笑得出來，笑道：「想不到你這麼大一把年紀，氣力仍這麼充沛。」

唐晶的暗器停下，讓黑貓從容將話說完，冷應道：「飛雲一向不喜歡被人白佔便宜，你雖然能够將他殺死，相信也不會好過。」

說話間一連三杖，又將黑貓迫退了四尺。

黑貓笑接道：「也不太難過。」

唐晶冷笑。「你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只聽你說話，我便知道你已受了很重的內傷。」

黑貓「哦」一聲，身形突然向左面撲去，他快，但唐晶更快。

十四點寒芒剎那截住了黑貓的去路。

黑貓身形一頓，長劍一展，蕩飛了十四支喪門釘，唐晶的綠玉杖緊接毒蛇一樣刺至！

黑貓回劍連擋三杖，已被迫回原位。

「唐門暗器，實在不錯。」

「那的確只是不錯而已。」唐晶冷笑，左手衣袖無風自動，霍的揚起來，一枚蝴蝶也似的暗器接從他袖中飛出，「嗚」的凌空劃了個半弧，飛射向黑貓！

黑貓一呆，脫口一聲：「火蝶！」身子一倒，貼地竄了出去。

那枚形如蝴蝶的暗器剎那火光一閃，爆炸開來，百數十支牛毛也似的毒針四下激射，黑貓若是以劍去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唐晶亦想不到黑貓知道有這種暗器，一聲悶哼，道：「好一個殺手中的殺手，見識果然不少。」

黑貓那一竄，已到了林子之前，兩柄長刀旋即左右刺至！

黑貓閃左刀，接右刀，劍一引，刺入右面那個白衣漢子的胸膛，身形倒掠而回，左掌反切在左面那個白衣漢子咽喉上！

他連殺兩人，身子往一株樹幹一靠，笑應道：「幸好還不少！」

唐晶雙袖急揚，六支飛刀交錯射出，人與杖同時掠前去！

黑貓身形一轉，繞到樹幹後，「篤篤」的兩支飛刀瞬息釘在樹幹上，其餘四支貼着樹幹射過，唐晶人杖接至！

杖撞上樹幹，一聲霹靂，那株樹幹竟然被硬硬撞斷，黑貓若是仍躲在樹幹後，不難又被震傷。

幸好他又及時離開那條樹幹。

唐晶杖勢凌厲無比，撞斷樹幹，原勢再迫向黑貓，一枚突然變成了三十六杖！

黑貓那裏還敢去硬接，左閃右避，連閃三十五杖，後背已撞在一條樹幹之上！

唐晶的第三十六杖緊接刺至！

好一個黑貓，身子竟貼着樹幹壁虎一樣游竄上去！

那一杖之後還有七個變化，樹幹上眨眼出現了七個杖洞，每一個之間相距恰好七寸，簡直就像是量度出來。

黑貓雖然看不見，但入耳驚心，亦不由揑了一把冷汗，他的身形接一翻，凌空一劍飛刺向唐晶。

唐晶的身形變化已老，看來實在很難躲得開這一劍，但他的綠玉杖却能够及時撤回，搭上了黑貓的腰。

杖上的內力已盡，不過仍能够截住黑貓的身形變化，這已經足够。

劍尖距離唐晶的眉心只有三寸，也就這三寸之差，刺不過去。

黑貓人劍的變化到此爲止，不禁由心發出了一聲歎息。

歎息聲中，他的身子已然被那條綠玉杖挑起來，翻騰在半空中。

唐晶身形同時拔起，一拔三丈，所過之處，枝葉橫飛，她身形凌空，一杖百變，當頭擊下，混身同時閃起了一蓬光芒，發出了百數十支暗器。

黑貓身子一脫出綠玉杖，已知道唐晶必然緊接下毒手，「鯉魚倒穿波」，從一個樹椏穿過，疾竄入林中。

那個雜木林子雖然樹木並不多，但憑他臨敵的經驗，應該可以盡量加以利用，可是腳一落到地上，黑貓就知道自己這一着走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

地上的泥土出奇的柔軟，黑貓一落下，立即就省悟這是一個陷阱！

他一個念頭才閃過，那些泥土已然「嗤嗤」的疾揚了起來，露出下面覆着的那個大繩網。

那個大繩網旋即收縮。

黑貓的反應也不能說慢的了，那剎那已然往上拔起來，才拔起一丈，那個繩網已將他裹起，網吊在半空。

黑貓的劍立即向繩網削去，這一劍削下，一顆心立時一涼。

那個繩網赫然是用粗大的牛筋子織成，黑貓的劍雖然鋒利，只能够削斷一節。

繩網一收縮，他的劍更就完全施展不開。

就是施展得開，也沒用的了，周圍的樹後，已迅速出現了十二個白衣漢子，每一個的手中都捧着一盒諸葛連弩。

一弩十二發，百四十四支連弩飛蝗般

射至，黑貓就是能够將繩網削開，在他出來之前，相信已經變成一個刺蝟。

所以黑貓沒有動，那些連弩也沒有發射，只是正向着繩網中的黑貓。

其餘的白衣漢子緊接着圍上來，四個青衣小婢相繼出現，抬來了一張虎皮椅子，面南放下。

唐晶緩步走到椅子前面，看了黑貓一眼。「扶我坐下。」

四個青衣小婢左右忙扶着唐晶坐下來，這個老婦人這時候才露出一些老態，閃亮的眼瞳亦變得黯淡。

這種老態好像是故意作出來，又好像她現在才突然省起自己已經一大把年紀。

「老了——」她隨即一聲歎息，整個身子同時放鬆。

沒有人作聲，對於這個老婦人，他們顯然都恐懼得很。

唐晶的動作變得異常緩慢，回顧一眼，目光又落在黑貓身上。「看來你的內傷當眞不輕。」

黑貓笑了笑。「否則在這張網收縮之前，我已經逃了出來。」

「你眞的可以？」

「我實在很想證明一下，可惜你是不肯給我這個機會。」

唐晶歎了一口氣。「這實在是可惜得很。」

黑貓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你可以下手了。」

唐晶搖搖頭。「我若是這樣將你射殺網中，豈非太便宜了你？」

黑貓居然還笑得出來。「那你打算怎樣？」

唐晶緩緩道：「不怎樣，只不過先斷你的四肢，再將你帶回杜家莊。」

黑貓又笑了。「到了杜家莊之後，我看你一定會吩咐人好好的侍候我。」

「一定——」唐晶點頭。「你可以享用杜家莊內最好的酒菜？」

「先謝了。」

唐晶又搖搖頭。「你實在瘦了一些，不過不要緊，我保證不久之後，你就會胖起來，胖得像頭大豬。」

黑貓笑着問：「你莫非要將我當做豬一樣拿去賣？」

唐晶笑笑。「杜家莊雖然不是太富有，也不致要拿人去賣，何況一個你這樣寶貴的人？」

黑貓有些詫異的問道：「那你老人家將我養得那麼胖，到底有什麼用？」

唐晶緩緩道：「吃掉！」

黑貓一怔。

「每天一斤，吃到我吃不下東西的那一天。」唐晶露出了那兩排森森白齒。

她年紀雖然已這麼大，居然一顆牙齒也沒有脫下，而且看來簡直就像是兩排鋸齒。

黑貓人在網中，但仍然看得很清楚，竟不禁由心寒出來。

唐晶晶恨恨的接道：「我從來沒有吃過人，但無論怎樣滋味，我也會在你面前，很開心的朝你的肉吃下去。」

黑貓打了一個寒噤，他已經看到這個老婦人眼中的恨意是那麼深重，却笑道：「人肉據說很難吃，我的肉現在更不會太可口。」

「你倒是清楚。」

黑貓道：「因爲我還沒有忘記別人都叫我黑貓。」

「那又怎樣？」

「難道你沒有聽說過，老貓乳狗，你若是眞的要吃，也該等我老一些才吃。」

唐晶桀桀的怪笑。「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一個你這樣有趣的人。」

黑貓笑應道：「你也很有趣。」

「哦？」唐晶伸長了脖子。

「吃人肉的老婆婆，以後大人們哄那些頑皮的小孩子，又有一個新故事了。」

「不錯——」唐晶怪笑着接道：「小寶寶不聽話，小心杜老夫人到來，將吃黑貓那樣，找你去格吱格吱的吃掉。」

「正是這樣——」黑貓放聲大笑。

杜老夫人亦怪笑不絕。「你這個實在有趣極了。」

笑語聲一落，她的身子突然離開椅子往上疾拔了起來，綠玉杖凌空戳向黑貓。

這一杖迅速非常，黑貓人在網中，實在很難化解避得開，可是他並沒有呆在那裏挨打，那剎那身形一動，連人帶網凌空蕩前，劍從網眼中穿出，刺向唐晶！

唐晶「哦」一聲，綠玉杖未到，一蓬牛毛也似的毒針已然從袖中射出來，打在黑貓握劍右手上。

黑貓也不知是不想還是不能，並沒有將手收回去，剎那間右手上釘滿了毒針，却一些疼痛的感覺也沒有。

唐晶綠玉杖即時一變，「叮」的敲在黑貓那支劍的劍鋒上，那支劍立時像長了翅膀也似，從黑貓的手中飛出，橫飛三丈，「奪」的插入了一條樹幹內。

唐晶的身形同時往上拔起來，凌空一翻，落在黑貓頭上的一條橫枝上。

黑貓這時候才將手伸回，看了看。「好毒的針！」

他那隻右手，這片刻竟然已腫脹了一半有多，一絲絲紫黑色的血接從傷口流出來。

唐晶應聲道：「這種針淬的毒其實不怎樣，只是，子不過午，死前那一個時辰有些不舒服。」

黑貓笑笑。「很好。」

唐晶歎息道：「你毒發的時候雖然很好看，但這樣殺你，是不是有些便宜？」

黑貓點頭。「這也不是你的本意。」

唐晶道：「所以我還是要給你解去這針上的毒。」

「勞煩你老人家。」

「怎麼不罵我多此一舉？」

黑貓又笑笑。「因爲我已經想清楚，對老人家還是有禮貌好些。」

「好，好孩子。」唐晶一揚手中綠玉杖。「伸出你的手來，我先替你去掉那針毒！」

黑貓很聽話的將右手伸長，唐晶的綠玉杖即時落下，力抽在黑貓右臂的關節之上。

「砉」一聲骨碎聲響，黑貓的右手齊臂而斷，疾飛了出去！

解血狂噴，黑貓的面色一下煞白，但面上居然還保留着笑容。

唐晶綠玉杖接一揮，敲在那條斷臂上

，那條斷臂凌空一轉，落向樹旁一個白衣漢子。

「小心拿着，不要失了。」

那個白衣漢子方待將那條斷臂擋開，一聽這句話，慌忙接下。

唐晶綠玉杖隨即轉向，穿過繩網，封住了黑貓右臂三處穴道，阻止鮮血往外再奔流。

「謝謝你老人家。」黑貓非獨有笑容，而且很有禮貌。

唐晶笑應了一聲。「不用謝！」身形飄落，凌空三杖疾點了出去。

這三杖分別點向黑貓的左肘與雙腳關節，「颼颼」有聲。

以黑貓的經驗，當然看得出這三杖貫足了內力，足以開碑裂石，可是他一動也都不動。

「砉砉砉」三下骨碎聲响，黑貓左肘與雙腳關節的骨骼先後被撞碎，整個身子立時癱軟在網中。

這種痛苦絕不是一般人所能夠忍受，黑貓卻連哼也沒有哼一聲，面上的笑容反而更盛了。

唐晶看在眼內，面上終於露出了詫異之色，身形落下，緩緩轉過身子，忽然問：「你難道一些也不覺疼痛。」

黑貓笑應道：「我難道看來一些也不像一個人？」

唐晶道：「我只是奇怪，竟然聽不到你的慘叫聲。」

黑貓立時叫起來，叫得很慘厲。

可是他的面上仍掛着那種懶洋洋的笑容，這慘叫聲竟好像就是故意叫給唐晶聽的，而且跟着又問：「你老人家現在滿意了。」

唐晶怔了怔，搖頭道：「你現在居然還能夠笑出來，我實在佩服極了。」

「一個人還能夠笑的時候，爲什麼不笑？」黑貓笑着回答。

「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值得你高興的事情。」

「現在雖然沒有，過去卻是有的。」

「你儘想着過去快樂的日子，所以完全忘記了現在的痛苦？」唐晶笑了笑。「這也是一條妙方。」

「本來是不傳之秘，但你老人家問到，又豈敢不說？」

唐晶點點頭，緩步走回椅子那邊坐下，緩緩道：「將他放下來。」

那張網應聲緩緩張開，落回地上，黑貓攤開手腳，仰臥在網中，一動也不動。

他的四肢除了斷去的右臂之外，其餘一手兩腳全都詭異的扭曲着，有經驗的人一看便知道關節已經斷折，一些抵抗能力也沒有的了。

唐晶瞇着眼睛，黑貓給她看到的始終是一面懶洋洋的笑容。

「看來你實在很像一條鐵漢。」唐晶忽然歎了一口氣。「但你若眞的是一條鐵漢，在劍還未脫手的時候，早就應該自殺了。」

黑貓只是笑。

「難道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心事。」唐晶的目光陡然一寒，冷冷的一笑。「看來我方才的決定是錯了。」

黑貓仍在笑，好像並沒有聽到唐晶在說什麼。

唐晶冷冷的接道：「我也許應該現在就將你殺掉，這對你說不定反而是一個打擊，死亦不瞑目。」

黑貓的笑容已有些勉强。

唐晶目光一轉，突然吩咐：「拉起來，亂箭給我殺了！」

那張網立時又收縮，黑貓的笑容，同時僵結，唐晶看在眼內，怪笑道：「你現在到底笑不出來了。」

話口未完，黑貓又笑了出來。「你老人家這一次到底猜對了，可惜，遲了一些了。」

唐晶一怔。「遲了？」

語聲未落，一道閃電也似的劍光已飛入林中，慘叫聲此起彼落，四個用諸葛連弩的白衣漢子雙手在劍光中先後斷下來。

這一劍顯然已經算準了角度距離，用劍的也顯然就是一個高手，在劍上絕無疑問浸淫了不少時日。

他的年紀看來卻並不怎樣大，一身白衣如雪，披肩散髮迎風飛舞，說不出的瀟洒。

最特別的，還是他的劍竟然用左手施展。

江湖上，左手用劍的並不多，稱得上高手的據說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一怒殺龍手」祖驚虹，另一個就是沈勝衣。

祖驚虹已經一大把年紀，從這個年青人的裝束看來，不是沈勝衣又是誰？

身形凌空未落，他的右手已然抄住了一盒諸葛連弩，一落下那盒連弩就發射。

破空聲響中，十二支弩箭飛射向對面那四個捧着連弩的白衣漢子，他身形亦有如箭矢般射出！

這一切都是發生得如此突然，那四個白衣漢子驚呼未絕，已經被弩箭射倒。

沈勝衣的劍差不多同時砍下了另兩個白衣漢子的雙手，凌空兩腳再雙飛，將最後兩人也踢撞在樹上。

唐晶都看在眼內，一聲怪嘯，身形又離開椅子，半空中雙袖一揚，無數點暗器飛射向網中的黑貓。

沈勝衣的右腳接蹬在一條樹幹上，連人帶劍向繩網這邊飛射過來，劍「嗡」的一震，洒出了一蓬劍雨！

一陣輕微的「錚錚」聲過處，唐晶的暗器竟全被劍雨擊下！

沈勝衣右手接一探，抓住了網中的黑貓，身形一翻，倒掠了回去。

唐晶綠玉杖間不容髮點空。

沈勝衣身形未下，左手劍一轉，「崩崩」的一連削斷了兩條牽着那張巨網的繩子，那張巨網立時一震，反向唐晶那邊覆過去。

唐晶一聲輕叱，綠玉杖一沉，往繩網上一點，身形倒飛，掠上了一株大樹的橫枝上。

沈勝衣的身形接亦拔了起來，連提三次眞氣，再借樹木橫枝帮助，竟拔起了九丈多高，這已經到了那株樹的樹梢，才將黑貓放下。

「貓兒，忍耐一會。」沈勝衣伸手輕拍黑貓肩膀。

黑貓笑了笑。「小心那個老婆子的暗器。」

「我會小心！」沈勝衣身形一轉，往地面掠下來。

他將黑貓安置在那麼高的地方，箭射不到，已可以放心一戰。

所有人都在仰首呆望着他，瞠目結舌，只有唐晶是例外。

唐晶策杖立在那條橫枝上，面寒如水，但只要留意一些，亦不難發現，他的眼瞳中透着詫異之色。

沈勝衣的出現，也無疑有些突然。

唐晶雖然知道沈勝衣與黑貓之間已經取得聯繫，知道沈勝衣一定會找到來，但來得比她估計的時間實在早了很多。

對於杜家堡那些探子的所謂靈通消息，她現在總算明白靈活到什麼地步。

最令她意外的卻還是沈勝衣的輕功。

縱上那株參天古樹的時候，沈勝衣的手中抓着黑貓，雖然分三次，但每一次的速度與距離都差不多，別的不說，就是這份判斷的準確，已經沒有多少人能及。

黑貓雖然齊肘斷去了一隻右手，重量也沒有相差多少，話是瘦，抓着這麼大的一個人縱上那麼高，亦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擊而瓦解那十二張連弩的威脅，更加不簡單了，除了輕功之外，還要身手配合。

就是唐晶，也不能不承認，沈勝衣是她認識的所有高手中，身手最靈活，反應最敏銳的一個。

她一向很自負，從不將別人放在眼內，只有這一次是例外。

沈勝衣的武功到底到什麼地步，她雖然看不出，卻已經看出沈勝衣是她有生以來所遇到的第一個勁敵。

但雖然震驚，這個老婦人表面上仍裝作若無其事。

杜飛雲若是不妄自渡江，死在黑貓劍下，現在黑貓即使絲毫無損，她仍然有必勝的把握。

他們夫婦聯手却敵，已不是第一次，彼此都有默契，此消彼長，能夠盡量利用自己武功的優點彌補對方的不足之處。

一想到杜飛雲，唐晶不由又一陣氣憤，她心情卻儘管怎樣變，表面仍能維持平靜。

杜家的人瞧不出，沈勝衣一樣也瞧不出。

風急吹，沈勝衣一片落葉也似隨風飄下來，他縱上去的時候接連三次提身，下來的時候卻沒有借助任何的東西，輕飄飄的飄落在地上。

衣袂在他落下的同時緩緩平復下來，他緩緩轉過半身，面向唐晶，並沒有絲毫自得之色，看來卻是那麼瀟洒。

唐晶盯着他，冷冷道：「好身手。」

沈勝衣淡應一聲：「彼此。」

「盛名之下，果無虛士。」唐晶點點頭。「人說聞名不如見面，我說見面更勝聞名。」

「老人家過獎了。」沈勝衣出奇的客氣。

「幸好你雖然來得比我推算的早了很多，對黑貓來說，却還是遲了一些。」

沈勝衣「嗯」一聲，仰首道：「無論如何，我已經盡了力，所以我雖然遲了，相信我那位朋友，也不會見怪。」

唐晶淡淡的問道：「你已經知道他傷成怎樣了？」

「我總算還能夠及時將他的性命留下來。」

「他四肢非斷則殘，縱使有萬年斷續這等傳說中的靈藥，相信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世上到底有沒有萬年斷續這種靈藥我不知道，手上也沒有。」沈勝衣緩緩說道：「能夠讓他活下來，現在我已經滿足了。」

「我看他生不如死。」

「他若是要死，絕不會讓你弄成這樣也仍求存。」

「不錯——」唐晶冷笑。「看來你果然是他的知己。」

沈勝衣橫移一步。「這個賬，我當然也要替他算清楚。」

「當然。」唐晶目光一閃。「有人說，你才是一個眞正的俠客。」

「別人將我看做什麼我也不在乎。」

「正如你不在乎黑貓是一個一手血腥的殺手。」唐晶的話聲神態充滿了譏諷的意味。

在我認識他以前他的確是一個你口中那樣的殺手，但我認識他到現在，還未見他枉殺過一個好人。」

「你能夠肯定。」

「我的消息雖然沒有杜家莊那麼靈通，一向都很正確，對這位朋友的說話我也一向很相信。」

「杜家莊與你這位朋友，以我所知一向都沒有衝突，可是你這位朋友……」

沈勝衣冷截道。「他做過什麼事情，我已經清楚得很。」

「你眞的清楚？」

「而且清楚他做得很對，換轉是我，也一樣會那樣做的，甚至比他們做得更徹底。」

「哦？」唐晶的臉寒起來，就像是凝着一層冰雪。

沈勝衣接道：「杜家莊是怎樣一處地方，相信你老人家比誰都清楚。」

「說得好。」唐晶的語聲更冷。

「至於我們其實是怎樣的一種人，你老人家也應該清楚得很。」

「想不到你的口才也很不錯。」唐晶搖搖頭。「我們之間其實也無須這麼多廢話。」

「的確都是廢話。」沈勝衣屈指往劍上一彈，「嗡」的劍發龍吟。

唐晶一笑。「反正要動手，還是早些動手的好。」

沈勝衣一捏劍訣。「請賜教！」

唐晶目光卻一掃杜家莊那些武士，緩緩道：「你們都聽到了，這個人就是沈勝衣，天下最負盛名的劍客，也是俠客。」

那些武士亦大都已猜到來的是什麼人，聽得唐晶的這樣說，仍然很奇怪。

唐晶接道：「這個人的武功你們也都有目共睹，無須我這個老婆子多講廢話，我只是想提醒大家，這個人也是一個人，何況傷他一刀，可以得到一百兩賞金，第一個將他斬殺刀下的人，更賞金千兩！」

語聲甫落，那些武士已然哄動起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勝衣身上，躍躍欲試。

沈勝衣聽得很清楚，目光一轉回到唐晶的面上，一聲歎息。「江湖上傳說老人家如何厲害，在下現在總算見識過了。」

唐晶冷冷道：「這本就不是一場公平的決鬥，只是以殺死對方爲目的，任何一方爲了達到這目的，都可以不擇手段。」

沈勝衣淡然笑了笑。「可惜我沒有什麼手段能夠用出來。」

「這實在可惜得很。」唐晶一聲冷笑，綠玉杖一振，指向沈勝衣。

三個杜家莊的武士立時一聲吆喝，殺奔沈勝衣。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三個武士更像已有默契，幾乎同時衝到沈勝衣面前。匹鍊也似的刀光迅速落下。

三柄刀分從三個方向，一齊斬向沈勝衣，每一刀都是斬向必救之處，他們顯然並不是第一次合作，配合得恰到好處。

千兩黃金一個人獨得當然最好，卻是三個人一齊來分保險得多，何況砍傷沈勝衣也有百兩黃金？

他們雖然很明白這千兩黃金不易賺，但不易到那個地步，卻還是意料之外。

沈勝衣沒有動，只是看着他們衝上來，一直到那三柄刀砍下，劍才刺出去。

刀不錯很快，但與沈勝衣刺出的劍比較，卻仍有大段距離。

「叮叮叮」的三下金鐵撞擊聲幾乎同時響起，三柄刀也幾乎同時飛上半天。

沈勝衣按劍如故，彷彿甚麼事也沒發生過，那三個杜家莊的武士卻沒有一個例外，齊皆被震退三步，虎口迸裂，鮮血外流。

隨後衝上前來的其餘武士看在眼內，不由都一怔。

沈勝衣按劍四顧，緩緩道：「我不喜歡殺人，甚至傷人，但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下，我還是會殺的。」

「可惜他們也沒有選擇的餘地。」唐晶冷冷的替那些武士回答。

那些武士聞言聳然動容，突然一齊發出了一聲吶喊，衝殺上前。

唐晶笑接道：「他們若是臨陣退縮，回去杜家莊，亦只是死路一條。」

她的聲音不太高，但每一個字都清楚的送入那些武士耳裏。「現在這一條也許亦是一條死路。但若是運氣好，死路也會變成活路，而千兩賞金，亦已經是够他們安享餘年。」

語聲未已，那些武士已經衝到沈勝衣面前，亂刀斬下。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人與劍化成一道飛虹，射入武士羣中。

一股股鮮血刀光劍影中飛激，那些武士一個又一個倒在沈勝衣劍下。

其他的武士繼續衝上，前仆後繼，白衣與紅血輝映，觸目驚心。

唐晶的說話，對他們絕無疑問起了很大的作用，杜家莊怎樣處置不服從命令的武士，他們也當然清楚得很。

可惜他們的武功與沈勝衣的距離實在太遠。

沈勝衣也不是第一次置身這種場合，所以一些也沒有被那些叱喝聲影響，每一劍刺出，都沒有落空。

他沒有殺人，傷在他劍下的武士卻很少還有再戰的能力。

周圍樹木的枝葉不少在刀光劍影中碎落，一片混亂。

繼續衝前去的那些杜家莊武士，簡直已接近瘋狂，吼叫聲悲激而悽厲，震人心魄。

他們在拚命，也不能不拚。

唐晶高高在上的監視，隨時都好像準備出手，可能是對付沈勝衣，也可能是對付那些躊躇不前的武士，她的存在，絕無疑問，是一種強烈的威脅。

混戰中，一個武士突然叫起來。「我砍了他一刀！」

沈勝衣果然挨了一刀，傷得雖輕，卻已經使那衝前的武士更瘋狂。

那個砍了沈勝衣一刀的武士語聲未落，便倒在沈勝衣劍下。

這些賞金的確不容易賺。

更多的武士衝殺前去，叱喝聲與揮舞的長刀有如怒濤一樣。

沈勝衣屹立不倒，就像他背靠着的那株大樹，他的劍卻飛靈巧幻，判斷的準確，出劍的迅速，更加就匪夷所思。

唐晶都看在眼內，花白的雙眉不覺皺起，身形突然往上拔起來。

沈勝衣目光一閃，劍更急，一連刺倒了兩個武士，身形亦拔高。

三柄長刀在他的腳下砍空，兩柄砍進了樹幹內，竟然都來不及截住沈勝衣的身形。

唐晶身形兩個急拔，已上了樹梢，綠玉杖一沉一點，天馬行空一樣從樹梢之上跨過，向黑貓藏身之處撲去。

距離還有一丈過外，她的暗器已出手，七種暗器，先行飛射過去。

黑貓看着那些暗器飛來，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也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沈勝衣人劍從下疾拔了上來，劍光一閃，將那些暗器完全撥下。

唐晶一聲冷笑，身形凌空一翻，頭下腳上，一杖指向沈勝衣。

沈勝衣身形一弓，已落在一條橫枝之上，一仰，劍一掄，叮的接下了那一杖。

杖之外還有暗器，兩支袖箭疾從唐晶的雙袖之內射出，一射胸腹，一射咽喉。

在這種情形之下，要發射暗器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袖箭，隨時都可能誤傷自己。

唐晶在綠玉杖插向沈勝衣之前，顯然便已經算準了角度距離，那兩支袖箭，配合得恰到好處。

若換是別人，縱然接得住那一杖，亦實在不難傷在這兩支袖箭之下，沈勝衣卻彷彿意料之中，間不容髮的刹那，及時將那兩支袖箭閃開。

一箭從咽喉射空，還有一箭卻裂開了沈勝衣的胸襟。

沈勝衣也不禁心頭一凜，劍勢卻未絕，與身形轉動同時，回攻了兩劍。

唐晶綠玉杖與人急翻，接下兩劍，身形已往下瀉落。

沈勝衣輕叱一聲，飛馬一樣急追而下，三劍追刺。

三劍都落空，唐晶的身形變化，絕不比沈勝衣的慢，閃三劍，身形已着地，綠玉杖朝天一炷香，疾揷了上去。

沈勝衣第四劍刺出，正刺在杖尖上，借勢倒翻，劍光過處，兩個向這邊奔殺過來的武士慘呼倒下。

沈勝衣身形這才着地，一旋，再傷二人，突然倒掠了出去。

無數暗器立時釘在他方才置身的地方上。

唐晶暗器出手，身形亦急掠了過去，混身上下，寒光暴射。

沈勝衣一皺眉，身形一轉，閃進一株大樹後。所有的暗器盡釘在樹幹上，雖然凶毒，卻穿不透那株樹幹。

沈勝衣貼着那株樹幹住上遊竄，「鯉魚倒穿波」，從樹椏翻過，劍刺向唐晶面門。唐晶倒是有些意外，急退三丈，沈勝衣緊追在後，左右武士揮刀衝殺上前，一樣阻不住他的身形。

唐晶再退一丈，綠玉杖一回，撞退了沈勝衣的劍，回攻三杖。

左右武士同時衝殺上前來。

沈勝衣接杖拒刀，身形極盡變化，唐晶也是一樣，他年紀雖然這麼大，氣力却是異常充沛，綠玉杖上下翻飛，那些武士配合不了她，反而她與那些武士配合得恰到好處，一陣搶攻，牽制住了沈勝衣的身形。

沈勝衣身形陡慢，後背又挨了一刀，唐晶的綠玉杖亦奪得一個空隙，在他的右脅下插了一下。

這一下比那一刀更難受，沈勝衣左手的長劍却沒有受影响，在身形被震退的同時，連殺三人。

唐晶緊追上前，貼地突然一個滾身，毒蛇一樣竄向沈勝衣下盤，三種十二支暗器相繼射出。

沈勝衣身形倒掠，閃一刀，從一個武士頭上翻過。

那些暗器竟然追不上沈勝衣的身形，那個武士的一刀急斬，亦被沈勝衣及時閃過。

十二支暗器四支落空，八支打在那個武士的身上，那個武士立時變成了一個血人，一聲慘叫也沒有，倒仆在地上。

沈勝衣接閃過旁來一刀，將一旁襲來的那個武士握刀右腕捏着。

唐晶的綠玉杖迅速攻至，沈勝衣也竟就以那個武士的刀連擋了唐晶三杖，一偏身，劍一引，疾刺了進去。

唐晶閃一劍，還一杖，猛一挑，疾將那個武士挑得飛起來。

綠玉杖旋即從下穿過，插向沈勝衣的小腹！

沈勝衣的身形同時倒翻，動作竟然與那個武士一樣，那一杖立時插空。

唐晶杖再挑，一挑一插，綠玉杖竟然從那個武士的小腹穿過，再插向沈勝衣。

這一杖又是在沈勝衣的意料之外，但仍能及時倒掠開去，卸開這一杖的大部份力道。

餘下的力道仍震得他一陣血氣翻騰。

唐晶未及收杖，暗器又出手，飛蝗般射向沈勝衣，急而狠。

沈勝衣身形倒拔而起，壁虎般釘在後面一株樹幹上，暗器盡打上樹幹，却都在他的腳下。

唐晶的綠玉杖隨從那個武士的體內抽出來，冷冷道：「好身手。」

沈勝衣居然還笑得出來。「總算死不了。」

唐晶冷笑。「反應好像你這麼靈敏的人，江湖上還不多。」

「幸好如此，才保得住性命。」

唐晶杖一抖，抖飛了那之上所沾的鮮血。「倒要看你是不是鐵打的。」

沈勝衣笑應道：「我只是血肉之軀，但再拚七刀，相信還能撐得住。」

唐晶這才留意到，那些武士已只剩下七人。

沈勝衣接道：「但要我再挨七刀，老人家還要杜家莊那些武士通力合作。」

「這個你不必替我操心。」

「若不是老人家方才那一杖，先殺手下再傷我，的確不必替你老人家操心。」

唐晶總算發覺那七個武士面上都露出猶疑的表情，也沒有再圍上來。

「你們呆在那裏幹什麼？」唐晶不由喝一聲。

那七個武士一怔。

沈勝衣目光從他們面上掠過。「以七位的武功，就是砍得我一刀，未必能够賺得到那些賞金，反正是賭命，何不押在我身上。」

「說清楚。」一個武士接上口。

「七位只是看，不動手，倒下的若是我，七位未必會全輸。」

「怎麼不會？」

「我若是倒下，那位老人家只怕也要付出相當代價，憑七位的武功，說不定，輕易就能够將她刺殺刀下。」

七個武士聳然動容，而唐晶却面色大變。沈勝衣接道：「倒下的若是那位老人家，更就簡單了。」

唐晶怒道：「你在廢話什麼？」

「樹倒猢猻散，老人家不在，杜家莊老人家以爲還能够存在？」沈勝衣反問。

唐晶再望那七個武士，只一眼，便看出那七個武士俱已動心，不由更怒，猛一揮杖：「上！」

那七個武士相顧一眼，呆立在那裏，沈勝衣即時凌空飛身，人劍如飛虹，疾射了過來。唐晶一聲怒嘯，身形倒翻，一縱竟逾三丈，落在那七個武士之間。

沈勝衣一見，面色一變，脫口一聲：「小心！」身形一落急起，飛撲前去。

那七個武士面色更就慘變，驚呼未絕，其中一個已經被唐晶的綠玉杖挑得疾飛了起來，撞向沈勝衣。

沈勝衣忙伸手接住，一看，那個武士的經脈巳然全被震斷，四肢無力垂下，氣絕當場。

第二個武士跟二個武士跟着被唐晶綠玉杖挑過來，沈勝衣沒有接，急撲向其餘武士。

這剎那之間，已又有兩人死在綠玉杖下，屍體一樣被挑撞向沈勝衣。

沈勝衣的身形不由一緩，又一個武士倒下，唐晶的袖中同時射出一蓬暗器。

餘下的那兩個武士揮刀急擋。

（未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神劍山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爲公孫敬所傷，便扯了個謊，騙走公孫敬，然後掙扎着走到公孫敬的煉丹房，拿了些解毒療傷的丹藥，內服外敷。之後，找了一個隱蔽地方，運功自療。不久，驀聞劍飛低呼之聲，李秀應聲回答。兩人相見，驚喜交集，劍飛即將黃金夫人所告消息轉稟，李秀聽罷，乃垂詢一切，劍飛詳爲作答。這時，李秀刀傷雖未完全復元，但已無大碍，便毅然隨劍飛到林中與青青會合，三人三騎，取道向紫竹林進發。一路馬不停蹄，到達山腰，被人以粗繩攔路，李秀砍斷繩索衝前，劍飛、青青分掠兩旁，各殺一人，青青續向前奔，李秀與劍飛隨後追去……

逍遙夫人（第二十三章：由諸葛青雲執筆）

馳約百丈，死者已有十餘人，李秀心中頗感沉重，不知青青是否因與自己嘔氣，以致突然變性，下手過嫌狠毒！

劍飛則視若泰然，以認爲這沒有甚麼過份，「一蜂尾針筒」既是有名「三大凶器」之一，我不殺人，人便殺我，在江湖鋒鏑之間，「生」與「死」，往往只隔一綫，強勝弱敗，先存後亡，屬於自然法則！

但馳上百丈之遙，形勢有變，道旁的幕天紫竹，突然散開，在這山嶺半腰，形成了一片相當空曠的平地。

平地正中央的靠山背處，建有一座十分高大的形勢古雅牌坊，坊上橫書「南宮」兩個巨大篆字。

牌坊之後，是整治得極爲整齊的一條斜斜向上的紫竹甬道，甬道兩側，則房舍簷牙，隱約可見，彷彿還不在少處。

李秀、劍飛雙雙勒馬，知道已到達「紫竹山」中樞的「南宮世家」門前，但奇怪的是一路上來，青青暴怒如狂，殺人不少，「南宮世家」中，決不會尚未得訊，主人應該早就在此相待，大興問罪之師，爲何竟這等平靜，空空蕩蕩地，一人未見？

即令「南宮世家」的掌門門主，大度雍容，不願追究，但青青呢？鄧飛龍呢？劍東、劍南、劍北等三對夫婦呢？從另一方面趕來的「回天漁隱」公孫敬，和「逍遙夫人」所率的一批武林高手呢？甚至於還有最先趕來，企圖從「小華陀」粱叔子手中，取得他新近因有了「成形何首烏」而練成的「長春再造丹」的白銀夫人呢？……

這麼多人，那一個也是絕頂高手，難道竟會被這「紫竹山」上的漫山紫竹，一齊吞噬，泯泯然地，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李秀想不通了，也在馬上坐不住了，他飄身下馬，與劍飛一同拴好坐騎，慢慢走到那座鐫有「南宮」兩個斗大篆字、巍峨古雅的牌坊之前……

驀然，他心頭微動，劍眉雙挑，口中朗聲吟道：「昔年啓衅兮，在遼東，今日問罪兮，削南宮……」

吟聲落處，向劍飛喝道：「劍飛，不論這牌坊上的『南宮』二字，是不是代表當代武林三大世家之一的『南宮世家』，你都替我一劍橫飛，把它削掉！」

劍飛是鬼靈精，一聽李秀如此吩咐，遂會意點頭，長劍「嗆啷」出鞘。

就在劍飛剛剛伸手拔劍之際，一聲極爲蒼涼高亢的「且慢」，宛如鶴唳九霄，從巍峨古雅牌坊之後的紫竹林中響起。

李秀以目示意，劍飛按劍不動，兩人均凝神注視那片有人發話的紫竹林中。

密葉浮天的竹林，一陣晃動，從竹林中抬出一乘小轎。

那是一乘用紫竹所製的無頂小轎，由兩名垂髫紫衣小婢，以肩舁出，轎上坐的則是一個約莫五十左右一目已眇的紫衣婦人。

這紫衣婦人年齡已不算小，但貌相輪廓，卻仍相當冷艷，她手中持着一根紫巍巍黝近黑色的四尺左右竹杖，直等兩名婢女，把小轎抬到牌坊之前，方把手中竹杖，輕輕一頓！

兩名婢女放下小轎，侍立左右，紫衣婦人仍大邁邁地坐在轎中，眇目內電閃神光，向李秀、劍飛略一打量，冷然發話問道：「你們這兩個吃了熊心豹胆的年輕娃娃，是從那裏來的？擅闖『南宮禁地』，已屬罪不容誅了，還敢企圖削損我南宮世家的牌坊，簡直便有九條命，也不夠一次死的！既在江湖帶劍，有沒有聽說過『關外皇甫，西南慕容，三家百派，獨尊南宮』……」

話方至此，不等李秀作其表示，劍飛已報之以一陣頗含輕視，並流露揶揄意味的「哼哼」冷笑。

紫衣婦人見了劍飛的高傲神情，突有所悟地，高聲叫道：「我明白了，你們定是來自『神劍西莊』，莫非那目高於頂的夏侯長空老匹夫，有甚信函，或是口訊……」

劍飛直到此時，方開口冷然接道：「你猜錯了一個字兒，我們不是來自『神劍西莊』，而是來自『神劍山莊』！」



「神劍山莊」四字，使那眇目紫衣婦人聽得爲之一怔，似乎有點出神地，喃喃說道：「不……不可能啊！李慕雲早化異物，『神劍山莊』也早告瓦解冰消……」

劍飛指着李秀，恭身正色說道：「在下李劍飛，乃『神劍山莊』末傳弟子，這位是我家少主！」

紫衣婦人把眇目中的如電目光，盯在李秀臉上，輕「咦」一聲說道：「李慕雲的兒子，居然也成人出道？他……他年歲太輕，火候定嫩，大概及不上他父親的三成功力！」

劍飛笑道：「自古佳兒能跨灶，冰寒於水藍遜靑！妳怎不問問大敗夏侯長空手下，火焚『神劍東莊』，是甚麼人的傑作？……」

語音略略一頓，目注紫衣婦人，沉聲又道：「李劍飛借問一事，二十年前，老主人作客遼東，義助慕容世家，以『無形劍炁』，曾傷率衆暗襲，妄造殺孽的南宮芙蓉一隻左眼，老婆婆……」

「老婆婆」三字才出，那紫衣婦人便牙關一挫，冷笑接道：「不錯，我就是當代門主南宮不樂的堂妹南宮芙蓉，但李慕雲在我身上，卻絕沒有佔到便宜！他不過倚仗『無形劍炁』，使我眇了目，我卻以絕妙心機，不僅使他家敗人亡，並名譽掃地，至死都心靈上蒙受一種莫大慚愧，換句話說，就是身入九泉，亦難瞑目！」

李秀聽得失聲道：「這樣說來，妳就是殺死我父之人？……」

南宮芙蓉陰笑一聲，搖手答道：「不是，遼東眇目一役以後，我以極度虔心毅力，苦練三招『殺人杖式』，摒絕前緣，根本不會見過李慕雲，我可以告訴你，你爹爹是死在你姨母鄧飛龍夫人，也就是如今夏侯長空老匹夫倚爲左右臂的白銀夫人之手！」

李秀劍眉深蹙，覺得這南宮芙蓉的言語之中，先後顯有矛盾？……

他的疑念方動，南宮芙蓉竟似已知究竟地，獰笑一聲，得意說道：「李慕雲雖是死在他姨妹之手，但却也等於死在我的絕妙策略之中，其間並無矛盾。不過，他雖含恨黃泉，我也含恨人世，因爲我的『奪魂三杖』練成後，再想親手報復遼東眇目的一劍之仇，却已苦無機會……」

李秀靜聽至此，接口道：「妳有機會！」

南宮芙蓉向他深深看了一眼，問道：「你準備代父還願？……你夠資格麼……」

李秀道：「你不必考慮我夠不夠資格，我還想在這一戰上，與妳賭點東道？」

南宮芙蓉道：「怎樣賭法？」

李秀向她手中那根紫黑色的竹杖，略一注視，揚眉說道：「妳苦練杖法，既爲尋先父報仇，則這『奪魂三杖』，定必威力無比，有泣鬼驚神之妙，我若能接妳一杖，便打算向妳提出一項問題，妳要據實答覆！」

南宮芙蓉一陣攝人心魂的陰笑起處，慢吞吞地說道：「你也不必考慮我會不會說實話，我只怕你有心無力，根本逃不出我『奪魂三杖』中任何一杖，豈不是空有雄心……」

李秀不等對方再說下去，便自輕輕掣出長劍……

劍飛雙眉一蹙，低聲道：「秀哥兒，我記得昔日有四句歌諺，叫『東海一草，西疆一瓜，北嶽一果，南宮一花』，全是江湖中最爲陰損狠毒之物！這南宮芙蓉，即所謂『南宮一花』，功力極高，手下極黑，這……這種人物，似……似乎是我的對手？」

李秀想起他途中所告黃金夫人對本門各人的造詣分析、專長探討之語，點頭笑道：「劍飛哥，你說得對，假如如今是與對方生死相拚

，由你出手，或許會比我快捷了當！但我志在一來代父了結遼東舊怨，二來追究先父之死的幕後陰私，則寃有頭，債有主，這副担子，不能讓別人來挑——」

話雖輕鬆，理却重大，劍飛竟爲李秀所屈，不由得地聳肩攤手，退後一步。

李秀懷中抱劍，岸立在那巍峨古雅的「南宮世家」牌坊之下，滿面神光，向南宮芙蓉朗聲說道：「南宮老婆婆，先父已歸道山，但他的獨子李秀，業已成長，並正站在妳的前面，昔日遼東舊債，由我代償，武林中只有技藝高下之分，沒有年齡長幼之別，老婆婆請以全力施爲，讓李氏後人，見識『奪魂三杖』，不必有輩份懸殊的半絲顧慮！」

英姿、豪氣、分寸、神情，李秀表現得無不醉人的恰到好處！

南宮芙蓉仍然坐在她那紫竹小轎之上，「咦」了一聲，訝然說道：「李慕雲生爲『神劍』，死有佳兒，你……你這娃娃，又倔强，又大方，倒眞……」

李秀正色接口說道：「南宮婆婆，妳千萬不可對晚輩動了絲毫憐愛之意，否則，必會減弱妳『奪魂三杖』的殺人威力！」

南宮芙蓉冷笑說道：「你不要妄想，我生平只要出手，必以全力施爲，手下决不留人，如今只不過忽動憐才之念，想送你一點便宜而已。」

李秀搖頭道：「不必，既成賭約，必須公平，李氏後人，不會接受任何有弱家風的無謂便宜！」

南宮芙蓉笑道：「與你的家風無關，我只怕你連我『奪魂第一杖』，都接不住，太以含恨九幽！反正杖分三招，有關你父之死的機密問題，我也打算分作三個層次答覆，只要你眞有本領，接我三杖，獲得三次答覆，包你眞相大白！如今想先奉送一個，你在我出手之前，先問一次話吧！」

李秀仍在搖頭，劍飛却一旁笑道：「江湖敘禮　年長爲尊！南宮老婆婆既有此美意，則長者賜，不可辭，秀哥兒也不必太執拗了！」

李秀向劍飛看了一眼，對面對南宮芙蓉抱拳道：「有關賭約，不能食言，多謝老婆婆雲情厚意，我便提個題外之問，我們先前，還有人來，那些人如今何在？怎的一個不見？」

劍飛聽得好生佩服，暗讚李秀果然在災難和磨練下，逐漸成熟，這問題提得多好，既未有失身份，佔人賭約上的便宜，而又可以明瞭鄧飛龍、劍東兄弟夫婦，以及青青等人，爲何都不見踪跡之故？

李秀話才出口，南宮芙蓉便大吃一驚，目注李秀，失聲問道：「小娃娃，你們竟與『回天漁隱』公孫敬，以及『逍遙夫人』那妖婦等，是一路麼？……」

李秀立即搖手截斷了南宮芙蓉的話說道：「我不是問的那羣妖孽，我是問我一位父執長輩『五湖龍王』鄧飛龍，一位紅妝知己鄧青青，以及『神劍山莊』屬下的六位兄嫂。」

南宮芙蓉聞言，而色略霽答道：「鄧飛龍等下落，我並不十分清楚，但紫竹山中的『落魂澗』底，如今正有番石破天驚惡鬥，公孫敬、逍遙女魔，以及我兩位堂兄南宮不樂、南宮不二、『小華陀』梁叔子等，均在該處，你們『神劍山莊』來人，多半也是去參加那塲熱鬧的了！」

李秀與劍飛聞言之下，暗把「落魂澗」三字，記在心中，劍飛因知李秀矜持「神劍後人」身份，不肯輕易多問，遂隨口笑道：「這就怪了，當代武林的出奇高手，既在『落魂澗』中，正作龍爭虎鬥，老婆婆怎獨自淸閑，不去參與，令那公孫怪醫，暨逍遙女魔等，嘗嘗妳的『奪魂三杖』呢？」

南宮芙蓉把嘴角一披，冷笑答道：「公孫敬那老怪物，能有多高修爲？他配嘗試我的『奪魂杖』麼？我老婆子是在此另等別人——」

劍飛不肯放鬆地，順口問道：「這更怪了，老婆婆能掐會算？怎知『神劍山莊』的傳人會到？」

南宮芙蓉搖頭道：「我等的不是『神劍山莊』傳人，而是『神劍西莊』主人……」

劍飛駭然道：「夏侯長空？」

南宮芙蓉點頭道：「對，就是夏侯長空，我兩位堂兄，認爲夏侯長空極可能也會前來『紫竹山』趁火打刦，故意特地留我等他……」

這句話兒，答得不甚經意，但却把李秀、劍飛，全都聽得心中一緊！

因爲「神劍西莊」莊主夏侯長空，名頭太大，他也就是「劍尊谷」的主宰「西天劍尊」，「南宮世家」的門主南宮不樂，和南宮不二均不親自迎敵，却留下南宮芙蓉來對付夏侯長空，可見南宮芙蓉從昔日遼東一敗之後，忍辱負氣的用功之勤，以及那「奪魂三杖」的成就之高，威力之厲！

李秀目前立即要應付的，竟是這等武林絕藝？他那得不戰戰兢兢，摒息萬念，只是神似孤松，抱劍卓立！

南宮芙蓉閃動眇目，看他一眼，點頭笑道：「李秀，你留神了，但你便死了，也不寃枉，因爲李慕雲既逝，我以爲只有夏侯長空才配接受我這三招苦心孤詣的精研杖法，想不到居然是你！……」

「你」字才出，一條夭矯紫色身影，突然從所坐紫竹小轎之上，凌空拔起！

這一拔，委實世所罕見的，拔起了六丈五六高下！

李秀足下不丁不八，右手持劍，斜擧胸前，左手微捏劍訣，目注空中，一動不動！

他以爲如此，一旁觀戰的劍飛，也以爲如此，他們均以爲南宮芙蓉拔到最高點後，定必掉頭一撲，人影如龍，杖影如虹，幻化出不辨虛實來路的萬道精芒，把李秀身形，以及所立處的數丈周圍，一齊密密罩住！

誰知他們都錯了，南宮芙蓉是怎麼拔身，怎麼落下，甚至於雙腿盤屈，仍是趺坐轎中姿態！

只在落到李秀頭頂上空時，手中紫黑色的竹杖微揚，向李秀輕輕一指。

李秀右手挺處，長劍飛點而出。

南宮芙蓉的竹杖來勢，既無半點變化，也無半絲糾纏，只與李秀劍尖，互作輕輕一觸！

李秀全身一震，南宮芙蓉借這杖尖劍尖的一觸之力，凌空翻回，原式未變地，坐在紫竹小轎上，目注李秀，點頭說道：「我『無相奪魂』的第一擊，居然未能殺你，委實足見後生可畏，你把握機會，快問第一問吧！」

李秀未曾立即發問，先行微闔雙目，似乎凝了凝神，方對南宮芙蓉，緩緩問道：「請教老婆婆，先父之死的關鍵何在？」

問得好，問得聰明，因他業已知曉手刄李慕雲的，是白銀夫人，則只要再知關鍵所在，豈不等於是全盤了解？

但南宮芙蓉何等老練，旣稱三段作答，怎會容他在第一問上便輕易瞭解全情，遂應聲答道：「關鍵在於那茅山妖女『逍遙夫人』！」

這是意想不到的答覆，李秀與劍飛均以爲李慕雲之死，雖含神秘，最多與黃金夫人或白銀夫人的情感糾紛上有關，怎會想到又牽扯了個茅山妖女「逍遙夫人」在內，並還屬於最重要的關鍵！

故而，李秀身軀又是一震，好似連站立都有點站不穩的，要想以劍拄地！

剛才劍杖相交，一觸即開，毫未看出甚麼緊張氣氛，直到如今，才使劍飛心房狂烈收縮的，感覺大事不妙！

因爲，這一拄，李秀那柄好劍，居然寸寸碎折，斷了一地，根本無法支持他身體重量。

劍飛大急，脫手擲劍，口中叫道：「秀哥兒，用我的劍！」

李秀一伸手，接住了劍飛的飛擲長劍，右手橫劍當胸，左手在胸前一立，沉聲道：「李劍飛！」

乖乖，不叫「劍飛」，或更親切一點的「劍飛哥」，竟連名帶姓的叫出了「李劍飛」三字，這顯然是擺出了「神劍山莊少主人」的身份！

何況，他那橫劍當胸姿態，更活脫像煞了當年威震八荒四海的老主人　神劍」李慕雲，劍飛那敢絲毫怠慢，趕緊搶前幾步抱拳躬身：「少主人有何吩咐，李劍飛恭遵所命！」

李秀臉色平和，話兒也說得極爲緩慢地道：「這裏用你不着，快去『落魂澗』，把昔年之事，關鍵在『逍遙夫人』之語，報給鄧老爺子父女，曁劍東等夫婦六人知曉！」

劍飛面對李秀，四目互投，不單聽得了他的語聲，並領會了他的心聲。

李秀的心聲是：「我有自知之明，無法接得下南宮芙蓉其餘的『奪魂兩杖』，你不許拚命此處，同爲玉碎，要趕緊走，才可把這極關重要的『逍遙夫人』之訊，傳知其餘『神劍山莊』人士！」

這只是「心聲」，不是「蟻語傳聲」，因李秀在勉强接下南宮芙蓉「無相奪魂」的第一擊後，業已眞氣將散，如今正拚命利用時間，以家傳心法，回氣歸元，方可試圖繼續拚命，那裏還能耗費內力，對劍飛作甚傳音密語！

人的能力，就是那麼神秘，李秀雖沒有說，但僅憑四目一注，他這「心聲」，便已使劍飛完全領會！

劍飛想哭，不敢落淚……

劍飛想留，但對於李秀以「神劍山莊少主人」身份，神威凜凜的所下命令，也不敢違！

他甚至想佯作躬身領命，却冷不防地，盡自己所能對南宮芙蓉發出一記凌厲暗襲！

但這念頭，只敢想，却不敢付諸實現！

原因不在於劍飛看出南宮芙蓉的修爲太高，自己所研練的殺人手段，殺不了這等人物，不願空自行險而徒勞無功！

原因在於劍飛明白即令自己一擊奏效，殺了南宮芙蓉，李秀也決不會原諒自己　甚至可能會立即橫劍自刎　不肯忍受自己的不夠光明動作　壞了他李家「神劍」威譽！

於是　他堅强起來了，讓自己的傷心痛淚留在眶內，讓對於李秀關切祝福，留在心頭，半語不發地，躬身領命，向李秀一拜而別！

他知道，他的少主人是雋智的，也是神聖的，旣已下了决斷，便不容絲毫違背！

劍飛一走，李秀不禁面帶微笑……

這是眞誠而安慰的笑，他安慰的是劍東夫婦等，經過血淚洗練，當然已可自立，劍飛也懂事也長大了，「神劍」門下，只要有他們之中一人存在，李氏光輝，在江湖中便永遠不會磨滅！

經過這一陣的以本門特殊心法，暗暗調氣歸元，李秀覺得勉强還可再接第二擊，但修爲火候，過份懸殊，接完「奪魂第二杖」後，他就是自己的「奪魂之期」，絕對沒有可能再接等三擊的僥倖！

失敗旣已確定，則對於「死」之一字，倒沒有甚麼恐怖可言，李秀如今心中所打算的，只是若能接下第二擊，自己應該提個甚麼問題？以及在喪命之後　怎樣將這更進一步的機密答案，傳告給其餘有關人士……

在他尋思之間，南宮芙蓉業已發話叫道：「李秀——」

李秀趕緊凝神抱劍，躬身道：「老婆婆不必招呼，隨時請發『奪魂第二杖』吧！」

南宮芙蓉笑道：「剛才一擊，是我近二十年來的全力施爲，你固難當，我也勞累，這不是尋常江湖高手過招，這是當代武林中最高技藝的高下觀摩，勝負生死，反是小事，我們似乎應全力把每一個動作，都作得盡其完美！」

這是讜論，也是武道精華，李秀聽得也居然對南宮芙蓉有點內心恭敬起來，連連躬身稱是。

南宮芙蓉道：「落魂澗羣雄會戰，决非短時內可作結束，故而我們有的是時間，你再休息上一盞熱茶時分，接我第二杖吧！」

李秀絲毫不敢高傲地，方一點頭，南宮芙蓉又復喟然嘆道：「剛才李劍飛之言，勾起我多少感慨？『東海一草，西疆一瓜，北嶽一果，南宮一花』，被稱爲世間四大毒物，我南宮芙蓉的心胸手段，眞有那麼毒嗎？」

語音才落，紫影忽騰，這次不往高拔，是往前撲，但比剛才最少要快捷三倍地，向李秀電掣撲去！

李秀萬想不到，以南宮芙蓉那等身份的人物，竟對自己用了詐語？

分明她叫自己再休息上一盞熱茶時分，怎會出爾反爾，立即飛身撲襲。

尚幸，大敵當前，李秀又斂盡驕矜之氣，毫無躁妄之心，雖有點變生突然，還不致手足無措！

他拚了命，也聚了全力，以李家「中平神劍」，長劍平伸，緩緩點出！

第一次，他點了個準，這第二次，却點了個空！

不是李秀功力未復，第二次運劍之妙，大不如前，而是南宮芙蓉的來勢有了變化……

兩人間的距離，本有一丈四五，南宮芙蓉的來勢雖疾，但撲約八尺，便斜往上升……

這一升，竟升上了「南宮世家」的牌坊頂上。

原來，那相當巍峨古雅的牌坊頂上，竟藏了一個黑衣人，南宮芙蓉並未對後輩戲言，這次飛撲目標，便是這黑衣人，根本不是李秀！

黑衣人本來以爲自己藏身隱秘，神鬼不知，經南宮芙蓉這一撲一升，才知行踪敗露！

此時想退，已無可能，黑衣人被逼無奈，從異常寬大，連頭面都一齊蓋住的黑衣之中，伸出了一根黑色木棍！

他的黑色木棍與南宮芙蓉的紫色竹杖，居然又像先前李秀那樣，互相點個正着！

接觸以前的情況，與上次雖差不多，接觸以後却完全異趣！

上次，李秀的一柄劍，和南宮芙蓉的紫黑竹杖，是一觸即開。

這次，黑衣人的黑色木棍，和南宮芙蓉的紫色竹杖，却尖端互抵，成了膠着之勢！

旣然膠着，定是互耗內力，凶險程度，固然極大，却不會有甚麼看頭？

不對，看頭大了！

所謂的看頭，是發抖！

不是人在發抖，是彼此的所着衣裳，從一接觸後，便均自簌簌發抖！

南宮芙蓉仍是原式未變，她盤膝坐在「南宮世家」的牌坊頂上，手持紫色竹杖與黑衣人的黑色木棍互抵，身上所着長衣，抖起了一陣陣的彩色波濤！

黑衣人則岸然卓立，一棍斜往下指，身上的黑衣，也抖起陣陣彩浪！

是寫錯了吧？黑衣怎會抖起彩浪？應該是

烏浪才對！

沒有錯，那黑衣人的寬大黑衣之內，不知穿了甚麼奇異衣服，隱隱有金銀異采，透衣而出，與黑衣抖在一起，遂成了極炫目的彩浪！

第一種抖顫，仍在繼續，第二種抖顫，又復開始！

第二種抖顫是黑衣人手中那根黑色木棍的棍身，有點發抖！

第三種抖顫是整座「南宮世家」牌坊，都在劇烈抖顫，似要倒塌！

李秀旁觀者清，他也看得懂——至少，他已看懂了三件事兒。

第一件是南宮芙蓉似乎雙腿已癱，才始終大邁邁坐在紫色竹轎之上，不曾走動，便連兩度騰身發招，也決無絲毫改變，保持了她的原來姿態！

這與南宮芙蓉如今顯然已高出門主南宮不樂，暨「紫竹翁」南宮不二的一身絕世功力有關，因半身風癱，何異廿年而壁，在她這等人物，心無旁騖的一意苦參之下，那「奪魂三杖」，及內力精妙瀰沛程度，自可想見！

第二件是李秀看出黑衣人手中那根黑色木棍發抖之故，是南宮芙蓉的功力表現所致，她似乎不斷把眞氣內力 貫注紫色竹杖杖端．想把對方的兵刄震碎！

第三件則是「南宮世家」的牌坊發抖，則是黑衣人的功力表現，他似乎想把這座代表「南宮」家族威望、宗派的巍峨建築硬給震倒！

李秀駭然了，他捫心自問，答案是「慚愧」二字，他比不上南宮芙蓉，更比不上似乎比南宮芙蓉聲勢更强一點的黑衣人，他剛才僅接一杖，便幾告力竭，那裏能繼續有這等高明表現？

第四種抖顫發生，這是李秀見識高明，自慚不及的心靈上的抖顫！

第二十四章：由諸葛青雲執筆

金蛇

抖顫，抖顫……一再抖顫的結果是潰崩！

不是李秀的心神崩潰，是另外兩件原本就在抖顫的東西，同時崩潰！

一件是黑衣人手中的木棍，一件是代表「南宮家族」門面、榮譽的巍峨牌坊。

完全是同時麼？李秀拿不太準，彷彿是那根黑色木棍，早崩潰了一剎那間！

黑色木棍一潰，似乎從木棍中又閃出一條金色怪蛇……？

這條金蛇是不是射向南宮芙蓉的眉心部位？有沒有噬中目標？李秀均未能看得淸楚，因爲與金蛇電閃同時發生的，便是那座巍峨牌坊，「轟隆」一聲，崩潰傾倒！

此牌坊相當巍峨高大，這一傾倒，威勢可知，李秀人在牌坊之下，怎能不趕緊趨避，他只得把握時機，人往北閃。

就在李秀人往北閃之際，牌坊南面的紫竹林中，却出現了不少人影，電掣北撲而來。

第一條身材婀娜，不顧高大牌坊正在崩倒之威，捨死忘生，向前飛撲的人影，便是鄧青青．與鄧青青並肩而至的，是一位身穿紫色長袍，白髮白鬚手執紫竹長杖的神態威猛老人。

在這兩人之後，還有七條人影，是劍東、靈芝、劍南、金蘭、劍北、白菱等三對夫婦，和剛被李秀硬用「神劍山莊少主人」身份，强遣往「落魂澗」中報訊的李劍飛。

好，「神劍山莊」方面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只缺少一位「五湖龍王」鄧飛龍。

可以想見的情況是，劍飛一到「落魂澗」中，報告李秀即將死於南宮芙蓉手中凶訊，劍東等人便放下一切，電疾趕來！

由於他們各個安然無傷，可見「落魂澗」中惡門，尚未開始，至少也是尚未輪到「神劍山莊」的人物上陣。

至於獨缺鄧飛龍的原因，則不明白．可能性也太多，譬如說：他根本沒來紫竹山，因事尚羈留「落魂澗」中，或是……

另一個紫袍白髮老人，從外形上已可看出定是被江湖人物稱爲「紫竹翁」的南宮不二。

李秀是自知必死，才逼着劍飛去報告秘訊噩耗，南宮不二却不知南宮芙蓉所遇是何對手，自然也暫由南宮不樂和「小華陀」梁叔子對付「回天漁隱」公孫敬等，而先行趕來替南宮芙蓉掠陣。這原因在於南宮不樂與南宮不二的希望，全寄託在悉心苦煉、面壁廿年、修爲比他弟兄高出不少的堂妹南宮芙蓉身上，他們認爲只要等不太爲人注意的南宮芙蓉，奇兵突出，戰敗「西天劍尊」夏侯長空之後，「南宮世家」便告重振聲威，凌越武林百派！

他們一從紫竹林中出現，便爲巍峨牌坊正在傾崩的情勢所驚，誰也沒有注意人在牌坊上決鬥，以及決鬥雙方的勝負情況，更沒有注意到李秀已在牌坊傾倒的一剎那間，向北閃開。

青青來時雖與李秀負氣，以至獨自先行，但深情劍侶，豈是泛泛，她一聞李秀已命劍飛往「落魂澗」中，傳達遺言，便芳心盡碎，把一切爭執負氣，都完全忘掉，咬牙噙淚，盡命飛馳，想趕來與李秀共死，或見他最後一面。

故而她修爲未必有南宮不二高，路徑更沒有「紫竹翁」熟，到得却比對方還快上半步。

人到當塲，七寶巍峨的「南宮世家」牌坊，已化作一地亂木碎石！

青青對「牌坊」沒有感情、沒有關切，她只是急於找人！

人，有了，在散碎牌坊中一段比較完整的橫梁之上，還坐着半個紫衣人。

既着紫衣，定是南宮芙蓉，她下半身還相當端正地，保持原來姿態．盤膝而坐，但上半身却少了一樣東西，少的是活人必備之物——她那一目已眇的冷艷人頭！

青青忍不住了，她那蘊藏在眼眶中的痛淚，頓時傷心泉流而出．她哭的不是南宮芙蓉，哭的是李秀，因爲在這種情況下，李秀決無戲言，功力遠勝於他，必能殺他的南宮芙蓉，都已這樣慘死，李秀那裏還會有半絲僥倖？

鄧青青哭了，南宮不二也哭了……

他的淚兒雖沒有青青流得那麼多，但傷心程度，却決不下之，這位「紫竹翁」是一把手中那根仗以成名的「紫竹長杖」，一寸一寸折斷，一面目中流淚，口中喃喃說道：「好……好……『南宮世家』的牌坊倒了……『南宮家族』的希望滅了……」

假如悲傷與是否孤獨，關係是否密切的話，「紫竹翁」南宮不二的悲傷程度，更比鄧青青來得深了，因爲他是獨自流淚，鄧青青却立刻有人對她執手加以安慰。但鄧青青的椎心急痛，又豈是尋常安慰所能減低，她先是茫茫然的，向滿地散碎牌坊木石中，找尋李秀的遺屍，旋即完全失望地略一發呆，一聲巫峽猿似的啼悲號起處，回手駢指便往自己的心窩點去！

搶到她身邊，欲加安慰之人，是靈芝，靈芝在「神劍」羣俠中，最爲穩健聰明，她預料到青青在大變之餘，極可能會有這麼一着。

故而青青的疾駢二指，不是點中她自己心窩，而是被靈芝握在手中，並以極溫柔的聲音，向她低聲說道：「青青，妳不要發痴，人傷有血，人死有屍，南宮芙蓉的無頭屍體，現在當塲，秀哥兒却踪跡不見，究竟誰勝誰敗，尚未可知，妳却來上這麼一手則甚？」

話完，突然提高嗓音，向「紫竹翁」南宮

不二喝道：「南宮不二，我們是重回『落魂澗』中？還是就在此處分個高下？」

南宮不二對靈芝之言，未加理會，手中紫竹長杖，已被他折得只剩數寸的，仍自呆然失神，喃喃說道：「南宮世家的牌坊倒了……南宮家的希望滅了……」

「轟……」

「噓……」

「轟」是火發之聲，一大蓬火光．突然從紫竹甬道掩映中的房舍之間騰起！

「噓」是竹哨，遠遠從「落魂澗」方向傳來．跟着又是清亮無比的龍吟長嘯，接連嘯了三次。

三種突發聲音中，一種與靈芝等「神劍」羣俠有關，兩種與「紫竹翁」南宮不二有關．

「轟」然火發之處，燒的是這紫竹山中最重要的所在——小華陀煉藥的「百草山房」．

「噓」然竹哨，是南宮世家現任門主南宮不樂發出的，表示「落魂澗」中有了急事 要南宮不二和南宮芙蓉，擺脫此間糾纏，立即趕去。

故而，南宮不二雖然目睹南宮芙蓉之死，刺激過甚，精神已不太正常，但聞聲之下，也立即清醒，不理靈芝的向他叫陣之言，率領先前替南宮芙蓉抬轎的兩名紫衣垂髻侍婢，先行向業已起火的「百草山房」馳去。

與靈芝等「神劍」羣俠有關的龍吟長嘯的，是誰所發呢？意義又代表什麼？

那是鄧飛龍的嘯聲，鄧飛龍於來此時，路有奇遇，關係重大 不得不作勾留．由劍東靈芝夫婦率衆，先入「紫竹山莊」，並規定了聯絡訊號。

這聲長嘯便表示有重大事變，令劍東靈芝等，不必再在「紫竹山莊」逗留，趕緊退到預先指定地點，與鄧飛龍互相會合。

靈芝一聞嘯聲，臉上微露喜色，握着青青的柔荑素手，向她含笑說道：「青青妳聽，鄧老爺子不會無故要我們撤退，多半是秀哥兒已與他會合一處，我們快去瞧瞧，秀哥兒獨誅南宮芙蓉，自己亦決難輕鬆，他最近已連受內傷，不要再出甚麼重大差錯才好！」

這是靈芝心思巧妙，故甚其詞，聽得青青臉色大變，那裏還敢絲毫倔强，立即與「神劍」羣俠，一同馳去！

剛才寬寬敞敞氣象萬千的一片紫竹廣塲，如今已不堪寓目！

四外的紫竹，有的被砍削，有的被踐踏，有的被焚燒，弄得淩亂不堪，最漂亮最巍峨的「南宮世家」牌坊，已頹崩爲狼藉當塲的無數散木碎石！

最悽慘的，當然是南宮芙蓉的無頭屍身，她生前因廿年面壁，痛下苦功，曾被南宮不二、南宮不樂兄弟，目爲南宮家族的希望所託，如今缺少了一顆頭顱，雄圖成空，芳魂已渺，尤其是死得蹊蹺，可能在九泉之下仍難瞑目！

這一切都是爲了李秀而起，劍東靈芝等一羣人也正無不關懷李秀，但，李秀這個人呢？

他在牌坊之下，往北一縱，便失踪跡，他爲什麼要躱避？爲什麼眼見青青幾乎爲自己自戕殉情，也不肯出來給青青一點安慰，和大夥兒打個照面？

李秀會麼？李秀不會，李秀不是躱避怕事，無情無義的人！

他除了黃金夫人白銀夫人因與他父親李慕雲的關係複雜，生恐青青萬一竟是自己同父異母妹，在關係未確定前，不得不對青青的似水柔情，略有逃避，不敢過份親暱，以免鑄成大錯，無法收拾外，可說是肝腸似鐵，俠胆如天，對多强對手，多險難關，也敢拚上一拚，闖上一闖！

他不是逃避，他是有所追求！

倘若和李秀開個玩笑，他如今是「見色忘義」，但這個「色」字，不是「女色」，而是「金色」。

李秀爲了躱避牌坊崩倒之危，是向北縱身，一縱便縱入一片紫竹林內。

但他身形才一落地，便瞥見竹林深處，金光微掣，人影一閃。

李秀一聲不響，施展上乘輕功身法，掩向金光閃處。

黃金若糞土，肝胆硬如鐵，這是江湖俠士的共有風範，李秀何獨「拜金」？

當然，他不會拜金，他所重視的，不是「金」的價值，而是「金」的蹊蹺！

「金色」，確有蹊蹺……

首先，李秀曾發現與南宮芙蓉在牌坊頂上惡鬥的黑衣人的黑衣之內，曾有金銀交織的彩色寶光，隱隱透衣而出。

其次，李秀又發現在「南宮世家」牌坊崩塌的刹那間，黑衣人的木棍，曾先行碎裂，並在棍中似曾飛出一條極細金蛇，射向南宮芙蓉的眉心部位！

他如今還不知道南宮芙蓉已死，並失去頭顱，只覺得林中金色人影，或許與那身份如謎的黑衣人有關，遂悄悄掩去，看個究竟？

李秀悄悄前掩，那點閃動金色，也在緩緩後移。

雖然，李秀不是外行，覺得這片紫竹林中，進退轉折，似含陣法門戶，但也未怎放在心上，仍一步不肯放鬆地，尾隨着那點金色，循迴移轉。

默計約莫到了西北「生門」，那金色人影，突告靜止，似席地坐下。

李秀暗忖：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自己既然追踪至此，總得見見對方是何人物？

於是，他不再躡足潛踪，改爲大踏步地，向那金色人影接近．

雙方對面，李秀一怔！

人影、金色，都沒有錯，但在紫竹林中，席地而坐的，却是出乎李秀意料之外的黃金夫人。

雖然，她如今戴有黃金面具，可能是任何人僞裝黃金夫人的第幾身外化身，但李秀却有那份天性感應，一看就知道這是眞正的黃金夫人——李夫人，因爲他和她血胤密切，她是他的生身之母！

黃金夫人的人已使李秀發怔，她的話兒更使李秀發怔！

她見了李秀的第一句話，便是先微嘆一聲，然後便流露出異常關切憐惜情意，低低說道：「秀……秀哥兒，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已死過兩次？」

「剛才已死過」的語氣，已使李秀吃驚，而「死過兩次」，自然更使他驚上加驚！

黃金夫人喟嘆一聲道：「武林中爲何一向不敢輕視身有殘疾之人？便因這等人物，心專、練勤，以功夫補缺陷，往往身負極嚴厲的殺手，和極高明的絕學！南宮芙蓉目眇足癱，盡屏百欲，以廿年面壁苦功，練成『奪魂三杖』，若想殺你，第一杖就游刄有餘，你可知道她爲何對你寬容，在第一杖上，只是用了九成勁麼？」

李秀不是糊塗人，當時雖沒有這種感覺，如今被黃金夫人一加提醒，略爲思忖，便恍然有悟地答道：「她是故意拿我當作幌子，掩藏實力，眞正的目標，却是藏在牌坊頂上的黑衣人。……」

黃金夫人方一點頭，李秀復又問道：「您所說我『死過兩次』之意，是不是指那黑衣人，也能殺我，只不過爲了隱匿行跡，並保留實

力，鬥那南宮芙蓉，才未下殺手，令我有所僥倖？」

黃金夫人感慨頗深地，嘆息一聲道：「武功一道，雖然漫無止境，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英雄數十年，但目前的武林中，能殺你而想殺你的，大概也只有這兩個人了！若遇其一，你都必死無疑，偏偏你却遇上兩個，在他們互相猜忌爭鬥的夾縫之中，檢回了這條小命，莫非蒼天有眼，李氏當興，『神劍山莊』的光輝，還能由李慕雲的兒子發揚光大！」

雖然臉上戴着黃金面具，也可看出黃金夫人說話時的感慨情懷，以及爲李秀的祈禱祝福之意，更復大於感慨！

李秀緩緩說道：「這事有點奇怪，像南宮芙蓉那等人物，功力雖極高明，氣度却極狹隘，我父親對她有遼東眇目之仇，她……她不應該在杖下留情，放過我去。」

黃金夫人道：「復仇是往日之恨，爭名是今日之情，兩者權衡之下，南宮芙蓉只得取其重而捨其輕，急其急，而緩其緩，所以我才說你……你……你這孩子，今天太幸運了，大……大難不死，或許會後福無窮……」

黃金夫人說話時，那份極慈祥，極眞摯的母性之愛，穿透了黃金面具，籠罩了李秀全身，可以猜得出她說到後來，語音微顫之故，定是滿頰上佈滿了縱橫淚漬！

李秀何嘗不也有撲入對方懷中，好好親熱親熱的痛哭一場衝動，但他由於奇外生奇，肩任太重，變中興變，前途日艱，不得不強咬牙關，克制住自己私欲，向黃金夫人低聲問道：「南宮芙蓉只要一勝那黑衣人，便可震懾百派麼？那黑衣人到底是誰？」

黃金夫人看他一眼道：「你是當事之人，不會沒有體會到雙方全力拚鬥時的強烈威勢，且先說說你心中猜想，看是對也不對？」

李秀早就有所猜測，聞言應聲問道：「是不是『神劍西莊』莊主，被稱爲『西天劍尊』的夏侯長空？」

黃金夫人點頭道：「不錯，一個是『南宮家族』的希望所寄，一個是八方四海的衆望所歸，當世武林中，沒有比他們再高明的人了，以你當時人在現場，悉心觀察結果，夏侯、南宮，孰優孰劣？」

李秀毫不考慮的，接口說道：「武功到了他們那種程度，優劣分寸，也只在一綫之間，以我的直接感覺而論，南宮芙蓉的二十年面壁，成就驚人，她恐怕比八方共推的『西天劍尊』夏侯長空，還要強上一些！」

黃金夫人道：「你是依何立論？」

李秀遂把當時自己之見，詳加敍述，認爲南宮芙蓉對他先攻一杖，雖然斂勁藏鋒，也耗相當功力，夏侯長空却是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何況，在南宮世家的牌坊倒塌的利那之前，夏侯長空手中的黑色木棍，又先被南宮芙蓉震裂。

黃金夫人細細聽完，點頭說道：「你的判斷相當正確，但你却未知曉，就在牌坊倒塌，你向北縱避的一瞬之間，雙方勝負已分，我從林中遙見，南宮芙蓉的頂上人頭，竟被夏侯長空帶走。」

李秀駭然道：「有這等事？夏侯長空能勝便可，何必殺人？更何必把南宮芙蓉的人頭帶走？」

黃金夫人嘆道：「英雄與雄梟之分在此，你和你父親，都是英雄肝胆，夏侯長空則是梟雄性格，這兩者若相鬥爭，梟雄往往得意於當時，英雄則較吃虧，勝利來得晚，遭遇來得淒涼，故而，史冊上往往會有『英雄寂寞』之語呢！」

李秀聽得懂她的感慨，却聽不懂她的弦外之旨，目注黃金夫人，皺眉說道：「夫人似有言外之意，能不能請闡釋得明白一些？」

黃金夫人道：「夏侯長空不能不如此作，因爲這場比鬥，不太光明，他留了後步，用了梟雄心機，結果，果然敗的雖是夏侯長空，而死的却是南宮芙蓉！夏侯長空要保全他『西天劍尊』盛名，必須殺死南宮芙蓉，更必須揚言此戰，勝得乾乾淨淨，抹去虧心汚濆，他怎能任憑可以作證的南宮芙蓉人頭留在此地？」

李秀回憶所見，恍然叫道：「會不會是南宮芙蓉眉心部位，鑽入了一條極細金蛇？」

黃金夫人點頭道：「南宮芙蓉的『陰沉紫竹杖』，和夏侯長空的『天山鐵木棒』，全是罕世寶物，但南宮芙蓉確是功力驚人，『天山鐵木棒』居然被她的神力震酥，但就在此時，夏侯長空的梟雄狡計得逞，他預藏棒內的一條『金綫殺人絲』，便猝不及防地，鑽進南宮芙蓉腦內！」

李秀先是神情一震，旋又把嘴角一披，不屑說道：「難怪夏侯長空會有這些手段，他利用『回天漁隱』公孫敬，以及一些下流迷神藥物，控制所屬，爭奪名利，根本就是個梟雄，算不上英雄人物！」

黃金夫人目注李秀道：「秀……秀哥兒，你的機會來了！」

李秀瞠目問道：「機會！什麼機會？」

黃金夫人道：「剛才，我曾說當世武林中，想殺你而能殺你的，只有夏侯長空與南宮芙蓉兩人，如今，南宮芙蓉已死，把話掉過來說，想殺夏侯長空，而能殺夏侯長空的，只有你一個人了！」

李秀駭然道：「我！我能殺得了『西天劍尊』夏侯長空？」

黃金夫人表示得相當肯定道：「能！只要你想殺他，就能殺他……」

李秀雙眉一剔，憤然接口道：「想，我當然想，就武林正義而言，他是百派公敵，就私人恩怨而言，況他與我有間接殺父之恨，直接奪——」

承接上句「間接殺父之恨」則這句話兒，自然是「直接奪母之仇」，但李秀却及時截斷話頭，不說出來，他既不敢說，又不願說，也能不說……

「不敢說」是因爲黃金夫人的特殊身份，「不願說」是怕傷慈母之心，「不能說」則是水尚未乾，石尚未出，在全局尚未定論，眞相尚未大白之前，不能有辱黃金夫人名節。

黃金夫人不計較這些了，尤其是對李秀，她更不會計較，只是笑了一聲，說道：「既然想殺他，就趕快緊追夏侯長空，但要記住，你的機會只在三天之內，過了三天，最好離他遠點！」

李秀向黃金夫人遞過惑然一瞥，黃金夫人又加解釋道：「夏侯長空在劣勢局面下，殺了功力比他更強的南宮芙蓉，心願雖諧，精神大耗，在三天之內，他最多只有尋常的六成功力能夠展露，豈不是你追踪殺他的絕好機會！」

語音微頓，目光凝注李秀，沉聲正色說道：「記住，夏侯長空帶着南宮芙蓉的人頭，離此以後，必奔西南百里的『逍遙別館』，向逍遙夫人得意示威，互相鬼混，並調攝所耗功力，你離我往西，走出竹林，有匹白馬，是『逍遙別館』所豢，馬能認路，縱轡歸槽，不會走向岔處，你務須全速奔馳，對夏侯長空，下手越早越好，時機稍縱即逝……」

李秀聽得「逍遙別館」，和「逍遙夫人」，想起南宮芙蓉所告之語，不禁心中一動。

黃金夫人繼續說道：「追上夏侯長空後，立即施展李家神劍，我知道你是你爹爹的跨灶佳兒，不單把神劍九大式，已練得精熟，連看

家撒手的『李門神劍』絕藝『不殺之殺』，也有了七八成的火候……」

李秀心中好生感動，他想不到黃金夫人對自己這樣關切。

他更想不到黃金夫人對自己摸得這樣清楚，好像是步步都不離自己左右。

黃金夫人道：「你是精兵，他是疲兵，『李家神劍』，又極耐戰，我認爲把『九大式』反覆施爲三遍，定可斬却夏侯長空，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要用『不殺之殺』，因爲這一招耗勁太過，威勢太厲，雖能殺人，自己也必有相當傷損。」

語聲一頓，她望着李秀，關切之情，泛現臉上，接又道：「夏侯長空不過是江湖草寇，你則是堂堂正正的『神劍』傳人，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一事難兩全，我寧可要你讓夏侯長空逃跑，也不許你和他拚命，千頃地，一根苗，劍東兄弟等，忠義有餘，終是異脈，李氏門中，只有你，你一個人了！」

李秀再怎剛強，也聞語傷心，在兩隻黑白分明的俊眼之中，充滿了滾動的淚水。

黃金夫人站起身來，走前一步，伸手輕拍李秀肩頭。

半晌，她感慨地柔聲說道：「好孩子，不要哭，要哭，等斬却夏侯長空再哭，萬斛辛酸，只可以化作英雄氣，不要化作英雄淚，夏侯長空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你神采奪人的李家英氣！」

李秀的英雄氣，果然被黃金夫人鼓勵得高騰起來。

當下他雙眉軒處，立即轉身西行。

黃金夫人叫道：「還有一件事兒，必須記住，夏侯長空可斬，逍遙夫人却決不能殺，若不留這妖婦，作爲活證，我和你鄧家姨娘，縱死九泉，也難洗刷淸白！」

這幾句話兒，使李秀聽得心驚。

他知道，此次「逍遙別館」之行的任務，實在太重大了！

林內的奇門陣法，難不住他，出得林西，果然見有一匹極矯健的白馬，拴在一株紫竹之上。

就在李秀解韁之際，他聽得了劍東、靈芝等人的步履之聲，也聽得了青青芳心似碎的低低啜泣。

他畧一遲疑，想出林打個招呼……

但忽然想起黃金夫人「急其急而緩其緩」之語，不禁咬牙一嘆……

於是，他決定暫時不見青青等人，翻身上了馬背。

絲韁抖處，駿馬長嘶，四蹄騰風，超距若電。

劍東、靈芝夫婦等，以及鄧青青，他們也都聽得右側方一片紫竹林之內，起了馬嘶馬蹄之聲。

他們只以爲是「南宮世家」弟子，均未想到馬上人竟是李秀？

唯一遙遙注視，目送李秀馳去的，是黃金夫人。

她如今已取下黃金面具，天人般的秀靨之上，果然淚漬模糊。

她口中並喃喃說道：「秀兒，『逍遙別館』之行，必有無窮凶險，但望你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

一頓又道：「我本當陪你去的，但在未曾把梁叔子的『長春再造丹』弄到手前，又不能公開背叛夏侯長空，否則，你若看到你娘在轉瞬間，會變成腰駝背屈，鶴髮鷄皮，定必傷心欲絕！破壞了美好形象無妨，但變化太大，打擊倏來，會傷損你的英雄氣的……」（未完）

（下期由臥龍生執筆）

無憂公子

本文承自第30頁

三人立刻辭別了慈恩大師，下了五台山。

× × ×

在秋楓的楓林山莊內，燕仲行秋楓終於將樂無憂失去了記憶的那段期間發生的一切事情，向他詳細說了一遍。

樂無憂起初是驚疑參半，聽到最後，他整個人被那可怕的事實驚呆了，神態痴呆地不聲不响。

燕仲行與秋楓不由担心地注視着他。

他們恐怕他受不了這樣大的打擊與刺激，會變成一個瘋子。

兩人急忙開解他。

「樂兄，楊前輩三位雖然是你殺的，但罪不在你，你當時中了邪術，神智迷失，對於自己所作的事一無所知，所以，你無需負咎而自責。」

「樂兄，辛前輩與封前輩皆諒解你的行爲，相信江湖上的武林同道，在知道了這件事的眞相後，都會對你諒解。」

樂無憂却默不出聲，神情依然傻呆呆的，目光却空洞。

兩人又開解了樂無憂一會，而他仍是像個木頭人一樣，不禁又憂慮又焦急，但又想不出更好的開解辦法。

兩人無奈之下，只好暫時走出外面，希望他能在淸靜的環境之下，能够回復過來。

由黃昏到晚上，樂無憂依舊木然端坐在房中，一動不動，像個木頭人一樣。

兩人皆很明白樂無憂此刻的心情，換了是他們，也會像樂無憂那樣，說不定早已瘋了。

但若讓樂無憂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燕仲行秋楓於百思無計中，決定再到樂無憂的房中，盡量再開解他一番。

× × ×

那知兩人進入房間後，昏黑的房內却空無一人，樂無憂不知什麼時候離開了房間。

兩人大驚，恐怕樂無憂會在抵受不住刺激的情形下，幹出一些傻事來。

燕仲行秋楓立刻奔出房間，在莊內分頭尋找起來。

楓林山莊只不過是一座十數間房舍的小山莊，範圍不很大，所以兩人很快就搜索了一遍，却發現不到樂無憂的影踪。

莊院雖小，但楓林却很大，連綿足有數里闊廣。

莊院既然搜不到，兩人急忙掠入楓林內，在楓林內搜索起來。

× × ×

樂無憂再一次在楓林山莊內失了踪。

燕仲行秋楓四出搜索了好一段日子，依然毫無發現，樂無憂像從地上消失了般，從此在江湖上再沒有發現他的踪影。

燕仲行秋楓對於樂無憂的失踪，唏噓不已。

雖然他們不知道樂無憂是生是死，但都感到樂無憂是個無辜的受害者。

江湖兇險，又有誰知道，他日無辜受害的會是你……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秦紅・文
黃耀基・圖

武林一條街（第二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五絕到長白山廣寒谷中，請求嫦娥、雲英二位姑娘相救，嫦娥、雲英兩人見凌波仙子有難，不能袖手不管，遂徵得衆姐妹同意，大家一起下山，要助朱五絕一臂之力……朱五絕和嫦娥等人商量對策之後，一天朱五絕把雲英送去一地點，另外由尙食等姑娘在近處追查跟踪，希望能找出「武林一條街」的落脚地點，朱五絕把雲英送去之後，回到嫦娥等人隱蔽之處，而尙食姑娘久不見面，正焦急間，突見尙食揹着雲英回來，雲英此時全身水濕，雙目圓瞪，臉上佈滿恐懼，整個人像已嚇呆了！

捨命探虎穴　冒死尋賊踪

嫦娥道：「不錯，但不論那人長得如何難看可怕，雲英都不應該嚇成這個樣子，因爲當時她是在船上，而不是在荒郊野地，如是在荒郊野地突然遇上一個相貌奇醜的人，才會誤認他是妖怪。」

朱五絕道：「那麼，妳認爲雲英姑娘口中的『妖怪』是怎麼回事？」

嫦娥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只敢斷定她所見的人絕不只是相貌奇醜而已。」

朱五絕忽然想起南仙，便道：「對了，南仙的發瘋，也許也是見到新武林街長的某種可怕的情景……我想新武林街長一定長得非常可怕，否則他約我們三人在禹廟相見時，不會用一塊布幔擋着……」

嫦娥沉默良久，道：「如果一個人的相貌能使人見了發瘋，那我倒要去見識見識了。」

朱五絕道：「最好等雲英姑娘清醒過來時，問清楚再作定奪。」

嫦娥道：「現在呢？」

朱五絕道：「我到岸上去，妳們一夜未眠，也該歇歇了。」

當下，他跳到岸上，尋得一處偏僻的地方，倒頭便睡……

一覺醒來，時已過午，他跑去附近一個鎮上飽餐一頓，順便買了一大包食物，返回河邊碼頭上，見尙寢姑娘和尙宮姑娘坐在船艙外閒聊，便將食物交給她們，輕聲問道：「嫦娥姑娘是否在睡覺？」

尙宮姑娘接過食物，答道：「已經睡醒了。」

嫦娥聞聲從艙內走出來，道：「朱大俠剛才去了何處？」

朱五絕道：「我去鎮上買食物——雲英姑娘情況怎麼樣了？」

嫦娥道：「她還睡着。」

朱五絕道：「已睡了幾個時辰，要不要把她叫醒看她神智是否已恢復？」

嫦娥點點頭，便與朱五絕一起入艙，解開雲英的穴道，不久雲英便睜開了眼睛，不料她一眼看見嫦娥和朱五絕時，面上立刻又浮現恐怖之色，大叫一聲：「妖怪！」起身奪路欲逃——

「雲英！」

嫦娥一把扣住她的脈門，強按着她躺下，面含笑容說道：「雲英，妳不認識我了？」

雲英瞪目駭視，嘴唇發抖，分明已喪失神智，認不得自己人了。

嫦娥心中甚是悲痛，但仍強作笑容道：「雲英，我是嫦娥呀！」

雲英驚叫道：「妖怪！妖怪！」

嫦娥順口問道：「妖怪在哪裏呀？」

雲英舉手指着她和朱五絕，驚恐萬狀地道：「妖怪！妖怪！你是妖怪！」

嫦娥道：「妖怪是甚麼樣子啊？」

雲英掙扎欲逃，連聲大叫道：「放開我！放開我！我不要在這裏，我不要在這裏——」

「拍！」

嫦娥猛可給了她重重一個耳光，喝道：「雲英，妳到底怎麼了？」

雲英仍未清醒，不停的掙扎號叫……

嫦娥嘆了口氣，只好再點她睡穴，扶着她躺下，然後向朱五絕說道：「朱大俠，你再去找那個擺渡的，跟他約好時間，就是今夜二更。」

朱五絕眉頭一鎖道：「不，此事到此爲止，不能再來了。」

嫦娥以堅定的口氣道：「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見見那個新武林街長，看他究竟生的甚麼三頭六臂！」

朱五絕搖搖頭道：「不成，雲英姑娘的身份已經敗露，妳再去便眞的成了送禮了。」

嫦娥不悅道：「你怎知雲英的身份已敗露？」

朱五絕道：「根據尙食姑娘所言，昨夜雲英姑娘在驚慌中跳河，必已被對方看出她身懷武功，經此一來，對方已知我送姑娘去是爲了臥底，如果我再送妳去，那不成了笑話？」

嫦娥冷冷道：「不一定。」

朱五絕道：「怎麼說？」

嫦娥道：「雲英跳河時，可能展露了武功，但當時她是在極度驚慌之下跳河的，一般人在受到驚嚇時，往往會發揮出異常的潛力，因此對方不一定已認定雲英會武功。」

朱五絕道：「這只是一種推測。」

嫦娥說道：「你的看法也只是一種推測。」

朱五絕道：「無論如何，這個『美人計』已行不通了，還是另想辦法吧！」

嫦娥發怒道：「五絕，你的勇氣哪裏去了？」

朱五絕苦笑道：「我的勇氣還在我身上，一分也沒減少，但是肉包子打狗的傻事我不幹，看到雲英姑娘變成這個樣子，我……我心中好慚愧！」

嫦娥道：「你聽我說，今夜你把我送上賊船，我絕不會發生像雲英這樣的不幸，因爲第一，我心中已有準備，知道船上有非常可怕的人，因此我不會像雲英這樣被嚇得神智錯亂，第二，我的修爲在雲英之上，萬一身份敗露，我自己有把握保護自己。」

朱五絕仍然搖頭道：「不成，妳的修爲縱然勝過那新武林街長，但上了賊船孤立無援——」

嫦娥揷口道：「你可以不必立刻離開，守在附近準備支援我不就成了？」

朱五絕道：「恐怕還是不够，若是在陸地上，咱們打不過可以逃命，但在那河上——」

嫦娥又插口道：「你怕死？」

朱五絕哈哈大笑起來，道：「嫦娥姑娘，妳別拿話激我，我朱五絕最近一年事事不順心，早已活得不耐煩了，要不是不忍見那兩個小孩子遇害，早就把這條命拚掉啦！」

嫦娥忽然伸手握住他的手腕，很懇切的說道：「答應我，讓我去試一試看，好麼？」

朱五絕呆了呆道：「可是，萬一再發生不幸，妳叫我朱五絕怎麼做人？」

嫦娥說道：「這是我自願的，與你無干。」

朱五絕道：「話不是這麼說，妳看雲英姑娘變成這個樣子，我……我好慚愧好難過，我是個大男人，而且我在江湖上也不是個無名小卒，如今我自己束手無策，却要利用妳們這些姑娘去涉險，我姓朱的到底算甚麼啊？」

說着說着，眼眶忽然紅了。

嫦娥含笑道：「五絕，你這樣想就錯了，這不是你的錯，我們都希望把孩子救出來，你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我們幾人如是弱不禁風的姑娘，自是不可去涉險，但我們不是，我們有能力救人，何況凌波仙子是我的恩人，如今她的女兒有難，我怎能袖手旁觀？就如林歌和金糊塗是你的好朋友，如今他們有了困難，若要你袖手不管，你能麼？」

朱五絕長嘆一聲道：「唉！我是怕你受到傷害，妳們都是冰清玉潔的姑娘，萬一——」

嫦娥忽然笑道：「好，現在我老實告訴你：我，雲英，還有尙宮，尙寢、尙儀，尙服，尙食、尙工六人，沒有一個是處女，個個都是有夫之婦。」

朱五絕一愕道：「妳說甚麼？」

嫦娥道：「我們八人原是有丈夫的，只因遇人不淑，所嫁均非正人君子，因此我們才離家出走，一起在長白山廣寒谷生活。」

朱五絕早知她們仇視男人，却不知其原因，現在聽了她的據實相告，才恍然大悟，暗忖道：「原來她們竟是出嫁過的姑娘，可是我怎麼一點都看不出來？」

嫦娥見他目瞪口呆，微微一笑道：「我告訴你這個秘密，是要你知道，我們都是見過世面的女人，沒有甚麼能使我們害怕的了。」

朱五絕看了雲英一眼，用力搔着腦袋道：「這……這位雲英姑娘年紀不大，她也曾嫁過人麼？」

嫦娥道：「她身世坎坷，她的父母生下她後，就將她送給別人做童養媳，十三歲那年，她那未拜堂的小丈夫拿酒把她灌醉……」

她說到這裏，就住口不再說下去，朱五絕自然明白其結果，不禁恨牙牙道：「該死！」

嫦娥道：「她後來拿菜刀將那小子砍了，就棄家而逃，在長白山下遇上了凌波仙子。」

朱五絕嘆道：「這眞是不幸，不過……我認爲這世上的男人並非個個都壞，妳說是麼？」

嫦娥道：「是的，我們的確見過幾個好的，例如你、林歌和金糊塗。」

朱五絕搖頭道：「不不……我不行，我很笨！」

嫦娥笑道：「好了，現在言歸正傳，你答不答應我的要求？」

朱五絕想了好一會，點點頭道：「好吧，不過咱們得重新安排一下。」

× × ×

又是深夜。

朱五絕又揹着一個大麻袋，來到河邊上。

像前夜一樣，在朱五絕一聲口哨之下，船老大的小渡船從黑茫茫的河上慢慢的出現，朱五絕上了渡船，將大麻袋中的嫦娥輕輕放下，自己也在一旁坐下，說道：「開船。」

船，緩緩駛向河心。

朱五絕注意觀察船老大的神色，見他一面孔行若無事的樣子，心中反而更加懷疑他是「武林一條街」的人，但懷疑歸懷疑，他認爲目前追究這個船老大的身份無異捨本逐末，因此無意打草驚蛇，當下只笑了笑道：「船老大，別忘了點燈。」

「好的，馬上就點。」

船老大把船開出數十丈後，便點上三盞燈，一排懸掛在船上，然後繼續開船。

不久，船到河心。

又不久，對面河上出現了燈光，一條船迎面開了過來。

臨近一瞧，正是前夜那艘大帆船！

雙船熟練的並排停住，大帆船的船舷上站着那個霍二龍！

霍二龍面上木無表情，看不出前夜所發生的雲英跳河的事，是否已經使他們了解到這是一項陰謀；但不管他們是否已經明白，朱五絕只有佯裝不知一途。

他站了起來，含笑道：「第二個送到了！」

霍二龍微微一笑道：「很好，把她帶上來吧！」

朱五絕道：「扔上去還是帶上去？」

霍二龍道：「帶上來。」

朱五絕前夜是在渡船上將雲英拋上大帆船，由他在大帆船上接住的，這時聽他說要自己帶上去，便有一種異乎尋常之感，暗暗感覺不妙；但這對他來說也有正中下懷之感，因爲如果對方已識穿了自己的「陰謀」，則自己親手將嫦娥帶上賊船，正好可以保護嫦娥的安全，是故欣然點頭道：「好。」

他探臂攬起嫦娥，深吸一口眞氣，然後雙足微頓，身形破空而起，一下便到了大帆船上。

霍二龍便向那船老大說道：「那船家，你等着，別把船開走。」

船老大唯唯應諾。

霍二龍接着從朱五絕手上接過嫦娥，說道：「你背向船艙站着，不要動。」

朱五絕有點心驚肉跳，問道：「幹甚麼啊？」

霍二龍道：「街長要跟你講話。」

朱五絕一哦，便在轉身背向船艙之際迅速的向船艙掃了一眼，但見艙中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見，於是依言轉身過去。

霍二龍道：「聽着，切不可回頭看，違犯立刻格殺！」

朱五絕道：「不看，不看。」

他故示輕鬆的說着，心頭却不免有些顫慄，因爲那個使雲英一見而嚇得神智錯亂的「武林街長」就在身後咫尺之近，如今自己和嫦娥上了賊船，性命可說完全操在對方手中，死亡也許只是瞬間之事呢！

霍二龍抱着嫦娥走入艙內，隨見艙內亮起一片燈光，不看可知「新武林街長」正在挑燈看美人。

朱五絕心弦繃得緊緊的，很怕「新武林街長」已由雲英姑娘的跳河而得知自己的「陰謀」，果然如此，則他很可能會在自己面前殺害嫦娥，而如果他有這個打算，自己無論如何是搶救不及的。

正在心頭鹿撞之際，突聽船艙中響起了一片陰沉的桀桀怪笑——

「很好！很好！這一個比前夜那個標緻多了！我就喜歡這樣的姑娘！」

繼聞霍二龍在艙內發問道：「朱五絕，你點了這位姑娘的哪個穴道？」

朱五絕道：「睡穴。」

忽聽「新武林街長」喝道：「不，別忙着解開她的睡穴！」

霍二龍恭聲道：「是，街長。」

新武林街長又發出一陣滿意的笑聲，然後大聲問道：「朱五絕，這位姑娘叫甚麼芳名？」

朱五絕道：「不知道，只知道她是姓常的。」

新武林街長又問道：「家住何處？」

朱五絕道：「也不知道，她跟着她父親投宿在客棧中，小的見她長得一副天姿國色，便把她弄了出來。」

新武林街長笑道：「很好，不過這才是第一個，還差十一個呢！」

朱五絕道：「不對，這是第二個，小的前夜不是已送來了一個麼？」

新武林街長道：「那一個不算。」

朱五絕道：「爲何不算？」

新武林街長道：「她跳河自殺了。」

朱五絕佯驚道：「甚麼？她……怎麼跳河自殺了？有沒有救起？死了沒有？」

新武林街長道：「前夜你走後不久，本街長便把那姑娘弄醒，不想她醒來一見本街長，竟嚇得大叫，趁我不備跳入河裏，被河水冲走了。」

朱五絕道：「爲何不救她上來？」

新武林街長道：「當時有幾個人下河去找，結果沒找到。」

朱五絕道：「眞可惜，不過她爲甚麼嚇得大叫？是你嚇着她了？」

新武林街長說道：「嗯……不知何因，她一見到本街長，就嚇得甚麼似的，眞是豈有此理！」

朱五絕道：「必是你對她太兇，你應該以和善的態度對待這些姑娘才是。」

新武林街長道：「我知道，我會很小心，不再使她們受驚，你還要多久才能將其餘十一個姑娘送到？」

朱五絕道：「十個，不是十一個。」

新武林街長怒道：「怎麼？你在跟我討價還價？你憑甚麼跟我討價還價？」

朱五絕道：「我沒有跟你討價還價，要十二個美女是你自己規定的，我弄來一個算一個，要是你一個一個把她們弄死，那我永遠也交不了差啦！」

新武林街長道：「我怎麼會弄死她們，那只是意外，今後不會再發生那種意外了。」

朱五絕道：「對，你對這些美女應有憐香惜玉之心，切不可粗魯行事，更不可霸王硬上弓，那是沒有一點味道的。」

新武林街長道：「我跟你說過了，我要十二個美女，是要組成『十二金釵』，我要她們能歌能舞，就跟皇宮中的貴妃一樣。」

朱五絕道：「我已經看中了幾個，過幾天會陸續送到。」

新武林街長道：「還要十一個！一個不能少，而且要像這個常姑娘一般標緻才行。」

朱五絕道：「我勉力而爲便是，但你總該給我一些慰勞吧？」

新武林街長道：「你要甚麼？」

朱五絕道：「讓我見見林歌、金糊塗和那兩個小孩子。」

新武林街長道：「等你找齊了十二個美女，本街長便允許你們相見，現在則不行！」

朱五絕道：「還有一個要求。」

新武林街長聲調一冷道：「甚麼？」

朱五絕道：「我每次送來一位姑娘，都要化費二十兩銀子的船資，我最近阮囊羞澀，沒銀子啦。」

新武林街長道：「這簡單，以後你每送到一位姑娘，便向霍二龍領取三十兩銀子，二十兩付船資，十兩做爲你的生活化費。」

朱五絕表示高興道：「這才公平。」

新武林街長又說道：「第二個何時送到？」

朱五絕道：「如果一切順利，也許後天晚上這個時候。」

新武林街長道：「很好，你去吧。」

朱五絕站着不動。

新武林街長道：「你還有甚麼事？」

朱五絕道：「沒有。」

新武林街長道：「那爲何不走？」

朱五絕笑道：「我在等那三十兩銀子啊！」

新武林街長「哦」了一聲，便聽他向霍二龍吩咐付給他三十兩銀子，霍二龍即從艙內鑽出，把三十兩銀子交到朱五絕手上。

朱五絕道聲「再見」，便從帆船上跳回小渡船，將二十兩銀子付給船老大，道：「開船，回去。」

於是，船老大送他回到南邊河岸，雙方約好見面時間，朱五絕隨即騰身疾起，向南方野地上掠去……

× × ×

拂曉時分，他來到一座無名的山上，悄然進入一間茅屋。

茅屋中，鋪着一層厚厚的乾草，四壁蕭然，沒有一件傢具，只有牆壁上一燈如豆，射出昏黃的光，照着一坐一臥兩個姑娘。

坐着的，是尚宮姑娘。

臥着的，是雲英姑娘。

朱五絕走到她們面前，看了仍在昏睡的雲英姑娘一眼，才向尚宮姑娘說道：「嫦娥姑娘已到了新武林街長的手上……」

尚宮姑娘急問道：「結果怎樣？」

朱五絕在一旁坐下，嘆了口氣道：「看情形，雲英姑娘的跳河並未引起他們的懷疑，不過我不敢肯定，嫦娥命運如何，要等尚工姑娘等四位姑娘回到此處才能知曉。」

尚宮姑娘又問道：「今夜的情形，跟前夜有何不同之處？」

朱五絕便將經過情形一一說出，最後說道：「如果那新武林街長所言屬實，那麼嫦娥姑娘暫時不會有危險，怕的是嫦娥姑娘能夠容忍到甚麼程度，若是不能忍受新武林街長的一些不禮貌的行爲，那就另當別論了。」

尚宮姑娘再問道：「那船上除了新武林街長和霍二龍之外，還有些甚麼人？」

朱五絕道：「另有四個大漢。」

尚宮姑娘道：「看得出他們的武功造詣麼？」

朱五絕搖頭道：「看不出，不過我猜不是甚麼可怕的勁敵。」

尚宮姑娘道：「那麼，假定今夜你將我送上賊船時，嫦娥谷主還在那船上，那麼咱們三人就在那船上突然發動攻擊，你看勝算有多少？」

朱五絕又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因爲那新武林街長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直到目前仍然一無所知，而且他在那河上是否另有佈置亦不得而知，故很難估計他們的實力。」

尚宮姑娘道：「我有個打算，今夜你送我上船時，如果嫦娥谷主在那船上，咱們便放手一搏，跟他們決個勝負。」

朱五絕道：「妥當麼？」

尚宮姑娘道：「也許不妥當，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若等到我們六人全到了新武林街長的手中，再想動手，只怕已太遲了。」

朱五絕深覺有理，點了點頭道：「好，等尚儀、尚寢、尚食、尚工四位姑娘回到此處，再作最後決定。」

正說着，屋外傳來一些輕響，隨見尚儀、尚寢二位姑娘閃身進入茅屋。

朱五絕起立道：「二位姑娘回來了，情況如何？」

尚儀姑娘臉上帶着些微笑，答道：「我們嫦娥谷主沒有跳河，一切無事！」

朱五絕大喜道：「那麼，尚食、尚工二位姑娘呢？」

尚儀姑娘道：「她們兩人繼續跟蹤，已經上了黃河北岸……」

原來，晚間當朱五絕帶着嫦娥搭上渡船時，尚儀、尚寢、尚食、尚工四女也分別乘兩隻舢舨到了河上，遙遙監視敵船的行動，她們的任務共有三項，一是準備一旦朱五絕和嫦娥「失風」遭到攻擊時可以就近支援，二是萬一嫦娥姑娘也發生跳河自殺的怪事時，可及時將她救起，假如沒有發生上述兩種情況，那麼她們的第三項

任務便是跟踪敵船，看他們落脚於何處，以便採取破敵之策。

現在，尚儀、尚寢回來了，說知嫦娥姑娘並未出事，尚食、尚工正在繼續跟踪，看來一切相當順利。

尚宮姑娘聞言甚喜，問道：「那麼，咱們怎麼行動呢！」

尚儀姑娘道：「六妹的意思是：妳在此照顧雲英姑娘，其餘諸人立刻喬裝渡河，循着她們一路上留下的記號跟踪。」

尚宮姑娘轉對朱五絕問道：「朱大俠意下如何？」

朱五絕點頭道：「這辦法不錯，只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即是咱們的跟踪絕不能被對方發現，所以咱們必須刻意喬裝掩去本來面目，其次在渡河之後，咱們三人不可走在一起，以免引起敵人的注意。」

尚宮姑娘道：「那麼你們立刻着手喬裝，乘晨霧未褪之前，趕快渡河爲是。」

商議一定，朱五絕和尚儀、尚寢隨即動手易容，由於他們早有這種準備，身邊帶着易容用品，故不一會便已喬裝完畢。

朱五絕喬裝成個鄉巴佬。

尚儀喬裝爲老太婆。

尚寢喬裝爲村婦。

這樣的打扮，三人若因形勢改變或有必要會合在一起時，給人的感覺是一家人，不致太引人注意。

朱五絕向尚宮姑娘囑咐一番，即與尚儀、尚寢離開山中茅屋，來到上游一處碼頭，乘渡船過河。

這天上午，三人上了黃河北岸，尚儀姑娘將昨夜敵船泊岸地點詳細說給朱五絕知道，隨即分三路動身，尚儀第一個先走，尚寢第二個動身，朱五絕等尚寢遠去不見，也跟着上路。

他沿河岸而行，往下游走了六七里地，來到一處荒蕪的河岸邊上，看見河邊擱淺着一艘破船，知道此處即是昨夜那艘大帆船停泊靠岸的地點，於是便以一種散心的姿態在附近徘徊。

徘徊的目的，是要尋覓一個記號——一隻畫在地上的老鼠。

不久，他果然找到了畫在地上的一隻老鼠，老鼠的頭部向着東北方向，尾巴後面還畫着四個小圓圈。

頭部向着東北，是表示新武林街長一干人昨夜下船之後所行的方向，尾巴後面的四個小圓圈，是尚食，尚工，尚儀，尚寢四女畫上去的，表示她們安然無事，已循記號跟踪上去。

朱五絕四顧無人，便也在老鼠的尾巴後面加畫了個小圓圈，隨即向東北走去。

一眼望去，近處是一大片野草沒徑的荒凉地帶，遠處數里外橫臥着一脈高山。

這一帶的土地非常貧瘠，目力所及不見一塊耕地，故也看不見一戶人家，境況之荒凉，會使一般人望而却步。

朱五絕當然無所畏懼，他怕前面的尚儀、尚寢二位姑娘遇險，當下快步向前疾進。

約莫行出二三里，他又發現地上有個記號，仍是一隻頭部正對前面高山的老鼠，尾巴後面也有四個小圓圈。

前面的高山，已近在一里之外，朱五絕料定新武林街長一干人必是進入山中，而尚食、尚工，以及早一兩刻時出發的尚儀、尚寢也一定已到了山上，很可能已有重大的發現，故不敢怠慢，拔步疾進。

轉眼工夫，已到山麓。

這座不知其名的高山，山勢竟是異常峥嶸，奇形怪狀的山峯層層林立，樹木蓊然，可聽到各種鳥鳴聲音，顯見山中非常幽靜。

朱五絕在山麓樹林外面逡巡一遍，尋到地上一個記號，見老鼠的頭部指向正北，抬目循其所指方向望去，見是一片密林，斜斜伸向山腰，於是舉步入林，筆直而入。

不一會，已到山腰上，忽見山腰上橫着一條羊腸小徑，而小徑上又有個記號指向東方，他正想踏上小徑之際——

「還有多遠？」

「快了，過了這座山頭就到了。」

驀地，從小徑的西邊，遙遙傳來人語聲！

朱五絕一聽有人從西邊的小徑上走過來，連忙退入林中，藏身於一棵大樹的後面。

「三弟，愚兄心裏有些不安……」

「怎麼呢？」

「那『武林一條街』究竟是甚麼玩意兒，咱們一點都不清楚，怎好就去投靠？萬一——」

「大哥不用担心，人家既然要招兵買馬，那絕對是有誠意的，單看那姓霍的本領之強，出手又那麼大方，我看咱們去投效準錯不了。」

語聲漸近，不久便見山徑上走來了兩個彪形大漢，一個塌鼻的，一個面有刀疤，相貌均極醜惡，不過兩人都揹着一口長劍，身上的英雄袍質料甚美，看樣子是綠林道上頗有份量的人物。

他們一前一後的從西邊的山徑上走過來，當走到留着記號的山徑上時，那個塌鼻的彪形大漢忽然「咦！」了一聲，停步望着地上那個記號，面露驚疑道：「大哥，你看這是甚麼？」

那面有刀疤的大漢上前一看地上的記號，面色微變道：「必是道上朋友留下的暗號。」

塌鼻的道：「這畫的是兎子還是老鼠啊？」

面有刀疤的道：「我看是兎子。」

塌鼻的道：「尾巴後面畫四個圈圈又是何意？」

面有刀疤的沉吟道：「這……他的含意可能是說有四個兎崽子向東而去吧。」

塌鼻的雙目突露凶光道：「哼，這個記號指的莫非是『熊耳四狡兎』？」

面有刀疤的面色又是一變，點點頭道：「不錯，必是他們四個兎崽子！」

塌鼻的冷笑道：「他個婊子養的，他們四人也到這兒來幹甚麼呢？」

面有刀疤的道：「只怕也是要去投效『武林一條街』吧？」

塌鼻的道：「但是，他們幹麼要在這山徑上留下這暗號？」

面有刀疤的嘿嘿而笑道：「錯了，三弟，這暗號不是他們自己留下的，他們絕無自行在路上留下行踪方向之理。」

塌鼻的道：「那是旁人留下的了？」

面有刀疤的點頭道：「不錯，至於爲何留下這樣的暗號，愚兄不得而知。」

塌鼻的笑道：「大哥，我知道！」

「哦？」

「他們『熊耳四狡兎』得罪的江湖朋友太多，有不少人想要他們的命，可能他們來到此地時被仇家發現，因此有人釘上了他們兄弟，打算收拾他們的狗命，便在這山徑留下暗號，以便通知同伴追去。」

「嗯，有道理。」

「大哥，咱們跟『熊耳四狡兎』也有樑子，今天正好找他們算一算帳！」

「可是，他們如是也要去投效『武林一條街』，咱們怎好找他們報仇？」

「可以，在『武林一條街』的人面前殺了他們四個兎崽子，正可顯顯咱們的本領！」

「對，那就走吧！」

兩人交談至此，便邁步向前疾進，走出百多步，轉了個彎，一眼瞥見前面山徑上坐着一個身材肥肥胖胖的鄉巴佬，擋住了山徑的去路，心知不是尋常之人，兩人一齊住足，採取戒備的姿態。

鄉巴佬嘻嘻的笑着，舉手向他們打招呼道：「二位寨主，好久不見啦！」

塌鼻的一驚，雙掌交叉一竪，擺出了迎戰的架式，喝道：「尊駕何人？爲何識得我們兄弟？」

鄉巴佬笑瞇瞇道：「啊哈！伏牛山三虎寨的大寨主『一劍挑三魂鄧日昇』和三寨主『毒蛟龍吳大鼻』是綠林道上响噹噹的人物，我老頭兒怎會不識得？前年你們的三虎寨不幸被官兵破了，二寨主『玉環夫人』被官兵所擒，就地正法，這件轟動江湖的大事，知道的人可多着呢！」

原來，這兩個彪形大漢正是三虎寨的大寨主「一劍挑三魂鄧日昇」和「毒蛟龍吳大鼻」，前年他們的三虎寨爲官兵攻破，二寨主「玉環夫人」被誅，他們兄弟便到處流浪；這時被鄉巴佬道破身份，兩人心中發了慌，立刻「刷！刷！」的拔出長劍，準備動手。

那一劍挑三魂鄧日昇振劍一指，滿面强悍的冷笑道：「尊駕報上名來吧！」

鄉巴佬搖頭笑道：「別慌，別慌，我老人家沒有惡意，我也是要去投效『武林一條街』的啊！」

鄧日昇一怔道：「哦，那麼……老兄是……」

鄉巴佬道：「我姓朱，單名一個福字，匪號『吃四方』，一向在南方綠林混日子，沒有甚麼名氣，二位寨主一定沒聽說過。」

鄧日昇確未聽說過這麼一號人物，便有些瞧不起他，問道：「你也要去投效『武林一條街』？」

這鄉巴佬其實就是朱五絕，他笑瞇瞇的答道：「正是，所以咱們應該交個朋友，彼此照應照應才是。」

吳大鼻問道：「你身上有沒有入山信物？」

朱五絕微微一呆，說道：「甚麼入山信物？」

吳大鼻笑道：「既無入山信物，就不能入山投效，老兄趕緊去巫山神女廟向一位霍大爺領取入山信物，然後再來吧。」

朱五絕道：「原來……原來要先去神女廟領取入山信物，這豈不太麻煩？」

吳大鼻道：「麻煩倒不麻煩，只要你有本領通過那霍大爺的考量，立刻就可領得一枚入山信物和一百兩銀子的盤川。」

朱五絕道：「哦……要怎麼接受考量呢？」

吳大鼻道：「凡是去神女廟領取入山信物的，先要露一手給那位霍大爺看看，他看了滿意，便留下姓名，就送給你一枚入山信物和一百兩銀子，然後就到此山報到，只要手底下有些眞功夫，很容易就可通過考量。」

朱五絕道：「原來如此，請問那信物是一件甚麼樣的東西？」

鄧日昇搶着答道：「對不起，那位霍大爺嚴囑不得讓不相干的人看見，老兄若有意投效『武林一條街』，就趕快去巫山神女廟接受考量，據說名額有限，已剩下不多了呢。」

朱五絕搔搔頭皮道：「唉，早知如此，我老人家就該先去神女廟才是……對了，那武林一條街是在此山的甚麼地方？」

鄧日昇道：「那位霍大爺會告訴你的，老兄還是先去領取入山信物再說吧！」

語畢，向吳大鼻使了個眼色，兩人便走離山徑，繞道向前走去。

他們見朱五絕坐在山徑上，因不知其底細，爲恐朱五絕突然出手襲擊，因此走離山徑，避道而行；兩人走出數十步，回頭一看朱五絕仍坐在山徑上，似無惡意，便又轉回山徑上，繼續前行。

但突然間，頭頂上傳來一陣風响！

兩人都在提防，故一聞風聲响動，不約而同的斜肩往旁閃開，同時振劍向上疾刺——

「哈！」

空中一聲大笑，繼聞「砰！砰！」二响，鄧日昇和吳大鼻的長劍齊被踢開！

緊接着，來人在空中翻了一個跟斗，雙掌一分，好像兩把巨斧，猛然分向鄧、吳二人的頸上切去。踢劍，出掌，都在一瞬間完成，快逾電掣，鄧、吳二人剛想閃避之際，頸上已各中了一掌，應聲踣跌於地，滾了幾滾後，就不動了。

朱五絕一招之下掌斃二賊，似覺不過癮，聳聳肩道：「這麼不禁打呀！」

他隨即將二賊的屍體拖入林中，將他們身上的東西統統搜出，一看各有一張百兩銀票和幾十兩碎銀，另有兩枚式樣相同的小元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東西，知是入山信物，於是統統納入自已的口袋中，再將兩具屍體藏入隱蔽處，便繼續循着山徑走去。

山徑迤邐伸入山中，四周的山勢越來越險惡，處處是峻坂如削的絕壁和蓊鬱幽深的密林。

行約一刻時，走到一座最高大的山峯之前，朱五絕一見山徑筆直伸入樹林中，而前面數百丈之外便是那座高大的山峯，忖度可能快到地點了，暗忖道：「武林一條街在此招兵買馬，凡是到此之人都須帶着入山信物，那尚食、尚工、尚儀、尚寢四位姑娘沒有入山信物，她們若硬闖進去，一定會露出馬脚，我須得趕上通知她們才是。」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凉玉・文
黃耀基・圖

大俠傳奇

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幾小撮正、邪武林人物——唐門的、梁王府的、「剛極柔至盟」的、血河派的、「神州結義」的、龍王廟的——聚集於蓮藕小築，同爲爭奪天書神令而彼此指摘，結果，歐陽獨首先發難，將搶救唐甜的蕭七、容肇祖兩人打得撞向一條柱子上，這一撞，柱子因震撼而彈出一書一牌——天書神令——掉落地上，衆人一見，均轟前搶奪，便打了起來，互毆羣鬥，當場大亂。歐陽獨喝止衆人，先看清天書神令是眞是假，然後再議。於是衆人便停止打鬥，邢蝦趁檢起天書神令交與歐陽獨辨別眞假之際，突點對方要穴，歐陽獨猝不及防，怒叱一聲……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天書神令

邢蝦雙手一拍，挾住銀令，只見他掌間不住有血滴下，緩緩展開雙手，左右手板都被刮了一層皮，可見得歐陽獨穴道被封前將「天下英雄令」激射力道之烈！

邢蝦向歐陽獨施暗襲之際，也正是唐得唐失唐甜向「神州結義」的兄弟出手暗算之時。

——他們就似早巳配合好一般。

對象是鐵星月。

因爲鐵星月最不防人有詐，忠奸善惡常分不清楚，又常自以爲是，站在正義的一面，妄自判斷，他見邢蝦看來意誠，便對唐甜等失了戒心」——

——就在這一刹間！

×　×　×

唐失的「心有千千結」，唐得的「劍花」一齊向他發了出去。

變起猝然，鐵星月巳不及閃躲，飛索巳在他身上打了十七八個結，每一個結繩內嵌的利刄，全割切入他的血管去。

鐵星月大喝一聲，雙手一合，巳抓住百十度劍片，運力一掙，刄索寸寸斷裂，這人簡直就是鐵打的，飛劍飛索在他身上，如同紙劍麵綫一般脆弱。

但就在他大喝一聲之間，唐甜一矮身，巳掠了過去，一柄小劍，巳插入鐵星月張大的口中。

這時全場皆轟動，陳見鬼、大肚和尚、藺俊龍、林公子、洪華、胡福、李黑、施月一起想出去，唐甜叱道：「誰先動，我就一劍剁死他！」

咽喉是人生死穴，就算鐵星月眞箇練得刀槍不入，嘴巴喉嚨的軟肉，也斷斷奈不住利劍一插。

公子襄這時巳發現不對勁，越衆而出，唐甜何等醒覺：「站住！」公子襄霍然而止，唐甜道：「你再上前一步，我一劍就揷下去！」

公子襄攤攤手，表示同意，手心裏却直冒着汗。「刀不留人」苟去惡領一班武林人物趨近，大聲道：「妳要殺誰，我們才不管，可是天書神令，得快交出來！」

唐甜用眼光一掃「神州結義」的八個兄弟，剔一剔眉道：「哦？你們眞的不管麼？」

她言下之意，自是任何人稍有妄動，她就先殺鐵星月，大肚和尚和洪華大步而出，攔住逼近唐甜、邢蝦的衆人，沉聲道：「諸位，請看在我們面上，暫時稍安毋躁！」

江傷陽罵道：「他抓的是你們的弟兄，又不是俺的老子，爲何上前不得？天書神令可不是你臭禿驢的！」領着七八名武林高手就要搶步上前。

洪華閃身一攔，搖頭。

江傷陽冷笑道：「滾開！」

洪華搖搖頭。

江傷陽罵道：「蓮藕小築是神州結義的麼？啞巴快滾！」左手以「打虎拳」之力，『呼』地一拳劈出，右掌貼心，決意硬搶過去。

洪華一低頭，江心虎那一掌竟打在他光禿禿的腦門上。

江傷陽吃了一驚，可不想眞的殺他，與神州結義結下深仇，但掌已發出，無法收回，只有及時收回二三成功力，「砰」的一聲，一條人影倒飛出去！

飛出去的正是江傷陽，那一掌擊在洪華的光頭上，震得他手腕脫臼，要藉倒飛出去才能卸去部份勁道，江傷陽心裏分曉：若是這一掌自己不是巳收回部份勁力，只怕回力反擊之下，這條膀子要算廢了！

衆人見「神州結義」中區區一個悶不作聲的啞巴，竟有此等功力，全都怔住，本來這些人也有心理準備，爲得天書神令，不惜與大肚和尚等人一拚，却不料對方武功如此深不可測，一招間便使江傷陽吃了大虧，一時間誰都不敢上前。

唐甜嬌笑道：「有『神州結義』九大高手相助，那有不成的事？」忽將劍柄一扳，「咻」地一聲，劍尖上翹，刺入鐵星月上顎半分，鐵星月痛得眼淚直流，功力一散，唐甜立時封住了他身上七處穴道。

林公子見狀喝道：「妳——」

唐甜出手極快，巳然點穴完成，回首媚笑道：「沒什麼，我只是要鐵大俠乖乖地在這裏，免得我要下殺手。」她笑笑又膩聲道：「你知道，我不想這樣做。」

「神州結義」爲之氣得七孔生烟，但鐵星月在他們手裏，自是無法可施。這時公子襄望定邢蝦，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你是九臉龍王？」

那胖嘟嘟的「邢蝦」這時早巳制伏歐陽獨，哈哈笑道：「天下間能制得住『血手屠龍』歐陽掌門，又能易容瞞得過大家的，除了我慕容不是還有誰！」

衆人盡皆震住。

九臉龍王緩緩抹去麻皮化粧物，拍手笑道：「孩兒們，都進來吧，好戲要散場了！」

只聽蓮藕小築霍霍連聲，衣袂帶風，數十名全身黑衣蒙面的「黑殺」組織殺手，以及百數十名「龍王廟」徒衆，都重重包圍住這蓮藕小築的大廳和各處出口。

九龍臉王咭咭笑道：「妙極，妙極，這叫請君入甕，一網打盡。」

唐甜也笑得甜如蜜糖：「若我跟龍王不是早巳合作，佈下最後一招殺手，單憑十八叔廿五叔廿六叔三位，以及那位不知是敵是友的歐陽掌門，我還沒那末大的膽子敢挑諸位的場子！」她笑了笑又道：「現在，有神州結義爲我們撐腰，龍王廟做後台，黑殺組織是背景，加上歐陽掌門是我們『座上客』，諸位……」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八個字，不知有沒有聽說過？」

×　×　×

「諸位」當然都有聽說過。

「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本就是千古不易之眞理。

現在的局勢巳非常明顯，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這點道理受傷的江傷陽是最清楚不過的，所以他們都很知機的站回「剛極柔至盟」那邊去，一副耿耿忠心，萬死不辭的樣子。

但就連「剛極柔至盟」的中堅份子蕭七和容肇祖也不解。

——他們也並不知道九臉龍王巳經和唐甜妥協了，佈下這個局，一舉擒住了歐陽獨和鐵星月這兩方大將！

要不然，蕭七和容肇祖剛才就不會如此急着爲唐甜出頭了——他們以爲唐甜巳孤立無援——但唐甜顯然瞞着他們。

他們有被欺騙的感覺。

在公子襄而言，却不是被騙，而是疏忽、大意、誤了大事，他原該認得出這個什麼「烏鷄嶋」嶋主邢蝦來的——易容不是魔術，只要仔細辨認，一定可以看出破綻——但天書神令後，公子襄分心於唐方的感受，心裏難過，而「邢蝦」在那時才比較活動起來。

歐陽獨沒有見過慕容不是，自是不虞有詐，但在九臉龍王而言，他是想殺了歐陽獨，不是擒他而巳，所以一出手就往死穴出手，但僅能封住這人穴道，自己也掛了彩，而且「忘情天書」巳毀，心中自是忿忿。

——幸好大局巳在掌握之中，而歐陽獨也是他砧上的肉，而「天下英雄令」也到了手，俟把「神州結義」的人和公子襄等解決之後，「剛極柔至盟」也一樣照吞不誤，誰叫她武大郎提奸反而害了性命！

想到這裏，九臉龍王眞箇得意起來，彷彿一件件勝利品，都往他手上堆，堆得高，快拿不住了，索性丟掉不要，但勝利的成果還是追着他來。

不過，九龍臉龍王是九臉龍王，在江湖上是流血流汗流腦汁熬上來的，他當然不會得意忘形。

——要得意到忘形，是在解決了這班陽間裏當老鼻的下賤鬼之後，他摟着唐甜時的樂事……

×　×　×

「九臉龍王！」猛地歐陽獨喝了一聲，慕容不是祀全心戒備，這才想起並未點歐陽獨的啞穴，只聽歐陽獨冷笑道：「百聞不如一見，我在北方，早想識荊，不料你眞有九張臉……」

「臉何止九張？這世上兩、三面的人多得是哩！身裁倒只有一個，肥肥胖胖，假冒下來的，諸位要是肯多留點心，定然分曉……」九臉龍王嘻嘻笑道：「沒想到

今日大名鼎鼎的『血手屠龍』，與區區『九臉龍王』，是這等相見……」

歐陽獨發出了一聲淒嘆道：「我枉稱屠龍，不能殺你，也該死了。」

九臉龍王嘿嘿笑道：「你倒有自知之明，……毀我寶書，罪當立誅！」其實，他恐怕留着歐陽獨，夜長夢多，這人武功高得出奇，若自己和公子襄無受傷在先，合擊此人也未有勝算。

九臉龍王一生謹慎，怎能容讓歐陽獨活着！

歐陽獨望向公子襄，平靜地問：「你坦白告訴我，有沒有殺衞悲回？」

公子襄誠懇地道：「我與令徒，一見如故，相交莫逆，怎會加害？」

九臉龍王肯定歐陽獨穴道被封，斷無可能衝破開解後，方才笑道：「讓你瞑目罷，你徒弟是我和唐甜計誘公子襄門人叛徒把他殺死的！」

歐陽獨怒目圓睜，發出憤怒至極的光芒來，咬牙切齒地一連說了三聲：「好！好！好！」

九臉龍王冷笑道：「好什麼？要死了還好！」舉戟要刺，公子襄大喝道：「住手！」

九臉龍王瞇着眼睛道：「你叫我住手，我就要聽話住手麼？」

公子襄只想拖延時間，道：「你……你殺了他，難道不怕『血河派』的人尋仇麼？」

九臉龍王笑出了聲：「我是做大事的人，自然胆大，血河派若存在，我龍王廟的人還能獨霸江湖嗎？……你要想救他，除非自己把穴道封掉，我或許會答應。」

歐陽獨急道：「公子，萬萬不可，此人欺詐！」

唐甜甜甜一笑道：「何止公子，神州結義的兄弟們，如果不想本姑娘殺死你們的鐵二哥，也請自把穴道封掉，我就饒他一死。」

胡福顫聲道：「唐甜，妳別殺鐵二哥，我……我什麼都答應妳。」

陳見鬼罵道：「你怎可……」

唐甜一挺劍，又在鐵星月咽喉上劃了一道血口，冷笑道：「他是一番誠意誠心，不想他二哥死……如今，不可以的事也得要可以了！」

胡福的人素來直腸直肚，見鐵星月危殆，什麼都豁了出去，哀聲道：「唐甜小姑娘，妳莫要殺我二哥，有什麼差遣，妳吩咐就是。」

唐甜笑道：「這才知機。……那你就先過去，把慕容先生手上的『天下英雄令』先交給我。」

衆人聞言一愕，九臉龍王也微怔了一怔，隨即笑逐顏開地道：「小妹，咱們說過合作，妳得一半，我得一半……」

唐甜也甜笑道：「是呀，我們早就先約好，你得『忘情天書』，我拿『天下英雄令』，而今您手上拿着那根，不就是『天下英雄令』嗎？……」

九臉龍王越笑越開心：「小妹妹可眞會說笑話，騙龍王開心起來了……忘情天書可化灰燼，天下英雄令可是龍王我貼了一掌血拿下的，怎能交給妳呢？何況强敵圜視，交給小妹妳，反倒害了妳，我九臉龍王一向宅心仁厚，積善爲懷，怎能害了妳小姑娘哪！」

唐甜怩聲道：「龍王說得也是……」

九臉龍王開懷大笑道：「妳明白事理就好啦。」

唐甜笑嘻嘻地道：「——可是，小妹我不怕危險，多謝龍王費心，神令就交給小妹保管吧。」

九臉龍王拍着肚子笑道：「哦？不行，不行……這樣會害了妳的……」

唐甜向胡福一笑，直如白糖蘸蜜，甜上加甜，道：「——那只好勞煩您胡大俠，過去龍王那兒把神令『取』回來了。」

九臉龍王嬉皮笑臉地向公子襄道：「公子，若你不想要歐陽先生立刻喪命，只好痳煩你過去跟胡福胡大俠玩幾招了。」

九臉龍王與唐甜同室倒戈，本不足爲奇，但而今局勢，急遽而下，竟變成「好人」胡福決戰公子襄，這就叫人慨嘆莫已了。

九臉龍王微微笑道：「我知道，要你去跟外號『好人』的金刀大俠胡福作戰，你很不願意……如是，這位歐陽掌門只好死了！」

歐陽獨怒道：「我死是我的死，你不必爲我跟任何人交手！」

九臉龍王赫地乾笑一聲，仰着他短闊的臉，問公子襄：「你意見怎樣？」

公子襄不知如何回答。這時忽然有人低聲叫了一句：「小妹。」

「小妹」是唐甜在「剛極柔至盟」中的尊稱，一般人都叫她做「甜姐兒」。

唐甜漫應了一聲，回頭一望。

這一望，教她魂飛魄散，毛骨悚然！

——唐三千！

× × ×

唐三千在瓷店一役中，爲唐甜親自下手處死，理由只是因爲她勸唐甜不要殺唐方。唐三千一直追隨唐甜，忠心耿耿，甚至在小的時候，唐甜爲了設法使自己腮上多一對酒渦兒像唐方，她不惜把唐三千臉上刺得鮮血淋漓，花斑斑來「試驗」。

她刺的時候，有時用筷子，有時用針，有用利釵簪，甚至有時用剪刀！

——她殺了唐三千，事後也有些兒後悔。

沒想到，她這一回頭，赫然竟見到了唐三千！

已經死去了的唐三千！

× × ×

唐甜就算再毒，她畢竟是個人，而且是個女人。

人都有弱點，女人更多顧忌：一個再惡的人也有她害怕的東西，譬如說怕死，或者是怕報應、怕寂寞……

——唐甜怕鬼！

死了的唐三千突然出現在她背後，不是鬼是什麼？——饒是她平日够潑够精，在這刹那間，也震了一震，怔了一怔。

——震了一震是多少時候？

——怔了一怔又是多少時間？

以唐甜的反應之快來說，這只不過是比一刹那多一點的時間：也就是說，只要比一彈指間少一點兒的時間，唐甜就能完全恢復過來了。

——恢復了她平時的精明機伶。

但在唐甜來說，這一震和一怔的時間，可以說是她一生的全部！

武林第一掌

就在她一震之間，唐三千已迎面向她倒來，而就在她一怔之間，唐三千已壓在她身上。

唐三千是個肥女，但唐甜並非推不開去，而是唐三千的肌肉已開始腐爛，完全發臭，甚是可怖！

但唐甜反而不怕了。

——唐三千明明已經死了，她之所以會如此，是有人嚇唬自己……

可惜她只來得及想到這裏。

在唐三千屍身背後的鐵恨秋，已然出手。

鐵恨秋的鐵拳，左右擊在唐甜胸膛上，唐甜的胸脯立時凹了下去，因爲唐三千壓着她，她並沒有被打飛出去。

鐵恨秋悽聲道：「妳也暗算得人多了……三千啊三千，我爲妳報了仇……」他因舌頭曾被自己中毒痛苦萬狀時咬斷一角，所以語音甚是模糊。

話未說完，「哧」地一聲，唐甜手中劍已沒入鐵恨秋腹中，鐵恨秋大吼一聲，但似心存死志，沒有閃躲，唐甜指甲內的暗器「倒刺」，也全嵌入了他的臂肌內，隨着血脈，直冲心臟。

這幾下變化極急，大肚和尚、洪華分別逼向蕭七和容肇祖，胡福和李黑截住了江傷陽和江心虎等，施月和陳見鬼救走了鐵星月，林公子對峙九臉龍王，千手劍猿藺俊龍則斷後衞護，可謂鶻起鶻落，瞬息數變，鐵星月已被救回。

唐方急急出手，開解鐵星月的穴道。

鐵星月却衝了過去，大呼：「弟弟——」鐵恨秋是他的親弟弟。

可是鐵恨秋此刻已返魂乏術了：他鐵塔一般的身子倒了下來，倒在他親哥哥的懷裏，微弱的說了一聲：「可恨……我至死未能見蕭……蕭大俠……一面……」

他原本爲慕蕭秋水與「神州結義」事蹟，而跟隨蕭七尋覓蕭秋水，沒料愛人唐三千爲唐甜所殺，蕭七又顯然偏帮唐甜，鐵恨秋誓報此仇，混在「剛極柔至盟」的兵卒之中，暗裏保存唐三千屍首，在危急存亡之際，救了他哥哥，殺了唐甜爲唐三千報了大仇……

——但也犧牲了自己的一條性命！

× × ×

大肚和尚和洪華等人紛紛住了手。

他們都看出：唐甜也終於惡貫滿盈了——一個再罪大惡極，臨終之前，至少也給她個說話的機會，否則，連最後幾句話也不讓人說的人，方才是罪大惡極。

蕭七奔了過去，但容肇祖却沒有跟過去。

他眼見鐵恨秋殺唐甜，也親眼看到唐甜先殺了唐三千，而今再殺了鐵恨秋。

鐵恨秋也是他們當中的好兄弟，好朋友——所以他決定，無論是什麼，他都不再過去。

蕭七決定過去，無論唐甜做了什麼對不起他的事都好，唐甜是他所愛的女孩，他都原諒她。他衝過去時，容肇祖正往回走，而唐甜已經在彌留狀態了……

× × ×

鐵星月嚎啕大哭起來，一面罵道：「……你們這些人，我眞正有事起來，救我的只有我親弟弟一人……你們害死我弟弟了，你們害死我弟弟了……你們快賠我弟弟之命來……」

陳見鬼聽了實在憋不住了，道：「那時我們不想救你麼！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鐵星月哭得像個小孩子：「你們明明見死不救嘛……」

林公子也惱火了：「難道那時拚命來護你，教你咽喉上給人多刺一個洞？」

鐵星月索性撒賴：「我現在喉嚨、嘴裏，不是照樣有兩個洞，也死不了，不用你們這班沒心腸的來救……」

衆兄弟聽了都覺得很冤，唐方調解道：「算了，你們知道他的性子，一時拗不過來……」

只聽九臉龍王歎了一口氣道：「是啊，我都說了，如果唐甜不跟我作對，就不會有這種下塲了。」

走鬼婆婆附和道：「是啊，我都說，跟龍王爺混準沒錯的了！」

江傷陽也涎着臉道：「就是嘛，是龍歸大海，是蛇茅裏鑽，我們這些小角色跟着龍王撈，前程遠大哩！」

大部份「剛極柔至盟」的人，紛紛向九臉龍王處靠攏，陳見鬼冷笑道：「聞說『剛極柔至盟』繼承當年我們『神州結義』未竟之志，怎麼今日一見，竟是這般貨色……」

施月却向九臉龍王冷笑道：「慕容不是，你手下的人質，可不是寶，殺與不殺，跟我們無關，但今日我們可要出這一口鳥氣！」

九臉龍王也冷笑道：「好，如果神州結義想冒不義之名，就儘管向前逼來，我一戟將之宰了，日後江湖上會傳，神州結義是銹鐵鍍上了金薄，爲自己出名，賠上別人性命，一試就顯本相，看你們丟不丟臉？看血河派的人放不放過你們？」

這一番恐嚇，果然生効，「神州結義」除鐵星月抱着鐵恨秋之外九人，都猶豫了起來。原來鐵星月適才假裝跟兄弟們有齟齬，實則李黑運用天竺「腹語」，跟唐方、鐵星月、大肚和尚、林公子、李黑、陳見鬼、施月、藺俊龍、洪華、胡福商議，準備蓄力，同時出手，擊倒九臉龍王，拯救歐陽獨。

「兩廣十虎」是「神州結義」的前身，李黑等在萬里橋之役救文鬢霜等人，就是利用這天竺「腹語」秘聲傳音，而跟鐵星月、邱南顧、蕭秋水聯手救人的（事詳見「兩廣豪傑」），而今衆人故意混淆視聽，發生爭執，望一擊而成。

但聽九臉龍王這麼一說，大家反而不敢出手。

——萬一失敗了怎麼辦？

只聽九臉龍王笑態可掬：「我看算了吧，大水冲着了龍王廟，大家自己人，何必冒險犯難？……要我放這位歐陽掌門，可以，只要你們也放我一馬，不就行了麼？憑你們俠義中人，只要開話一句，我也信個十足，這樣不是各得其所，兩全其美麼？」他心中想的是：就算放了歐陽獨，

自己學了「天下英雄令」上的武功，那怕是放虎歸山，到時候也教他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而已，所以他笑意盎然地說下去：「你們的蕭秋水大哥，也不在人寰，管不着你們了，又何必事事如此認眞……」

就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遽然間，變化接踵而來。

在場中的人，誰也沒料到這變化，更不料到這變化的後果是怎樣。

×　×　×

這變化來自天上。

那屋頂上正中的那一塊：雕有的「唐」字驟然碎裂，激洒而下，一邊淡青色的刀光，從天而降，直劈下來！

九臉龍王就站在下面，他被這奪人懾魄的刀光震住，不敢硬接，惟有退後！

他和歐陽獨，本來處身於大廳正中那塊太上老君煉丹困孫悟空的圖像上，他身形甫退，立即省起，斷斷不能讓歐陽獨活下去。

——這一刀的空前絕後，若非大俠梁斗，誰也發不出來。……大俠梁斗父子，加上神州結義，還有必定恨自己入骨的歐陽獨，自己連一綫生機也沒有了。

所以他飛退出去的時候，兩股狂飈，自掌心湧出，直捲歐陽獨！

——這兩掌全力出手，全力攻殺歐陽獨！

×　×　×

梁斗從天而降，臂彎裏携着一人，九臉龍王一面飛退，一面抬頭，只見那人，竟是少年衞悲回！

衞悲回厲聲叱道：「你派人暗殺我，但公子襄弟子老貞木捨死護我，跌入萬丈深崖的是他，不是我……」語及此忽盡！

因爲他已發現九臉龍王的掌力飛捲向他師歐陽獨！

他也看出了歐陽獨穴道被封，失去抵抗的能力！

衞悲回立時自梁斗手臂掙脫出來，掠撲下去。

可是他重傷未癒，無法抵擋九臉龍王凌厲的掌力，唯有全身一抱，覆蓋在歐陽獨身上，硬受這兩掌——就似公子襄七十一門生中老貞木把着他滾下山崖一般，捨身相護！

——衞悲回得以不死，回到血河派，知師父已赴唐門找公子襄算帳，怕生誤會，連忙赴蜀，沿路却遇見了正把「神州結義」的兄弟們指示去唐家堡之路的大俠梁斗，梁斗見他受傷，便扶他到唐門，所以落於大肚和尚等人之後。

但是衞悲回這一次錯了。

「神州結義」九大高手，原本就聚力欲發，抵擋九臉龍王這兩掌的，但衞悲回躍下，陷入掌風之中，九俠若貿然發勁，只有先將這少年整個粉碎，「神州結義」的人本都是俠義中人，而又乏當機立斷之能，一遲疑間，衞悲回已落下，覆在歐陽獨身上，歐陽獨叱道：「不可——！」但九臉龍王的掌力已捲碎了他的語音，以莫比的威力罩擊而來。

公子襄俠義心腸，爲救歐陽獨師徒，全力撲出，抵擋這一掌！

但事發猝然，公子襄只來得及躍出，隔在九臉龍王與衞悲回之間，已來不及出掌：

公子襄受傷之軀，不可能硬受得了這兩掌，除非有人在歐陽獨、衞悲回、公子襄之前將九臉龍王的掌風阻得一阻，只要阻得一阻，神州結義的弟兄就可以全力出手了。

但是這人可能要賠出性命。

唐方幾乎在公子襄跟出的同時，已攔在公子襄身前。

唐方之所以這樣做，因爲唐方已不想再活。

——她爲蕭秋水相見之期而活，天書神令的出現，使得她斷絕了希望……她竄出去之前，只在心裏默默說了一句：「我只有辜負你了……」「你」係指公子襄。

然後她就專誠期盼死亡的到來，也許……也許這樣與蕭秋水的相見會早些到來……

她很放心，她雖似是爲公子襄而死，其實則是爲蕭秋水而不活的，也知道九臉龍王一定死——公子襄、海難遞以及神州結義的兄弟們一定會爲她報仇的。

×　×　×

此刻局勢是：衞悲回急遽落下，罩在歐陽獨身上，公子襄搶身護住，唐方驀然掠出，攔在歐陽獨與衞悲回身前，人人皆變起遽然，不及挽救——

除了一人。

梁斗！

他的刀再不劈向九臉龍王，而是直斬九臉龍王劈出之勁風。兩道狂飈，被淡青色的刀生生切爲兩段。

刀勢由上而下，去勢未至，隨着被切斷的四股強勁，一齊打在地板上的太上老君煉丹爐圖上。

這一來，巨飈被刀風所斷，誰強誰弱，尚未可知，但這是稍縱即逝的絕好時機，那兩股由九臉龍王發出的掌勁如一條雙頭的蛇，現今已被梁斗斬爲四段，就在牠未來得及噬人之前，一定要把牠擊散、毀碎！

——衆人矢志保護唐方。

所以就在這一刹那間，公子襄、胡福、洪華、李黑、林公子、大肚和尚、施月、鐵星月、陳見鬼、藺俊龍的掌力，一齊發了出去，另外還加上了歐陽獨的「血河神掌」——！

因爲就在這阻得一阻之際，衞悲回已解開歐陽獨的穴道，歐陽獨也全力出掌！

梁斗的刀風只能將掌勁威弱一半，但不能盡滅。

梁斗及時出手尚且如此——還有誰的武功高得過大俠梁斗。

——風花雪月殘。

——少林五神僧！

×　×　×

他們終於趕到了，五個人，分五個方向出掌，無聲，無息，可是掌力無敵、無匹。

五道掌力，將九臉龍王二道有頭無尾的勁道接下，就在唐方身前不到半尺的光景，可說已是險極！

但這時那十一大高手的掌力也到了。

這一下，可謂千古未有之奇，也百年僅見的掌力，這掌力每人所發出的武功造詣都不同，但俱是全力施爲，而且武功都臻武林第一流高手之列，弊在諸人事先並無配合，情急救人，竭力出手，各種掌力，不同方向，各異掌功，所有的勁、力、收、發都格格不入，大相冲撞，但人人目的却是同樣一個：

——保護唐方！

這一下可害苦了唐方，所有的掌力，凌厲的、陰柔的、磅礴的、浩瀚的、怪異的、起伏的、陽剛的功力全在她身前身後、左右附近交撞在一起，捲起一道極其詭異的旋風，尤其是「神州結義」九位英雄好漢的掌力，更是古怪，這些掌力交織，此消彼長，可謂江湖上從未有過一次這般複雜多端的一流掌力撞在一起，其中還包括有九臉龍王四股斷續的勁道及梁斗的刀風。

×　×　×

這一道狂風，可說是當世武功最高的一十七名高手齊集的掌力與一道刀風。

——就算昔年「天下第一狂人」燕狂徒在世，以他的「玄天烏金掌」，只怕也不一定會硬接。

——如果當年「君臨天下」李沉舟在，他寧化作一葉輕舟，隨掌力飄飛，而不願意接實。

這一掌不是怪在它的威力，和排山倒海似的壓力與聲勢，而是這十七股不同的掌力還有刀風夾雜在一起，彼此吞捲摧逼，掙扎圖存，自成一個生命體似的，化成一股旋風，震起唐方一丈高，又撞在地上，將地下那以暗器餘屑精鐫的太上老君煉猴圖，擊得粉碎——

餘力未消，威力未至，唐方拋起，跌下，直入地板那窟窿中，掌力猶追擊而下，公子襄大叫：「唐姑娘——」情切哀急，不顧一切，正要追撲而下！

但在這股狂勁之下，任何人都無法挽救，而妄想以個人之力拒抗這天意造成的大力，未免正如：以卵擊石。蜉蝣撼樹！

×　×　×

「嘭」地一聲，這一掌，不知擊中了什麼，竟給接了下來。

只聽唐方一聲驚呼，這聲驚呼，夾雜着人生一切的情感百態，難以言喩。

公子襄正想標入，忽然似頭上被雷轟擊了一下，陡然站住——

因爲他聽見一個人朗聲長笑，和說話的聲音。

「我就知道我今生一定可以見到妳，一定可以再和妳在一起。」

這個聲音，悠長豪壯，對整個武林而言，也是如同雷殛一般有份量。

×　×　×

梁斗笑了。

他第一個笑的。

他是武林中的大俠，但他也是一個眞正仁慈的長者。沒有人知道，他洵儒的心靈，是極易傷感的，尤其是看到，有情人終成眷屬，或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場面時。

也許這是因爲他英年喪妻，一個他懷念終生的女子之故罷，所以他竭力想在武林中多做些事，來給人多一些溫暖，來彌補他和他那女子的悽寒。

所以他首先感覺到，地下那人是誰。

他可以想像唐方的心情，所以他趕快笑，以笑來掩飾熱淚——天下間許多英雄，寧洒熱血，不流熱淚，有淚，也在彈鋏高歌時宣洩，失敗時絕不低首、嘆息、流淚！

武林人如此難做，你還想做一個武林中人嗎？

就像公子襄。

他比他父親更快感覺到地下的是誰？

他才是除了唐方之外眞正的第一個知道。

他站在那裏，忽然間，覺得那破裂的屋頂上，陽光映下來，他看見了自己的影子，也看見了以後的日子好長好長……

——過去的七年，却如甜夢一般短。

這時，有人自破洞內昇了起來。

平平地昇了起來。

開始先出現了兩個頭，一男一女，女的是唐方。

你什麼時候見過一個少女最美的時候？——不是在她甜夢中，不是在她快樂中，而是在她可以全心全意將生死歲月，都可以交託給他的時候，在她伏在她最滿足的胸膛的時候……

唐方最美麗。

風花雪月殘，一起笑了。

抱風說：「我道是誰？」

抱花說：「能接下我們的。」

抱雪說：「『懷抱天下』的掌力。」

抱月說：「我們猜得一點也不錯。」

抱殘哈哈笑道：「果然是蕭秋水那小子。」

五人輪說下去，心意相通，就像串洒令一般兒。

傳奇中的傳奇

七年前。

蕭秋水決鬥唐老太太。

這一場戰，蕭秋水並不願意，他是爲見唐方而戰，因唐老太太是障碍，也同時爲江湖而戰，因唐老太太顯然要將唐門變成獨霸天下，暗中殘害各大門派精英。

唐老太太則非殺蕭秋水不可，蕭秋水不死，萬衆歸心，唐門稱雄成泡影。

雖然，在決鬥前，蕭秋水獨闖唐門的勇概，及與唐老太太共禦江南霹靂堂的侵略，已使這一老一少兩人，相惜相重——但決鬥勢在必行。

唐老太太自知並無把握可勝蕭秋水，所以要求蕭秋水在地牢一戰，以該處有唐老太爺子爲餌——其實這一戰，唐老太太早已準備無論蕭秋水贏輸，都不能活着出去。

所以她毀碎了來時的機關。

而出路的機關，在裏面的人，是斷斷開啓不到的，縱是蕭秋水有蓋世之能，也無法自內將這奇鐵鐫成的地獄突破而出。

這一場決戰，唐老太太雖然出動到唐老太爺子，但仍是殺不了蕭秋水，唐老太太亦力竭而死，但她以最後暗器的威力，使到蕭秋水一時失去了活動的能力，而歷年在地底守護「唐老太爺子」的六名唐門死士：唐看、唐聽、唐聞、唐感、唐舌、唐思，一湧而上，分別拑制蕭秋水四肢，當時，唐看因激烈交戰情況，而雙目俱盲，神智喪失，反而得在機括未發前走出地道，唐思則在唐老太太最後一道暗器發出

時斃命，本來「唐門六識」一齊出手，被他們所制住的人，不能思，不能吃，不能動，不能感，不能聞，不能視，形同廢人，必死無疑。

可惜，「唐門六識」已去其二，僅餘其四，只能够在蕭秋水擊敗唐老太太後眞力耗盡一時未復之際制住他而已，要殺害蕭秋水，却是不能。

唐老太太臨終之前，尙不放心，這被江湖人稱作「最有權力，最有神秘力量和武功最高的女人」，臨終之前，說了如下的詛咒：

「……蕭秋水，不管你有七十二變之能，過人之勇，助人之義，萬世之功，都不能活着走出唐門地牢，我捨這條老命與你陪葬，除非天爲之裂，地爲之陷，唐門不復，聖人門徒七十二復出，以狂人燕某不世掌力，並有人爲求你之復生而不惜死……方可破繭而出……」唐老太太說罷這一番話，狂笑而歿。

她的詛咒完全應驗，蕭秋水從此在地牢中，因功力未復前被唐門四識所制，他既掙脫不出，但對方也殺不了他。

但他意識未泯，在牢中生涯，仍是可以思索，思念唐方；他的內力未失，雖不能發，却依然存在、修習。

這便是「蜀中唐門」故事中的「結局」，當然，那一場厮殺，是武林中最精采悽厲的一戰，是以才換來一代名俠的漫長等待。

誰都知道，這等待絕無結果，所以唐老太太才會下此咒語：

——當時，燕狂徒已死，誰都不會再有他那沛然莫禦的掌力。

——孔子的七十二門生，不管是顏回還是子路，早已死了千數年了，更不可能復生。

——別人又怎會知道蕭秋水就在蓮藕小築的地底下？就算有人爲他不惜死，也不可能偏生到這地方來爲他死。

就算樣樣都神奇地可能，也不可能有這般神妙地湊合在一起發生。

——可能的。

而且已經發生了。

上天神妙的安排，遠比人的苦心策劃高明億倍。一粒沙、一滴水、一個人，都是天然的，試想其中有多大學問，幾許奧妙，人能營造得出來麼？——就算有一天能，世外自然裏還有許許多多的奧妙，也教人探索不盡。

——燕狂徒雖死，但世間却有這般巧的事，十七道掌力一道刀風，幾乎是全武林一流高手的總滙合功力，足以取代燕狂徒的「玄天烏金掌」。

——孔聖人的七十二門徒雖不可能重生，但公子襄連他自己共七十二人，曾不分晝夜地尋覓蕭秋水的踪跡。唐老太太在世的時候，公子襄尙未出道，她斷未料到眞的有人在七年間收容了七十一門生的。

——加上唐方見天書神令，誤以爲蕭秋水已然身亡，便想以身相殉，使到唐老太太詛咒的最後一點，也得以完成。

而梁斗自屋頂裂「唐」字屋瓦而入，劈裂太上老君煉齊天大聖圖，一來正好應了唐老太太，「除非天爲之裂，地爲之陷，唐門不復」的咒語，同時也劈開了地牢的機括，而掌力攻陷機關，陽光陡入，地下的唐聞、唐舌、唐聽、唐感一生未見過陽光，立即崩潰，蕭秋水功力瞬即恢復，七年以來，這功力一直蘊藏在他體內，洶湧澎湃已到頂點，但身受人制，無法宣洩，今一得復，便硬接那驚天動地的一掌！

這一天，蕭秋水雖被震得血氣翻騰，但也酣暢無比，掌力抵消，唐方得以安然，她本瞑目安然待斃，忽覺落入一人臂彎裏，忙睜目一看：

——却不是朝思暮想的人是誰？

× × ×

在蕭秋水携唐方平平昇出地面之際，唐聞、唐舌、唐聽、唐感却睜不開眼來，也不願出來。

對蕭秋水而言，陽光普照，重見天日，是自由，但對這終年生長在唐家地道裏的四名死士而言，却適得其反，他們甚至不知道何謂「陽光」，又自知不是已恢復功力後的蕭秋水之對手，所以寧在地道之中不出來。

第一個知道地牢下的係蕭秋水當然是公子襄，第一個微微笑開了的是梁斗。

但是「神州結義」的九個兄弟，雖後知後覺，但在這一刹那間，誰都分不清楚是誰先大叫大跳：

「蕭大哥！」

「大哥出來嘞！」

「大哥原來還沒有死！」

「天啊，原來大哥關在裏面……」

「好囉，總算天開眼，讓我們又見面了……」

「我都說了，大哥命大福亦大，死不了的……」

「哎呀！枉我們偸入唐家堡幾次，原來就在必經之路的蓮藕小築地下！」

「今次都可謂雲開見月明，好在我們一言一行，都沒虧了『神州結義』四個字，否則今回見着大哥，一定嚇死……」

……

衆人歡笑聲中，蕭秋水跟各兄弟抱在一堆，只聽他笑道：「把我當成什麼啦？神？鬼？我雖被天上降來的掌力從地底下救出來，却還是人！有愛有恨，會生會死，跟你們笑鬧在一堆吃苦在一起的老兄弟啊。」

「神州結義」團聚，自是歡欣；忽聽歐陽獨喝道：「那裏走？」

原來九臉龍王見蕭秋水居然在世，偸拿了「天下英雄令」要溜，人人都注意在蕭秋水身上，沒注意到他，但唐失唐得張手一攔，唐失低聲道：「龍王，有福同享，有禍大家分。」

九臉龍王心中計議已定，便道：「好，出去再說。」

唐失也不是易受愚弄的人，伸手一抓，抓住神令往身上扯，悄聲道：「那就給我拿屮去也是一樣——」

九臉龍王笑道：「一樣。」順他一扯之勢刺出，這下力道奇猛，「哧」地直戳唐失胸膛。

唐失不虞九臉龍王居然如此蠻幹，急間手腕一翻，手背貼胸，手心向外，五指一抓，拿住神令，沒料神令並非凡鐵，直比精鋼劍鋒還要鋒利，「噗」地貫掌而出，刺入他的心中。

唐失悶哼半聲，唐得正要出手，豈知九臉龍王在向唐失出手的同時，左手一戟，閃電刺出，唐得本就比唐失老實，不虞有他，加上他距九臉龍王極近，又關心於唐失之危，反不料自身之險，登時脅下被一戟打中，饒是他往後翻身得快，但所過之處，留下一路血痕。

九臉龍王猝起狙擊，重創二唐，但也露了形踪。

歐陽獨最恨九臉龍王，大喝甫起，雙掌以「血河神掌」全部威力，迎空擊出！

他對付公子襄與唐得唐失唐三千時，才不過用了八成功力，而今對九臉龍王却用了十二成全力。

不料他的掌風剛剛發出，人影一閃，九臉龍王身前，已多了一人。

歐陽獨以爲他發現在先，而天下那有人快得過他的掌風？是以全力出手，未留餘地，恨不得一擊將之斃命，却不料忽然從中多了個人。

定睛一看：原來是蕭秋水！

蕭秋水微微笑着，右手五指拼攏，在空中一橫三切，竟且歐陽獨的掌勁先上下切成兩半，再頭、中、尾斬成三段，凌厲無比的掌風，霎間都消失無形。

歐陽獨整個都呆住了，他從來沒有想過「血河神掌」，會給人伸手間消解於無形。

只聽唐方叫道：「大哥，那胖子……不是好人，他殺了很多人！」

蕭秋水斜睨過去：「哦？」

九臉龍王不理三七廿一，發足狂奔，他人雖胖，但輕功極佳，跑了一會，忽聽到爆笑聲，定睛一看，原來自己跑是跑，但終歸不離原地，他幾以爲自己撞了邪！

其實他也並非撞邪，而是蕭秋水擒着他的後衣領，由於手法的高妙，他根本就感覺不出來，每一步脚底所撑出去的力量，都被對方以相對的力量所消解掉。

他回過頭來，就見到蕭秋水用一雙烱烱的眼神望着他：「你拿『天下英雄令』做什麼？」語音甚是溫和，像待他如同小孩子一般。

九臉龍王不知怎的，給他那雙虎虎有神的眼睛一望之下，心發了虛，不敢出手，便道：「……武功，武功……」只反覆說這兩個字。

蕭秋水一笑，一伸手就把「天下英雄令」拿過來交給梁斗，並笑道：「這是岳武穆手令，沒有武功的，這會應交給英雄人物，我想交給梁大俠是最好不過……」

九臉龍王也不知怎的，手中緊握着的令旂，給人劈手就搶去了，手裏只捏了一把冷汗。

蕭秋水向他笑道：「無論你以前做過什麼惡事，今後都不要再做了……你想想：要是遇到十年前的我，一定出手把你殺了，以殺止殺，可是你遇到十年後的我，你既不想我殺你，那你多想想自己不願死之心，少殺幾個人，才是福氣！」

九臉龍王垂首道：「是！」手肘一掣，兩柄銀戟，一齊疾刺出去。

這下變起遽然，戟已刺入蕭秋水衫內，蕭秋水全身一仰，戟觸及膚，尚未入肉，猝然一空，蕭秋水後腦觸地，雙足直立，九臉龍王正想沉胯下刺，忽咽喉一涼，一物已抵住下頦。

——他的戟不知何時已到了蕭秋水的手上。

× × ×

蕭秋水並沒有刺下去。

他徐徐站起，點了九臉龍王身上穴道，歐陽獨道：「讓我來處置他。」把呆如木鷄的慕容不是接了過去，一出手，就挑斷了他雙手筋脈。

蕭秋水見九臉龍王如此陰險，歐陽獨也太辣手，長嘆一聲道：「沒想到武林還是跟以前一樣，沒有什麼更易。」九臉龍王手下的「黑殺」和「龍王廟」的人見蕭秋水如此神功，而局勢又如此不利，那有人敢出手，但也不敢開溜。

抱月唱了一個喏道：「見水是水，見水不是水，嗯，見水仍是水。」

抱花罵道：「什麼水不是水的，今兒能見着蕭秋水，還吃什麼齋唸什麼佛？」

抱風接道：「依我說，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蕭秋水聽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八個字，上前將手中戟，交給了抱雪。

抱雪笑道：「青山祇會明今古，綠水何曾洗是非，你心中有劍，但劍交給人，還是有劍。」

蕭秋水笑着又問：「我何曾還劍予大師？」

抱雪一看，只見手中銀戟，已碎成數截，蕭秋水挽着唐方的手，道：「百年隨時過，萬事轉頭空，妳可有什麼話要交代的？」

唐方嫣然一笑，目光流盼，深深看了公子襄一眼。

蕭秋水道：「那我們走吧。」挽唐方飄然而去。「神州結義」的兄弟們叫道：「大哥，唐方，等等我……」也各自追了出去。

公子襄眺望衆人去處，整個人都痴了，梁斗望着從來也沒見過他那麼伶仃孤獨過的兒子，心中也不知可傷還是可歎。海難遞見到了蕭秋水，自形猥瑣，一直沒站出來，到最後，他看到唐方望公子襄一眼，心中一個聲音一直狂喊着：可是唐方沒向他這邊望來：要是只看那末一眼，就像公子襄，他便此生無憾了。

唐甜還是彌留狀態，她視覺朦朧中只見一人自地底裏升出，自天外飛去，誰也阻不了他，他並帶着唐方……而她始終只是唐甜。

她最後一個看見的人是悉心照顧她的蕭七。

「忘情天書」粉碎，蕭秋水「復活」，「天下英雄令」無武功，——這一千武林羣豪，興味索然，各自散去，落花娘子和唐藕是這場武林浩刦中活下來的兩個女子，成了相交莫逆，江傷。是「十方霸主」中倖存的第二人，但與海難遞成死敵。

唐得唐失唐七更全部重傷，就算不死，武功亦不復當日。唐甚麼倚在門邊，也許他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參與，反而活得甚好，抱殘蠻有興趣的看着他，像悟出了什麼，向衆人長吟：「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唐甚麼痴痴地問：「……什麼？」

（全文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想起當初雁先生贈藥時，曾囑他用此藥將鬼爪藍江的半身不遂醫治。於是他便決定到大雪山去一趟。這天午後，他來到山前，向着前嶺上望去，往事一幕幕的湧上心頭。因爲此處是他從前習藝之所。他爲避免碰見師父洗又寒，所以在嶺下徘徊，守候多日，不敢貿然登山。當他判斷師父已於習慣下山之日離去後，他才敢上山去找藍江。到達山麓，遙聞丁裳的歌聲傳來，歌詞充滿幽怨、憤恨。因此他也不敢貿然去招呼。但後來，他終於按捺不住，追了上去，可是丁裳似乎餘恨難消，不予理睬。最後，她受不了管照夕的懇求，卒之將他帶回住處，爲他引見師父藍江。藍江一見管照夕，始則假以詞色，管照夕不慮有詐，豈料藍江突然出手，制服管照夕，隨命丁裳把他吊起，然後數說他對丁裳負情，管照夕有苦難伸，百詞莫辯。他被吊在半空，全身乏力，丁裳雖心有不忍，但亦無法勸解藍江，默然離開，管照夕忙哀聲高喊……

單騎上點蒼　誤作拜山人

鬼爪藍江冷笑道：「裳妹？呸！誰是你的裳妹，小子，你也會哭呀！你那眼淚還流得下來呀？」

照夕被罵得簡直是抬起不頭，偏又是自己滿腹辛酸，都不能吐出一字。

他知道，如果當着這老婆子的面，不解釋還好，再要解釋，更是挨罵，當時只一滴滴淚往肚子裏流，吊在半空中一言不發。

空氣稍微冷靜了一會，鬼爪藍江才冷冷一笑道：「管照夕，我給你一個反省的機會，並不是我老婆子以大欺小，這件事，你實在太不對了，現在……」

她大聲的又道：「我給你三天時間，你想好了，你自己說，你該對我這徒弟怎麼樣？等到我認爲滿意了，我再把你放下來，否則，哼！就等着你師父來好了！」

她又加上一句：「你師父聽說這幾天找你找得很急，你自己可要小心着點。」

照夕不由打了一個冷戰，他可素知洗又寒對付徒弟的手段，他要是找到了自己，那可是不堪設想，雖然以自己今日功夫，並不見得不如他，可是師恩如山，身爲弟子的自己，怎能對師父不恭？

所以他着實的吃了一驚，再者藍江所要他答覆的問題，事實上，那也是不能令她滿意的。

雖然丁裳無一不好，只是自己心已別屬，勉強和她結合，一生痛苦，更不如自己一身不娶，來得乾脆，他想到了這裏，不由往一邊的丁裳看了一眼，丁裳卻也正以一雙流淚的眼睛看自己，二人目光一對，不由馬上轉開了，各人都是臉上一紅。

照夕只急得全身戰抖，當時眞恨不能一頭撞死，反倒乾脆，可是他身在半空，就是想死也是不能，只急得又喊了一聲：「老前輩！弟子實有不得已之苦……」

還要往下說時，鬼爪藍江一擺身道：「我不聽這些，你想好了再說！」

照夕只好長嘆了一聲，當時閉上了眼睛，丁裳這一會在一邊也坐不住了，尤其是看着這小寃家，她心裏就由不住傷心，她站起來，低着頭進去了。

鬼爪藍江目注着徒弟背影，心中更生出一種憐惜之心，這一腔怒，無形中卻又種在了照夕身上，當時哼了一聲，怪眼向照夕身上翻着。

管照夕嚇得馬上把眼睛閉上了，過了一會，他才慢慢睜開了眼來，卻見鬼爪藍江已自雙目下垂，狀如老尼入定，對他卻也是望也不再多望一眼。

照夕運勁掙了一下雙手，那紅繩也不知爲何物，不掙還好，這一掙，卻是深深陷到了肉裏，他不由痛得直皺眉，卻聽見入定的藍江陰沉沉的聲音道：「你如能把這繩子掙斷，我便任你自去，你試試看行不行？」

照夕不由苦笑道：「妳老人家已捉弄我夠了，還是放我下來吧！」

照夕高高吊在空中，聞鬼爪藍江言後，只是頻頻苦笑，可是暗中卻試圖着，把內力集中雙臂，突地向外一掙，只覺得一

陣冷骨奇痛，那紅繩竟似緊緊陷於肉內一般，一時痛得冷汗涔涔而下，這才知道果然厲害，由不住把斷繩逃走之心，丟了個乾淨。

再看鬼爪藍江，似已看出了他方才擧動，只是望着他連連冷笑不已。

照夕在灰心懊惱之餘，只長嘆了一聲，把雙目緊緊閉上，不再去看鬼爪藍江一眼，藍江遂也自行把雙目閉上，就此入定了過去。

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照夕只覺得雙臂陣陣發痲，實在是有些受不住了，這才睜開了眼，卻見那老太婆仍是四平八穩的坐着，看樣子似已入定了過去，他不由氣得直咬牙，本想罵她幾句，卻又有顧慮，第一：她是長輩，又是丁裳的師父，於禮上說，是個不能對她撒野的。第二：自己此刻在她掌握之中，俗謂好漢不吃眼前虧，惹惱了她，對自己只有更糟。

因基於以上兩點理由，他只得強自忍着心中這口氣，仍是不哼一聲，自己暗中把內力蓄於雙臂，用內功替換着全身血脈流通。

似如此約有盞茶之久，才覺得兩臂酸痲情形減輕不少，他在空中思索着這一段離奇的遭遇，眞是有些啼笑皆非之感！

眞應上了那句俗話「天上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自來投」，本來一點事沒有的，自己偏偏要來多事，解釋什麼誤會，好！這下可好了，似如此老吊着，就是不吊死，久了怕也要餓死，我這是何苦呢？

這麼想着，他不由連聲的嘆着氣，又想到：「丁裳這小女孩，也眞壞，她居然在她師父面前告我的狀，現在害得我如此狼狽，他就連一句好話，也不幫我說，自己也不知躲到那去了。」

想着不由運用目光，四下搜索着，只見那滿臉皺紋的鬼爪藍江，仍是在入定之中，四壁悄然，那有丁裳的踪影？算計着時間，自己是早上來的，由外面射入陽光的高下度判斷，差不多是午後時分了。

照夕雖說是內外功夫已臻上乘，可是整整吊了好幾個時辰，他也有些吃不消了，只覺得全身無力，雙腿也有些發痲，而且肚子也有些餓了。

他在空中咳了一聲道：「老……老前輩！我……」

卻見藍江眼皮也沒抬一下，他不由加大聲音道：「老前輩！」

這一聲是用力過大，那正入定到好處的藍江，爲他這麼一吼，驚得全身猛晃了一下，她忽然張開了眸子，厲叱道：「好小子！你還想害死我不成麼？」

這老婆子說着，忽然凌空一掌劈來，把照夕半空中的身子，如同鞦韆也似的蕩了起來，照夕身在中空，雙手又縛着，眞是想躲也不能，只得運氣護着全身，任身子在空中蕩來蕩去。

他眞想不到這婆子脾氣如此大，當時氣得直想大罵，終認爲她是師輩人物，到口的話又忍了回去，似如此在空中蕩了半天，才慢慢的靜止住了。

藍江才冷笑道：「你有什麼事？」

照夕把心一狠，當時冷然道：「沒什麼事！我只是問問妳老人家，到底想把我如何！與其這麼凌辱我，還不如一刀殺了我來得乾脆。」

鬼爪藍江一雙碧眼突地一瞪道：「我不是早對你說過了！你考慮過了沒有？」

照夕冷哼了一聲道：「士可殺不可辱，弟子即使是吊死在這裏，也不會開口向妳求饒的。」

藍江桀桀如鬼叫也似的笑了起來，她尖聲道：「好小子！算你有種，好！好！看看是你硬還是我硬？你不求饒，不照我的話做，我就是不放你下來，我們來拚一拚看看誰行？」

照夕氣得臉色發青，只是連連冷笑不已，卻見藍江由身邊摸起了一根朱漆拐杖，支着身子，由地上站了起來，她冷笑道：「我也到裏面去，免得你惹我生氣，你如果想通了，明天早上我再問你，今天吊你一天一夜，先煞一煞你的威風。」

她說着以杖點地，慢慢轉了進去，照夕恨聲道：「妳老人家放心好了，我是不會改變我的主意的了。」

藍江倏地回過了身子，狠狠的瞪了他一會，才又回過身子生氣入內。

照夕一個人吊在空中，眞是愈想愈氣，暗想天下就有這麼不講理之人，我即使吊死，也不能向她低頭，想着氣得又閉上了眼，一任四肢酸痲，肚內飢餓，也不去管它，似如此一直熬了三四個時辰，眼看着陽光消失了，又眼看着天色慢慢黑了，直到月光由窗口射入時，他才體會到，差不多已是半夜了。

這時他可眞有點挺不住了，肚子餓不說，口也乾得難受，尤其是一雙胳膊，完全失去了知覺，休想再掙動分毫，他心中忖量着，這麼的吊下去，再有一天，也就差不多完了。

由是，他想到了家中父母，又想到了雁先生所託之事，不禁長長嘆息了一聲，自問必死無異，死倒無足爲憾，只是有負雁先生所託，更愧對父母撫養之恩……想到這些，不禁悲從中來，不自覺的淌了幾行的淚，暗自的唏噓不已。

忽然一個人影，輕輕出現在他眼前，那是一條纖瘦輕盈的倩影。

她走到了照夕足下，慢慢抬起了頭，用着極爲低細的聲音喚道：「大哥……」

照夕忙止住了淚，低頭細看了看，才看出竟是丁裳，他不由嘆了一聲道：「姑娘……妳還來作甚？」

丁裳悲聲道：「都是我不好……害了你……大哥！你恨不恨我？」

照夕本來心中對她有些不諒，此刻見她傷心至此，也不忍加以怪罪，當時苦笑道：「這也怪不得妳，只怪我自己命運不濟，姑娘！妳應該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忘情之人，我一直以爲妳很瞭解我的處境了，誰知妳還是……」

他忍不住又長嘆了一聲，丁裳卻哭道：「我都知道了……可是，可是……」

照夕輕輕噓道：「輕一點……小心給妳師父聽到了，連妳也要受累的。」

丁裳點了點頭，她抽搐道：「大哥！你放心，我現在放你下來，先歇一會，吃一點東西，等一會再吊你上去。」

照夕一喜，卻又搖頭苦笑道：「姑娘妳也想得太天眞了，令師又不是聾子。」

丁裳搖了搖頭道：「不要緊，她現在

在地室內運功，以先天地火去骨中寒毒，差不多要到四鼓天，才能上來，你只要小聲點，沒有關係的。」

照夕想了一想才點頭道：「好……好吧！」

丁裳就吸了一下鼻子，笑了笑，縱身而上，單手懸身，另一手把繫在鐵鐶上的繩結解開，手一鬆，照夕就落了下來，只聽見「通！」地一聲，直摔了個好的，二人都大吃了一驚，丁裳忙跑上俯身問道：「摔傷了沒有？」

照夕因吊懸太久，全身已絲毫提不起力量，丁裳一鬆手，自然摔了下來，摔得太陽穴直冒金星，有氣無力的望着丁裳道：「還好……還好……」

丁裳小心地把他繫在雙手上的繩子解開，照夕活動了一下筋骨，皺眉道：「要是你師父聽到了可糟了！」

丁裳回視了一下，搖着頭道：「不會！老人家全神貫注在用功上面，是耳不旁聽的。」

照夕這才愁苦的長嘆了一聲道：「想不到妳師父，竟會是這麼一個不講理由的人。」

丁裳低垂着剪水雙瞳，吶吶道：「其實她老人家，人是很好的，就是脾氣比較壞一點。」

照夕冷然道：「豈止是壞一點，簡直是蠻不講理，我活這麼大，還沒見過這麼不講理的人。」

丁裳用眼睛看了他一眼，沒有說什麼話，照夕仍然在憤怒之中，她就遞過了一個極為肥大的柑子，半羞半笑的道：「得啦！你就別再恨我師父了，快吃點東西吧！其實都是因為我……」

照夕餓了整整一天，大米未曾打牙，尤其是口乾舌燥的，當時接過了柑子，因已剝了皮，他就一瓣瓣送到口中，須臾吞食一盡，頓時覺得精神抖擻十分，不由問丁裳道：「這柑子真好吃，還有沒有？」

丁裳遂笑着，由小口袋中又掏出了一個，一面遞過說道：「吃了這一個就沒有了，這是從大巴山象婆婆那裏要來的柿橘的種子，在山後種的，總共三棵樹，今年才開始結實，師父因說它對身體有益，尤其是有順血補氣之功，所以很寶貴，一天只吃一個，連我都不許吃，我因為看你吊了一整天，想你一定渴得了不得，我才奪門去偷採了兩個回來。」

她頓了頓，涎着小臉半笑的問道：「好吃吧！是什麼味？」

照夕不由深為感動，就把手中半個柑子，含笑遞過去道：「既是這麼名貴，我也不忍獨享，妳也吃一半吧！」

丁裳却是連連搖頭，硬逼着他把這一半也吃了下去，照夕又問道：「妳師父要是發現橘子少了呢？」

丁裳笑着搖頭道：「不會！她也不能自己出去，都是我每天去給她摘，我不說，她怎會知道呢！」

照夕微笑的點了點頭，他這一會心中不禁感慨很多，暗忖丁裳小小年紀，如此尊師重友，確是不易，尤其她和鬼爪藍江之間的師徒之情，竟是這麼親密，試想這多年以來，她天天為師採蜜，從未間斷，就拿這柑子一節小事來說，她竟未自己偷食一枚，對師如此忠實真是難得，可是她却背着師父，偷給自己吃，這麼說來，她對自己，又是如何的一份情呢？

想到了這裏，他不由的有些黯然的感覺，面對着這個痴心的小姑娘，他真是有說不出來的愧疚的感覺，自己一定是虧負了她很多的，只是這一種的「虧負」却是無法予以補償。

照夕站起來活動着筋骨，丁裳瞅着他，微微笑道：「你還算身體好，要是別人，怕不要吊死了。」

照夕嘆一聲道：「我也差不多了！」

丁裳撫着嘴笑了笑，遂以手掠髮道：「按說我可以放你走的，只是……」

照夕苦笑道：「我知道，我走了妳師父定會怪妳。」

丁裳嗔笑道：「算你聰明，可是委屈你了，不過，頂多一天，師父也會放你下來的，其實你……」

她說着臉色微微一紅，把到口的話又忍住了，照夕長嘆了一聲，他很清楚鬼爪藍江所要自己回答的問題，只要自己允許了和丁裳之間的婚事，那麼立刻就可博得藍江的歡心。

但是，這是照夕最感頭痛的問題，他的固執幾乎令人聽來可恨，可是他的籌情，却也是令人可敬的，他常常這麼想：「雪勤固然做出對不起我的事，可是我却不能對不起她，我要用真實的行動，來證實我對她的真誠！」

也正是因為他的這種想法，常常把自己變得堅強起來，甚至於有時候會逆己行事，也因為如此，使他深深對丁裳抱着慚愧之心。

因為一個只是「受」而不「給」的人，內心是不會平安的。

照夕痴痴的看着丁裳的臉，淡淡的月光，似乎把她的臉映得更白更嫩了，他痛苦的道：「裳妹，我知道妳對我很失望，可是我心裏很痛苦，我恨我自己為什麼不能給妳安慰。」

丁裳微微笑道：「你現在不要再想這些了，從今以後，我不會再怪你，我也不再抱怨我自己，因為我知道你的內心，遠比我痛苦！」

照夕欣慰的點頭：「是的！是的！」

丁裳怔了一會，才道：「光顧得給你說話，竟忘了給你吃東西了，你肚子一定餓壞了。」

她說着掏出了個油包，內中是溫溫的荷葉裹着的幾個包子，照夕也不客氣，遂即狼吞虎嚥的吃着，丁裳又把身上一個裝水的皮囊遞給他，然後雙手環抱着，仔細的欣賞着他吃東西的樣子。

照夕把包子吃完了，又喝了十幾口水，這才精神恢復了過來，不由給她閑談了些別後情形，丁裳聽得津津有味，遂又把自己別後情形，也講了些，二人正自喁喁私語，談得起勁的時候，却聽得一陣隱隱的鈴聲，像是由地下傳出來一般。

丁裳忽然站起身子，焦急道：「糟糕，師父練完了功夫了，在叫我呢！怎麼辦呢？」

照夕怔了一下，又苦笑道：「還能怎麼辦呢？我只好再吊起來吧！」

說着自動的把兩隻手伸出來，丁裳皺

了皺眉，現出又憐惜又不安的樣子，照夕就笑道：「沒有關係了，我精神已恢復過來了，吊一夜絕對無問題，好在天也快亮了。」

丁裳眼圈紅紅地道：「那麼！只好委屈你了，你放心，明天我一定求師父放了你下來。」

照夕含笑點了點頭，丁裳才抖開繩子，替他把雙腕按前狀綑上了，身子縱起來，把另一頭綁好，照夕就又吊了起來。

這時候地下鈴聲，較方才響得更厲害，丁裳慌慌忙忙的向他招了招手，就跑進去了。

照夕等她走了後，心情較從前更不安定，他真不知道怎麼處理眼前局面，可是也不能一輩子吊在這裏呀！他很担心鬼爪藍江現在就來，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見她師徒出來。

四週的環境是那麼靜，這荒山古洞之中，尤其是靜得可怕。

管照夕在空中思潮起伏，想到未來，更是心煩氣躁，尤其是年紀輕輕，負了一身的感情債，甚麼債都好還，這種債可是償不清，愈想愈傷心，愈傷心可又由不住愈要想，正是「剪不斷，理還亂！」窗口飛進了數點的流螢，一閃一滅的在他眼前流動着，秋虫的鳴叫聲，更給這冷清的秋夜，帶來了單調。

照夕感傷之餘，不禁的又是長嘆了一聲！

忽然一個黑影，出現在窗口，照夕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留有長鬚的老人。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那老人彷彿對着他擺了一下手，叫他不要出聲，跟着似用縮骨術，猛地向內一翻，輕飄飄的已經落在了地上。

照夕不禁吃了一驚，暗忖道這老人好純的功夫。

這時那老人已站住了他的身子，照夕身邊立刻響起一陣蚊子鳴叫也似的聲音道：「小哥，你不要急，我救你下來！」

照夕乍聽這人口音，覺得甚是耳熟，不由仔細向他盯視了兩眼，頓時大吃了一驚，心道：「哦！怎麼會是他？」

原來這人正是月前，他在冀省旅舍中，曾有一面之緣的那個騎驢的老人，他不由一時怔住了。

這老人向他咧牙笑了笑道：「老弟弟你不要說話，要是給藍老婆子聽見了，連我也是惹不起她。」

照夕見他說話時，只嘴皮微微動着，心知他是用的「傳音入密」的功夫，聲音只及於自己，第三者是無法聽到的，不由放了些心，同時，更可知老人內功之高了，當時也用傳音入密功夫，對老人道：「你老人家是怎麼來的呢？怎麼會想到來救我？」

老人搖了搖頭道：「現在不是談這一些話的時候，讓我先放你下來再說。」

他說着，猛一長身，已騰身而起，單手一把鐵環，以二指輕輕一撥，已把繩扣解開，管照夕一提丹田之氣，輕飄飄地落了下來。

老人隨之而下，又把照夕雙手解開，連連揮手道：「你快走，快走！」

照夕不由皺了一下眉道：「老人家，你老大名是……」

老人急道：「我是生死掌應之元，同你師父都是老朋友，你快走吧！」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慌忙行了一禮，生死掌應之元急急揮手道：「你們的事，我都清楚，我是很愛惜你一身的功夫的，也是很同情你的，所以才伸手管這閑事，你放心走就是了！」

照夕仍然吶吶道：「可是……可是丁……丁……」

應之元忽然笑了笑道：「我知道，你是不放心丁裳，怕她為此受累是不是？」

照夕點了點頭，應之元很高興的用手拍了他一下道：「丁裳也等于是我記名弟子，你放心，我不能害她，你走之後，我自會給藍老婆子說，你是我放走的，那就不關丁裳的事了。」

照夕不由大喜，方想就走，忽又心中一動，忙又向生死掌應之元道：「前輩請稍等，弟子有一事相託。」

他一面說，遂用手在身上摸着，突然大驚失色道：「糟了！我的東西丟了。」

生死掌應之元嘻嘻一笑道：「甚麼東西丟了？」

照夕臉色慘白道：「是一個葫蘆，裏面有藥，唉！一切都完了！」

應之元忽然由身上摸出了一個黑光淨亮的葫蘆，在他眼前晃一下道：「是這個不是？」

照夕忙一把拿了過來，一面張大了眸子道：「怎麼會到你那去了？」

應元三縮了一下頸子道：「哼，自和你北京別後，我又何嘗一日離你左右，要不是我老頭子先給你收藏着，早就給藍老婆子給搜了去了。」

照夕面色一變，頓了頓才道：「弟子正是要託你老人家，轉贈藍老前輩此『小還丹』十粒，此藥是雁先生所贈，藍老前輩如果服下，宿疾立可痊癒。」

應之元本不在意，聞言後忽然地張大了眼睛道：「甚麼，你說甚麼？」

他緊緊地抓住了照夕一隻手，拉到了一邊道：「雁先生？小還丹？這是真的麼？莫非你對那烏頭婆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

照夕點了點頭道：「雁先生雖不是弟子受業恩師，却也對弟子有傳藝之恩，這小還丹，也是他老人家親手所賜。」

應之元張大了嘴，輕輕地念道：「天啊！天啊！」

照夕也不管他驚異的樣子，當時由葫蘆中倒出十五粒丹藥，收下葫蘆，雙手送上道：「老前輩如此厚愛，弟子無以為謝，這小還丹有起死回生之效，今贈上五粒，尚望笑納，另十粒，請代轉贈藍老前輩，略釋前瀆。」

應之元嘻着大嘴，接過了藥，搖頭笑道：「好小子！我要早知是小還丹，我乾脆就留下不還給你了。」

他又拍了照夕肩膀一下道：「你放心走吧，有這玩藝，不怕藍老婆子不聽我的，我再給你加幾句好的話，保證她對你感恩不盡，你快走吧，這邊都有我呢。」

照夕本想再見丁裳一面，可是一來當着應之元面，這話不好意思出口，再者，見面只有令她傷心，他想了想只把牙一咬

，對應之元道：「既如此，弟子去了！」

應之元含笑道：「你快走吧，你還要辦大事呢！」

照夕當時也沒有想到，應之元所謂的大事，是指的甚麼，只朝他行了一禮，轉過身子，用縮骨術，輕而易舉的翻出了石窟之外。

應之元看看他的身手，不由感嘆了一聲，他驚異這個少年的一身功夫，看來絕不在自己以下，由是益增愛賞之心。

等到一切安靜之後，生死掌應之元才大大咳了一聲，朗聲道：「藍老婆子快出來吧，你吊的人跑了！」

果然，他的大嗓門驚動了屋裏的人，只聽得藍江一聲怒嘯道：「何人大胆，徒兒！快扶我出去。」

生死掌應之元口中雖這麼說着，其實內心，對這一個老婆婆，眞的存有畏懼之心，此時聞言，哈哈大笑道：「藍老婆子休得口出不遜，是老朋友拜訪妳來了！」

話未說完，已見暗淡月光之下，走出了兩個人影，一個年青的姑娘，睡眼惺忪的攙着一個形容憔悴的老太太，那姑娘正是生死掌熟識的丁裳，至於鬼爪藍江，應之元却因爲數十年來未見，乍看起來，已有些不認識了。

他依稀記得當初的藍江，尚是中年的時候，而今日的藍江，完全變得如此瘦削可怕，乍看之下，生死掌應之元不由大吃了一驚。

他後退了一步，見藍江也正以一雙既驚又怒的眸子看着他，他不由呵呵一笑道：「藍老婆子，用不着這麼厲害的看我，莫非連老朋友都不認識了麼？」

藍江本自暴怒，聞言之後，强忍着怒氣，冷笑一聲道：「甚麼人大胆，敢在我老婆子面前油嘴滑舌，再不報上名字，我可要無情了！」

這時丁裳才看出了來人是誰，不由忙上前一步，彎身道：「我當是誰呢？原來是你老人家！」

應之元嘻嘻笑道：「好孩子，妳可比妳師父有禮貌多了！」

藍江怒目視向丁裳道：「他是誰？妳怎麼認識他？」

丁裳驚訝道：「師父，他就是妳老人家曾告訴過弟子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就是生死掌應之元啊！」

藍江身形震了一下，口中「哦！」了一聲，臉色立刻緩和了一些，可是仍然不帶笑容的點了點頭道：「原來是應大俠，幾十年不見，我們都變了樣子，莫怪我老婆子都認不得你了。」

說到這裏才淡淡一笑道：「請恕方才失禮了！」

應之元也笑道：「好說，好說！都怪老夫來得唐突。」

藍江馬上皺了一下眉道：「應大俠午夜造訪，可有指教麼？老身這幾年身子可不大得勁，招待不週，尚希見諒。」

說着一雙閃閃瞳子，連連眨動着，應之元知此姥爲武林中最難惹的人物，一生之中，從未見她說過一句的軟話。今日突然向自己客套，決不是好兆朕，他就笑道：「藍姥姥，你就少挖苦我幾句吧，老夫就是天大胆子，也不敢午夜來到貴府撒野，實在是爲了我一小友，託辦一件事。」

他笑着搓了一下雙手，鬼爪藍江立刻嘿嘿一陣冷笑，她把手中鐵杖，重重往地上一頓，冷冷道：「應鬍子，你這句話還算回得知趣，我正要問你，我吊的人，可是你放走了？」

應之元聳聳肩，一笑道：「藍老！妳先別急，聽我說了仔細，妳就知道了。」

他才說到這裏，忽聽藍江一聲沙吼，跟着她人已如同疾風也似的捲到，同時覺得當頭「呼！」地一聲，藍江鐵杖已當頭掃下，應之元不由大吃一驚。

鬼爪藍江盛怒之下，只以爲應之元上門欺人，所以不分清紅皂白，猛地撲到，舉杖就打。

她雖然身體不靈光，可是這多年來坐練之功，已使身子可署爲行動，這一撲進，竟是快如旋風，生死掌應之元不由大吃一驚，因無防之下，想跑也來不及，慌忙之下，倏地一伸雙手，噗！地一聲，抓住了藍江的杖頭，一面大聲道：「好家伙，咱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妳這一下要是打死了我，豈不問心有愧？」

藍江冷笑道：「你若以爲我老婆子好欺侮，應之元，那可是你大錯了，我今日雖是筋骨不便，可是咱們不妨來較量一下身手，看看我怕不怕？」

應之元嘻嘻笑道：「姥姥！這妳可錯了，老夫豈敢如此放肆，唉！妳先請放下傢伙，好好坐下來，聽我說一說可好！」

藍江冷笑道：「那管照夕小畜生，究竟是你放走的不是？」

應之元嘆了一聲，結巴道：「妳先坐下好不好？」

他又看了一邊的丁裳一眼道：「妳這孩子在一邊看熱鬧是不是？還不把妳師父攙過去坐下來！」

丁裳心中正在想照夕的事，聞言後，忙去攙扶藍江歸座，鬼爪藍江哼了一聲，才鬆了手道：「誰要你送人情，我自會坐下，你還是把實在情形詳細說來，若有一字虛言，應之元，你可……」

應之元見對方把鐵杖向地下一丟，忙擺手道：「妳放心，一定叫你們師徒都滿意。」

這時藍江已就座，狠狠的盯視着他，生死掌才又說道：「事情是這樣的，老夫和我那小友管照夕，乃是路上交的朋友，因爲這小朋友，很有一身功夫，人又正直，老實說，可比妳我當年厲害得多了。」

藍江厲聲插口道：「我也不是問你這個，你太也嚕嗦了。」

應之元皺了一下眉，做出一副忍耐的樣子道：「好！好！姥姥！你的脾氣可得改一下，這不是對付老朋友的態度呀！」

藍江正要發作，應之元已接道：「我就直說吧，我那小友因與人有約，事不宜遲，非走不可，所以我放他去了。」

才說到此，見藍江的頭上白髮向上一聳，應之元忙怪叫道：「喂！妳先別發脾氣，他與妳徒弟的婚事，可包在我老頭子身上，一待他那事情辦完了，我決可令他們結合，這一關妳就不要急了。」

藍江却冷哼了一聲道：「我才不希罕呢！」

可是她口中雖這麼說着，臉上神色却

大大的和緩了。丁裳也半羞半喜的低下了頭，只是用脚尖在地上劃着，生死掌應之元把師徒二人這種樣子看在眼中，不由寬心大放，當下嘻嘻一笑道：「藍姥！要說這孩子，可是用心眞好！」

他邊說邊自探手入懷，鬼爪藍江哼了一聲道：「小畜生太已放肆，我豈能輕易饒他。」

應之元這時已伸出了手來，他嬉皮笑臉道：「姥姥！這是我那小友，臨走之前，托我贈給妳的一點小意思。」

他說着遂再張開掌心，立刻這石洞之中，散出了一股異香，藍江倏地雙目一張，猛然伸手就抓，生死掌收手更快，藍江抓了個空，不由微怒道：「這是爲何？」

生死掌應之元眯縫着小眼笑道：「姥姥！這可是雁先生獨煉的『小還丹』，可不是一般丹藥呢！」

藍江猛然一呆，她吶吶道：「小……還丹……？雁先生……？」

應之元嘻嘻笑道：「藍老婆子，這小還丹是雁先生親煉之物，我那小友更是雁老生平唯一傳人，這藥亦是得自雁老手賜，他因知妳患有半身不遂之病，所以臨走留下此藥十粒，託我相贈與妳，誰知妳却如此恨他，依我看，我這小友此人情不送也罷！」

話尚未完，藍江幾乎笑得連眼角的魚鱗紋都開了，聽到後來，她大喜道：「哦！應之元，我想此藥已有十幾年了……你快給我……」

她又笑道：「想不到管照夕這小子，竟有這份好心，我老婆子，倒是落得不對了。」

應之元心中一動，暗忖：「我此來路上已聞得冼又寒正在找尋管照夕，欲殺而甘心，冼又寒生平天不怕地不怕的，獨獨怕這老婆子一人，我何不趁此時機與以化解一番，也算是助我那小友一臂之力！」

想到這裏不由笑道：「藍姥！這小還丹可是萬金難求的東西，尤其是我們老一輩的人，難道好意思要人家的東西麼？」

藍江臉一紅道：「那……那又……那又如何？」

生死掌應之元微微一笑道：「我聽說管照夕因給雁先生學了幾手功夫，他那原先的老鬼師父冼又寒爲此吃味兒，聲言要找到他這個徒弟碎屍萬段。」

他的眼睛往鬼爪藍江身上瞟了一眼，又繼續接道：「這種手段可是太毒辣一點了！姥姥！妳說是不是……？這……」

鬼爪藍江冷哼一聲道：「這事情你可轉告那管照夕放心，包在我身上，那老鬼絕不敢對他怎麼樣。」

生死掌應之元不由大喜過望，當時仍裝着皺眉道：「這事情，妳能當家麼？」

藍江一瞪雙目道：「你也太婆婆媽媽了，我既然說過包他沒事，自然是能當家了，喂！小還……丹！」

她說着伸出手到生死掌應之元面前，滿臉渴望之容，生死掌應之元見計也得逞，這才欣然把十粒丹藥放在藍江掌心裏。

鬼爪藍江接過，湊在鼻子上聞了聞，眉開眼笑道：「果然是雁老親手煉的東西，有此丹藥，我鬼爪藍江可馬上要恢復昔日功夫了。」

她高興得一雙瘦手，在空中連連抓舞着，那意態，簡直是興奮已極，丁裳在一邊也代師高興不已，生死掌應之元馬上又加了一句：「可是妳要想到，這藥是誰送妳的……」

鬼爪藍江怪目一睁，生死掌應之元嘻嘻一笑道：「我只是提醒妳一下而已。」

藍江才長嘆了一聲道：「應師傅，你是應該很清楚我的，我生平一向不喜受人恩惠，可是如果一旦受人點水之恩，我也會永銘肺腑，更何況這種重生的大恩，老實說，管照夕已是我天大的恩人了，你不必再提醒我了。」

應之元大笑了兩聲，一挑拇指道：「好！這才不愧是武林名宿，老夫深夜攪擾，任務已達，我這就告辭了。」

鬼爪藍江「小還丹」在手，早已心花怒放，此刻見他要走，不由桀桀一笑道：「慌什麼！我們也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你匆匆而來，我還沒有怎麼招待你呢！」

應之元呵呵一笑道：「姥姥不必客氣了，妳那象婆婆送的柑子，我已自己摘了兩個吃了。」

他說着，目光却是向一旁的丁裳掃了一眼，微微的一笑，丁裳不由的玉面一紅，頓時伏低下了頭，心中驚疑的道：「這老東西一定是什麼都看見了！討厭！」

她再也不敢抬頭了，藍江那知個中隱情，當時尚自十分驚異的笑道：「你這老饞嘴，不過你能看出來是象婆婆的東西，眼力已是不差了。」

應之元呵呵大笑着，拱了一下手道：「好了，告辭了！」

他說着正要騰身而出，忽似又想起一事，頓時回過身來，哈哈一笑道：「我差一點把一件大事忘了。」

說着忙伸手入懷，摸出了一份大紅的帖子，一面的笑道：「這個熱鬧，妳們一定樂意看的。」

鬼爪藍江怔了一下，應之元已把帖子遞了過來，她就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龍飛鳳舞似的，寫着幾行字，寫的是：

茲訂於本年八月中秋夜，在寒舍敬備水酒，恭候 賢伉儷光臨，此請

血魔冼又寒　　丘明

鬼爪藍　江　　淮上三子葛鷹謹啓

葉潛

鬼爪藍江不由一怔道：「怪了，這三個老怪物，居然還會想到請客？這可眞是怪事了。」

她望着生死掌應之元道：「你可知是爲什麼呢？」

應之元搖着頭嘻嘻笑道：「這……這……反正到時候就知道了，這三個老東西一向是小器成名的，我們到時候可要好好的吃他們一頓，聽說他們是約了一個人要比武，那個人是誰我就不知道了。」

鬼爪藍江點了點頭道：「帖子是誰給你的？」

應之元笑道：「是我在川西親自遇到了飛雲子葉潛，這老兒就託我把帖子轉給你們。」

鬼爪藍江皺了一下雙眉道：「我一定到。」

丁裳喜的在一邊道：「師父，到時候我也要去。」

應之元插口笑道：「當然，當然，妳一定得去！」

丁裳不禁高興得跳了一下，鬼爪藍江見應之元胸前鼓膨膨地，像是藏有不少這類帖，不由好奇問道：「另外還請了些誰？我看你身上還有不少呢！」

應之元臉色一紅，遂探手入懷摸出一厚疊請帖，藍江驚道：「啊！這麼多！」

就拿過來，翻着看看，有硃砂異叟南宮鵬，冷魂兒向枝梅，象鼻僧，西川雙矮婁亮婁飛，大熊嶺天痴上人……另外還有些自己不知名之人，堪稱琳瑯滿目，她不由興奮的道：「這可眞是熱鬧，都是十幾年不見的老朋友了，淮上三個老兒一輩子就沒有這麼的得過人心的事情，眞是難得，難得！」

說着她又奇怪的問應之元道：「可是這些帖子，爲什麼都交給你一個人呢？」

生死掌應之元嘿嘿笑道：「這……這……都是些老朋友，去看看大家不是很好麼！」

他說着又拱了一拱手，就要由窗子裏出去了，藍江笑道：「丁裳，妳去把洞門開了，那有叫應大俠鑽窗戶的道理，不知道的還當他是賊呢！」

應之元不由紅着臉皮笑了笑，心說好個老太婆，妳這是存心罵我，還當我聽不出來呢！

當時也只好吃了個啞巴虧，匆匆出去，丁裳送他出了門口，就悄悄問他道：「應老前輩，你剛才說的都是眞的麼？」

應之元笑道：「當然是眞的囉！好孩子，到時候妳一定得去，不要忘了。」

丁裳眨着眸子，連連點頭道：「我要去！我要去！」

應之元回頭望了一下，又縮了一下頸子笑道：「再要有柑子，給我老頭子也留兩個。」

丁裳頓時面色緋紅，一時扭着嬌軀，嬌哼道：「你老人家壞死了，我不給你吃了。」

她說着轉過身子就跑了，生死掌應之元望着她的背影哈哈大笑了兩聲，這才展開身形，一路兔起鶻落的直向山嶺下飛馳而去。

他是在做一件驚人的事，而初步的計劃，看來似乎已經完成了，我們還是不要老去說他吧！

現在展在各位讀者面前的，是一幅清爽而且美麗的畫面。

蒼翠的松樹，夾着石板的小道，羊腸也似的曲曲折折，直向深山展延出去，西方的太陽，早已爛醉如泥，臉紅得眞像是染了胭脂一般，懶懶地，倦倦地。

山坡上吹下來的風，由松樹枝椏之間穿過，就像是幾十個哨子一起吹着一樣，嗖嗖之聲十分悅耳，石板路上的枯葉子，乾樹枝子，在地上翻着觔斗。

一匹健馬，馱着一個青年，由路的那一頭慢慢走過來，這青年瘦削的一張臉，一雙佈滿紅絲的眼睛凸出眶外，兩邊腮骨像皮球一樣的鼓着，一看即知道是一個滿腹奸詐陰惡之人，也許他臉上有肉的時候，人們還不會太清楚的發現出這些「給人以惡感」的缺點，可是不幸得很，他從來也沒有胖過。

他緊緊地坐在馬鞍上，腦子裏想着心事，這正是應了那句古話：「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自從他與江雪勤成婚之後，老實說，他也沒有眞正的幸福過，勉强娶了一個不愛自己的女人，在精神上來說，確是很痛苦的，他又是一個愛打腫臉充胖子的，而且又是一個絕頂自私的人，「虛僞」和「自私」，常常因爲不滿而給他帶來了更大的痛苦，於容貌之外，更加上了醜陋，那是醜中醜。

天下不少的人，雖然面相很醜惡，可是因爲內心頁善，人們同樣高興去接近他們，他們仍不失爲一個「美好」的人，可是最怕的是這種內外全醜的人，如果他再不知羞恥的去罵別人是「人面獸心」的話，那麼他自己爲什麼不會想到，「人面獸心」這四個字？奇怪！

這麼美好的風景，突然加上了這麼一個人，眞有點「焚琴煮鶴」，煞透了風景，可是他既來了，誰又能把他攆出去呢！

自從得到了管照夕的贈藥之後，他很快的身體恢復了原狀，「仇恨」激動着他，迫使他離開了家，迫使他去找管照夕，他要盡他的一切手段，誓必要殺了管照夕他才肯甘心。

可是對于他自己的本事，他知道得很清楚，那兩手功夫在照夕跟前是要不開的，因此，他又不得不想到，改投名師，但這並不是他主要離開家庭的原因，原來雪勤自從照夕離開之後，她的心也傷透了。

她把照夕留下的藥，給楚少秋之後，自己也打點了一番，就此遠去，誰也不知她是上那去了。

楚少秋只以爲她是同管照夕一齊走了，這才於氣憤之下，也離家出走，一方面尋訪雪勤，再方面也是想改投名師，學成絕技，好一洩心中仇恨！

他在江湖內飄遊了數十天，也沒有找到雪勤的踪影，更沒有找到一個所謂有本事的能人。

他就如此，內心充滿着極度的失望，這一日來到了點蒼山，就是現在這個地方，對於山上住着的三位老人家，他是素來就很久仰的。

當然淮上三子的大名，幾乎是無人不曉，對於這三個怪老人的一生傳奇，江湖上久已風風雨雨，令人如同神話一樣的去猜疑着。

楚少秋找到了這裏，暗忖道：「如果能够蒙這三位怪老人，傳我一身的功夫，那麼我的仇恨，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我何不去碰一碰運氣呢！」

於是他才一路上山而來，馬鞍上掛着四色講究的禮物，那是預備送給淮上三子的，半山裏他也問過一所寺院，裏面的和尚似乎也知道淮上三子這三個人，住在山上，可是對於他們三個人確實的住處，却是說不清楚。

楚少秋耐着性子，又行了三四里，來到了眼前這個地方，意外地發現了這條人工整理的石板小道，而且道旁兩邊的松樹，井然有序的排列着，令人一望即知道經過人工種植的。

他不由心中一動，當時翻身下馬，向遠處張望了一下，發現不遠處有大片松樹

，隱隱似有樓角交插着，頓似有一大片大宅莊院，他就又上了馬，直順着這小石道，向上行去，才行了約百十尺左右，忽然嗖！一聲，一枝白羽短箭，直向他頭上射來。

楚少秋也是有相當身手之人，怎會爲這枝箭射中，當下在馬上，舉起右手，駢二指向那箭身上輕輕一點，只聽見「叮！」的一聲，已把這枝小箭，點到了一邊石壁之上，擊起了一點火星。

楚少秋大吃一驚，未及發語，就見由一邊樹叢中，「嗖！」一聲，縱出了一條人影，向他馬前一落，一聲悶吼道：「何方小子，不想活了麼？看刀！」

這一刀挾着一股勁風，直向楚少秋當頭砍下，楚少秋情急之下一帶馬首，就手一按馬鞍，用「旱地拔葱」的輕功絕技，倏地把身形拔起了丈許以外，輕飄飄落在一塊凸出的青石之上，他吃驚的道：「喂！朋友！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人一刀沒砍着人家，再回身看對方已在丈許以外，似乎吃了一驚，當時也怔了一下，只是上下打量着楚少秋的形態。

楚少秋也看了看他，見這個四十左右的矮小漢子，雙腿纏着青布綁腿，一身青布衣服，背後還揹着一個草帽，完全一副野漢子的味道。

他直着眼睛道：「你是來找……來找誰的？」

楚少秋本是一腔疾怒，可是又恐這漢子是淮上三子的身邊人，不敢輕易的得罪了，當時抱了一下拳道：「這位仁兄請了，在下是來訪淮上三子，三位老當家的，仁兄可知三老的住處麼？」

這矮漢子聞言，更是臉色一陣大變，當時口中「哦！」了一聲，自語道：「果然不錯！」

遂又點了點頭道：「朋友，你是北京城來的吧！專門來找我們三位老當家的可是？」

楚少秋不勝驚疑的點頭道：「咦！你怎會知道……仁兄是……」

這矮子臉色又自一變，一面低頭尋思道：「果然是這小子，前些日子烏頭婆來到莊子裏，和三位老爺說的那個小子，不就是這人麼？」

他的腦子裏想着，一雙眸子朝着楚少秋又打量了老半天，愈覺得所料不差，當時黃眼珠子轉了轉，突然含笑的道：「三位老人家正在府內，在下正是他莊內門丁，相公請隨我來。」

楚少秋不由大喜，當時連連笑道：「勞駕！勞駕！仁兄請。」

這矮子遂轉過身來，一面用力砍着道邊的青草，就往上慢慢行着，楚少秋就牽着馬，緊緊在後跟着，上行了約有二里多路，果見眼前開展出一片極大的山莊，丈把高的青石砌的牆，環牆栽種着數百棵巨松，那松嘯之聲，較方才更大了好幾倍。

此時山風把二人身上的衣服，吹得飄蕩不已，眞有飄飄羽化之感。

楚少秋打量着眼前形勢，暗自驚心，再回首往山下看時，那村田房舍，小若棋盤鷄籠一般，他也念過幾年書，很能體會出「登泰山而小天下」這句話，所差別的不過這是「點蒼山」而非「泰山」而已。

矮子回頭又看了他一眼，聳肩笑了笑道：「相公，你老先把馬交給我，請先在門口等一會，待我進去通傳一聲。」

楚少秋連道：「好！好！」

他由馬上把那四包禮物拿下來，矮子就牽着馬由一邊的側門進去了。

楚少秋十分欣慰，因爲並不如何費力，就找到了這個地方，他就慢慢走到了大門口。

大門口是用雲南大理石砌建而成的，打磨得十分光滑，高有一丈七八，兩旁有四座燈架子鑲在牆內，可想像到，夜晚插上了燈，是十分光亮的。

門右側一塊紅的雲石上刻着四個極大的字，那是：「點蒼山廬」，十分蒼勁有力。

大門左側，是一排千丈的陡峻石坡，石質青硬，由尖峯垂掛下來三道清泉，匹鍊也似的，直向山澗下垂去，想是因爲離着山底太高，那水濺之聲，聽來已甚微渺，只是那當空三道山泉，給甫將西墜的夕陽一映，閃出七彩光華，就像雨後日出的彩虹一般，只可惜楚少秋沒有領會意念，他只能感到很美而已。

他正自忖念着，見了三子後的說詞，忽聽身後一聲冷笑道：「小子！你走不成了。」

楚少秋心內一驚，忙回身看時，原來不知何時，身後竟一字排開了十五六個壯漢，那領他來的矮子，也是其中之一，此時正用手指着他，對四下衆人道：「這就是三位老太爺，交代我們要對付的人，哥兒們！還不快下手把他給擒下來。」

楚少秋不由大吃一驚，當時一擰腰竄過一邊，濃眉一展道：「這……這是怎麼回事？我……我是來看三位老當家的，你們怎麼……」

那矮子啐了一口冷笑道：「誰不知你是來幹什麼的？小子！你眞他媽的吃了虎肝豹子胆啦！憑你那兩手功夫，居然還敢找我們三位太爺的霉氣？媽的！今天先叫你在我們哥兒幾個手下栽個好的再說。」

楚少秋一時又氣又怒的，如同身墜在五里霧中一般，他眞是不懂這矮子說些什麼事情？當時望着他直發着楞。

那矮子見他如此，更是心無疑慮，一揚手中刀，回頭招呼道：「哥們上呀！」

立刻就縱過來了三四個小伙子，話也不說，舉刀就剁，楚少秋驚怒之下，馬上抽出了劍，一時和衆人殺在一團。

自然以他的劍術，要對付這幾個看門的漢子，還是綽綽有餘地，不到三四個照面，已被他用劍刺傷了兩個，這麼一來，那本來旁觀的七八個人，基於「同仇敵愾」之心，各自吼了一聲，紛紛挺刀而上。

楚少秋一劍周旋於十數口鋼刀之間，雖不見得落敗，可是要想一時取勝，却也不是容易的事。七八個照面之後，又爲他刺傷了一人，可是那喊殺之聲，搖山動地，却也令他胆戰心驚！

正值難分難解的當兒，忽然當空一聲長嘯，但見一點星丸，自一旁瀑布尖峯之上，飛墜而下，往人羣之中一落，現出一個銀鬚鵠面的白衣老人，這老人一雙大袖向外一揮，疾叱了一聲：「羣蠢才，還不退下！」

（未完）

內幕透視

打撈落海氫彈 險些毀滅全球！

鉄翅

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美國空軍在西歐進行飛行練習，其中一架裝載着氫彈的「B—52」戰略轟炸機在空中巡邏和一架「KC—135」運輸機相撞……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從地中海海底撈起了一枚墜海近三個月的氫彈。這是一次由美國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和卓有成效的深海打撈作業，爲此動用了十八艘軍艦和深潛器，參加工作的人員達三千八百名，耗資八千四百萬美元。

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美國空軍在西歐進行飛行練習，其中有一架裝載着氫彈的「B—52」戰略轟炸機在高空晝夜巡邏由「KC—135」運輸機給它在空中加油。當天上午十時十分，兩機在西班牙上空實現接連，進行空中加油，兩機相距五十米，飛行高度九千三百米，飛行速度每小時六百公里。這兩架飛機飛到西班牙的帕洛瑪雷斯上空時，下面有一千二百人正在田間播種紅茄，洋葱，扁豆和橘子。

突然，兩機發生碰撞，「B—52」上八個噴氣發動機中的一個爆炸起火，火光和烟霧籠罩着機翼，飛行員急忙把備用油箱甩掉，以免火勢蔓延而引起新的爆炸。十時二十二分，當飛機離開帕洛瑪雷斯一英里時，飛行員見到失火事故已經無法排除，便採取了飛機嚴重故障時的緊急措施——拋下氫彈。就在這一剎那間，油箱爆炸了，駕駛艙也着了火。飛行員背上降落傘強行跳出着火的座艙，這時着火的飛機碎片便向下四處飛散。

兩架飛機在空中爆炸後，它們的碎片散落帕洛瑪雷斯周圍三十九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大大塊的飛機殘骸，在地面上足足燃燒了五個鐘頭。在這一場來去無踪的大禍裏面，幸運的是帕洛瑪雷斯的村民，他們並沒有受到這場「火雨」的傷害。飛機失事後，仍舊在高空中的其餘七架飛機，也隨即停止了飛行練習。

在「B—52」轟炸機失事時，離帕洛瑪雷斯海岸五英里處有一艘漁船「瑪努愛拉」號正在那裏作業。船主是個法國人，名叫柯士達。船上還有幾位漁民。忽然之間，他們見到天空中懸掛着一些發藍光的小物體，不久，在離船一百米處，落下了有彩色條紋的降落傘，再過幾秒鐘之後，另一頂灰色的大降落傘又落了下來，上面懸着一具比人還長的金屬物體，落水之後，轉眼便沉進了藍色的大海。「B—52」轟炸機的飛行員都是有着十幾年的飛行經驗的，同時又有着熟練的跳傘技術，因此他們雖安全無恙地飄落在海面上，被「瑪努愛拉」號漁船救起。

飛機失事後不久，美個空軍派出了許多飛機在帕洛瑪雷斯上空巡邏，找尋倖存的飛行員和丟下的氫彈。海軍和駐歐陸軍派出了十幾艘軍艦、快艇和許多坦克，軍用車，在西班牙沿海和陸地上搜索飛機殘骸，以及拯救飛行員。

翌日清晨，帕洛瑪雷斯聚集了許多航空專家、工程師和檢驗人員，對飛機事故作科學鑑定，到了傍晚時份，驟集在那裏的專業人士已經有三百多名，爲了收容這麼多的人的住宿，臨時蓋起了許多帳篷。與此同時，帕洛瑪雷斯的田野，被指定爲一個特殊的禁區。在拯救工作期間，帕洛瑪雷斯附近的上空，禁止外國飛機飛行。

一月二十日，美國空軍司令部發表了簡單的公告：「美國空軍的戰略轟炸機『B—52』與空軍運輸機『KC—135』在空中加油時失事，在離西班牙海岸不遠的海上墜毀，飛機上面載有戰略裝備——氫彈，氫彈落下時是保險的，對失事地區的放射性測量已經表明，它絕不會對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帶來影響……」向世界公告了「B—52」轟炸機的失事和氫彈的丟失。

事故發生後十八小時，在帕洛瑪雷斯附近的陸地上找到了三枚氫彈，其中之一還是在飛機殘骸附近發現的，美國官方推遲了對這一消息的報導，可能是爲了減少麻煩。因爲事件發生後，有許多新聞記者來西班牙採訪，「B—52」轟炸機上氫彈的當量二十五兆噸，它的威力比起轟炸廣島的原子彈（二萬噸級）大一千二百五十倍，只要有一顆落到地面時爆炸，一瞬間就會使離爆炸中心十五公里範圍內的生命全部毀滅，估計會造成五萬人的死亡。而在離爆炸中心一百公里的範圍內的，則會受到強烈的輻射，受害面積將會達到一萬平方公里，那麼，在這次事故中，氫彈爲什麼沒有爆炸呢？

帕洛瑪雷斯的這場大禍，是美國載有核武器飛機的第十三次公開事故，但其中任何一次都沒有發生過核爆炸，這是由於氫彈本身有嚴格的保險裝置，氫彈是利用核聚變反應原理裝成的核武器。聚變反應開始時需要極高的溫度，這種高溫必須靠原子彈爆炸來取得，所以氫彈必須用原子彈引爆，而原子彈的爆炸是由三硝基甲苯（即T．N．T．）引爆。三硝基甲苯爆炸時產生巨大壓力，將原來分開的核裝料鈾二三五擠到臨界體積內，才開始鏈式反


在搜索區裏水面工作船

應。三硝基甲苯的爆炸，則是由雷管引燃的，而這種雷管有嚴格的保險裝置，一般不會輕易引爆，由於有了這麼多的環節，又保了險，才使由一萬米高空落下的氫彈，倖免於核爆炸。

落在帕洛瑪雷斯的氫彈雖然沒有爆炸，但它畢竟是危險的東西，同時又是美國的一項尖端武器，所以在尋找過程中是極爲小心謹慎的，並且要很機密的，到了一月二十一日，已經動員了六百人的力量，配備了各種先進的搜索設備，對帕洛瑪雷斯的地面，就像梳子一樣梳過去，才尋到了丟在陸地上的三顆氫彈，但是還有一顆，在陸地上再也無法找到，顯然是丟進了茫茫大海。

爲了搜索和打撈墜海的氫彈，在帕洛瑪雷斯迅速建立了臨時軍事指揮部，由美國海軍駐南歐艦隊的蓋斯特將軍担任司令，艾利斯將軍任參謀長，莫尼任首席顧問。後者曾經是深潛器「的里雅斯特」號的駕駛員，一九六四年時，他駕駛深潛器找到了失事在深海的「長尾鯊」號核潛艇殘骸。

在蓋斯特將軍的組織和領導下，爲了完成這一項特殊任務，調來了許多艦船。首先調來的是掃雷艇「塞克西基」號，「比納克爾」號和海洋拖輪「基凡」號；接着，又調來了掃雷艇「基斯爾」號，「尼勃爾」號，驅逐艦「麥克唐納」號，登陸艇「福爾脫。斯南里姆脫」號，航空母艦「南斯邊連姆」號，直升機航空母艦「畢脫特連脫」號；另外還調來了裝有水下搜索設備和深潛器。與此同時，更集結了一大批專門人員，其中有一零三名潛水員。

蓋斯特將軍還請維斯金加蘇水聲設備公司提供用於海底調查的拖曳聲納。這是一種名叫「魚」的拖曳設備，伸出鰭一樣的水手舵，可以在距海底十米處以一節速度拖航，對海底進行探測。接着有一些人，又在船上安裝了深水電視，它的錄映頭能在六百米深海工作，把水下情況輸送到甲板上，在螢光屏上顯示出來。

另外，著名的潛水企業奧諾威公司在西班牙海上開始用聲納掃測，使用的這種聲納能自動地測定水下物體的方位，深度和運動速度。

在特別司令部的領導下，搜索氫彈的工作在帕洛瑪雷斯沿海全面展開。美國海洋局的專家認爲，經過一番周密的海上探測之後，可以進一步縮小尋找範圍，把力量集中在氫彈落海的區域內，但是，初步的探索，沒有取得任何的結果。

一月二十六日，蓋斯特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國人奧特斯身上，因爲他是帕洛瑪雷斯災難的重要見證人，他船上的夥伴曾經肯定地說過，他們能夠精確地指出撈起降落傘的地點。蓋斯特將軍抱着莫大期望和奧特斯聯絡了之後，得到的回答卻是他不能肯定地指出當時的船位，因爲那時他的船正在海上航行中，無法作出確切的判斷。這麼一來，那唯一的綫索似乎又中斷了，蓋斯特只好作出新的決定。

爲了探索那顆隱匿在碧波下的氫彈，司令部認爲必須有先進的設備和堅強的毅力，還要利用一切可能的資料，以確定氫彈可能存在的海域，然後，再用最現代化的裝備加以搜索。出於上述考慮，蓋斯特將軍下達了這樣的命令：凡是有飛機失事遺跡的地方，可能有氫彈落下，發現有這些事故的散落物，都要打撈起來，加以分析。

帕洛瑪雷斯沿海的地形是相當複雜的，海底嶇崎不平，陡峭的大陸坡上，還有幾公里長的水下峽谷，要在這樣的海底找到那顆氫彈，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單純依靠水聲探測儀器，不易發現所要尋找的目標。因此，蓋斯特決定派潛水員和深潛器到水下直接觀察，於是，「的里雅斯特」號和「齊勃．特西勃」號深潛器接到了駛向預定海區的命令。這兩艘深潛器都有水下探照燈和水下電視，能在深海進行摸索，但它們沒有打撈水下物體的裝備。

根據當時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命令，蓋斯特還向美國私人企業租用了正在試驗中的兩艘深潛器「阿爾文」號和「阿魯明納」號。「阿爾文」號長六、七米，重十三．五噸，潛深一千五百米，水下最高航速四節。由兩名艇員操縱，前方有一隻多功能的機械手。「阿魯明納」號長一五．五米，重八十一噸，潛深二千四百三十米，由七名艇員操縱，前方有兩名巨大的機械手，舉力各爲九十一公斤。

另外，美國國防部長還調遣了深潛器「格勃瑪林」號來搜索氫彈，它能在二百七十米水深連續工作六小時，它的電子儀器比「阿爾文」號和「阿魯明納」號更優異，所以發現了許多沉沒在海底的目標。

到二月九日爲止，已在帕洛瑪雷斯附近發現了一百多個水下目標，其中有些與失落的氫彈相似。與此同時，美國海軍的專家門，根據飛機失事的情況和各種資料，進行了數學分析和計算，把氫彈可能落着的範圍縮小到一個三角形之內，它的底邊長二十浬，高爲十浬。

二月十日，「阿爾文」號和「阿魯明納」號第一次下潛搜索，這一天海面上刮起了西班牙沿海特有的西北風，時速高達六十浬，強烈的波濤擾動了海水，使水下能見度降到只有一米。這樣，深潛器在水下幾乎成了瞎子，無法工作，使尋找工作不得不暫時停止。

二月二十五日，情況較已好轉，深潛器可以繼續下水工作了，根據早先聲納探測機發現的目標，其中有「B—52」飛機的部份殘骸。深潛器對它們作了進一步的水下調查，發現了原來裝載在轟炸機上的氫彈模型，這個模型帶有撞傷的痕跡，和飛機殘骸一起掉進了海底深淵。

大風過後，搜索工作在大力地進行着，但是還存在着各式各樣的困難，爲了使搜索工作更有成效地展開，進行了合理的

展開空中搜索

分工，蛙人負責四十米深度內的搜索；四十至六十米的深度，則由潛水員担任。他們帶着氦氧混合氣體的水下呼吸器；六十至百二米深度，靠水底探測儀和「格勃瑪林」號深潛器；一百二十米以下的深海，由「阿爾文」號和「阿魯明納」號負責尋找。

在搜索區域裏水面工作船，都裝備有各種專門設備。例如，海洋考察船「米扎爾」號有專用絞車，鋼纜長度達五千米，可以拖曳裝有水下電視攝影機，照相機的水下裝置，同時船上又裝備了深潛器。打撈工作船「路易恩納」號裝有潛水用的減壓艙和打撈絞車，足以吊起九噸重的氫彈。救生船「赫依斯特」號上裝着兩台起重吊車，起重負荷分別爲十噸和二十噸，供打撈飛機殘骸之用。「帕依凡居爾」號船上有先進的通訊設備，用於轉達海軍司令部的命令，並能和深潛器取得聯繫，水下作用距離可達十一公里。

水下搜索工作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着，可是這顆隱匿的氫彈還是沒有找到，它到底躲在什麼地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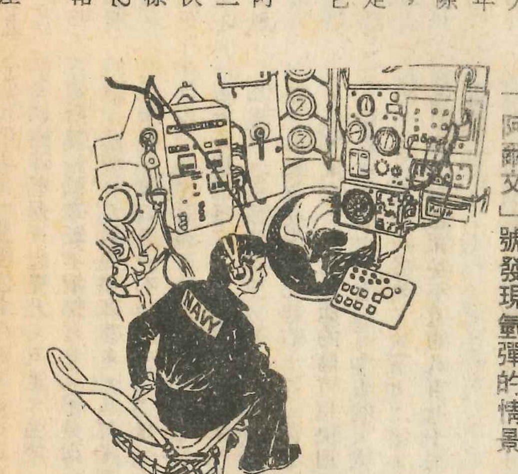
直至「B—52」轟炸機失事後第七個星期，即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美國政府終於作出決定，公開承認在飛機失事時失掉了式顆氫彈，而其中之一至今還沒找到，美國政府還採取了下列措施：刊登廣告，希望對尋找氫彈有獨特見解的人跟美國合作，提出自己的想法，但不能是空想；把事故的實情通報全世界。事實說明，在陸地上找到的三顆氫彈中，有兩顆的裝藥筒巳經損壞，漏出的鈾二三五和鈈二三九有效放射性輻射，半衰期爲二四四〇〇年。這一情況將危及周圍的居民。爲了清除這些放射性物質，根據空中攝影的資料，在面積爲一百公頃的肥沃土地上，要運走五千二百桶帶有放射性物質的土壤，把它們運到美國去埋入核廢料「墳墓」。

到了三月三日，「阿爾文」號和「阿魯明納」號兩艘深潛器巳在水下工作了二十多天，其中「阿爾文」號進行了五十次潛水。他們一共查明了二百多個水下目標，並用機械手從海底撈取了許多「B—52」飛機的碎片，但是，仍然沒有發現失落的氫彈。

水下尋找的結果使美國空軍專家們產生了懷疑。由於「B—52」飛機上的氫彈降落傘和飛行員降落傘墜海時，法國人奧特斯並沒有在船的甲板上，當他知道有事返回甲板時，船巳經航行到了新的地點，也就是說，當時船位在變動，奧特斯提供的落彈地點不夠確切。

蓋斯特認眞地思考着同事們提出的各種問題，並部署了下一個行動計劃。三月八日之後，以帕洛瑪雷斯爲中心，對附近海域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搜索工作，並查明了這些海域內沒有放射性物質的污染。

到了三月九日，在帕洛瑪雷斯近海巳找到了三百五十八個水下物體。其中一百多個肯定不是氫彈；另外一百七十五個是飛機的碎片，最大的有幾米長，重十噸左右，把它們撈到水面加以鑑定後，但還沒有發現氫彈的踪迹。



「阿爾文」號發現氫彈的情景

由於歷久未能找到氫彈，一個新的想法在蓋斯特的腦海中開始浮現，由於氫彈和降落傘繫在一起，落海之後是不是被潮流捲走了？於是他作出決斷，並宣佈在七十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會有氫彈存在的「第二種可能」。根據司令部的指示，從三月十五日開始，「阿爾文」號到新的地點去尋找氫彈，那裏是大陸架的斜坡。

十五日上午九時二十分，「阿爾文」號開始向另一片藍色世界下潛，十一時三十分，它接近了大陸架的斜坡。「阿爾文」號沿着斜坡向深處尋找，深度愈來愈大，到達七百七十七米深處時，「阿爾文」號發現了二．五米長的奇異的碎片。艇上工作人員，立刻警覺起來，從牛眼當中細心地觀察了一遍，幾分鐘後，「阿爾文」號離開目標越來越近，在强烈的探照燈光照射下，終於清楚地見到了一頂六米寬的降落傘覆蓋在海底斜坡上。艇員興奮極了，這正是他們要尋找的氫彈降落傘呀！他們立即向水面拍發了氫彈的密碼代號——「儀表板」。

根據指示，「阿爾文」號在水下繼續逗留了八十分鐘，對降落傘進行了水下攝影，以便進一步查明它是否仍和氫彈連在一起。另外，他們又要讓水面船標明它的確切船位。除此之外，「阿爾文」號在工作中不能去觸動目標，以免碰到三硝基雷管而引爆。

水下攝影完成後，「阿爾文」號關閉了强光燈和發動機，然後慢慢地在目標周圍巡視，以等待「阿魯明納」號來接班。「阿魯明納」號下潛到海底用了一小

時的功夫，接近目標後停下來，用聲納進行探測，並與水面船聯系，進一步確定目標精確位置，「阿魯明納」號在水下工作三小時後，得到了大量資料證實，降落傘仍和氫彈聯系在一起。蓋斯特將軍接到這一報告後，他把發現目標的海區命名爲「聯絡處二六一」，把氫彈叫做「特洛別爾脫」，把降落傘叫做「達克拉斯」，規定用這種暗號聯絡。

在繼後那幾天裏，兩艘深潛器輪流下水，設法用機械手去抓降落傘和氫彈之間的繩索。每次嘗試，就會在「特洛別爾脫」周圍泛起一陣「泥雲」，遮住了深潛器的觀察窗，無法繼續嘗試。再說，這樣試下去，萬一碰到了氫彈，可能會產生極其危險的後果。

三月十九日，蓋斯特命令放棄原來的嘗試，改爲去抓降落傘的頂部，把它和氫彈一起提到淺水區，然後設法打撈出水面。可是，仍然無濟於事。接着，海面的情況又惡劣起來，深潛器不能再下水工作。直至三月廿三日，「阿爾文」號再沉下水，但是大風浪的擾動，使氫彈和降落傘蓋上了淤泥，深潛器在下面無法看得清楚。

氫彈靜靜地躺在海底斜坡上，「阿爾文」號和「阿魯明納」號繼續到水下去「練習」，在深海中用機械手去抓一根繩索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次，意外的事發生了，在抓降落傘的繩子時，氫彈向下滾動了一米，把他們嚇得差點兒魂飛魄散，以後便不敢再這樣去驚動它了，後來，司令部決定另想辦法，只靠兩艘深潛器無法完成打撈任務。

爲了更有效地打撈氫彈，蓋斯特將軍決定採用無人深潛器在水面遙控操作。它具有電動推動器，水下電視錄映機，聲納和打撈機械手等設備，因此也有人稱它爲第一代海洋機械人。

無人深潛器CURV—1，當時存在加利福尼亞州。它能在六百米深水中工作，機械手的巨掌，能挾住整個氫彈。接到國防部命令後，它很快便進行了必要的改裝，把它的工作深度增加到八百五十米，以適用於氫彈打撈。

三月二十五日，CURV—1運抵帕洛瑪雷斯，並裝上了「赫依斯特」號救生船。然後，它和「阿爾文」號一起去打撈氫彈。由CURV—1挾住氫彈，用「阿爾文」號的機械手去抓住降落傘的繩索。

重見天日的氫彈（將軍和氫彈在一起）

當「阿爾文」號慢慢上浮時，CURV—1也挾着氫彈一起提升。但是，由於「赫依斯特」號的絞車鋼絲繩的起吊負荷只有四、五噸，當氫彈和降落傘一起被提高一百米時，絞索終於不能承受它們幾噸重的拉力，突然斷裂了，當堂把「阿爾文」號的艇員嚇個呆了，從觀察窗裏看着氫彈和降落傘一起翻着筋斗，掉落更深的海底峽谷，消失在從海底泛起的一陣「泥雲」中。「阿爾文」號蓄電池的儲電也快用光了，只好上浮海面，由「阿魯明納」號來接替。經過「阿魯明納」號重新搜索，發現氫彈落了在離深谷不遠的八百七十米深的斜坡上。

「阿爾文」號等到四月一日再次下潛，但在原來的地方找不到氫彈，它又隱匿不見了。這麼一來，再一次的大傷腦筋。爲了搜索失踪的氫彈，又耗費四天的時間。四月五日，遙控的無人深潛器發現了它，那時，這顆要命的炸彈被掩埋在海底淤泥裏，只剩得和它連在一起的絲網降落傘還露在外面。

「阿爾文」號潛到水下去，用機械手抓住降落傘的繩子，並試圖把一根鋼絲繩和它繫在一起。詎料意外又發生了。氫彈從斜坡上滾下去，一天一夜裏移動了九十米。第二天，「阿爾文」號再次下潛，並用機械手牽住水面放下的鋼絲繩。當它接近降落傘之後，這次是準確地把它纏住了。但是，凑巧「阿爾文」號的蓄電池經過四小時的工作，又快用完了，它不得不迅速離開降落傘，回升水面。四月七日清晨，「阿爾文」號冒着大風浪的襲擊，繼續到深海工作，這次終於成功了，艇員們用機械手帶着鋼絲繩纏住的降落傘，跟着，無人深潛器也下到海底了，由於氫彈巳經埋在淤泥中，無法再挾住整個氫彈。因此，它只好模仿「阿爾文」號的動作，也成功地纏住了降落傘，它的動作是由水面遙控的。

當時，蓋斯特將軍判斷了水下情況，決定採用新的打撈方法，把無人深潛器，降落傘和連着的氫彈一起打撈上來，以避免再次失誤。它們連在一起以每分鐘八米的速度上升。在上升過程中，無人深潛器意外地和降落傘脫開了，水面操縱人員把它送到氫彈的一側，使它不致妨碍絞起吊索的工作。當氫彈提升到離海面三十米時，打撈工作暫時中止，操縱人員開始做吊出水面的準備工作，並派潛水員下水去把氫彈捆住。

八時四十五分，三米長的氫彈終於出現在海面上了，把它撈到工作船上又花了一小時另四十五分。至此，這顆在水下停留了八十天二十二小時另二十三分鐘的氫彈，終於重見天日。

經過專家的鑑定，沒有放射性物質的漏洩。工作人員拆下了它的引信，以保證安全。十時四十五分，蓋斯特將軍發表談話，宣佈他們巳找到了落水的氫彈，並且不再有任何危害了。

過了幾天，担任這次非凡工作的專家接受記者的訪問，並拍攝了氫彈的照片。讓這些照片向全世界公佈，以澄清有關打撈氫彈失敗的傳聞，證明這次深海打撈，終於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完）

2001年的人類生活

月球掘金

金剛・文

很久之前，已經有些科學家大聲疾呼，指出這一點，在今後的二百年內，必有一天，整個世界的石油全部耗盡，甚至海底蘊藏的石油也會用的清光，到時整體人類將會嘗試一個黑暗時代的滋味，原因是沒有石油就到處沒有電力，夜裏烏燈黑火，所有車輛沒法移動，航機也沒法升空。

此外，若干重要的礦物質，例如：銅和錫，相繼耗盡，活在地球的人類想再活下去，只有到最近的星體掘取。「月球」上面的礦物質多着呢！它最有吸引力的一種礦還是「金礦」，今後十年之內，必然有人駕駛飛行物體到月球掘金，甚至因此在月球上面展開龍虎鬥。

無疑的掘金獲益大過掘石油了，再又因爲石油在二百年後才會耗盡，以目前來說當然是掘金更加有意思，如果你想知道月球的眞面目，請即閱讀本文，並且看看附圖。



圖爲掘金者在月球上面的活動情形，他們是私人去掘金的？抑或由某一個國家派出？這個問題，不必研究，所需注意的是「如何掘金」。首先，掘金者所穿的衣裳比較現時太空人的衣裳輕便得多，背後貯備燃料，隨時起飛，隨時降落，並有雷達搜索器以及磁力圈等掘金必需之物，還有死光槍之類的秘密武器，隨時出擊。月球表面有許多處低陷的盆地，故此掘金者要駕駛坦克在月球表面行駛，那些坦克利用磁力吸住自己，不會突然飛上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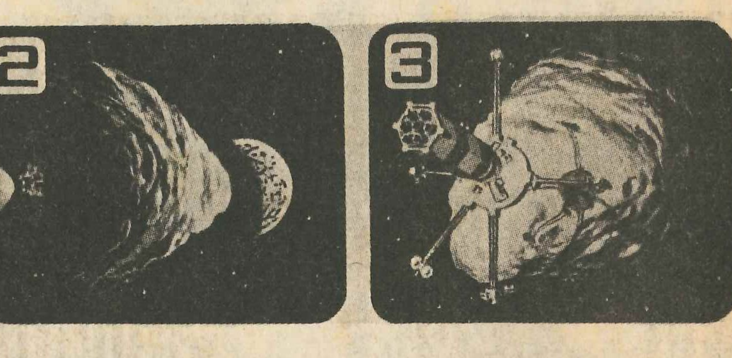


▲科學家現已探測到月球的南方有巨大金礦，入夜之後，金光閃閃，金子是肯定必然蘊藏豐富，問題是如何掘取而已，最有用的一項設計就是把金子掘出之後，放在炮彈形的飛行物，脫離月球，直奔太空，進入地球軌道，對準指定的地點投下去。

這種飛行物體只是金子以及飛行的囊，沒有人在內，故此它投入指定的小湖，不管發生如何巨變，金子始終留在湖裏，沒有人喪生，事後再由另外一組人在湖中搜索，把它拿走。

金子不能够埋藏得太深，如果它必須做巨大的爆炸，又要沙裏淘金，那就不勝其煩，故此在掘金之前，仍要多次派人到月球做更準確的探測。假如美蘇兩個大國都想到月球掘金，將會展開一頁十分凌厲的月球爭霸戰。

金子始終被人類掘出來的，先掘金子和鑽石，跟着掘銀，掘寶石，很遲然後掘石油。



▲月球上面的一角，被科學家發現有一個圓球形的巨鐵，看來似是岩石，其實是巨大的「純鐵」，闊一公里，約重一千萬噸，月球上面所蘊藏的礦物多麼豐富？由此可見一斑！至於上述的鐵質岩石，地球從來沒有發現過。

▲月球上面到處都有巨大的純鐵，純銅，甚至有純金，此外，含金屬礦質高達百份之八十的岩石，爲數更多，到時將會逐一找出來，把它分割，當然多過在月球掘取地面之下的金屬，科學家認爲必有把握使它變成有用的東西。

▲過了三幾年，科學家一定會使用特殊的武器，抓住巨大的「月球石」，加以壓力，使它分裂，然後用高熱燃燒，使岩石以及不能够耐熱的金屬焚毀，化爲烏有，留下來的礦質當然是相當珍貴了，最難燒熔的就是鑽石。



▲木星係銀河系七大行星之中最大的一顆星，表面含有高度的氫，阿摩尼亞以及有毒的氣體，絕非地球上面的土地那麼堅實，如果有人踏脚上去，便即被它輻射綫毒毒死，就算穿了防毒衣裳也被它吸入毒氣沼澤之內，十分可怖。

一直科學家都認爲木星這一個星球全是一團妖霧，即使深入它的核心，仍然不是固體，只是又深又厚的霧。

它不單是絕不適合人類居住生活，它還在太空不斷的製造災禍，每年在地球上多次發生的暴風雨，就是從木星升起來的妖霧影响使然，它甚至使一艘航機墜毁。

科學家認爲木星不是人類旅遊太空的對象，它沒有金礦及其他金屬品，也沒有其他值錢的東西，故此現時美國只派一個無人駕駛的飛行物體到那邊拍照，探測，不肯犧牲太空人。



會議成功　伉儷凱旋

大約開了十二分鐘的車，辛雅禮駛進他家的院子，望着那幢漆成淺綠色的木造房屋，他眞不能相信今後自己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這兒來了。

這幢房子是他父親留下來的遺產，辛雅禮自十四歲那年和父親自美返國後，就一直住在這裏，現在和他同住的還有他七十歲的伯父魯托夫。

把車停好後，辛雅禮趕緊下車打開前面行李看看，還好，裏面還有足够的空間裝着他想裝的東西。他匆匆走向屋子，前門是開着，魯托夫伯父像往常一樣，等着他下班。

「晚飯十分鐘內就好了。」魯托夫伯父說。

辛雅禮衝過他身邊。「不用了，伯父，」他說：「今晚沒時間吃飯了，我馬上去倫敦，哦，對了，爸爸以前從美國帶回來的那個大皮箱還在嗎？」

「據我所知是在儲藏室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柏文詩來到賴百瑞的服裝店，在那裏，柏文詩聽到一個消息，就是當薇娜把掌握的情報向蘇俄總理報告之後，薇娜就會因為再沒有利用價值而被殺掉，柏文詩和蘿娜沒法將此消息讓薇娜知道，以阻止情報的傳送，薇娜明白自己的危險處境，而向總理提出一項要求，要保證她的生命安全，她才肯交出情報，總理於是就讓薇娜終生扮演美國總統夫人，而將眞正的浦藍利置於死地，最後，柯克里總理與薇娜達成協議，如果他們將藍莉殺掉，並把證據由辛雅禮帶來給她，薇娜就把情報交出。但這秘密又為柏文詩在無意中探出，柏文詩很為藍莉的生命安全而焦慮，他又和蘿娜設法把此消息傳遞給辛雅禮，讓辛雅禮知道他將失去他的薇娜，辛雅禮為了得到薇娜，他不得不助藍莉逃走。

「把它找出來，騰空，擦乾淨，拿給我好嗎？如果你需要帮忙，叫我一聲，我們有沒有錐子，或鑿刀，若有的話，也請一起拿來，另外再拿一條毯！」

魯托夫伯父點點頭，蹣跚的走向儲藏室，辛雅禮則走進他自己的臥房，一面看鐘，他一面脫掉風衣，換上黑色的皮夾克，他在一邊口袋裏裝進一小瓶伏特加，接着在衣櫥的最上層抽屜裏摸出一把手槍和一盒子彈，先把那盒子彈擱在床上，他以熟練的手法檢驗這把點三五口徑的手槍，槍的性能還很好，他裝上八發子彈，突然想起遺漏了什麼，在衣櫥裏摸了半天，終於找到花了他不少錢買的一個滅音器，快速的把它套在槍身上，關上保險，他把槍塞進另一邊的夾克口袋裏。

坐在床沿上，他從西裝口袋裏掏出破舊的皮包翻看，確定他的KGB證件還在後，他把它塞進褲子後面的口袋裏，接着他又分別找出伊洛夫給他的外交護照和楊奧斯大使的名片，把它們貼身放好。

想到自己不再回來，辛雅禮本想把他母親及父親的遺像各帶走一張，但時間已來不及，為了藍莉，他只有放棄他們。

臨出臥房前，辛雅禮又回頭拿了一床疊好的毯子，當他回到起居室時，魯托夫伯父剛好把那個黑色的大箱子清理好，拎着毯子走到箱子前面，他掀開箱蓋朝裏看，這個箱子相當大，雖然裝不下他，但對嬌小的藍莉而言應該不成問題，只要在裏面呆的時間不要太久，她便不會受太多的罪。

把毯子放進箱子後，他把箱子鎖好，豎了起來，從他伯父手上接過一把鑿刀和錐子，他開始在箱子鑽洞，費了好大功夫，好不容易才一連打了六個洞，辛雅禮很滿意的後退，看着自己的傑作，他相信藍莉在裏面將可呼吸到足够的氧氣。

把工具交給站在一旁迷惑不解的伯父，辛雅禮從皮夾裏掏出一些鈔票，又進房拿了紙筆出來，他很快的在紙上寫下日期和幾個字，把他所有的財物都轉移到他伯父的名下，簽下自己的字後，他把鈔票和字條一起塞到老人的手裏。

「都是你的了，伯父，」他說：「這些是我所有的一切——萬一發生什麼事你或許用得着。」

「不，不！」魯托夫伯父抗議道：「拜托，你千萬不要有什麼差錯。」

「好啦，把那些擱着來帮我。」辛雅禮一邊指揮他，一邊抓起提箱的一隻把手：「我們把它放進車上的行李箱去吧！我急死了。」

辛雅禮抵達克里姆林宮的停車場時已經很晚了，車場內一片空曠，他找了個好位子停好車子，朝克里姆林宮走去，雖然沿途佈署的警衛都認得他，但他還是依慣例出示他的證件。

站在藍莉被監禁的套房門口，辛雅禮停了下來，與他熟識的那個警衛聊天：「波瑞斯，你好嗎？」

「還不錯，辛雅禮同志。」

「你兒子好些了嗎？」

「熱度已經退了，下星期就可回到運動場上。」

「很高興聽到他復原的消息，」接着，辛雅禮小心翼翼的補了一句，「今天晚上有誰來拜訪過我們的貴賓嗎？」

「沒有。」

辛雅禮鬆了口氣，他心裏一直恐懼伊洛夫會先他一步過來，這樣他和藍莉就完蛋了。摸索着鑰匙開門，他企圖表現得和平常一樣，原以為此刻藍莉一定早已睡着了，但進門後才發現她清醒得很，正穿着睡袍，坐在起居室裏漫不經心的玩着撲克牌，聽到開門的聲音，她抬起頭來，看見他，臉上掠過一絲訝然。

就在這時候，他趕快用食指壓住嘴唇示意她不要出聲，走過正在低低播送音樂的收音機，他把音量調大，然後走向她。

她注視着他問道：「你在這個時候來不是很奇怪嗎？」

「我有緊事要告訴你。」他用緊急的語調低聲說道。

她把手中的牌放下，急急問道：「有什麼消息嗎？」

「是有一些，藍莉，不過不是你所期望的。」

「告訴我。」她說，同時緊緊望着他，想把他看穿。

「我會告訴你，但我不希望引起你的驚恐，不管怎麼樣，你要記住我現在我要來帮助你的。」

「好吧，」她故作鎮定的說：「你是不是要告訴我他們不打算送我回去？」

「比那更糟，他們打算除掉你！」

「什麼？」她好像沒聽清楚似的，又問了一遍，「除掉——」

「他們要殺掉你。」辛雅禮重複。

她像是被這句話戳痛了般驚呼起來：「噢！不——不——」辛雅禮趕緊安慰她說，這只不過是他們的計劃，他同時也把他們的陰謀告訴她。在驚恐之餘，她還天眞的要辛雅禮讓她去勸他們不要如此胆大妄為。但辛雅禮制止她說：「不行，這樣做反而會害了你自己，加速你的死亡，現在只有一個機會，我現在打算助你逃亡，今晚我有任務要送東西到倫敦去，有架飛機在等我，我想試着帶你一起上機逃走，現在我們趕快行動吧！」

他本以為她會立刻有反應，聽他的話去準備逃走。但她相反的只是動也不動的看着他，一臉苦楚，但她很快恢復常態，拿起桌上的牌。

辛雅禮不解的問道：「藍莉，你沒聽清我說的話？」

她繼續玩牌，頭也不抬的回答他說：「我聽見了，可是我不相信你！」

「怎麼？藍莉，你不信任我？」

她抬起頭看着他說：「是的，我不相信，你會騙過我一次，假裝要帮助我逃走，其實你是在利用我，我不會再上第二次當，我知道你是個KGB的特務，不必否認，我已看過你的證件。」

辛雅禮聽得楞在原地，一時之間無言以對。

「你不是我的朋友，」藍莉繼續冷酷的說道：「你和他們是一夥的，我不知道你現在還要利用我什麼，或許他們要你來騙我出去，好把我殺掉，不管你們想玩什麼把戲，我不會上當的，你是個騙子，不值得信賴——」

辛雅禮在她面前跪下一隻脚，一把抓緊她的手臂說：「藍莉！拜托你聽我說，沒有錯，我會奉命利用過你，可是現在不同，你想我何必在這時候騙你？沒有理由嘛！」

在一陣顫抖下，她迎着他的目光，他的激動使她不由得遲疑起來：「可是——可是我怎麼知道你沒騙我？」她猶疑的問道。

「藍莉，如果我還是和他們一夥，我就不敢告訴你這些了，而且他們今晚就要把你殺掉，我還能怎麼利用你？」

「可是，如果你說的是眞的，你又何必冒險來救我。」

「我有我的理由，」辛雅禮說着站起身來，「可是我現在沒時間對你解說，我們必須快點行動，否則就沒希望了。」

她站了起來。「你是說眞的？他們眞要把我殺掉？」

「千眞萬確，我可以發誓。」

她開始顯出担憂的樣子問道：「你——你眞的要帮助我嗎？」

「我只能試試看，伊洛夫今晚會來帶你走，我不知道是去那裏，或許晚點來，或許馬上就到，我的車子在外邊等着，你現在趕快照我說的去做。」

「好！」

辛雅禮特別要她穿上貂皮外套，告訴她他們將從廚房的地道口穿過地窖溜出去，藍莉不解的問道：「他們不是把它封起來了嗎？」

「我知道，但是我會把它打開，現在快點。」

她衝進臥室的同時，他快步走向廚房，踢開蓋在地道口上的墊子，跪下去看，有八個釘子封住了地道門，他掏出口袋裏的起子，開始撬鬆那些釘子，由於釘得太牢了，過了五分鐘才撬起二隻釘子，他緊張的加快了手脚。

把所有釘子都撬起來後，掀起地道口的地板，看見一道樓梯通往漆黑的地窖，他心想，藍莉現在一定穿好衣服了，正打算起身去叫她時，辛雅禮發現音樂聲好像受到什麼干擾，接着他辨別出那是前門鎖匙轉動的聲音，他的心臟停止跳動，他蹲在原地，靜靜聽着，門打開又關上，從他

的腳踝望過去，雖然不見半個人，但辛雅禮知道有人在起居室裏，他輕巧的站起身，退到冰箱旁邊隱藏起來，但他同時還可以看見起居室的其他部份以及通往臥室的走道。

就在那一刹那，他看見伊洛夫那粗壯的身軀正經過廚房走向臥室，快走到臥房門口時，藍莉穿着貂皮外套衝了出來，她顯然也是聽到了聲音，想要出來看看是怎麼回事，當她發現自己面前赫然站着的是伊洛夫，雖然極力保持平靜，仍壓抑不住滿臉的驚惶。

伊洛夫看見她，停住腳步：「晚安，浦安雷夫人。」在吵雜的音樂聲中，他一面上下打量她，一面大聲說着：「你好像正要出門？是要去戲院或看巴蕾舞。」

「不，不是，」她結結巴巴的說：「我太無聊了，所以把衣服拿出來穿着好玩。」伊洛夫停了一會兒不說話，彷彿在硏究她的回答，接着好像很開心的說道：「有趣的巧合，我剛剛好也決定過來帶你出去。」

藍莉故意裝做不懂的問他：「帶我出去？去那裏？」

「我將給你一個驚奇，到時候你就知道，走吧！」

「可是我——我不想出去，我想去睡覺。」

「你以後有很多的是時間睡覺，我建議你還是跟我走吧。」藍莉還要推辭，伊洛夫神色一轉口氣變得嚴厲起來，他警告藍莉再不聽話，他就要用強硬的手段了。

她只好低頭慢慢的走向前門，伊洛夫落後幾步跟隨着她，這一切躲在廚房裏的辛雅禮都看得很清楚，這項危機比他預期的提早來到，他的心思快速轉動着，不知要用什麼方法去阻止伊洛夫，他的手不自覺的伸進夾克口袋裏，他猜想伊洛夫一定沒有帶武器，這時候，起居室裏的兩個人都已離開他的視綫範圍，辛雅禮的手握住槍把，從口袋裏抽出裝有滅音器的手槍，他以飛快的速度，衝進起居室，高舉手槍口中喊着：「伊洛夫。」

這位KGB的頭目大吃一驚，停在原處半天不動，緩緩轉過身後，張大雙眼盯着辛雅禮，一臉的訝異。

辛雅禮連眼都不眨一下命令道：「過來。」伊洛夫順服的向他跨了一步，慢慢舉起手做出投降的姿勢，就在這個同時，他的右手却飛快的伸向掛在肩上的槍套，辛雅禮瞄準他的時候，伊洛夫的槍已拔了出來。

結果是辛雅禮開火，伊洛夫悶哼了一聲，槍從手上落下，兩隻手先後護住腹部，他終於不支向前撲倒在地板上。

辛雅禮和藍莉盯着地上的軀體看了半天，發現他不再有動靜，只有血水慢慢滲透到地毯上。

辛雅禮彷彿從半催眠狀態中驚醒，催促着自己加速行動，拿着槍他引領藍莉進入廚房，走向那個敞開的地道口，她在他身邊低語道：「現在我相信你了！我們逃得出去嗎？」

「我不知道，但最好能夠，我現在沒有退路可走了。」

辛雅禮駕着車，藍莉坐在他旁邊，他們正飛快的在高速公路上朝偉努克機場的方向飛馳。

除了剛剛短暫的耽擱，他們在離開克里姆林宮的路上沒有受到其他阻撓。從地窖出來後，他手挽着藍莉走過黃色的行政大樓時，曾遠遠看見幾個他熟識的警衛，他向他們揮手致意，他們回他個禮就讓他帶着藍莉通過了。

在通過克里姆林宮的最後一道關卡——史帕斯基塔門時，一個不認識辛雅禮的警衛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在看過辛雅禮的證件後，他用來福槍指着藍莉問道：「這位小姐的呢？」

「她是一件謀殺案的證人，」辛雅禮說：「伊洛夫將軍要我帶她去接受審訊。」於是那個警衛就讓他們通過了。

當車子離開克里姆林宮，朝前開去的時候，辛雅禮神秘的說道：「現在還剩最後一個步驟。」她似乎不了解他的含意，辛雅禮注意到她的好奇解釋道：「那就是——儘快在他們前面趕到機場，因爲他們遲早會發現伊洛夫被殺掉，以及我們二人的失蹤，一旦發現，一定會趕到機場來擋我們，不過只要我們先趕到機場，他們就無法阻止我們。」

藍莉嚇得混身發抖問道：「那我到了機場後該怎麼辦？」

「你不必担心，到時候看我的。」

在距離機場還有四公里的地方，他減緩車速，慢慢把車子開到高速公路的外綫道，一邊向路旁半黑的小徑裏張望。突然，他駛離高速公路，轉進一條泥土路，然後又尾隨一條卡車軌道進入黑暗茂密的樹林，顛顛簸簸的行進了約一百公尺，車子終於在一小塊空地上停下來。

打開車頂上的小燈，辛雅禮轉向藍莉，她滿懷疑慮的坐在那兒等着。

「現在最後一步，」他對她說：「你必須要有心理準備，很可能要委曲你半小時到一小時，但如果事情順利，你就能安全回去，所以讓我們禱告能夠成功。」

「禱告什麼成功？」

他打開手邊的車門。「在車後的行李箱裏，有一個旅行箱，你要爬進去，我會把你鎖起來，在那裏面你必須蜷縮起來，不能出聲，我準備了一條毯子，給你裹起來，加上你的貂皮大衣，可以使你免於碰撞，箱子上還有好幾個洞讓你呼吸空氣，你想你能忍受嗎？」

「在吃過那麼多苦頭後，還有什麼不可以的？」

「好，那麼快點行動吧！」

他們分別打開車門下車，走到車後，辛雅禮把後車蓋打開，他希望那個旅行箱能够裝得下她，把箱蓋掀起，他問藍莉：「你想你擠得進去嗎？」

她露出懷疑的神色說：「如果把貂皮外套脫掉，或許會容易些，」

他搖搖頭說：「不成，你需要毛皮來保護你免着受傷，來，我們來試試看。」

辛雅禮的帮忙下，藍莉好不容易才擠進箱子裏，辛雅禮替她把貂皮大衣調整好，問道：「怎麼樣？」

「難過極了，不過總比死了舒服，我要在這裏支持多久？」

「大約半小時到一小時，只要我們一

到空中，我就把你放出來，盡量忍耐，藍莉，好了，我們現在出發。」

他慢慢放下蓋子，把箱子鎖好，關上行李箱，快步走回駕駛位，雖然很緊張，他還是盡可能小心翼翼的把車掉轉頭，以免傷到車箱裏的她，穿過樹林，他駕車循原路開向高速公路，不到幾分鐘的光景，他們已上了高速公路，往機場開去。

這時候他心裏唯一担心的是，伊洛夫的警衛及行刑隊，該不會在機場等着逮捕他們？到了機場，沒有發現什麼人在等他們，辛雅禮稍微鬆了口氣，不久前他還到過這裏，但這次他才發現機場內竟然有二幢大厦，右邊的一幢較小而陳舊，左邊的則是一幢設計新穎的金屬帷幕大樓，在它的頂上還有一座五呎高閃着「偉努克」字樣的招牌。

當下辛雅禮就決定向那較古老的大樓開去，在大樓門口附近，他沿着路邊把車停好，走出車子，想要找一名值夜班的搬運工來帮他搬行李。

就在這時候，一個軍官衝出這幢大樓的前門，大步向辛雅禮走了過來，那個人穿的是KGB的制服，辛雅禮立刻緊張起來，但他發現那個軍官手上似乎沒有帶武器，他稍微放鬆了一下，站在原地等他，這個軍官走到他面前：「對不起，請問你是不是辛雅禮？」

「是的。」

「我奉命在此恭候您，我是KGB的馬許路上尉，上面指示我協助你登機，首先可否請你給我看看你的證件及護照。」

辛雅禮把二樣東西都掏出來給他看，馬許路上尉瞥了一眼點點頭說：「好，現在有架運輸機特別指派給你，除了機員以外，你是唯一的乘客，不過其他的機員都會在面前的機艙裏，根據指示，他們不得和你往來，你也一樣，飛機現已準備好馬上可以起飛，」他打量辛雅禮說：「我聽說你要帶個包裹。」

辛雅禮攤開空空的雙手微笑道：「哦！在我的車廂裏，那不該算是包裹，實際上我要帶到倫敦去給柯克里總理的是個旅行箱。」

「一個旅行箱，眞的嗎？奇怪，大概有些人習慣稱旅行箱爲包裹吧！」

「我馬上打開後車箱，請你找二個搬運工來把它抬到飛機上去好嗎？」

「我馬上找來。」他很快的跑開，進入那幢大樓裏，辛雅禮退到車後，打開車箱等着，他不知道藍莉在裏面怎麼樣了，想問她又不敢，環顧四周，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危險的迹象，他希望自己的運氣會好些，但更希望馬許路上尉能動作快點，就在這時候，他出現在大厦門口，後面跟着二個年長的挑夫。

他們過來後辛雅禮指示他們謹愼小心的把箱子搬出車箱。「要他們把箱子放到機上的客艙裏，我奉命隨時都得看住它。」他告訴那名上尉說，馬許路照他所說吩咐下去，那二名挑夫便提着箱子走進大樓，辛雅禮把車門關好，鑰匙交給馬許路，要他帮忙把車停好，辛雅禮並告訴他說他大概要八小時左右才會回來。

「我會在這兒等你。」上尉說道：「現在你最好趕快登機。」沒有經過護照檢查，他們正要進入機場末端，辛雅禮突然抓住那上尉的手臂說：「等一會兒，我在登機前應該打個電話回去報告一下，那裏方便？」

「沒問題，我帶你去。」

上尉帶他到附近一間小辦公室裏，讓他單獨一人在裏面打電話，並對他說：「我先去看看那二個挑夫是否已把包裹安全送上機，待會兒在出境口見。」

那上尉一走辛雅禮趕緊掏出楊奧斯大使的名片，撥電話到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電話接通後辛雅禮要接綫生替他接楊奧斯大使，並要她轉達：『告訴他我是要跟他談有關柏文詩的事。』過了十五秒，電話那頭傳來楊奧斯大使充滿睡意的聲音：

「我是大使，你是辛雅禮嗎？」

「是的，我有消息請你直接告訴總統夫人或是經由她的秘書轉告。」

「我已準備好紙筆，你說吧！」

「口信的內容是，」他開始慢慢的敍述：「我正帶着包裹飛向倫敦，天亮時會抵達，到『西脈機場』來接我，記得穿貂皮大衣，由於我可能會被躭擱一會兒，所以請上機來，到時候我會進一步指示你，辛雅禮敬筆。」他停了一下：「好了，就這麼多，大使，你弄清楚了嗎？」

「我弄不清楚，但或許總統夫人會懂得。」

辛雅禮請楊奧斯大使把內容覆述一遍，正確無誤後，便要他立刻打電話通知總統夫人。

把電話掛上，辛雅禮才意識自己已是一身冷汗，掏出手帕把汗擦掉，關上辦公室門。他走了出來，遠遠的，在出境門旁邊，他看見馬許路上尉正向他招手，他趕緊走過去與他會合，上尉告訴他一切都已弄妥，辛雅禮謝過他，二人先後穿過出境門，朝停機坪上那龐大的軍用噴射機走去，飛機引擎已經起動，正等着他們。

跟隨在上尉的後面，辛雅禮順着梯階登上飛機，站在機艙入口處，馬許路上尉指指裏面扯大嗓門說：「你的旅行箱：裏面有一排位子，隨你挑。」他伸出右手：「祝你一路順風，明天早上見。」

辛雅禮謝過他；直接走向機艙裏面，回過頭時看見上尉把頭伸進駕駛艙，對裏面的人說了幾句話，然後他就下飛機去了。現在，駕駛艙內的一位機員走了出來，他們並不太注意機上唯一的乘客，只是把機門關上，鎖好，然後再度走進狹窄的駕駛艙去。

辛雅禮望了一眼擱在座位旁邊的大旅行箱胸中舒出一口氣，他彎低身子在最尾端的位子上坐下來，盯着這個旅行箱，心想：這裏面居然裝了美國總統夫人，眞是不可思議。同樣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居然能逃出來，坐上這架飛機。辛雅禮想起那殘酷的殺手——伊洛夫，不知他是死是活？如果還活着，是否已經被發現了？如果被發現死了，那他和藍莉還是有危險，他拍拍口袋的槍，心想：幸好還有這把槍。

望向機窗外，飛機已在移動了。

× × ×

天色開始微現曙光，克里姆林宮內的一處轉角上，停了一輛深藍色的大轎車，那是KGB首長的座車，它從昨夜開到這

兒來以後，就一直停在原處，車裏的四個人也都沒有離開過。

車子前座坐的是司機康斯坦丁，他旁邊是攝影師蘇可洛夫，後面則坐着伊洛夫最信賴的二名KGB的保鑣——密爾斯基上尉和杜傑爾。

密爾斯基等得不耐煩，天都快亮了，怎麼還不見把那女人帶來送進早已挖好的墳場，這完全不像伊洛夫的作風，終於闖進拘禁藍莉的套房。在房門口，值夜的警衞走過來和密爾斯基談話，從警衞口中知道辛雅禮也在房裏。

密爾斯基要警衞把門打開，讓他進去看個究竟，警衞用鎖匙打開房門，密爾斯基立即發現他的波士伏在地板上。

他小心翼翼的把伊洛夫的身體翻過來後，密爾斯基看見正在流血的子彈傷口，摸摸他的脈搏還在微弱的跳動：「他還活着。」密爾斯基抬起頭來對着杜傑爾說：「盡快叫輛救護車來，打開警鈴。」杜傑爾轉過身，飛快衝了出去。

這個時候，密爾斯基已恢復平日的鎮靜，站起身，抽出他的手槍，巡視着起居室，應該還有兩個人在屋子裏，可是他却沒有看見他們。密爾斯基小心翼翼的巡視着每一個房間都是空的，最後進入廚房，也是空的，那個被監禁的第一夫人和辛雅禮居然都不見了。密爾斯基心裏明白大概是怎麼回事，可是他想不通他們是怎麼逃掉的？

突然，他記起那個地道口以及上次發生的逃亡，開始在廚房地上搜索，立刻發現地道門上的釘子已被撬起，掀起那塊地板，他蹲在地上掏出隨身携帶的迷你手電筒，對着洞口照下去，儲藏室裏顯然是空的。

站起身來，密爾斯基關掉了手電筒，確定他們兩人一定是經由這地道逃走的，拍拍身上的灰，他試着去推測像辛雅禮這樣一個忠實可靠的KGB特務，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來？

他心想：或許辛雅禮一直就是一個替美國人做事的反間諜，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收買了他？再不然他就是為了某種報酬而同意去救美國的總統夫人？不管他是為什麼，他又憑什麼認為他可以帶着美國總統夫人成功的逃出蘇俄？密爾斯基認為辛雅禮簡直是異想天開！

轉身走回起居室，他看見伊洛夫身邊圍滿了醫療人員，他們抬着他離開時，一位醫師回頭說道：「我們把他帶回克里姆林宮的診所後，才能知道他傷得多重。」

密爾斯基正準備離開套房時，被莫斯科警局的刑警和幾個KGB的官員攔住問話，他儘快把所知道的都講出來後，便趕緊走出套房。一坐上停在門口的轎車，他立刻命令康斯坦丁載着他們到附近的克里姆林宮診所去，他指示道：「就是在列寧圖書館旁邊的那棟。」

當車子朝醫院開去的時候，密爾斯基才告訴蘇可洛夫方才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抵達那棟五層樓的紅色花崗岩建築物時，密爾斯基作了結論：「只有伊洛夫可以回答我們的問題，但他必須是活着的才行，」他打開車門對杜傑爾說：「來吧！我們去看看！」

在手術室對面狹小的候診室裏等待消息的時候，密爾斯基顯得更為急燥不安，他來回不停的踱着方步，烟一根接一根的抽，而杜傑爾只是坐在那兒翻閱一本雜誌，二個人都不說話，大約過了一個小時，一位年長的醫師才走出手術室，鬆開臉上雪白的面罩。

他所帶來的是好消息，但不够好，他說只要沒有別的併發症伊洛夫會痊癒，但二、三天之內不准會客，交談。密爾斯基只好悻悻然的離去，走出醫院的時候，他已想到下一步該怎麼做，坐上轎車，他命令司機立刻開到KGB總部伊洛夫的辦公室去。

× × ×

從莫斯科到倫敦總共要飛三個半小時，此刻那架蘇俄的運輸機帶着它的二位乘客，正越過北海，離目的地還不到一小時的路程。飛機一昇空，辛雅禮立刻便動手打開旅行箱。藍莉蜷縮在裏面，雙眼緊閉，一臉痛苦的表情，他輕輕把她抱了出來，讓她站直在座位旁邊，但她的膝蓋一軟，立刻又倒在他的懷裏，他只好把她扶到椅子上躺着。

躺在那兒，她說不出話來，整個人都陷入了半昏迷狀態，約莫過了半個小時，她緊閉的雙眼才微微張開，他担憂的問道：「妳還好吧？」

「我，我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地方受傷？」

「好像渾身上下每一處都會痛。」

「要不要我帮妳按摩？」

她虛弱的點點頭，於是他開始輕柔的替她按摩全身，按摩過一遍後，她很快就睡着了。他在她身旁坐下，一邊抽烟，一邊想着過去和即將面臨的未來，居然也打起瞌睡來了。

飛了大約二小時後，他突然驚醒，發現她也醒了，眼睛瞪視着前方，他趕緊問她：「好些了嗎？」

「好多了，我們現在在那兒？」

「還有一小時左右便可到倫敦。」

「我們安全嗎？」

「我想是吧！」

「感謝上帝。」她把頭轉向他，摸摸他臉頰：「謝謝你，我實在欠你太多。」

「別忘了是我把你牽扯進來的。」他難堪地說道。

「也別忘了是你把我救出來的，」她補上一句：「實在太危險了，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說來話長，藍莉，降落以前我會告訴你，但我想你還是先喝點酒提提神。」

「好的。」

他從口袋裏掏出那小瓶伏特加，打開蓋子，把瓶子交給她。她灌了一口下去，嗆到氣管，咳了幾聲，坐起身來，她再喝一口，把酒瓶交還給辛雅禮說：「很有用，我現在已完全清醒了。」辛雅禮自己也連喝了三口才把瓶子蓋好，擱在一邊。

她看着他說：「現在告訴我吧！」

「告訴你什麼？」

「你不是說有個故事要告訴我嗎？」

他微笑道：「是的，我應該讓你知道每個細節才對，因為我們將進入一個更危險的局面，有些這個故事的過程你已經知

道了，現在我把其他的部份告訴你。」

在他自白的過程當中，她一直沉迷專注的聽着，她對他的感覺由憤怒逐漸轉為感激，好半天她才開口說道：「你為了救我把伊洛夫殺掉，他們會怎麼對待你？」

「那完全看你了，藍莉。」

「我？我能够為你做什麼？你要什麼呢？」

「我要我和薇娜的性命，」他簡要的說：「她會在機場等我們的飛機，看到妳，她會非常頹喪，害怕，但我會使她平靜下來，你們兩個馬上就可交換過來。我並且要她穿上和你一樣的衣服，以便互換，接着，你必須暫時把我們藏起來，然後安全的把我們帶出機場，沒有人會去攔阻總統夫人和她的隨從，離開那兒後，你要找個安全地方讓我們過夜——」

「我知道一個地方，只有一個鰥夫和他兒子在——」

「帮我們弄份美國護照，你從一開始就答應我的，還有薇娜的，我們要改名換姓。」

「這些我可以想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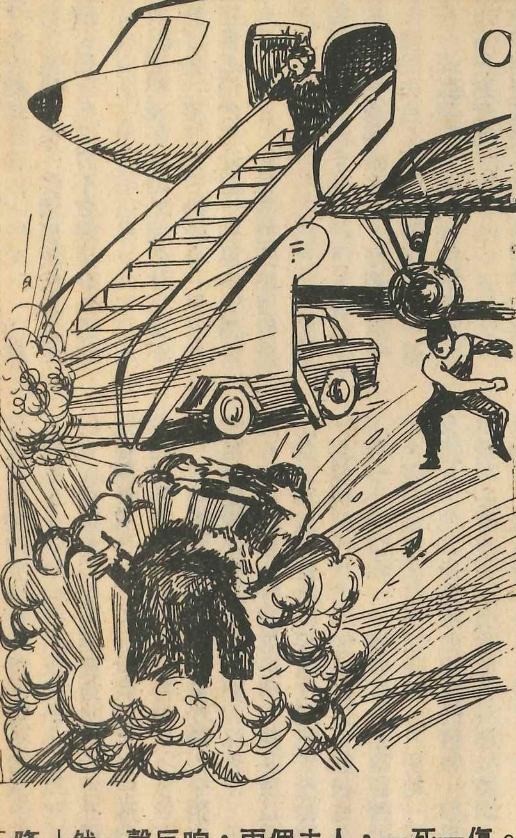
「還有，在英國找家沒人知道的診所立刻帮我們整容，薇娜必須完全改觀，不再像妳，也不像她自己，我也一樣，這樣我們才不致於會被KGB的爪牙找到。」

「這可以立刻安排好。」

「只要我們在美國永久居留下來，帮我找個記者或教書的工作，並讓薇娜重回舞台。」

「我想這些我都辦得到。」

「最後一項，」辛雅禮說：「永遠不要公開或私下談論這件事。因為，一旦有任何人知道你曾經發生過什麼事，那麼蘇俄和美國之間——」他絕望的說道：「就再也不可能有友誼與和平存在，他們之間關係會惡化到極點。」



「隆」然一聲巨响，兩個夫人，一死一傷。

藍莉理解的向他保證她絕不會如此做，他才露出微笑說：「這樣你就等於是報答我了，」他看看窗外：「現在已經天亮了，不知道莫斯科那邊怎麼了？」

× × ×

在克里姆林宮附近，KGB的總部裏，密爾斯基站在伊洛夫的辦公桌後面，前一天晚上來自倫敦的所有消息，電報或密碼全攤在他面前，站在他對面的是杜傑爾以及另外三個知道「第二夫人」計劃的KGB官員。

把伊洛夫桌上的文件看過最後一遍後，密爾斯基對於剛剛所發生過的事情，已約略有了概念。

當他弄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後，立刻打電話到偉努克機場找馬許路上尉，當他得悉載着辛雅禮的運輸機已經在三小時前起飛到倫敦去時，接着問道：「這位辛雅禮先生有沒有帶着一位女士？」

「沒有啊！他帶着那個包裹，一個人上飛機的，不過，那包裹實在够大了，應該說是個大旅行箱才對。」

「哦？一個大旅行箱。」一邊這樣說着，密爾斯基彷彿已經預見下一步的驚人發展，目前，KGB的第一夫人費薇娜正安全的在倫敦，而眞正的第一夫人浦藍莉馬上會到達倫敦。兩個第一夫人的照面，將會把KGB的整個計劃拆穿，而這樣的後果將是不可收拾的。

密爾斯基搖搖頭，望着他的同事說：「我想你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現在問題是——我們該怎麼辦？」他把目光停留在杜傑爾身上：「你確定現在無法把飛機弄回來？」

「不，可能飛機上的油不够回程的，本來飛機就預定要在西脈機場加油，而且，我知道辛雅禮身上有把槍。」

「好吧！」密爾斯基說：「那我們現在只有立刻通知柯克里主席，他就在現場，現在只有他能救我們了。」

× × ×

倫敦的克萊瑞飯店裏，文詩到蘿娜的辦公室裏去接她，帶着她穿過李桃樂的辦公室，提前去吃早餐，以免薇娜突然離開旅館時他們無法盯梢上，就在這時候，總統辦公桌上的專綫電話響了起來，李桃樂站起來跑過去接。

文詩拉住蘿娜背對着門說：「這很可能是我們的電話，」果眞不錯，房間裏傳出李桃樂和楊奧斯大使對話的聲音，一會兒，她對外嚷着：「蘿娜，楊奧斯大使從莫斯科打電話來，他要找你。」

蘿娜對文詩使個眼色，大聲回答李桃樂一聲：「來囉！」然後便衝進總統辦公室，並示意柏文詩跟着她。

拿起電話，她和楊奧斯大使寒暄後，問他要不要叫醒總統夫人，他說不用，接着便告訴蘿娜他已經照着文詩的指示去做，而辛雅禮也已回話，他並且把內容唸給蘿娜聽，蘿娜在一張紙上記下了全部的內容。謝過楊奧斯大使，蘿娜掛掉電話，拿起那張字條對文詩說：「辛雅禮已經上路

了，他要藍莉到西脈機場去會他，我最好把這張字條交給總統夫人。」

文詩担憂的說：「美國總統夫人去見一個蘇俄公民，藍莉會不會懷疑你知道什麼？」

「我只要把條子送給她裝做什麼都不知道就好了，」停了一會她說：「而且我也不用把他們兩個都吵醒，她現在一個人睡在另一間臥房裏，她怕被他的感冒傳染了。」

文詩皺着眉頭說：「等一下，蘿娜，」他從她指間抽過那張字條，仔細看過一遍，臉上頓然失色：「辛雅禮奉命帶一個包裹過來，那裏面裝有藍莉屍體的照片，他完全沒有提到藍莉。」

「他不能提藍莉，這是給藍莉的字條，你忘啦？」文詩再把字條瀏覽一遍，把它還給蘿娜說：「這是否表示他不能救她出來？」

「我不知道，文詩，實際上辛雅禮也不可能對楊奧斯大使說得太明白。」

「那他爲什麼要薇娜去機場見他？」

「我也不懂。」蘿娜說，文詩繼續作悲觀的猜測，蘿娜則勸他不要這樣，當她要拿字條去給薇娜時，文詩也走出總統辦公室，他告訴蘿娜說他要去西脈機場，壓低嗓門，他說：「我必須去查明藍莉是死是活，而我們以後又將會跟那一位第一夫人生活在一起。」

×　×　×

柯克里總理爬着樓梯，走回他在契斯特旅館的套房時，心情相當愉快，他剛剛在倫敦的俄國使館用過早餐，一切都進行得順利，他曾和他的幕僚們討論到明天上午將在美國駐英使館舉行的最後會談，到目前爲止，他和他的代表團們，在每一次的會談中都是採用拖延戰術，他希望在明天能對波恩達的不干預政策提出一明確的態度與決定。

都怪費薇娜那個難纏的小賤人，他才會這麼擧棋不定。她很高明的保留住了手上珍貴的情報，好在他心情不錯，所以很通情達理的答應她的要求，給她安全保障，算算時間浦安雷的老婆應該已經被處決，而一小時以內，辛雅禮就會帶着證據過來，現在薇娜應該沒話說了，只要她一看到照片，他就能擁有他要求的情報，如果那情報對他有利，明天他會叫那些美國人乖乖的下跪投降。

爬上樓後，他想或許辛雅禮已經提前到達而薇娜也已準備說出情報，否則柴可夫斯基將軍何必在廿分鐘以前打電話到蘇俄使館要他立刻回來，處理急事？

向對他敬禮的警衞回禮後，他滿懷希望，愉快的走進總統大套房，看見穿着制服的柴可夫斯基將軍正在起居室中間踱方步，可是却不見薇娜的影子，他覺得很奇怪，經過桌子，重重的在椅子上坐下來。

「怎麼樣？柴可夫斯基，什麼事情那麼要緊？」柴可夫斯基沒有回答，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把它攤開在總理的面前說：「這個電報剛從莫斯科發來，上面全是密碼。」柯克里抓起這張紙，開始閱讀，他的臉色愈來愈沉重，他斷斷續續的把重要的字眼唸出來：「伊洛夫被殺——辛雅禮帶着第一夫人逃走，乘上你指派的飛機到倫敦……」柯克里愈看愈氣，滿臉漲得通紅，他把電報握在拳頭裏，揉成一團。

他用俄文吼道：「怎麼會讓這種鬼事發生的？」

柴可夫斯基畏縮的答道：「我——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和你一樣多，辛雅禮好像是事先知道了處決的事，決心不讓它發生，所以才做出這種事來。」

「這簡直不可能嘛！」柯克里咆哮着，拳頭猛敲桌子，把空的墨水瓶都打翻了：「這絕對會毀了我們，毀了我們一切的心血，薇娜會被拆穿，我們永遠也得不到她的情報，而且如果美國人發現了——這怎麼可能！」他跳了起來說：「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挽救。」

「電報上不是說明現在已來不及叫飛機回莫斯科去嗎？」

柯克里在盤算着：「但我們還來得及做別的。」他緩緩說道，看了一下腕錶說：「他們馬上就要降落了，好吧！我們雖然沒有能在莫斯科殺掉第一夫人，但還可以在這兒解決她。」他用力把手掌拍向桌面說：「對了，就這麼辦，我們一定要在這兒把她幹掉。」他再看看錶：「沒剩多少時間了，但還來得及，誰是做這個工作的最佳人選？」

「當然是巴吉諾夫。」

「叫他馬上過來。」

×　×　×

站在西脈機場的盡頭，柏文詩不停的留意天空是否有來自莫斯科的飛機出現，他已經在這兒等了半小時之久，隨着時間的消逝，他也愈來愈焦急。

楊奧斯大使打過電話後，文詩就離開倫敦，不要命似的駕着他的積佳，循着路標找到這裏，經過不平的水泥地，文詩本已走出出境門，走到空曠的機場上，但馬上被二名俄國警衞擋住了，其中一個用蹩腳的英文說：「誰都不准過來，你到窗戶後面去等。」

文詩只好乖乖退回去，在距出境口三十呎的地方找個視界最好的位置看着跑道，等待着，過了大半個小時，文詩發現夜色已逐漸消失，天色漸漸明亮，可是依舊不見那架飛機的踪影。

由於想得太出神了，那架蘇俄飛機降落時文詩沒有留意到，不過他立刻就發現了，現在這架飛機正緩緩的在跑道上滑行，他告訴自己，藍莉的生死之謎，就在這架等待已久的飛機上。

他轉頭去看機場入口，心想，薇娜不知何時才會來，就在此時他瞥見她輕快的從門口走進來，她穿着她那件出名的灰褐色貂皮大衣，衣領高豎着，把她那衆所周知的臉遮住了一大半，在她身邊一個瘦高，穿着畢挺的男人挽着她，文詩楞了一會兒，立刻認出他就是那個叛國賊——禮賓司長衞福瑞。他挽着薇娜在門口站住，對那兩個移民局官員低聲說了幾句話，那兩個人注視她一會兒，一起向她淺淺鞠了個躬示意，現在衞福瑞正在對薇娜說話，她點點頭，衞福瑞便突如其來的離開她，走向一輛停在人行道旁邊的「奧斯汀」轎車去，薇娜則繼續穿過出境的長廊，走向機場的盡頭。

就在他的目光一直跟隨她轉的時候，

文詩的眼角餘光瞥見了另一樣東西，原來，剛剛落降的那架蘇俄飛機已愈靠近候機室，正緩緩轉進出境口附近的停機坪空位上，兩個機場工作人員開始把移動梯推向它。

文詩把目光調回來，再度盯着薇娜，她的貂皮外套衣領已稍微翻下，正站在出境口對那兩個蘇俄警衞微笑，那兩個人都恭敬的對她行了個禮，她則繼續走向室外的停機坪去。

那龐大的蘇俄飛機已經停妥，工作人員也把移動梯架在飛機上，薇娜站在梯尾等候着，當高高在上的機門一開啓，她立刻快速的登上樓梯，文詩屏住氣息，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

在前四十五分鐘裏，有個地勤的技師一直背對着候機室的窗戶和那架剛剛抵達的俄國飛機，他正站在活動梯上修理一架與俄國飛機比隣而停的直昇機，在這段時間裏，他沒有轉過頭來看看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雖然他什麼也沒看見，但他對整個的經過情形却瞭如指掌，他之所以不抬起頭轉身去看，只是因爲他不願讓任何人看見他的容貌，或注意到他的存在。

現在，由於俄國機上的乘客們隨時會下來，巴吉諾夫首把身子整個轉了過來，他用一隻髒手抹過寬闊的臉龐，朝站在出境室窗口的高個子男人和出境口的二個俄個警衞看了一眼，把身子轉向那架飛機，他看見二個機場工作人員已離開移動梯，另外還有好幾個俄國籍的則聚集在一旁望着這架飛機。

他輕巧的自活動梯上下來，把手電筒放進工具推車裏，推着推車離開直昇機，故意從那架運輸機的背面繞道而行，緩緩朝飛機的正面走去，當他從運輸機的機頭下面經過，他抬起眼皮，靠在機艙門上的移動梯整個進入眼簾，他發現樓梯上面的機門完全敞開，却沒有人從那兒下來，也沒有站在機門口。

「太好了！」巴吉諾夫告訴自己：「這是個最恰當的時機。」

他繼續把推車推向前，距活動梯還有幾步路的距離，他停了下來，手伸進推車裏去找出一個小盒子，把它放在推車頂上，然後右手掌在工作服上擦二下，以保持手心的乾燥。

現在，他抬起頭面對着移動梯，眼睛盯着機艙口，靜靜的等待着。

費薇娜屏着氣穿過機艙門，轉個彎快步走進機艙內，她以爲自己會立刻看見辛雅禮，但事實却不然，整個主機艙是空的，她楞住了。

忽然她聽到一陣脚步聲，整個人轉了一圈，辛雅禮正打開後機艙門走出來，迎向她，再度看見他，薇娜眞有恍若隔世之感。辛雅禮看起來還是那麼英俊挺拔，只是眉宇間帶着不尋常的嚴峻。

張開雙臂，她衝向他：「噢！雅禮！」在他的懷裏，她緊緊環繞住他，有股想哭的衝動。

「薇娜，」他輕語着：「我愛你！」她仰起頭熱烈的吻住了他的雙唇，但立刻她就感到他的手頂住她的肩膀要推開她；她放鬆手，退後一步不解的望着他。

「薇娜，有件事！」他開始說道。

「辛雅禮！」她打斷他：「現在你安全的到這裏來，一切事情都替你安排好了，你將可以留下來，不必回去。」她頓了一下：「那些照片，你都帶來了嗎？我必須先看過才——」

「我沒有帶照片來，」他淡淡的說道：「可是帶了其他的東西來。」他側過身子，朝後機艙打了招呼。

從陰暗的後機艙裏，慢慢走出一個人，當那個身影愈來愈接近時，薇娜的眼睛也愈張愈大，她張着嘴，不由自主的發出了一聲難以置信的呼聲。

在她前面，面對着她的女人竟是藍莉、浦藍莉，費薇娜瞪着她，彷彿是從一個全身鏡裏看見自己的影子一樣，但理智告訴她，她看見的是浦藍莉；而自己則是她的翻版，替身。

她隨即意識到這個場面所隱含的可怕意義，一陣恐懼，她的眼睛轉向辛雅禮，他已站在她們兩人中間，很快的說道：「你們彼此認識。」

薇娜只覺混身發冷，她開始顫抖：「雅禮，我——我不懂——」

「我不得不這樣做，」他說道：「相信我，我是爲了你，爲了我們二人才如此做。」

薇娜由恐懼轉爲憤怒：「不！你這個笨蛋，如果不是這樣，一切都可能成功了，但現在，你已經毀了我，出賣我們的國家，毀了一切。」

「住口！」辛雅禮命令道，抓住她的肩膀說：「我必須如此做，我們不能當殺人兇手。」

「你已經謀殺了我。」薇娜說，聲音轉爲空洞。

這時候，浦藍莉終於開口了：「妳會安全的，薇娜，我可以向你保證，不要怪辛雅禮，他是有良知的人，他不願看着我死掉，更不願失去你，不論曾經發生什麼事，我還是虧欠辛雅禮，爲了報答他，我將幫助你們二人，我已經計劃好了——」

薇娜彷彿失去了控制般，狂亂了的說：「不，不，不，什麼都幫不了忙——」

藍莉向前靠近費薇娜，抓住她的手臂說：「我向你保證，薇娜，我會帮你忙，身爲總統夫人——」

「總統夫人——」薇娜回應道，害怕得猛搖頭。

「我曾經受過罪，但現在生還了。」藍莉說：「現在你正在受害，但你也將會渡過難關的。」

好像被催眠了一樣，薇娜眼睛死盯着藍莉，試着去理解她所提出的保證，靜默了好幾秒鐘，薇娜讓自己鎮靜下來，以較客觀的態度去看待這個和她一模一樣的女人。

想到藍莉所曾遭遇過的一切，以及自己目前無助的處境，她開始對藍莉感到抱歉，她向藍莉道歉，藍莉不等她說完便打斷她：「我瞭解你的處境，我不會計較妳的，爲了妳，也爲了我，辛雅禮今天做了他應該做的事，一切都會順利成功的。」

「會嗎？」

「現在不就是嗎？」藍莉說：「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站在客觀立場來評判—

——」她露出淡淡的笑容：「——你巳創造了歷史上最成功的最偉大的演出。」

聽了這話薇娜滿懷的敵視與恐懼都消弭無形，她開始對面前的這個女人生出一份敬意。

藍莉繼續說道：「從現在起你必須扮演另一個角色，」她頓了一下：「不論如何，我還是要感謝你騙過了我的丈夫，我才能够以目前的身份繼續生活下去，另外，我也必須爲了辛雅禮以及他崇高的人格，向妳表示我的感謝。」

文詩定定的站在窗前，他的目光停留在那架蘇俄飛機的機艙門上，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半個人影出現，文詩屛住氣，繼續盯着那移動梯上敞開的機門。

他知道機上可能會有幾個人，也知道任何一種可能的人數所代表的意義。

如果只有一個第一夫人出現，那個就是費薇娜，這表示藍莉巳死，而俄國人也打贏了這場仗。

如果有二個第一夫人出現，則表示藍莉活着而俄國人吃了敗仗。

文詩眼睛緊緊盯着空無一人的機門。

突然，一個穿着貂皮大衣的美女，半露着臉出現在機門口，她優雅的握住一邊扶手，開始走下階梯；幾秒鐘之後，一個黑髮，寬肩穿着皮夾克的男人跟着走下樓梯，這就是辛雅禮——文詩的合夥人。

文詩繼續盯着機艙門，希望會有另一個第一夫人出現，他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跳愈來愈急，也愈來愈重。

在移動梯尾不遠處，巴吉諾夫一面注意樓梯，一面忙着弄他的工具推車。巴吉諾夫看着那個女人和蘇俄的特務辛雅禮先後下飛機，當她站到地面上時，遲疑了一下，讓後面的辛雅禮跟上來，走在她的旁邊。

當他們二人都進入眼簾，巴吉諾夫的手滑過工具推車上面，伸進打開的盒子裏，抓住那個輕金屬的手榴彈，他想起上次蘇俄陸軍曾以一名活的政治犯來試驗這種手榴彈的威力，當這玩藝兒在他的脚跟爆炸後，這名犯人成了一片灰塵，蘇俄陸軍方面好不容易才找到灰塵中一片二吋大的皮膚碎片。

當那穿着貂皮的女人和辛雅禮一起離開移動梯，向候機室走去時，巴吉諾夫告訴自己——時機到了。

拉開手榴彈的保險，他把手榴彈舉越肩頭，朝那二個人用力拋了過去，手榴彈一離開他的指向。他開始在心裏計算八秒，就在這時候，他瞥見移動梯頂上有人影幌動，另一個女人從飛機裏走出來，正準備走下樓梯，當他看清楚她時，發現她竟然和現在站在地面上的女人一模一樣的眉、眼、頭髮，一樣的貂皮外套，那一刹那他楞住了，攪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這時候他已在心裏數到第六秒，很本能的，他向後彈開，把自己拋在推車旁邊的地面上。

七秒……八秒，隨着一聲震耳欲聾的聲音，這個炸彈爆得滿天都是。

他身體下面的地在震動，烟薰着他，爆炸後的碎片雨點般落下，洒在他身上，有好一陣子，他眼前一片漆黑，耳內嗡嗡作響，好不容易才有力氣跪了起來，他開始朝蘇俄飛機修護棚爬去，愈爬愈快，終於碰到一扇破舊的門，推開門爬進去，他忽然停了下來，回顧自己的傑作，以便回去報告成果。

他從肩後望過去，只見滿天的濃烟，他看得出來飛機有一部份已被損壞了樓梯也不見了，在機門口的那個女人倒在一邊，至於原來在地上的第一個女人和辛雅禮早巳化爲灰燼，從地球上消失。

巴吉諾夫對眼前所見的一切甚覺滿意，他知道自己巳正確無誤的完成了任務，不由得露出一抹猙獰自得的微笑，但他忽然想到另外那個女人，臉上笑容頓然消失，他知道一定有那裏不對勁，因爲，按照所指示的計劃，這裏只會有一個這樣的女人。

他爬進漆黑的修理棚，站了起身，蹣跚了幾步，終於碰到那個可以讓他安全離開的出口。

柏文詩木然的躺在候機室的地板上，身上流着血，剛才那次强烈的爆炸，把他所面對的玻璃窗戶都震碎了，而他也被震得平躺在地上，右臉頰及頸部都被震散的玻璃碎片割傷了。

他掙扎着坐起身，企圖讓自己恢復理智，回想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首先記起的是他看到了二個第一夫人。就在爆炸發生的前一刹那，他確定自己沒有看錯，這表示辛雅禮巳經成功的把藍莉救了出來，而薇娜和藍莉在下飛機前也巳在機艙裏打過照面了。

跪起一隻脚，文詩環顧了一下候機室，出境口那兩個警衛還昏昏然的坐倒在地上，門口的那二名英國移民局官員巳離開他們的座位，一個衝進停機坪，另一個則跑去打電話，而在機場外面車子裏等候的衛福瑞，則跑出車子，衝進機場入口。

文詩用力讓自己站了起來，他小心翼翼的跨出幾步，腿還是軟軟的，但勉强能走動，他轉向破碎的窗戶，找了一個大洞口，謹愼的從那兒穿過，跨到停機坪上。

站定脚後，他企圖在滿目瘡痍中找出頭緒，只見飛機周圍一片混亂，無視於其他人的存在，他的眼睛繼續找尋着他的目標，透過彈坑上昇起的烟霧，他在機艙門口發現一個女人，他立刻認出她是誰，這位第一夫人還活着，正掙扎着站起來，朝機門外後退，接着，文詩又看見好幾個人影出現在機艙口，在她後面一共站着三個蘇俄機員。

文詩鬆了口氣告訴自己，還好總統夫人是活的，而且沒有受傷，他知道自己必須馬上行動，總得有人帮她從飛機上下來才行。

掏出手帕掩住口鼻，文詩低下頭衝進烟霧中，經過那巨大的彈坑邊緣，他試着不去看那些被燒焦的貂皮碎片及半隻耳朵的殘骸。

衝出烟霧咳嗽着跌跌絆絆的繼續向飛機跑去，直到機艙門下面他才站住脚，他向頭頂上的第一夫人揮手，引起她的注意：「這裏，藍莉，」他叫着：「是我！」

她聽見他的聲音，點了點頭，文詩把雙手伸向她：「來吧！跳下來這裏並不高，那些機員會扶住你，你只要跳下來，我會接住你。」

她沒有說話，轉過身去，把手遞給二名機員，他們一人抓住她的一隻手，把她從機艙門慢慢懸吊下來，文詩踮起脚去接她，摸到她的脚踝。

「放手！」他喊着，她依言照做，整個人掉了下來，跌向他，文詩伸手去接她，抱住了她的貂皮大衣的下半部，由於衝力過大，他倒退了幾步，終於站不住脚，連同她一起摔倒在地上。

他們跌成一堆，文詩甩甩頭，自己先勉强站起來，然後再把她拉起身，他急切問道：「你還好吧？」她木然的點點頭。

遠處接連傳來幾聲警報器，他握住她的手說：「你要趕緊離開這兒。」他很快的帶着她，穿過濃烟走向候機室的窗口，他們先後從破碎的洞口躍過，進入候機室，文詩正想領着她走向機場入口處，就看到有個人站在候機室中央，興奮的向她招呼，那是衛福瑞。

「總統夫人！」衛福瑞喊道：「快點！」她立刻衝出去，跑上前去，文詩看着她站在衛福瑞旁邊，由這位禮賓司長擁着走向入口處，就在他們要經過門口出去時，她半轉身向文詩揮揮手表示謝意。

文詩慢慢走到門口，看見衛福瑞把她帶上車，自己則坐上駕駛位，發動車子，急馳前去，望着逐漸遠去的車子，文詩才突然想起自己差點忘了一件事，原來的二位第一夫人，現在只剩下一位了。

× × ×

「什麼？」柯克里總理低吼着，整個人從椅子上彈了起來，衝向KGB的特務巴吉諾夫：「你說那裏共有二個第一夫人？她們看起來一樣嗎？」

巴吉諾夫緊張的退後幾步，他屏住氣點點頭說：「是的。」看看總理，再看看旁邊的柴可夫斯基將軍，他加了一句：「共有兩個，一個在地面上，一個在飛機上，正準備下機。」

「她們看起來完全一樣？」總理詢問道。

「就像是雙胞胎似的。」

「你確定沒看錯？」

「我——我只對第二個看了一眼，但——是的，總理，我能確定。」

柯克里木然的站立在那兒，灰藍色的眼睛凝注在他的特務身上；他繼續詢問巴吉諾夫，要他把整個的經過情形向他仔細報告，當巴吉諾夫提及第二位第一夫人時，柯克里眉頭深鎖問道：「好啦！她是不是也被你炸死啦？」

「沒有，」巴吉諾夫肯定的說道：「我溜走的時候看了她一眼，她被爆炸震倒在機門口，但沒有死，在地上的那個死了，但在飛機上的那個是活着。」

柯克里似乎是在反覆思索他這句話，他終於開口，自言自語的說道：「原來，薇娜這個婊子跑到飛機上去了，她一定和浦安雷的老婆見了面，現在一個死了，另一個活着。」他向前跨一步，用一隻手指推推那名特務的胸部：「巴吉諾夫，仔細想想，是那一個死了？」他深呼吸一口接着說：「那一個活了？」

「我不知道，總理，」巴吉諾夫急急說道：「我根本不知道，她們兩個一模一樣，我不懂那是怎麼回事，我只曉得照指示去做，把那個第一夫人除掉，可是等我把她除掉後，她又冒出來了，我實在想不通。」

總理重重嘆了口氣：「好啦！沒關係，謝謝你完成任務，你走吧！」

等到這個特務離開後，他慢慢轉過身走回桌前的椅子，若有所思的坐下來，他動也不動的坐着，眼睛直視前方，約莫過了一分鐘，他轉過身來面對柴可夫斯基將軍。

「怎麼樣？」總理問道：「你認爲如何？」

「我覺得不好。」

「或許我們巳經贏了。」總理思索着說道：「但我們也可能毀了自己。」

柴可夫斯基點點頭：「我們應該儘快去查出死去的是那一個，假如死的是薇娜，當然他們的第一夫人就不會來找我們！如果死的是他們的藍莉，那麼薇娜就會出現，我們也就贏了這一伙。」

總理站起來，繞着附近的茶几走着，陷入了沉思，他走到柴可夫斯基面前站住，搖搖頭說：「不，將軍，你錯了，沒有人會來找你們，即使死的是藍莉活着的是薇娜，她也不會出現，因爲，她現在是世上唯一僅存的第一夫人，沒有必要再來找我們，而由於無法證實她不是眞的第一夫人我們也絕不敢去找她，因爲她很可能是浦藍莉，那個眞的第一夫人！」

柯克里轉向茶几，對着一盤水果沉思了半天，終於挑了一個青蘋果：「是那個混帳要薇娜到飛機上去的？」他一邊自言自語，一邊用手擦拭着蘋果：「就是這樣才會毀了我們。」

他端詳着手中的蘋果，咬了一大口，咀嚼着，接着他聳聳肩說道：「這正應了一句美國俗語——有得必有失，這回我們算是輸了，由於無法知道美國人在波恩達的實力，我們不能輕易冒險去試探他們，只好乖乖簽下美國人提議的不干預政策，等待下次的機會，或許十年、廿年、五十年後，我們有另一次成功的機會，屆時我們說不定會有一個比薇娜更好的人選，但這次，托薇娜的福，我們認輸吧。」

他走向辦公桌說：「我現在打電話給美國總統，告訴他我們巳經有了結論，請他今天下午在他們的大使館安排一個緊急會談。」

把蘋果放在烟灰缸上他壓下電話按鈕，抬頭看着柴可夫斯基，臉上露出一抹詭異的微笑說：「我在想，不知道是誰有幸，能在今天晚上和美國總統相擁而眠？」

× × ×

第二天，美國總統的專機——空軍一號橫越大西洋，朝安德魯空軍基地和華府飛回。

文詩和蘿娜坐在隨員機艙的椅子上，半躺着看報，那是當天早上的倫敦快報。

在一版的頭條新聞上，刊載着倫敦高階層會議成功達成協議的高潮，在同一版內，又有另一個新聞，報導昨天在西脈機場的神秘謀殺案，新聞中指出有個不知名的右派刺客，用手榴彈把一架剛剛由莫斯科飛來的軍用飛機的空中小姐和一名領航員炸死了。

（以下轉入第壹壹三頁）

太空爭霸戰之五

血濺月球血

羅唐納·文



　　這是最原始的升空火箭，直趨月球，每一截旅程抵達之後，便即卸落，直到僅有太空艙爲止，這種飛行物體現時已經落伍了，新的飛行物體本身有足夠的燃料飛往月球，又再飛回來，在地球降落，不必靠一截截的接駁。
　　更新的飛行物體是靠太陽能作爲燃料推進的，可惜至今仍未發明出來。

冒險在激光網下逃生

唐龍發覺叫做飛天鼓的一種秘密武器非常犀利，噴射出來的激光，把太空反映出一片白色的光海，他們留着的一個太空堡壘，顯然屈居下風，簡直是無法交手的，他以普通戰士的目光去看，也感到一切屈居下風，遲早給激光殺害，至於桑拿博士，因此弄到手忙脚亂，顯然他也是覺得難以逃生。

這種情況當然是極端不利的，如果那種環境有所選擇，他當然不會留在太空倉裏面，可惜眼前的處境就算係百份之百的絕境，仍要奮鬥，因此之故，他在百忙中向桑拿博士講了一句：「博士，我們如果勉强跟飛天鼓作戰，一定被毁滅，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激光噴射出來所交織成的一種光綫網膜之內左穿右插，盡量避過它，然後找機會離開險境，以前我在地球上面有空閒的時候很喜歡玩電子遊戲，自己係這種遊戲的高手，如果你肯讓我暫時做舵手，或者我會應付得來。」

他有胆向一個出色的太空專家提出這個問題，本來係有些冒犯對方，不過，形勢比人强，就算他想忍受下去也辦不到，故此他不能不坦白講出來。

桑拿博士嘆息了一聲，說：「好的，你就試試這個辦法吧，不過，我必須提出警告，只要我們這個太空堡壘置身於激光噴射的火網之內，立刻化爲灰燼，如果距離比較遠，一樣喪命，只有盡量迫近飛天鼓，能够在這個鼓的旁邊，激光無法轉彎

，那就更妙，相信它貯藏的能量不會很多，絕對無法整天整晚的噴射激光，必有一個時期它突然熄滅，進入休息的狀態，那時就係我們逃生的機會。」

唐龍說：「假如我做得到，盡量消耗它噴射出來的激光，到了它休息的階段，可否用我們唯一能够發射的激光炮把它毁滅呢？」

博士大驚失色，說：「唐龍，你千萬不要這樣想，飛天鼓所蘊藏的能量非常豐富，就算我們把它擊毁，那時整個太空到處都是激光，我們必然同歸於盡，記得這一點切勿跟它作戰，只能遠遠的避開。」

這是他們談話最後的一句，因爲激光已經如潮推進，唐龍不能再說半句，只好飛撲過去，從桑拿博士手中接過控掣器，立刻扭動堡壘，忽左忽右的手掣。

後來他才知道太空堡壘的建造雖然非常精密，可是駕駛它的時候，並非需有極高深的太空知識，只係懂得揸快車，而且能够駕駛遊艇，已經辦得到，唐龍在這兩種技術方面係一名高手，當然可以勝任愉快，故此他相當有把握去應付飛天鼓的挑戰。

既然他們可以在控掣室內的螢光幕上面看到飛天鼓，當然飛天鼓裏面的人也看得見他們各種活動，照這樣看，飛天鼓針對他們的位置噴射激光，他們必須走先一步，盡量閃避，這樣做已不容易，何況閃避飛天鼓的時候，還要向前推進，盡量貼近鼓邊呢？當然更加困難了。桑拿博士簡直不相信唐龍有這種本領，但在唐龍本身來說，却是有把握的，他一直都是把生死置於度外，只係集中全副精神去做這種工作，那時到了生死邊緣，他的本領向前跨進一步，更加厲害，有三次險些給激光射中，但仍很巧妙的避過了它，最後他居然能够避過激光的火網，已經駛到飛天鼓的身邊。

桑拿博士喜出望外，哈哈大笑，說：「飛天鼓只有一個大口噴出激光來，激光無法轉變，飛天鼓本身亦係相當笨重，難以追擊我們，只要永遠貼着它的鼓背，它就無法傷害我們了！記得這一點，只等看見激光熄滅，立刻加速推進。」

唐龍問：「我一定照做，問題在這裏，我不知道駛向月球的那一個方位。」

桑拿博士說：「關於這點，你不必担心，因爲我已經使用定向飛行的方法去處理這種困難，只要太空堡壘向一條直綫航行，最後的目的地一定係月球，到達月球上空，它自然會降落，由於月球外面沒有像地球那麼很厚的一層大氣層，故此，降落的時候決不會給大火焚燬，又因月球沒有地心吸力，決不會把太空堡壘整個扯下來，順其自然的降落好了，一切都係機械自行操縱，你不必担心。」

最後這幾句話，桑拿博士顯得有氣無力，顯然他的體力消耗已盡，唐龍担心他暈倒，甚至担心他喪命，很想走過去看看他，但又不敢離開崗位，只好咬着牙齦單獨應付飛天鼓的挑戰。

最後一條激光在身邊掃過，仍然無法傷害他，他果然很順利的置身於飛天鼓整個大鼓的頂上，但却沒有貼住，激光根本就無法轉彎！亦即可以說他們已經置身於一個很安全的位置，到了這時他才鬆了一口氣。

唐龍的好奇心特別强，儘管眼前的形勢仍係非常險惡，在他的腦海中仍然浮起了一個問題：「爲甚麼太空裏面有這樣古怪的一個武器叫做飛天鼓呢？」

照他所知，激光係由光綫收緊之後變成光束，又再把細小的光束加在一起，變成巨大的光柱，整個世界的科學家無法製造出像飛天鼓噴射出來的激光那麼强烈，故此他懷疑飛天鼓係別個星球的武器，是否如此呢？他無法判斷，很想問問桑拿博士。

他大聲叫喚了幾句，桑拿博士那邊却毫無應聲。

他猛吃一驚，正想放下轉盤，突然發覺眼前漆黑，螢光幕上面甚麼都看不見，顯然是飛天鼓改變戰略，暫時把激光熄掉，或者激光使用得太多，無法繼續發光，那是他們逃走的最好機會，不能放過。唐龍只好暫時把桑拿博士的死活拋在一邊，盡量揸緊轉盤，用最高的速度逃出飛天鼓控制的範圍之內。

桑拿博士剛才已告訴他，太空堡壘的定向飛行這個儀器，一經按動，便會發揮作用，不必理會方向，只係在速度方面加以控制，故此唐龍很容易辦得到。

他覺得一切穩定下來，看看螢光幕，它反映出來的只係大大小小的星體，偶然有一兩點光亮飛過，那是流星，一切漸趨穩定，他在百忙中抽出一點時間來看看桑拿博士是否暈倒。

唐龍放慢了脚步走過去，走近了博士，唐龍再度呼喚，怎料桑拿博士毫無反應，唐龍伸手摸摸他的額角，冷冰得很，這一驚非同小可，唐龍伸手再摸他的心臟，使勁壓下去，任何反應都沒有！唐龍意味到桑拿博士不止是暈倒那麼簡單，可能就此離開塵世。

如果眞的有這種悲劇發生，桑拿博士死了，他更加無法活下去，故此他覺得心上一沉。

不管他怎樣想，他知道在太空飛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隨時有些隕石飛過來，如果把舵的人不小心，以至太空堡壘給隕石擊中，便會毀滅，因此他雖然對桑拿博士有高度的留戀，仍要走回到轉盤那邊，握緊那個轉盤，向前繼續推進。

幸虧他走得快，抓得緊，因爲他們剛剛站穩，就有一團黑影由高處罩下來。

無疑的那是隕石，唐龍趕快將轉盤扭動，及時避開。

儘管如此，另外一塊更大的隕石又再從遠處飛近，幾乎是避無可避，唐龍突然醒悟起來，既然激光可以毀滅一切，不妨死裏求生，索性把激光炮對準巨大的隕石發射。

此念一起，唐龍就按動機件，轟隆一聲，激光炮發出，唐龍被這種巨大的震動力拋離，跌在桑拿博士身邊，一陣强光刺眼，跟着失去知覺。

到了他覺醒，似乎整個宇宙停頓下來，一切聲息也沒有，摸摸身邊的桑拿博士，冷得像冰雪，他覺得奇怪，就算一個人死了也不會冷得這樣厲害的，至於他自己，伸手摸摸額頭，知道他的體溫毫無變化，顯然他仍然活着，而且沒有受傷。

他站了起來，必須做的一種工作就是扭亮了電掣，看看螢光幕，照他所知，月球外面的溫度跟地球表面絕不相同，白天氣溫高達攝氏表一百度過外，晚上則又變成低溫的世界，低過攝氏表二百度，不管係晝夜，如果沒有太空人所穿的太空衣裳，根本上無法走出控制室之外。

這種想法限制了唐龍的活動，就算眞的置身於月球裏面，仍係難以活下去，何況他根本上就不知道自己所站着的太空堡壘是否安然抵達月球呢？那些問題糾纏在一起，使他不敢再想下去。

螢光幕逐漸發亮，唐龍可以看到外邊的世界，果然不出所料，螢光幕反映出來的是一塊土地，但卻有許多個深坑，那些深坑有如螺絲型，一層又一層的迴旋，只有月球上面的土地然後有這種特徵，他興奮如狂，跟着看看天空，一片藍色閃爍着白色的疏星，那是黑夜。

跟着唐龍有一個問題升起來，既然他不敢走出太空艙，桑拿博士渾身冷如冰雪，他應該怎樣做呢？雖然這些問題難以得到準確的答案，他仍要苦苦的思索。

桑拿博士死而復活

他沒法睡，也不敢到外邊活動，怎樣辦呢？他很沉重的嘆息一聲，站了起來，在太空艙裏面走來走去，偶然他向桑拿博士那邊望了一眼。

他索性扭亮所有燈光，檢查經過劇烈震動之後那個控制室是否發生變化，東瞧西望，他無意中看到一張箋紙，寫着幾行字，用一件很笨重的小用具壓住，定眼看時，原來它是桑拿博士寫給他的，驚喜交集，索性把它拿到燈光最亮的一處閱讀。

箋紙上面除了向他打個招呼之外，用十分肯定的口吻寫着：「唐龍，如果你發覺我的心臟停止跳動，全身冷冰，切勿誤會我已經喪生，我不過吞了過量的高級鎭靜劑而已，趕快打開藥箱，找到一管用紅色字寫明是腎上腺素荷爾蒙針藥的東西，替我注射。那管鋼針已經貯滿了藥液，只要插入我的手臂，一口氣把它送進我的肌肉，我自然回暖，一切留待我覺醒之後再說。」

原來桑拿博士未死，那些話並非遺言，唐龍興奮到指頭發抖。

他要使勁穩定情緒，過了一會，然後有力量依照桑拿博士的吩咐去做，即使他把那枝荷爾蒙針藥全部送入桑拿博士的體內，仍是缺乏信心，他絕不相信一個人的心臟能夠停止了幾個鐘頭仍然可以再度跳動，他認爲這是一種賭注，可贏亦可輸。

他坐在桑拿博士的身邊，集中精神注意桑拿博士每一個小動作，渴望桑拿博士能夠略爲動一動手，或者把一條腿撐了一下，可是，桑拿博士絕無動靜，他有點失望。

十五分鐘過去了，唐龍忽然聽到一陣急激搏動的心臟跳聲，他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人的心臟跳得那麼急，且又那麼雄壯，有如鼓聲一樣，倒抽了一口氣。

他細心看看，桑拿博士的臉色似乎沒有剛才他看見的一張「死人臉孔」那麼蒼白，跟着看到那張臉的血色逐漸增加，他不自覺的伸手摸摸，桑拿博士身上那股寒冰之氣已經消失了，只是像雪櫃貨而已，各處肌肉，逐漸回暖，顯然有了生機。

桑拿博士心臟不再急跳，臉色以及膚色有些血氣，再過一會，他突然伸手擦擦自己的眼皮，翻身坐起來。

唐龍驚喜如狂，大聲叫喊，頻頻叫喚他的名字，還說他已經復活。

桑拿博士很冷靜的說：「唐龍，根本上我沒有死，不必大驚小怪！快些告訴我，這個地方如此寧靜，是否我們已經在月球降落？」

唐龍聽了，連忙點頭，還把他冒險發射激光炮打碎隕石死裏逃生的遭遇說出來，最後，補充一句：「激光炮的震動力太

過厲害，我陷入神志昏迷的境地，突然甦醒，才知道抵達月球，幸虧你早有安排，不然的話，我們已經變成永遠留在太空的遊客。」

桑拿博士向他打量了一眼，說：「唐龍，你沒有吞冷凝素的藥丸，昏迷之後，居然可以自動甦醒，眞是了不起！」

唐龍臉露微笑，說：「博士，你的心臟停止跳動幾個鐘頭，居然可以再活，那樣子强壯確是世間罕見，應該由我稱讚你才好，怎會由你稱讚我呢？」

桑拿博士說：「唐龍，你不懂得這種妙用了，一個人的體力有限，如果他發覺自己的體力耗盡，沒法捱得起另外一次打擊，他趕快吞服含有冷凝素的鎭靜劑藥丸，便即發生作用，如果一切正常，他只是昏昏欲睡，反之，有劇烈的震動發生，他陷入昏迷的境地，便即全身急凍，冷到攝氏表零下一百度，只有這樣子才可以保持性命，原因是太過寒冷的時候，呼吸停頓，心臟也停頓，直到他被人注射腎上腺素荷爾蒙，然後復元，現時已經有幾間醫院利用冷凝素使病人全身急凍，開刀割治胃潰瘍，甚至把一截小腸割了才駁回，開刀的手術結束，然後使他的體溫恢復正常，心臟繼續跳動，我採用的急凍醫術並非自己創造出來的，如果你對高級的開刀手術有些研究，你就不會感到驚奇。」

奇德博士這一羣探險家，始終担心月球的上空有巨型飛行物體出現，把他們一網打盡，不敢活動，唐龍雖然是他們的客人，却有勇氣單身闖入月球的背面。

月球上面危機四伏

兩個人留在太空艙的控制室內，有說有笑，當然比較懂得一個人活着好得多，不過，想起月球外邊危機四伏，寸步難移，唐龍就顯得十分焦躁。桑拿博士說：「唐龍，你是否想到外邊散步呢？」

唐龍說：「太空人必須穿了幾十磅重的太空衣裳，如同一隻巨大的甲虫那麼笨重，才有資格在月球上面走動，我們沒有太空衣裳，怎可以在月球上面走動呢？甚麼都不說，只是急激變化的溫度以及缺乏氧氣這兩種困難，已使我們一籌莫展。」

桑拿博士說：「唐龍，你爲甚麼不肯動腦筋想想呢？月球上面的氣溫變化是有規律的，並非瞬息萬變。陽光對準它猛烈照射的時候，它的溫度升到攝氏表百度過外，漸近黃昏，氣溫漸降，入夜之後，氣溫降到零下二百度，故此一般人都覺得無法在月球過活，假如你只是想走動十多分鐘，易如反掌，在黃昏的一段時間，月球由熱變冷，剛剛氣溫降到攝氏表二十度左右，你就可以很悠閑的走出去，只要你在入黑之後走回來，輕而易舉，至於缺少氧氣，更加容易應付，利用潛泳用的氧氣筒，不是可以照常呼吸嗎？」

唐龍喜形於色，說：「聽說沒有磁力鞋，在月球上面走動，脚步浮浮，很難穩定自己，是否屬實呢？」

桑拿博士說：「確有此種情形，假如你抱着一個目的，必須走向該處，脚步不能夠穩定下來，那是很不利的，可能使你在某一處不斷的兜圈子，假如你只是想走到外邊看看，那就沒有甚麼妨礙，只要你能夠記得方向，不會變成迷途的羔羊，那就一切不成問題。」

唐龍很高興，說：「我的肚子餓了，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吃些食物，最好喝點酒。」

這個請求是很合理的，桑拿博士當然接納，他跟唐龍吃吃喝喝的時候，嘆息了一聲，說：「唐龍，我一直都沒有想過有一天會駕駛太空堡壘飛到月球來，故此毫無準備，不過，糧食却是有足够準備的，你可以任意取食，你懂不懂得我們爲甚麼沒有把月球看做升到太空的目標嗎？」

唐龍搖了搖頭。

桑拿博士自管自的說下去：「有許多人對月球讚不絕口，認爲那邊景色奇麗，恨不得搬到那個地方居住，又有人以爲月球上面有許多種寶貴的石頭，包括黃金鑽石，渴望搶先到月球掘寶，其實黃金鑽石本身是沒有甚麼價值的，它之所以珍貴，純因物以罕爲奇，假如世界上突然多了大批黃金鑽石，它的身價大跌，到時花了那麼多的錢然後有機會在月球掘寶的人，一定虧本，弄到啼笑皆非。」

唐龍說：「博士，照你的看法，豈不是月球毫無價值嗎？」

桑拿博士說：「並非如此，最低限度，月球可以使任何一個國家變成地球上的獨裁者，如果他有本領征服它。」

唐龍說：「你的意思是否說從月球發射的攻擊性武器，比較人造衛星發射更加準確呢？」桑拿博士說：「唐龍，你別忘

記，未來的世界大戰，交戰國雙方一定是株連極廣的，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够退出漩渦，坐山觀虎鬥，那時雙方消耗的戰爭物資，汽油，糧食，非常巨大，任何一邊有充份的補充，便可獲勝，地球上面的資源有限，能够把月球看做軍事基地兼軍用品的倉庫，那是最理想的一件事，故此美蘇雙方都急於霸佔月球。」

唐龍多問一句：「你認爲那一方面比較佔優勢呢？」

桑拿博士哈哈大笑：「我認爲雙方都佔不到優勢，如果眞的有些人征服月球，他們必然是別個星球的人。」

「這種論調有沒有科學根據呢？」唐龍說。

桑拿博士說：「我到過太空，又再回到地球，已經有七八次，其中有三次我看見過空中的一種長條形飛行物體，我們把它喚做大白鯊，它的飛行速度以及戰鬥力都遠遠的超過地球上面認爲是太空堡壘或者奔月火箭，故此我有理由認爲別個星球可能有些動物，未必是人類的形象，他們比較人類早熟，故此他們製造出來的飛行物體必然犀利得多，我們的談話扯得太遠了，你還是盡量休息，準備到月球的土地走動，鬆鬆筋骨，回來再談，不過，有一句話我必須告訴你，地球上面的人，總是想起戰爭，如果別的星球眞的派出飛行物體抵達月球或地球，他們未必想佔領我們的土地，更加不想要黃金鑽石和鈔票，因爲那些東西對他們完全沒用，等於廢物，萬一你碰上了別的星球的旅客，切勿觸犯他。」

唐龍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

在很愉快的氣氛之下，兩人結束了這番談話。

月球上面的景色確是很艷麗的，在地球上面看得見的紅黃藍之類，各種顏色不管多麼迷人，只是顏色而已，在月球上面所看到的同顏色素，並非顏色，而是一片奪目的光彩，恍如幾百條光管聚在一起爭奇吐艷，使人看花了一雙眼。

下午五時三十分，桑拿博士毅然的讓唐龍單獨走出太空艙，說：「我相信你不會碰到敵人或者怪獸，只是担心你超過十五分鐘仍然不回來。」

唐龍笑了笑，說：「你放心好了，我命中註定，決不會死在太空！」

唐龍飄然而出，雖然氣溫漸降，仍是攝氏表二十二度，有些熱，再又因爲大地上面籠罩着一團熱氣，吸進了它，鼻孔表面發燙，他急於找尋一個隱蔽的地方，索性走快幾步，做夢也想不到，他只是拔脚走快一點，整個身體就像是變成風吹落葉似的越去越遠。

他有些驚慌，不過，他很快就把自己穩定下來，轉身一望，太空堡壘已經遠遠的抛在背後，他驚奇不已！

月球上面的土地表面上看來似乎跟地球上面的土地相差不遠，事實上它有很大差別，由於月球上面沒有水，故此岩石被陽光猛烈照射之後，一吋吋的分裂，無法結聚起來，只是變成一堆堆沙，唐龍剛剛踏脚上去，他就發覺脚下的土地十分疏鬆，沒法站得穩，担心整個跌進沙坑，逼於凌空飛躍，可是他剛剛離開地面，便即馭風而行，起碼有五百碼才可以站得穩，而且每一次站定脚步總是那邊地勢較高的，如此飄忽，使他逐漸迷途，突然他覺得眼前的光氣漸隱，身上有些寒意，覺得他已經留在太空艙外邊有十分鐘過外，担心入黑之後更冷，迫於轉身疾走。

眼前一黑失去知覺

當時，根本上他看不見太空堡壘，他只是迷糊地覺得他應該向背後走動而已，心焦如焚，他越走越快，末了，整個人像飛鳥似的被狂風捲到空中，不知道飛了多久，然後風勢略定，他可以把一雙脚重新站在地上。

光氣越來越薄，他所看到的顏色再也不是橙紅的顏色了，天邊的顏色係藍色與紫色的混合物，只是淺綠的色調比較明亮，近處甚麼都沒有，他所看見的只是褐色岩石以及一片深棕色的盆地，那個地方顯然不是停放太空堡壘的一處，唐龍心知肚明，他已變成迷途的羔羊，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內心一陣陣發寒。

內心的寒意只是他的感覺，至於體外的寒氣，却是有實質的東西，沒有人能够在零下五十度活着，到了午夜，月球上面的氣溫必然降低到零下百度過外，他死定了，就算桑拿博士知道他的處境如此危險也沒法施救，他完全絕望了，最後，他覺得自己有如置身在雪櫃裏面，寒氣攻心，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覺，他好像一下子跌進地獄。

唐龍命不該絕，他曾經被激光炮的震盪力所侵，昏迷不醒，那時他被冰凍的寒氣襲擊，再度昏迷，他以爲那種遭遇比較上次的遭遇更加危險，百份之百的絕望，殊不料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昏迷之後，忽又甦醒過來，他覺得自己躺在營幕之內，燈光明亮，身邊似乎有幾個人。

唐龍一直都認爲月球是絕地，他忽然看見了人，他驚喜交集，衝口而出的說：「你們是誰？這個地方究竟是月球抑或是地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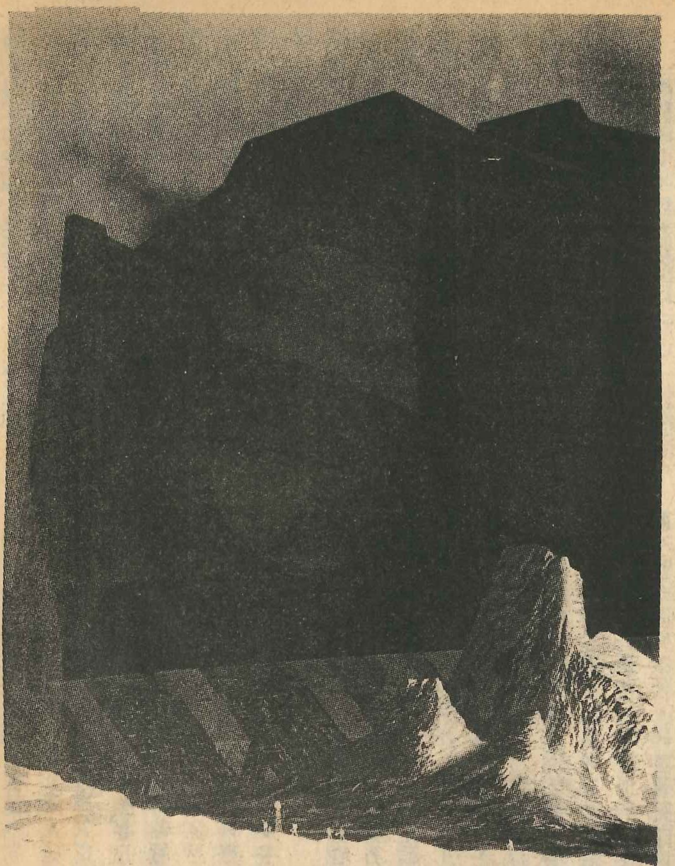
他能够開口，反映出他已經恢復常態，因此之故，他們看了都覺得興奮，有一個人特別高大，說：「我不知道你是誰，至於這個地方，確是月球，不是地球。」

「你還沒有告訴我關於你們的事呢？我可不懂得這一點？」唐龍說時，仍是非常軟弱。

高大的人自我介紹，說：「我叫哥德，德國人，在這個地方，我可以說是隊長，整整一隊人有二十四個，隸屬於萬邦科學研究院，此行是調查月球上面是否有星球的來客，因此之故，看見你的時候，我們很是興奮，以爲你是由外太空飛到月球的旅客，看清楚點，才知道你仍是地球上面的人，使我們感到十分困惑的是這一點，爲甚麼你有機會置身月球，却又沒有穿太空人的衣裳呢？」

唐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說來話長了，我仍然覺得冷，可否讓我喝杯酒呢？」

隊長哥德說：「是的，你應該喝杯酒禦寒，坦白點說，你暈倒在冷海裏面，能够生還，簡直是奇蹟。」



萬邦科學研究院派出科學家奇德博士，駕駛最新型的圓形飛行物體，前往月球，怎料它降落之後，瞬即墮毀，逼於暫時留居月球的深洞之內。

很快就有人把一杯酒送到唐龍那邊，唐龍喝了它，有一股暖氣從丹田升起來，精神一振。

根本上他就是一個健談的人，喝了點酒，壯健了許多，他更加有興緻娓娓的交談了，不過，談到桑拿博士以及太空堡壘，他故意說得閃閃縮縮，免得別人盤問，此外，他想盡辦法向對方查探，希望知道他們憑甚麼一種飛行物體能够離開地球，置身月球，更重要的是他們怎樣回航。

唐龍的腦海中另有一個意念，渴望找到他們準備回航的交通工具，把它偷去，跟桑拿博士先走一步。

如果隊長奇德知道他有這樣古怪的一個念頭，準會把他活活的打死，可是，他們不會這樣想的，依照常情常理，他們是那個陌生人的救命恩人，他怎會存心不良，企圖竊取重返地球必須的飛行物體？

既然他們信任唐龍，把他看做熟識的朋友，無話不談，尤其是哥德，他簡直想把唐龍拉到自己的陣營裏面。

他很坦白的說：「我們當然不是從地球跳進月球的，沒有超級的探月火箭，我們根本沒法離開地球，眞是不幸，探月火箭在月球降落的時候速度太快，撞擊岩石，二十四個人死剩七個，火箭也撞毁，現時我們逼於躲在月球的地下深洞過活，有如穴居人。」

聽了這番話，唐龍十分失望，他還沒有開口，隊長哥德很有興緻的說下去：「唐先生，如你所說，你還有一個朋友留在另外一個太空艙之內，橫豎我們有幾件太空衣裳，相當完整，我很樂意把它分贈你們兩個，在月球上面過活，多一個朋友總是有利無害的，你是否很願意的接受這些贈品？」

唐龍苦笑一下，聳了聳肩，說：「眞是可惜，我實在沒法找到他，至於我，我十分樂意接受你的禮物，而且很高興加入你們的隊伍！」

奇德跟他握手，看來十分親熱。

唐龍多次對隊長哥德說知，他只是很普通的遊客，在加勒比海駕駛遊艇出事，他游泳到一個無名的荒島，筋疲力竭，才碰着桑拿博士，故此他對桑拿博士的身份茫無所知，有一天，桑拿博士告訴他，島上很不安全，隨時飛上太空，他只是半信半疑，後來有事實證明，桑拿博士果然把他帶到太空，至於他們會得在月球降落，可以說是被逼的，因爲他們被飛天鼓苦苦的追逐。

最後，唐龍很鄭重的說：「桑拿博士認爲我們沒法回航，即使有充足的燃料也辦不到，因爲太空堡壘降落之後就沒法升起來。」

單人走向月球背面

隊長哥德對這件事情相當的重視，盼望唐龍帶他到太空堡壘那邊看看桑拿博士，大家想辦法逃出月球，唐龍答應了，打算休息够了便即動身。

翌日絕早，隊長指導唐龍穿上了太空衣裳，一起出動，月球那麼大，不時有狂風吹襲，加上了北面有許多火坑，如果錯脚踏中它，它可以把一個人活活的吃掉，在這種環境搜索一個並非很巨型的飛行物體，有如大海撈針，只是花掉一個上午，他們到處搜索，徒勞無功，中午的氣溫實在太熱，更加要命的是地面不時有一層白霧升起來，視覺模糊。距離二十呎的地方也看不清楚，哥德不想歇在地面，伸手向隊長打個招呼，先後走回地洞之內，唐龍也跟着他走。

那兩個洞穴並非哥德掘出來的，月球繞着地球轉動，從外太空飛來的隕石，沒有擊中地球之前，多數是打中月球的，月球有如擋箭牌，故此它的表面露出無數洞穴，哥德只是揀比較完整的一個，作爲紮營地點而已，假如外太空飛下來的隕石剛剛打中他們，那就完了，他們的處境並非很安全的，唐龍明白這一點，吃過午餐之後，突然聽到一陣轟隆的巨響，說：「哥德先生，這一聲巨响是否反映出有一塊巨大的隕石凌空而墜呢？」

哥德皺了皺眉，說：「事實上的確不時有巨大的隕石跌下來，但却不是剛才我們聽得到的那種聲响，從雷達探測器可以看到，它在月球的背面發生，可能在那邊有些像巨龍似的大爬蟲，正在怒吼。」

唐龍說：「哥德先生，你說的是大爬虫嗎？牠是否地球上面稱做龍族的一種動物呢？」

隊長哥德說：「這種大爬蟲極有可能

留在月球的背面，活到現在，你應該知道這一點，地球跟月球都是從銀河系的漩渦星雲飛出來的，地球初體只是一團火，月球也是如此，後來，火山逐漸停止噴火，它噴出來的溶漿冷下來，跟着連續落了一千年的雨，才變成這樣子，科學家認為地球上面低陷的土地貯滿了水，月球一定落過一千年的雨，且又貯滿了水，問題在這裏，地球本身有地心吸力，把海洋的水吸住，月球不單是沒有地心吸力，還比地球承受更多的陽光，故此它所貯藏的水全部揮發，沒有水就沒有泥土，也沒有植物，由此推想到它沒有爬蟲或野獸，不過，這種推測只是指月球正面而言，它背着太陽的一邊，眞相如何？始終沒有結論，也許月球的背面有水也有爬蟲，如果這種想像確係事實，月球背面生長的爬蟲就非常大，如同地球所稱的洪荒時期的龍。」

唐龍問：「為甚麼呢？」

隊長哥德說：「地球在洪荒時期生長的動物，十分巨大，那時所有植物都是很巨型的，這是火山溶岩蘊藏的輻射綫影响使然，後來陽光使輻射綫減弱，甚至完全消失，於是沒有巨大的爬虫或野獸，超過一萬磅的陸地大動物，只有野象，牠遠比大海裏的鯨魚還要大，由此證明月球背面如果有海，便有巨大的魚類，要是它那邊沒有海，仍有可能出現巨大的龍。我們已經習慣了這個觀念，認為沒有水就所有動物無法活下去，也許月球背面沒有水而又可以保存一部份大爬虫的生命，因為牠不是單靠水份，仍然能够活下去，吃的是岩石。」

隊長哥德說到這裏，語聲略帶憂鬱，說：「眞是可惜，我的隊員對月球的背面懂得太多，反而沒有勇氣跨過天馬山，用繩子把自己吊下去，我又因為自己作這個考察隊的隊長，不能够單獨離開隊伍，不然的話，我會走到那邊看看的。」

他這樣說，另有作用，含有鼓勵之意，唐龍聽了，挺了挺胸，說：「哥德先生，我很想到月球的背面看看！」

一個人有了勇氣就能够幹得出一番事業，唐龍也是如此，哥德喜出望外，替他準備三天的乾糧和食水，另外給他一柄死光槍，作為貼身的武器，當然的，唐龍啓程之前，必須改穿太空人的衣裳。

那種衣裳自備氧氣，而且可以調節氣溫，有了它，在月球上面走動，安全得多，只有一個缺憾，它必須加上了磁力鞋，才不致於被狂風捲去，鞋子有了磁力，那就不會走動得很快，儘管哥德的考察隊已經貼近天馬山，仍要走四個鐘頭的路，才抵達月球背面的入口。

哥德就在山腰的岩石上面跟唐龍分手，臨走時，他親眼見唐龍利用長長的尼龍繩子吊下去。

顯然在月球上面沒有地心吸力，一個物體由高處墜下，不會吋吋加速，接觸地面那一瞬也不會發生強大的力量，把它撞毀，可是，唐龍從半山的岩石降落，不知道下邊係片地抑或係深坑，還要預防它是海，故此他寧願依照隊長哥德的意思去做，由高處用尼龍繩子降落。

雖然他的尼龍繩子只有五百碼長，已經够了，因為可以分段使用，每一段路約一兩百碼，便即收回繩子，再作另外一次降落。

利用雪山探險隊經常使用的方法，就從天馬山向月球背面那邊降落，他的腕錶，顯示下午六點鐘，相信他脚踏實地的那段時間，已經入黑。

在別個地方進行冒險的工作，最怕黑夜，可是，月球的背面永遠沒有陽光，一片黑沉沉，因此不必理會它是否黑夜。

突然看見一艘戰艦

唐龍十分吃力才把他的軀體由高處降落，一雙脚踐踏到一些奇突古怪的物體，他很是興奮，不過，踏脚之處完全沒有承受力，好像踏在氣泡上面，他却又滿腹疑團，不敢把手裏緊握的尼龍繩子鬆開，最後，他發覺整個身體逐步往下沉，他從頭到脚，埋藏在氣泡似的東西裏面，想移動手脚也不容易，他大驚失色，逼於扭亮强光電筒看看。

一看再看，他就恍然大悟，把他吸住的東西不是氣泡或泥漿，而是計算不清那麼多的「石塵」。

桑拿博士已經說過，月球上面任何一處沒有水，岩石太老就會裂開，變成砂粒，再次分裂，就是塵狀物，那種石塵堆積如山，一脚踏下去，可能給它扯到更深的地方，如同在地球走動跌進沼澤，十分危險，那時他的遭遇就是如此。

不過，他雖然埋葬在深不可測的石塵之內，他不會喪生的，因為他所穿的太空衣裳自備氧氣。

儘管如此，立即放棄繩子，改用游泳的方式在石塵之內向前撥動，爬向較遠之處。

他此行負有一個危險的任務，看看月球背面有些甚麼，他希望碰着巨大的恐龍，故此他不能够停留在石塵造成的一個湖裏面，必須走遠一點，除了游泳之外，別無其他辦法。

假如他不是穿上了太空衣裳，他可以游泳得快些，那件衣裳重五十五磅，太過沉重了，使他推進的力量受到阻礙，他游泳了三個鐘頭過外，仍然沒有離開「石塵湖」。

他實在太過疲倦了，幾次他想停下來休息，始終担心他沒有力量離開石塵的時候，被一種隱形的力量吸到下邊去，正如沼澤或沙坑把一個人扯下無底深淵，因此他再倦也要游泳。

這種威脅越來越加嚴重，最後，他在電筒光綫照映之下，看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個龐大的物體，最低限度，他可以靠它暫時歇脚，加速推進，當他漸漸貼近這一件古怪的灰色物體時，只是看了一眼，他就嚇呆了半截，做夢也想不到，在石塵造成的大湖裏面，停泊了一艘戰艦。

蚌形飛天炮被擊落

那一艘戰艦的外型有如驅逐艦，十分壯觀，月球上面可以發現各式各樣的爬虫，不可能發現戰艦的，無怪他感到心上一陣震撼，終於他冒險攀登，一直爬到艙板上面，躺下來喘息，定一定神，然後有力

量運用他的大腦思索。

不錯的，它確是一艘戰艦，看來相當完整，不見得它是星球人遠航的交通工具吧？

此念一起，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唐龍集中精神，一隻手握着死光槍，另外一隻手扭亮强光電筒照射，希望找到任何一種生物，不管它是人抑或是完全不像人的東西。

相當奇怪，他傾全力搜索，走遍了艙板各處，始終看不見活着的東西，機械人也沒有，不過，那艘戰艦上面的大炮，相信是一種秘密武器，凌駕於地球上面任何一種戰艦之上。

有了艙板就有船艙，可惜每一處的船艙入口都用金屬板封閉，沒有門環，一條縫也沒有，他無法把它打開，很是失望，此外，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令他很失望的，由於月球的背面黑沉沉，他的電筒只能照射二十呎遠，更遠的地方完全看不出來，他只是在黑暗中摸索，越是走動，他越加迷惘，他實在無法判斷那艘戰艦怎樣子會得在月球背面出現。

過度的疲倦征服了他，他終於躺在艙板上面酣睡。

很久，他在夢中覺醒，突然發覺他躺着的艙板一陣陣發燙，空中有些霓虹似的光亮閃動，心上一沉，定睛看時，他覺察到那些光亮是由一個圓形物體發出的，它看來像碟子，又像一隻蚌，至於他躺着入睡的戰艦，正在向高處移動。

他不相信像戰艦那麼笨重的武器也可以飛行，很想看看它究竟是否已經升空，可惜艙板之外的地方一片黑沉沉，甚麼都看不見。

戰艦既然活動，它要是受到甚麼一種生物所支配，為甚麼他始終覺得自己孤零零的留在艙板上面？

他實在沒法替這個問題找尋答案，很快他就看到蚌形的飛行物體，凌空而下，虹光閃閃，快要飛近戰艦的時候，兩邊的蚌形掩蔽物忽然打開，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有一座大炮，不過，它沒有發炮向戰艦射擊之前，戰艦艙板上面的激光炮已經發射，先下手為强，一炮打中蚌形的飛行物體，把它拆散，變成一塊塊碎片，在空中飛射出來。

唐龍雖然有機會看到這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戰，他也是不好受的，他不單是受到强烈的震動，而且還被巨大的震動力抛入石塵湖裏面，整個人好像一塊鉛似的跌下深淵。

他能够保持清醒，不會昏迷，純然是太空衣裳的賜惠，不過，那件衣裳相當沉重，使他跌入湖中，一直沉到湖底，還被石塵掩蓋，差一點就沒法爬起來，徘徊在生死之間的人，往往有一股難以想像的力量，使一個人的能力增加三幾倍，憑着這種潛力，唐龍雖然吃了許多苦頭，仍然可以從石塵湖底冒升，置身湖的表面，向天馬山那邊游泳，他也感到驚奇。

他終於抵達天馬山了，那一座馬形的山，密層層地佈滿了崢嶸的岩石，唐龍傾全力往上爬，他終於攀登到月球正面與背面的分界，再爬過去，便即抵達「冷海」，那一處是根本沒有海水的盆地。

隊長歌德揚言殺他

唐龍在冷海碰着隊長哥德派出來的哨兵，再由哨兵把他帶到哥德匿居的洞穴，幾個人再度碰頭，唐龍喜出望外，即使他十分疲倦，仍然勉强支持下去，把他所見所聞說出來。

隊長哥德問：「唐龍，照你所述，你沒有看見過大爬虫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沒有跨過天馬山，我還聽到偶然發生的巨大吼聲，跨過了它，反而聽不出來，我認為在石塵湖那邊根本沒有巨大的爬虫，我這樣說，並非因為牠沒有食物，不能够活下來，而是說牠逃不過戰艦的檢查網。」

說到這裏，唐龍沉住氣說：「哥德先生，我眞是困惑，為甚麼我却可以逃過戰艦上面的電眼呢？是否因為我微不足道，他們懶得發炮射擊呢？」

隊長哥德說：「唐龍，我對你的說法，直到現在，仍是半信半疑，假如你所說的全部屬實，那就反映出那艘戰艦是無人駕駛的戰鬥品，它的任務只是跟別的太空飛行物作戰，例如：大白鯊，你只是一個人，在他們的眼中看來，連小虫也比不上，故此任由你自生自滅。」

唐龍突然抓住他說話的焦點發問：「哥德先生，你剛才說過的大白鯊，我曾經從他桑拿博士口中聽見過，他認為太空裏面確有這種飛行物，他還十分肯定的說它是由外太空飛來的，沒有一種飛行的武器鬥得過它，你認為太空裏面是否眞有大白鯊這種東西呢？」

隊長哥德說：「關於大白鯊的傳說，我們只是由耳朵聽到，既然你說桑拿博士曾經兩次碰着它，始終認為眞有其事，那就相信他好了，你不是兩次碰見過飛行的武器嗎？一件武器像飛天鼓，另外一件武器像飛天炮，既然太空裏面有那麼多出奇制勝的古怪飛行物體，多了一條大白鯊，並非奇事，現時我們很想知道一件事情，將來你跟桑拿博士在月球玩厭了，怎樣回航？」

唐龍苦笑一下，說：「也許桑拿博士能够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却辦不到，為什麼你這樣重視這個問題呢？」

隊長哥德哈哈大笑，說：「唐龍，你問得眞是出奇！月球冷冰冰，危機四伏，怎麼可以永遠留下來？既然你不知道桑拿博士怎樣回航，我不妨對你說知，根本上他是一籌莫展的，他只是希望你把別人乘搭的太空飛行物掠奪過來，由他駕駛，重返地球，你並非貿然在月球上面散步的，你一定負着秘密任務，不必抵賴，是否眞有其事呢？你自己說吧。」

唐龍大驚失色，他懂得很清楚，如果對方眞的知道他此行的目的，一定不會放過他，因此他拚命否認，隊長哥德那雙眼好像會透視到他的內心似的凝視他，說：「唐龍，你說謊，你一定知道他跟太空堡壘停放在月球那一處，快些帶我們到那邊去！」

隊長說得聲勢洶洶，唐龍推說他過度疲倦也沒法得到對方的諒解，只好依照對方的吩咐去做，從深洞鑽出來，向南方走

去。

隊長哥德認爲唐龍係從月球北方走來的，想找桑拿博士，必須朝着南方走，他認爲對準了方向走動，始終會找到桑拿博士的，故此他一怒之下，逼着唐龍踏上征途。

在白天光芒四射的月球，入到黑之後，顯得一片冷清清地，狂風四起，寸步難移，唐龍已經走了許多路，實在沒法走了，站也不穩，無法控制，不由自主地跪下來。

隊長哥德從背後趕上，說：「唐龍，幹甚麼你跪下來呢？你是否預感到這是你生命旅程中最後的一步，而要向上蒼禱告呢？」

「不，我實在太倦了！」唐龍說。

隊長哥德哼了一聲，說道：「唐龍，我說過了，你必有什麼特殊的方法把每一次行踪通知桑拿博士，現時，請你快些通知他，叫他在三十分鐘之內，趕到這個地方來救你，如果你辦不到，你就要吃七粒子彈！」

話一說完，他揮手打個招呼，很快就有幾個太空人走過去，他們層層的包圍唐龍。

他們把手槍向唐龍瞄準，屹立不動，有如石像。

唐龍懂得很清楚，這回他死定了，根本上他就沒法通知桑拿博士，何況桑拿博士是否活着還是一個疑問呢？他眞不敢再想下去。

過了一會，隊長哥德說：「唐龍，你的時間到了，還有三分鐘，我們就要執行職務！」

唐龍懶得回答他，傲然站起來，他要死得有點樣子。

就在這時，空中忽然有些低沉而又可怖的聲响發生，彷彿巨獸死前的呻吟，抬頭看時，黑沉沉的夜空中出現了一條大白鯊。

隊長哥德驚呼了一聲，正想殺了唐龍逃走，已經慢了一步，從這一條大白鯊的飛行物體腹部射出了一條光，它投在哥德隊長身上，刹那間升起了一縷白烟，哥德隊長就去得無影無踪。

在所有殺人的秘密武器之中沒有一種武器如此犀利，唐龍嚇得一怔，瞪大雙眼一看，很快他就看到剩下來的六個人，都是哥德的朋友，突然紛紛被白光射中，也化爲烏有，在地面之上只有少許白烟留下來。

爲甚麼他們全部慘死，只就死剩他一個？

唐龍沒法回答這個問題，在這一瞬間，巨大無比的大白鯊突然降落，他預感到必然有些古怪的遭遇發生，卻又不知道它是甚麼東西，呆若木鷄，只有聽從命運的支配。

誰控制了大白鯊？爲甚麼他們要留下唐龍？桑拿博士究竟死了抑或活着？他能否再救唐龍一次？

這些問題在下期本刋逐項解答，還有許多驚心動魄的太空龍虎鬥發生，請勿錯過。

（下期預告：太空爭霸戰之六：「勇破金光陣」。）

第二夫人

（本文承自第一〇四頁）

終於，文詩把報紙擱在一邊，和蘿娜一起望着前面喧嘩熱鬧的機艙，飛機裏面洋溢着慶祝的氣氛，總統和第一夫人已經從他們的機艙裏走出來，和隨員一起舉杯祝賀，浦安雷總統，一手拿着酒杯，另一手擁着第一夫人，兩個人都是笑容滿面的和白宮官員們，愉快的交談着，因爲這次會議成功，總統對他下一次的選舉充滿信心。

總統夫人環視着機艙，看到文詩和蘿娜，撇下總統，拿着她的高脚杯，她走向他們說：「原來你們躲在這兒，我要謝謝你們二人爲我所做的一切。」

文詩本想站起來，卻被第一夫人的手壓了回去，她舉起杯子說道：「我們一起來喝一杯吧！」文詩和蘿娜一起舉杯回敬她。

「敬這次成功的會談。」文詩說。

「當然，」第一夫人說道：「但是實際上，我是要敬你們二位，如果我的消息來源沒有錯的話，你們馬上要結婚了，是不？」

蘿娜點點頭，開心的笑道：「是的，藍莉，謝謝，我本想等事情都平靜後再告訴你。」

「你們二人眞是最理想的搭配，」第一夫人說着，啜了口酒：「我祝你們今後能像我和浦安雷一樣，快樂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這正是我們所盼望的。」柏文詩答說。

「聽着，文詩，不要讓她馬上懷孕，」第一夫人故意用一種叱責的語氣說道：「我要蘿娜繼續在下一屆任期裏帮忙我，還有你也是，不管怎麼樣，獻上我最誠摯衷心的祝福。」

語畢，她轉身離開他們，走回總統和其他的隨員當中，重新加入他們。

文詩笑着看她走開，有好一會兒，才抓起放在一邊的報紙，把那則發生在西脈機場的神秘謀殺案重新看了一遍，當他看完後，抬起頭來卻發現蘿娜正牢牢地盯着他看。

「怎麼啦？」他問道，笑容自文詩臉上消逝：「一定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們查出來的。」

「什麼辦法？」蘿娜說：「昨天晚上我們已經想遍了每一種可能性，她的婦產科醫生現在在療養院裏，神志不清的活像棵蔬菜，上個禮拜她在加州的狗不小心被車壓死了。你不是說薇娜身上一定有動過手術的疤痕嗎？我告訴你藍莉也動過一次整容手術，這是她天大的秘密，沒人知道，現在我們可以說是一籌莫展，除非你在和她進行自傳工作時可以發現什麼。」

「我想沒有多大可能性。」

「那不就結了嗎？你還以爲我們遲早會查出什麼嗎？」

「我老實告訴你我是怎麼想的，」文詩說：「我想這個世界上除了一個人之外沒有任何人會知道眞相，」他頓了一下：「那個人就是她自己。」

—完—

圖爲月球大戰的太空戰艦出擊鏡頭，飛天炮台遇襲，登時爆炸焚毀，各種精彩而又奇怪的秘密武器在月球上空搏殺，驚心動魄，血濺月球紅。

圖爲太空戰艦的模型，平底，可以在空中滑過，渾身武器，兼又可以安裝長臂，加强戰鬥力。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 $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